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一六冊目次

宋稗類鈔八卷　（清）潘永因輯　清康熙刻後印本　〇〇一

世說新語三卷　（劉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註　世說敘錄二卷　（宋）汪藻撰　宋刻本　三八一

宋稗類鈔八卷

（清）潘永因輯

清康熙刻後印本

宋稗類鈔三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潘永因編。永因有讀史津逮，已著錄。是書以宋人詩話說部分類纂輯，凡五十九門。末附搜遺一卷，以補諸門之所未備，亦江少虞事實類苑之流。惟皆不著所出，是其一失。蓋明人編輯舊文，往往如是，永因尚沿其舊習也。又如異數門中盧延讓紅綾餠餡事，則上及唐末。符命門中庚申帝事，武備門中泰定間鄧豁事，則下及元時。諂媚門中徐學詩劾嚴嵩，嘉定人有與同姓名者，遂改爲學謨事，併闌入明代。皆失斷限。至武備門中載狄青不祖狄仁傑，不去黥文之類，分隸亦多未允。然宋代雜記之書，最爲汗漫。是編掇集英華，網羅繁富，且分門別類，較易檢尋，存之亦可資考核也。

宋孝宗朝德壽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而已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字揭於選德殿壁（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

宋稗類鈔　君記

宋稗類鈔

子216-003

宋稗序

金沙潘子大生前年有讀史津逮之刻余既僭爲之序矣一日者其弟長吉手一編示予曰此予所輯有宋一代人

物掌故名爲宋稗者也予受而讀之大約探未見之書聚可喜之事事以類分類復年次大者干城名教精者裨益身心微者淺者亦可以增擴見聞資助嗢噱誠有令人愛翫而忘倦者宋史庸穢蕪冗極爲不堪有明巨公如歸震川湯臨川諸先生皆有志更定而未見成書學者憾焉今

得長吉此編如饑年嘉穀屬厭飽滿學者亦何幸乎予因語長吉禮義悅心芻豢悅口生人之所同然而君秘之枕中猶香積天廚之富而一人

獨飫之也仁者顧如是耶長吉曰公之同好吾志也子其爲我一言識之抑予聞大生更有明稗一書誠得好事者並行之如車之兩輪人之聯璧不更快人意哉後之有事於宋明兩代之史者必將取材於二編也故書以俟之

康熙己酉清和月上浣湖上

李漁笠翁撰

凡例

一茲編盡採稗史其或有正史一二間出者以事載稗編故亦加採擇雖事同而文實異也

一事以類分雖原本世說然彼辭尚簡要令雋永可味茲體欲詳贍俾本末粲然益代有升降則文有損益雖以強同故間有鴻篇大章亦加採擇不敢妄裁鶴頸致削英華

一諸家所載有同一事而筆有高下詞有煩簡茲字櫛句比必期於當有一條之內竄易四五而後定者頗費苦心非止照本謄錄也

一條中間有蕪句冗字略加裁節或前後賓主顛倒紊亥亦爲更定至於一應波瀾點綴關鍵段落不敢妄動使文氣勿傷

一事取關維風化裨益身心或搜羅遺佚足補正史或採擇新奇可助談資遠及梯航載紀下自委巷叢談其有一技擅長片言居要凡耳目所經俱勤加彙輯惟恐或遺

一正史稱謂義例一定茲則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爵地諡俱本原文取其錯綜互見凡正人君子雖稱名益光蔡京秦檜輩即加以魯公太師之目實益難副

一或一事之美惡前後同符其係師承與夫暗合俱不可知故必彙集一處以便後人上下定論非止易於觀覽

一詩詞之類若止採名篇佳什與選詩選詞何異茲必因事附出方加採錄

一或事可入此兼可入彼必斟定所重以從焉非漫無主見任其兩岐惟有一則之中前事既以類從後或間有綴以他事不復過爲分截貽割裂之譏也

一事有足採而本文冗長頗費裁剪或已經後人演爲小說採爲傳奇凡茶坊酒肆販夫孩豎俱已習見習聞不復混入以緐筆醫間有一二偶存以其事可師可法有裨名教不忍棄置也

一事有非關趙宋而前後相符貳足備参攷亦間存之附於每條之下以往証今粲然可觀

一宋室以理學擅長然程型朱範止堪羽翼經傳不關稗乘風流故勿混入

一兵燹之後藏書蕩然多方購獲得一善本如饑獲太牢雖隆冬不憚呵凍盛暑不辭揮箑勤事編次所列採用書目尚有十之二三止據節文未覩全本若盡發二酉之藏以供三餘之用當更有可觀茲不無遺憾云

一述而不作奏功似易然攷較群籍含英咀華醇疵可否斟酌去取五載於茲藁經數脫方始成編亦云難矣

一類中復叙時代但約略先後爲之編次庶幾有條不紊若

責以分毫無爽則有編年之書在

一茲編告成旋有明稗之役凡庚申君末政有與開創相啟助者俱列於明稗前中分元事於宋明前後似爲得體

分再欲就所採之書各自爲條又不便參互錯綜以便討論因遵劉氏世說何氏語林例事以類分時以代次凡爲類六十約五倍於惠生先生所鈔蓋踵事而增華非入室而操戈也編次既定藏之篋笥會周北川謁選天官一見此書把翫弗釋私與子靜李子謀壽棗梨日夕校讐前此魯魚亥豕其爲切劘也多矣戊申北川出宰澄江遂畢業焉嗟夫宋史蕪穢存而若亡茲卷既出畬筆著作者覩鴻文以備採擇留心稽古者徵軼事而廣見聞爲宋朝正史前驅不亦可乎己酉孟夏書雲氏又識

宋稗類鈔目錄

卷之一

君範　符命　吏治　武備　遭際　與數
誅謫

卷之二

譏險　諂媚　科名　隱逸　躁競　侈汰
叛逆

卷之三

厚德　雅量　鑒識　才幹　品行　忠義
貞烈

卷之四

家範　志尚　豪曠　放誕　權譎　闒茸
閒情　異稟

卷之五

文苑　博洽　詩話　詞品　儷語　辭命
尚論　格言

卷之六

箴規　稱譽　詆毀　詼諧　紕繆　尤悔
傷逝

卷之七

宗乘　道教　報應　神鬼　怪異　方技
工藝　音樂　飲食

卷之八

古玩　八法　丹青　草木　鳥獸　搜遺

宋稗類鈔卷之一

金沙　潘永因長吉氏編輯
兄永圖大生氏訂定

君範

堯階舜踐禹級湯升衆星環極一火傳燈蹊擬步玉矩只高曾驕君冶躍中主武繩政之淑慝國以廢興集君範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勑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獨一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

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泄漏靖康之變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金回太上寄語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藝祖御筆用南人爲相殺諫官非吾子孫刻石東京內中蓋人才之出無定處其後王荆公變法呂惠卿爲謀主章

悖蔡京蔡卞繼之卒致大亂聖言誠如日矣一云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他處後寖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云

太祖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僞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荊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勍敵正在契丹自開運以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爲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卽位卽舉平晉

也廟算如此正如高棋布子著著爭先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群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而騎省鉉又其傑然者也會修職之貢騎省實來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難其選請於藝祖曰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莫不知所由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傍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徐唯唯騎省叵測聊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酬者騎省亦倦且默矣其亦不戰而屈人兵之上策歟（三徐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鍇）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諧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有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

一耶謹閟而言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宗之廟諱使臣出意外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敷使自愧諾如及白溝往返斷舌不敢復言矣

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宴於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於榻前乞面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竟斬之不必奏稟二臣股栗而退迄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宴講武殿酒再行二臣起跪於榻前奏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諸家卽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申軍令耳使果犯而發封見

爲空紙則必入覆請亦不至於專僇矣

太祖天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曹潘兵圍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怒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天人相感如此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偏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可

復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惛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棄弗藏矣

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曰依此修築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神宗在位思欲改作鑒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

作者注釈制り宮沢[illegible]

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張皇後其功賞靖康金人南侵粘罕斡離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沉幾遠猶至是始驗

開寶初車駕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盛夏藝祖露臂跣足亦不褁頭手持刀坐黃蓋下督兵吏運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石雨墜不避也水浸城者僅餘數版且乘舟載炬焚其譙門幾陷會班師焉其後遼有使於僞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圮乃笑曰南朝但知堙水灌城之利更不知灌而

決之則無太原矣

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爲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盃太祖意不懌一日酒酣舉盃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輒連引滿盡爵無苦自是每侍燕輒飲可與衆輩退還私第則如故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翊

拜日混
脱叙日
亦混脱

日奏聞太宗大怒謂猶仍五季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卽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跡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爲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攜其刃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刃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惟命卽奉刃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群臣或宜怨言太宗盡收置之館閣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廣記之類卷帙既浩博并豐其廩膳贍給以役其心後多老死於文字之間云

學士院玉堂太宗曾親幸其所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牕槅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不可冠衫帶宮嬪乃自牕槅中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眞宗在儲宮太宗取令學草書乃再拜曰臣聞王者事業功侔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跡誠爲秘妙然達者蓋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所歸焉豈一照之心哉謹願罷之太宗大喜顧謂之曰他日英主也

眞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置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亦冠多士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爲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禀猶嗜欲之可求織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爲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眞宗祀汾而還爲過伊闕親灑宸翰爲銘勒石文不加點群臣皆呼萬歲其文曰夫結而爲山融而爲谷設險阻於地理資守拒於國都足以表坤載之無疆示神州之大壯者也矧復洪源南導高岸中分夏禹濬川初開闢塞周成相宅肇建宸城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接畛而揚芬盤石檻泉奔流而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尋秘等覺之眞身刻大雄之尊像豈獨勝游之是屬故亦景貺之潛符躬薦兩圭祝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轡臨雒宅而觀土風既周覽於名區乃刊文於眞銘曰高闕巍峩群山迤邐乃固王城是通伊水形勝居多英靈萃止蜺嶨偏摩鴈塔高峙奠玉河濱回輿闕趾鴻躍

滿宮人感

南陽貞稅斯絕

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惟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又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聖性仁恕如此

慶歷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因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上曰待別差遣與卿換朕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

王素爲諫官論王德用所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素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必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眞宗子卿王旦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何素曰若在疏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在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即令出內東門了急來遂涕下素曰陛下既以臣奏爲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爲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素曰陛下從諫古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門矣上復動容而起

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往討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爲敗卿必擒則矣未逾月而捷報聞

蜀中一舉子獻詩太守云把斷劍門燒棧道成都別是一乾坤守械其人奏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不足

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其人到任不一年慚恧而死

故事郊而肆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治平中郎中易知素貪饕賜食大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聞韓魏公請論如律謂不行後將廢禮英宗不許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

秦國大長公主薨神考賜挽詞三首曰海濶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又曰曉發城西道靈車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消玉篆銷芳魂飛北渚那復可爲招又曰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

不成春水折空還泌樓高彩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聖製如此雖穆王黃竹漢高大風之詞莫可擬其髣彿噫豈特前代帝王蓋古今詞章之工者無此作也

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猳豘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稚養之以至大則殺之更養稚者前朝不敢易竟不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有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居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太祖之遠略熙寧中作坊以門巷委狹請直而寬廣之神宗以太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旣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欲出爲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神宗病甚不能言宣仁謂曰我欲爲汝改某事某事凡二十餘條神宗皆點頭獨至青苗法再三問終不應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球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賭別物若贏時只告罷了青苗法

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扃鎖屋數間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書牌云非有緩急不得輒開宣和元年盜起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出淮西見之焚香再拜啟視之乃弓弩各千愛護甚至儼然如新貫命絃以試之其力倍後來而製作精妙不可跂及士卒皆歎服施之於用以致成功此蓋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時所留者抑知經武之略明見於二百年之前如此

小人建議每日某宜税之加某宜總多區無榷不能擅制也卽别索和糴外發索者更甚其中害民益宗路遂亦起而國是不可問矣

政和四年六月戊寅御筆取會到入內內侍省所轄苑東門藥庫所藏鴆鳥蛇頭葫蔓藤鉤吻草毒汁之類品數尚多皆屬川廣所貢典掌官吏三十餘人契勘元無支遣顯屬虛設蓋自五季亂離紀綱頹廢多用此物以勦不臣者沿襲至本朝自藝祖以來好生之德洽於人心若干憲網莫不明賞典刑誅殛市朝何嘗用此自今可悉罷貢額並行停進仍廢此庫放散官吏比附安排應毒藥并盛貯器皿並交付軍器所仰於新城門外曠闊迥野處焚棄其灰燼於官地埋瘞分明封堠標識無使人畜近犯疾速措置施行仰見祐陵仁厚之心德及豚魚如此

祖宗開國以來西北兵革既定故寬其賦役民間生業每三畝之地止取一畝之稅緣此公私富庶人不思亂政和間謀利之臣建議以爲彼處減匿稅賦乃創置一司號西城所命內侍李彥主治之盡行根刷拘催專供御前支用州縣官吏無卹顧之心竭澤而漁急如星火其推行爲尤者京東漕臣王宓劉寄是也人不堪命遂皆去而爲盜胡馬未南牧河北蜂起遊寇商賈已不可行至靖康初智勇俱困有啟於欽宗者命斬彥竄宓寄以狥下寬恤之詔然無嚮從之心矣其後散爲巨寇於江淮間如張遇曹成鍾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

高宗好養鵓鴿躬自收放有士人題詩曰鵓鴿飛騰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卽補以官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膳必置匙筯兩副食前多品擇取欲食者以別筯取置一器中食之必盡飯則以別匙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故對曰不欲以殘食與宮人食也

南渡後有司降樣下外郡置御爐炭胡桃紋鵓鴿色者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論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飲食且不擇美惡隆冬附火止取溫暖豈問炭之紋色也詔罷之宣和間宗室圍爐次索炭旣至訶斥左右云炭質紅今黑非是蓋嘗供熟火也以此類推之豈識世事艱難

高宗嘗語呂頤浩曰朕在宮中每天下奏案至莫不熟閱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戒刑寺官凡於治獄切當留心勿草草頤浩再拜賀卽以上旨喻之

紹興壬子詔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曠訪求宗室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擇二人焉一肥一癯適留肥而遣癯賜銀三百兩以謝之未及出思陵忽云更子細觀遂令二人叉手並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此猫偶爾而過何爲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耶遂留癯而逐肥者癯者乃阜陵也肥者名伯浩後終於溫州都監

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夫人一日密諭尚食內侍潛以雞汁等雜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爽口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皇太后聞之過宮力解乃出吳夫人於外內侍等罷職有差廟號曰孝宜矣

孝宗初年恢復之志甚銳而於時謀臣猛將彫喪略盡財屈兵弱卒不得逞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作使何不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之知也待打算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

孝宗銳志大功新進逐意務爲可喜淳熙中上益明習國家事老成鄉用一日躬朝德壽從容醼飲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而已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字揭於選德殿壁辛丑廷策多士有一卷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是之遂爲第一蓋親擢也

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敢覘視嘗遊後苑偶忘攜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劉恭甫奏事便殿見一馬在殿前不動問王公明曰此木刻者上於萬幾之暇御以習據

鞍騎射也

淳熙己酉孝宗退居重華宮有淨室終日宴坐其間几上惟書籍及筆墨楮研而已近璫嘗奏高宗皇帝留下寶器圖畫陛下盍時取觀壽皇曰先帝中興功德盛大故宜享此然豈敢自比先帝皆鏁閉不開

誕甚

符命

帝王之典蓋由天定哭蛇神母言豈無稽爽馬香孩瑞終有應卽如眞人白水名以錢流王者丹徙兆從藥贈赤符足觀班論堪聽然必非讖而獲兆毋乃近誣而奸佞集符命（附先兆）

轉生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言二府當時宰相行文書而已時祿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擁爐且倉皇嗟嘆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元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

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四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復可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殂至明年而天授皇宋矣火輪小兒蓋國朝火德之兆云

藝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齊來貢時尚不知皇宋受禪也貢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龍擎一蓋其龍形騰上而尾少向左成宋形其文卽宋字也眞主受命豈偶然哉藝祖卽以此犀爲帶

爭郊廟則繫之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過之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乃於郭項右作雀左作穀馬則以臍作瓮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異日雀啣穀鴈出瓮此亨顯之符也郭祖秉鉞之後雀穀稍近及踐祚雀遂啣穀焉馮之鴈亦自瓮中累累而出果位方鎮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爲大內都點檢都民驚曰點檢作天子矣更爲一天子地耶此又人口木簡也

藝祖在周朝受命北征至陳橋驛爲三軍推戴時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文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而大搜索主僧紿曰皆散走不知所之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藝祖已踐祚矣

梁寶誌銅牌記多讖未來事云有真人在冀州閉口張弓左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宏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宏字期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宣祖太祖父名宏殷）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破太祖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止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

嘉福奉使河北遇韋之亂有勑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

楊文公之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啟視之則兩翅欻開中有玉嬰轉側而啼舉家驚異非常器也

張乖崖成都還日臨行封一紙軸付僧文鑒大師上題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年當其歲也時凌侍郎策知成都文鑒至是洎特見凌公曰先尚書向以此囑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凌公開之洎開乃所畫野服攜笻黃短褐一小真也題其旁云依此樣寫於仙遊閣上兼自作贊云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乖之無斁凌公奇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以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

王冀公欽若微時薄遊臨川寄食蔡參政門館天寒冀公無被夜中凍甚竊入僕魁陳超被中睡定超方夢有數人叱曰宰相睡何得同牀耶即舁至戶外超甚驚愕不敢近冀公自此謹待之兼盡力相助公後貴顯所以存問於超者甚至超子亦舉進士（王欽若字定國新喻人封冀國公謚文穆）

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主游後苑乘小輦

名言

東向欲登城壕遙見小亭榜曰迎曦帝不說即時毀徹

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乃英宗御名也又哲宗朝嘗創一堂退繹萬幾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自製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即大位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仁宗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閉甚嚴先命乙攜一往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半道傷足甲遂先到帝歎曰信有命哉胡宿每語後進曰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枉費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元豐中王岐公珪作宰相王和父安禮尹京上眷甚渥且將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次補特且遲之明春安禮果拜左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耶

撫之臨川北郭二十里間有地名曰虎頭洲郡人死不能塟者必詣其所焚之因颺骸灰於水中治平元年撫人李權夢親朋張樂送至洲上甚不悅告人曰吾其死乎俄而被鄉薦遂登第調處州司理乃悟虎頭爲處字而洲爲州也

蕺芳色馬
孤南多梅
竹遠雲臺
中一分春
應遙無寄
梅花

歐陽文忠公慶歷末夜泊采石渡舟人鼾睡潮至月黑公滅燭方寢微聞呼聲曰去來舟尾答曰有參政宿此不可擅去齊料幸擕至公私念曰舟尾逼灘且無從人必鬼也通宵不寐五鼓聞岸上猥猥馳驟聲舟尾曰齊料幸見還岸上且行且答曰道場不淨竟無所得而歸公異之後日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此事驚曰某夜有施主設水陸擕室人至方拜忽乳一子俄腥風滅燭一衆盡恐乃公宿采石之夜也公後果參大政自參知政事除蔡州而公求退之銳者亦其前知然耶

黃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已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萊州老人所宜魯直笑曰宜州者所以宜於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魯直竟歿於宜州較采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三十里豈魯直癡絕故欺之耶

潁川一異僧能知人宿命時歐陽永叔領郡事見一妓口氣常作蓮花香心頗異之擧以問僧僧曰此妓前生爲尼好轉妙法蓮花經三十年不廢以一念之差墮身娼賤後因郡會妓適侍傍公因以僧語告之且問今亦曾轉蓮經否妓曰某不幸爲妓日事應接何暇轉經公命取蓮經令讀一閱如流宛若素習試以他經則不能也公益異之（一作公姘　洛湖繼瑗）

王元之禹偁在黄州作竹樓與無愠齋記其末云後人公退之餘名高僧道侶烹茶煉藥則可矣若易爲廏庫廚傳則非吾徒也後安信可至訪之則樓且半圮而齋已更爲馬廏矣求其記則庖人亦取刻石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爲讖耶於是樓與齋皆葺如舊而以其記龕之於壁

中大夫徽猷閣安詠信可宣和初守齊安下車訪東坡雪堂遺址雖存堂之木已爲兵馬都監拆而爲教場亭子矣信可即呼都監責之月命復新之堂成多燕飲其上信可亦善爲詩在黄有詩云萬古戰爭餘赤壁一時形勝屬黄岡

韓魏公慶歷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幹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黄蕊間之名金纏腰又謂之金帶圍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珪爲大理寺評事通判王荆公安石爲大理評事僉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州鈐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者申狀暴泄不至尚缺其一命取過客歷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惟有陳秀公升之時爲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花甚爲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洛中士人張起宗以訓蒙爲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自歎曰同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者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小者出策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閱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同當並案而食者九箇月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遊會節園問園側教學者爲誰左右以張對公命請至及見丈喜問其甲子又與之同因呼爲會節先生公每名客必預名

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爲主人則揖於左公爲客則揖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籍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籍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名之矣

邊鎬爲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淳夫爲鄧仲華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爲蔡伯喈鄒陽後身爲東坡居士即其習氣似皆不誣也

東坡在儋耳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

既託生矣
而前生之
精靈猶見
於夢寐

州氣象乃滌研焚香寫平日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以卜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康州之命至八賦墨迹初歸梁師成後入禁中

閩中記言南臺沙合必出宰輔至和中閩人潘有貴爲省郎自負王佐才每遇鄉人必問南臺江可褰裳過否或云未則色不悅逆章郇公入樞府之明年沙始交遂大拜壽而吳丞相育曾侍中公亮陳丞相升之皆相繼輔弼惟曾公泉人他皆建人吳章皆浦城人又其後如章子厚諸公繼踵而起盛哉古傳沙合出相比年遂爲洲蓋名世賚弼殆天啟然

不知何來

章郇公得象守洪州嘗因燕客擲骰賭酒乃自默占如異日登台輔即成貴采一擲得佛面浮圖遂緘秘其骰至爲相猶在

世傳山谷老人前身爲女子云山谷自有記刻石於涪陵江上石至春夏爲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傳者其記言山谷與東坡先生同謁清老清語坡是五祖戒和尚後身而山谷前身則一女子我不能詳語俟異日學士至涪陵自有告者山谷意謂涪陵非遷謫不至既坐黨籍再貶涪陵未幾夢一女子告之云某生前誦法華經發願後身爲男子得大智慧爲一時名人今學士某前身也學士年來患腋氣者緣某所葬棺朽有蟻穴於兩腋之下故致斯疾耳今此地後山有某墓學士能啟之除去蟻聚則腋患可愈也既覺果訪得之因如其言且爲再易棺修掩甫畢而腋氣果不藥而除

神祖幸秘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而徽宗生生時夢李主來謁然其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眞亦用江南國主見藝祖故事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明日與鄭后言朕夜來被錢王索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非妾夢亦然須臾報韋妃誕高宗既三日徽宗臨視戲妃曰酷似浙臉蓋妃籍貫開封而原占於浙亦遂成南渡之讖云（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夢讖參之良不誣矣）

哲宗在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往泰州天慶觀問徐神翁徐但書吉人二字付之既還奏呈左右皆無知其說者又

元符以來殿庭朝會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秉笏巡視班列惟有不盡恭者連聲云端笏立既而哲宗升遐徽宗以端邸入承大統而吉人二字乃潛藩之名（徐神翁字太更名守信泰州海陵人居冲眞坊樂眞橋之側嘉祐初執役天慶觀持帚灑掃十數年人無識者止呼爲徐二翁蔣之奇號爲神翁）

宣和中燕諸王於禁中高宗以困於酒倦甚小憩幄次徽宗忽詢康王何在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之甫入即返驚愕默然內侍請於上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丈餘蜿蜒榻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歎息久之云此天命也由是與待异

顯仁太后在沙漠尚未知高宗即位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

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額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復謂后曰瑞卜昭應異常可無慮矣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爲亡至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爲信也蔡元長生慶曆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及逢時遇主位極人臣而後操術者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繇徒足發賢者之一笑耳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城門內有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

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聳長則恣其所欲爲鬬雞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末攜妓從浮浪人躍犬馬遊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悉大醉馬忽躍入波水中浸而死五行之不足信如此蔡元度娶王荆公之女封福國夫人止一子談天者多言其壽命不永元度夫婦憂之一日盡呼術者之有名如林開之徒集於家相與決其疑云當止三十五歲元度顧其室云吾夫婦老矣可以放心豈復見此逆境耶其子後竟至乾道中壽八十而終然其初以恩倖爲徽猷閣學士靖康初蔡氏既敗例遭削奪恰年三十五盡其祿壽之歲繇是而知五行又不可謂盡無也

[illegible]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偕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號以年月語之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無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爲侍從又十年爲執政然決不爲眞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訪之僧已不復記憶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由此知世所謂命術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從者皆無所見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謝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而其末章云撞着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餕餡者又有一包菜之謠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

元繹字厚之初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連書名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不知所謂既入翰林爲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在院一日書奏列名三人偏旁皆從絲

始悟夢中兄弟之意顧而持國元素皆補外不得尹京兆後二三年復同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次皆從絲蓋始終皆同以此知升沉進退決非偶然者一作元厚之少時嘗夢人告之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爲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絲始悟兄弟之說

陳秀公丞相與元參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同元安否曰參政之疾當即痊矣某雖小愈亦非久世者續請其說秀公曰其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焕目室間羅列甕器甚多上皆以青帛羃之具題曰元參政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盡則必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此甕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籍委棄皆爲掠剩所罰至於減算奪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算也從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壽（陳升之字暘叔建陽人封秀國公謚成肅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

張無盡丞相爲河東大漕日於上黨訪得李長者古墳爲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盤石石面平瑩無他銘款獨鐫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爲長者後身（張商英字天覺別號無盡蜀州人謚文忠持法梵率從覺長者問道玄關宗旨居廬山居心窮玄奧著論釋華嚴二十餘年始成趺坐而化）

蔡忠懷確持正少年嘗夢爲執政仍有人告之曰俟汝父作狀元時汝爲執政也持正覺而笑曰鬼物乃相戲乎吾父老矣方致仕閒居乃云作狀元何也後持正果作執政一日侍殿上聽唱進士第狀元乃黃裳也持正不覺失驚且歎夢之可信也持正父名黃裳乃泉州人晚年爲陳州幕官遂不復歸

持正年二十許時家苦貧衣服垢敝一日與邵士人張湜師是同行張亦貧儒也俄有道人至注視持正久之因揖問曰先輩狀貌極似李德裕持正以爲戲已因戲問曰爲相乎曰然南遷乎曰然復指師是曰當爲卿監家五十口時指持正云公當死矣道人既去二人大笑以爲狂後持正謫新州凡五年一日得師是書云以爲司農無補然闔門五十口居京師食貧近蒙恩守汝州持正讀至此忽憶道人之言遂不復讀數日得疾而卒

蔡丞相持正爲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府堂宇高邃上有具冕服而坐者四人傍有指謂之曰此宋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視之末乃持正也既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盧冠下至公爲四也

王將明黼父行可初知臨泉時將明爲編修官行可問異人王老志他日官所至書太平宰相四字遺之即以墨塗抹其字

故韓子蒼獻將明生日詩一絕句云百里青雲發軔時驊騮絕足看奔馳太平宰相何人識唯有巫咸得預知蓋謂此也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既戰而棄鄞兀朮入之即日集買舟募瀕海之漁者爲鄉道遂將犯蹕而風濤稽天盤薄不得進兀朮怒躬命巨艘張驅徑前風益猛柂舞舷側窘懼欲却而未脫諸口也遙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對曰陽山兀朮慨然歎曰昔唐斥境極於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反棹其日御舟將如館頭亦遇於風不爾幾殆蓋天誘其魄而開中興云龍舒在淮最殷富金自亂華浙江無所不至獨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舒之比音輸也

郴州山水佳絕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呂丞爲守以天繪近金國號思有以易之時徐思川避地於郴呂乞名於徐久而未獲復乞於范滋乃以清暉易之一日徐策杖過庭仰視新榜忽檢得亭記於積壤中亟滌石觀之乃丘濬寺丞所作也其記云余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非人力所能摹寫耳後某年某日當有俗子易名清暉者可爲一笑還考范更題之日竟無毫髮差也丘濬徽州黟縣人歷官殿中丞因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興廢嘗謂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果八十一卒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爲詩題

近世所傳燒餅歌亦有奇驗可知術數之學不絕於世特偽者乃千道耳

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溷詩乎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於天台相栢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憩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李曰公爲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禦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敢復與語即上車去醮之明日而秦公卒（張忠獻浚字德遠劉武穆錡字信叔）

宣和末有題字數行於寶籙宮瑤仙殿左廡云家中木蛙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亘木又摧傾始不可辨後靖康之變

方知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火德吉人亘木乃二帝御名宣和元年秋道德院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鑾堂置酒時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眞起海上滅遼國抵中原以金爲號以宣和七年冬犯京師以十二月二十五日城破太史預借立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助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切其讖又徽宗崇寧間嘗夢青童從天而下出一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眞人當出上覺默疏於簡札謂丙午年是昌盛之時眞人當降乃預製誥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至乙巳冬內禪欽宗即位意當

丙午之期矣而次年乃有北狩之禍乃悟曰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眞之人出也（道君改元宣和人或離合其字曰一旦宋亡此與梁蕭齡離合後周宣政爲宇文亡日同）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知人災禍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名至京師館於寶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即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

建炎中錢公載鎮長安有道人從河東來謁錢與之有舊問其來故曰吾本寓某縣此有風氣絕不佳一邑人當有災殃甚

鄧縣有呂人遇一道士對某日某[illegible]水[illegible]當人我不出之先某月某日默坐不食忽門外請[illegible]中[illegible]

劇故捨去耳是時邊警方熾但意其爲是而轉徙也後月餘得鄰郡報彼縣白日地陷居人盡沒錢嗟異其前知欲呼語之會日暮至平旦乃招之店人言道人房正在店墻下昨夜過半墻忽頹遂遭壓死錢大驚嘆謂此人能知於前而不能審於後豈冥數已定非智慮算度所可脫耶

崔公誼者鄧州學生累舉不第用舅代買魏公蔭補莫州任邱簿熙寧初河北地震未已而公誼秩滿挈家已前行數程一夕宿孫村馬舖中風雹陰黑夜半有急叩門呼問崔主簿在否言莫州有書崔披衣遽起未開門先問何人齎曰無書只教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動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已收

少君[illegible]官人[illegible]年[illegible]至一[illegible]

魂代捕到家速來迎開門寂無所覩崔自度必死乃兼程逆其妻孥至壽陽次日遂卒時崔妻父陳宗儒知壽州

斡離不破汴京殺太宗子孫幾盡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貌絕類藝祖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見周世宗像分毫不爽世又傳王介甫爲秦王廷美後身高宗乃錢王後身

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上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於水屢尋不獲乃詢於循王對曰臣於清河坊鋪家買得召問鋪家云得於提籃人復遣根問回奏云於候潮門外陳宅厨娘處買得又遣問厨娘云破黃花魚腹中得之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兆鋪家及提籃人補

校尉厨娘封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眞文忠公德秀建寧浦城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菴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愼勿輕動我屋子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死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焉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駭甚不悟其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出定歸已無及繞菴呼號曰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鄉落爲之不安適有老僧聞其言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卻是誰於是遂絕時眞母方娠忽見一道者入室遂產西山幼穎悟絕人家貧無從得書往往假之他人及剽學里儒爲衆子業

未幾登第終爲世儒宗

史丞相浩與覺長老善一日邀覺至第問之曰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堂中羅綺爛盈粉黛環列謾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曰此念一差積歲蒲團功夫盡廢終當墮落泥滓一日浩坐廳上忽見覺突入堂中使人往寺廉之則報覺死矣茶頃後院弄璋浩默然知爲覺也遂以覺爲小字及長名之曰彌遠後相兩朝二十六年權震海內當時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有人作詩規之曰前身元是覺闍黎業障紛華總不迷到此更須睜隻眼好將慧力運金鎞彌遠此局楊后出入宮禁外議甚譁有人作詠雲詞譏之曰往來與月爲

儔舒卷和天也蔽

工蓋縣丞福州長溪人嘉定初宦遊京湖時方經金寇殺人至多積骸如山有未絕者夜見炳燭呵殿而來以爲寇也懼甚屏息窺之旋聞按籍呼名死者輒起應已復仆次至王亦起應之則又聞其有言曰此人未當死乃舉籍唱曰二十年後當於辰州伏法既得免投僧舍爲行者適郡倅劉山家坤翁來游寺中喜其淳謹而文曰肯從我乎欣然而就家人亦愛之家有女適史植齋季溫之子使從之以往遂居史已而史得辰州欲以自隨王猛憶前事具白辭行史曰吾爲郡守當不能庇汝乃勉從之至郡逾年史幼女戲後圃爲蛇所繞王因擊蛇併女斃焉史怒竟致之法距聞神言恰二十年

宋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撾鼓鳴鐘然不省庚與更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宋亡而五更頭之數符矣暨元延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合尊子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呼庚申帝後方號順帝云由是觀之則宋祖命轉六更鼓亦不爽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少帝爲元所擄以己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己卯宋亡於崖山宋祖生於

丁亥而建國於庚申元太祖之降生與建國之年亦同宋興於後周顯德七年時恭帝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四歲諱㬎與德二字不期而合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歸命於大元北客有詠前朝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又塚汴京青城云萬里風霜空綠樹百年興廢又青城蓋金之亡亦聚其諸王於青城而殺之

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錄素以精嚴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俯窗被罡風吹墜遂排神駁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爲天花墜壓乃竭力作法直造天門天神又行

麾此乃禦帥祖師云自傳法以來有嗣師違未嘗過差求赦何罪若此有天丁傳祖師張真君法旨引至三省數陳所奏始得騰送奏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勑命不許受宋國表章但其辭意哀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某詣玉階道逢下界公事禱衆中見真君引致一神人衣冠皆如天帝但簪下辮髮耳有十數人各荷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付汝執掌神人祇拜而退其荷冊者皆隨去傍有天丁謂某言宋國歷數盡矣汝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泄露至元革命方與人言之前此相傳徽宗親臨寶籙醮宮一日設醮道士醮壇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上其章上嘆訝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知此宿乃本朝蘇軾上大驚先是崇觀間以黨籍禁蘇公文辭并墨跡而毀之政和中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詞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爲是故也

至元十一年甲戌宋之咸淳十年也秋七月元世祖命中書右丞相伯顏總制大軍取宋諭之曰朕聞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體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伯顏叩首奉命惟謹明年乙亥春諸郡望風降敗伯顏遣員外郎石大麟詣闕奏捷世皇喜謂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之君臣必知畏恐茲若遣使議和邀索歲幣想無不從者遂勑伯顏按兵乃命禮部尚書廉希賢侍郎嚴忠範計議官宋德秀秘書丞柴紫芝等齎奉國書使宋又遣廉希賢等借兵衛送伯顏曰方今兩軍相距互有設險宜令行人先往道意者便擁兵前進吾恐別生釁隙則和議之事必難成矣希賢等堅請乃簡閱銳卒五百畀之至獨松關戍關者宋浙西安撫使參議官張濡也以爲北兵叩關率衆掩擊殺忠範希賢被執病創死世皇聞之大怒趣進攻嗟夫宋之亡始以拘留使者釁啓兵之興終以誤殺使者激世皇之怒耶藉使獨松之使不殺宋之存亡未可知其亦有數也歟宋末下詔江南諭曰江南若殺百驕來過當時莫喻其義及宋亡蓋知指丞相伯顏也

賈平章魯港之師嘗與北軍議定歲幣講解約於來日各退師一舍以示信既而西風大作北軍之退西者旗幟皆東指孫虎臣意以爲北軍順風進師遂倉忙告急於賈賈以爲北軍失信而相紿遂鳴鑼退師及知其誤則軍潰已不可止矣是以南軍既退之後越一宿而北軍始進蓋以此也嗚呼天乎

少帝入元封瀛國公及長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宴酒酣立殿楹間以手搔柱世祖忧忽見龍爪拏攫狀時有獻誅

遂近夫之心急必誤大事深識者其自諱從子欺

觀此二事則益張之与追禱皆屬安今震驚故為國首在浮人

鈕勇者世祖婿也而未許公密知之乃乞爲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公主遁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爲僧名完普頂之後誕一子時明宗爲周王亦潛光沙漠相與周旋遂乞公少子與其妻邁來的爲子長名妥懽帖睦爾即順帝也閩人俞應則有詩記其事云趙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扠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群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涕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綿有三代基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昌

少帝在燕京淒涼無賴時汪水雲以黃冠放還少帝作詩送之云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元文宗潛邸金陵日歲當戊辰適太平興國寺鑄大鐘爲金數萬斤方在冶上至其所取懷嵌碧珠指環默祝曰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即投液中鐘成其紋有日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堅固完好光采明發不少灼毀萬目驚覩歎歎如一及登大寶方與近侍言初時祝天之誠

吏治

錦裁百里鼎變三台無遺菅蒯可卜鹽梅爰增夾袋悉錄翹材招隱者蘭由幽馥羅材者薪積後來集吏治

李文靖爲相其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爲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別無所長但中外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告罷聊以此報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狗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謚文靖）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時有富民女奴逃亡父母訟於州州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皆覆實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錄事詣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若水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因密送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從簾中推女奴示之父母持之而泣乃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則某族滅矣知州言此推官之賜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遶墻而哭傾家貲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欲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止求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知州歎

賑章聖初王平字保衡爲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坐以殺人保衡疑之以狀白府州將老吏素强了不之聽趣令具獄保衡持益堅守怒曰掾懦耶保衡曰坐懦而奏不過一免耳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於不義校其輕重孰爲愈耶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逃卒至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後因衆見州將謝曰微司理向幾悞殺平人保衡後爲侍御史生三子俱著名（若水字深成河南人官至同知樞密院事）

寇萊公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之

句識者以爲若得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五代以來軍卒陵將帥胥吏陵長官餘風至宋猶未除張乖崖爲蜀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庫錢也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而杖耶能杖我寧能斬我耶乖崖援筆立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之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其知益州時有小吏忤乖崖乖崖械其頸吏恚曰枷即易脫即難乖崖曰脫亦何難即就枷斬之吏俱悚懼呂公弼治成都政令尚寛人嫌其少威蜀道有營卒犯法當杖捍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者自請既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字寶臣）（詠鄄城人諡忠定別號乖崖）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小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幽悶使之然耳故憫之

淇玉甫云祖宗時非特士大夫能立節義亦自上有以成之耳張乖崖再任成都日夜分時城北門有中貴人到請鑰開門既入見公謂曰朝廷遣知張詠在西否況川中兩經兵寇詠來治亂今中貴夜分入城使民驚擾不知有何急切幹當中貴曰銜命往峨嵋燒香公曰待要先斬後奏先奏後斬耶

中貴悚惕曰念某年幼離班行不知州府事體公曰若如此即是却令出西北門宿來早入衙下榜子云奉勅往峨嵋山燒香入內內侍省王某參公判榜子云既銜王命不敢奉留請於小南門出去其嚴正如此

歐陽公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勾當滁州一鎮公守滁日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詰之學子閉門不接生訟於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喜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延譽卒成聞人

歐陽公知開封日承包孝肅拯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包之政厲公者公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宋均常言吏能弘厚雖貪污放縱猶無所害唯苛察之人身雖廉而巧黠刻剝毒加百姓識者以爲確論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茍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公嘗稱諸葛武侯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孫沔字元規官至觀文殿大學士諡威敏）

皇祐中吳中大饑時范文正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輸餉爲法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文正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居民空巷出遊又興工役諸寺鼎興又新廒舍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敘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服力之人仰食公私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

莆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爲塔乎莫非傭此邦人也斂於富家散於窶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耳

范文正公嘗立一軍爲龍猛軍皆是將收前後作過黥配的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爲龍猛指揮使如滕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節行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元亦然云做事時須要此等人用

趙清獻公閱道抃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明道末天下旱蝗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室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席鹽蔬日與飯參俵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治狀頒下諸郡

有荒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時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見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鄽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是以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閤門祗候皆以能稱

富鄭公爲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諭使還道除知鄆州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爲公危懼會河北大饑流民轉徙

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爲區畫散處境內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讒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疑亦因是浸釋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富弼字彥國封鄭國公謚文忠）

南劍尤溪林積仁宗時爲吉州安福令時有張宗嗣者挾妖術作符籙自稱漢師君三十三代孫率其徒自龍虎山至謂能却禍徼福百姓翕然以從積覩其印文曰嘻此乃漢賊也昔

另置恐民必致大亂林君可謂有識

張陵黄巾之裔傳至其孫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據漢川垂三十年後敗於曹操而奔陽平關此印所以稱陽平治都功之文今有道之世詎容妖賊苗裔公肆誣罔以害吾治耶於是執送於獄治其罪且聞於朝毀其印而江左妖術遂息

仁宗時光祿卿呂濟少爲漳州漳浦令爲政得人心既去邑人爲立祠方在邑時民有死於虎者公哀之於其死處設一穽立榜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穽有虎陷焉時又有邑媼之子戲於陳將軍廟盜其所供之果出門而撲於階下以死媼哭之甚哀聽者惻然公因以文訴於廟引盜宗廟酒食

律罪當縣而將軍人臣宜處以等殺則盜食供果益不當死且蠢愚者法所赦宜不廢公直也文既焚而媼子復蘇

曾魯公以侍讀守鄭州時文潞公自長安召入鄭方在晏席俄報潞公失去銀盃曾曰郡人敢爾必三日可獲若公之從者自爲則今日必擒公未以爲然邏巡果捕至乃從者也潞公因驚謂曰君知即獲何也曾曰所至有捕盜者從人單露必須易敗潞公以爲神明遂引復翰林尹開封至大用相三朝位侍中令守太傅使相致仕（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封魯國公謚宣靖）

范忠宣純仁尹洛謝克家自河陽來至白司馬坡歇店中秣馬見老翁負暄墻下有人告曰黄犢爲人所竊矣翁坐負暄如

故家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無求必鄰家戲藏爾謝以爲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翁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必無此理已而犢果還忠宣當時信及百姓如此（范純仁字堯夫吳人文正公仲子官右僕射謚忠宣）

蔣侍郎堂爲江淮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曰皂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令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延譽後卒爲名臣或云是天章閣侍制杜杞（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官至尚書禮部侍郎）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性精強果於去惡凶人黠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嘗懼爲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奸使人扶舁坐廳事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臥未及席而死葬於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瘧者取墓土著牀席間輒差

謝諫議泌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故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爲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州渡漢水才十餘里泌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吏漢水入鄧城界以覘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所薦也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爲僕所陵忿甚具牒欲送府爲同舍勸解久乃釋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不用勘案決臀杖二十僕翼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決人孝壽即令追之旣至具陳所以孝壽幡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於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莫不稱其敏

宋元獻公庠罷相守洛有一舉子行囊中有失稅之物爲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攜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

風俗可長也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羅點春伯爲浙西倉攝平江府有故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雖得實而僕黠甚反欲污其主乃自陳嘗與其主贖之姬通實無有也於是遂令僕自供姦狀甚詳因判云僕旣欠主人之錢又且汙染其婢事之有無雖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狀已明合從奸罪定斷徒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有詞日根究聞者無不快之

王希呂仲衡知紹興郡舉進士有爲二試卷與其名皆中選黠者不厭譁然訴之王呼其首問曰爾生幾何年凡幾試矣衆謂憐其潦倒皆以老於場屋對王曰曾中選否曰正爲屢試

叙事也
析有掌
力

昔不利也王忽作色曰爾曹屢試不一得彼一試而兩得而敢爾耶逐而出之

蔡挺爲江東提點刑獄有處州職官諸本州幕掾姦利事蔡留職官於坐呼掾面證之而初無是事職官惴懼伏罪蔡責之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奈何誣無過之人乎叱去之自是無復誣毀而人伏其不可欺也

林亭長夏愛重陰來引茶甌一散襟忽去郡來辭个个自沸翠往爲深深山家一尺瀟湘雨掃盡雲腴齒頰清驚破午牕殘頹夢轉爲風外一松聲豐城孫妙仲兩絕句也妙仲名稌崇寧初尉於撫之崇仁才一月寃民陳平爲族人陳遇執以爲

盜後二十日而平之父宗應老且瞽遂死平乃以誣遇之子洵道以爲執巳爲盜時其父爲洵道以戟挺擊傷其首發與覆驗官吳某按之絕無迹狀謂平雅與遇有隙必欲誣遇之子以死平俟其屍胖脹潰爛不可別白後所驗將二十日蔡後辭其弟訴之使劉一手以訴於州州大驚不復察其事情惟以斷手爲決有寃於是帖宜黃簿李涇再覆涇流外人專以迎合爲事遂指閱二十日胖脹潰爛之屍爲有迹狀以傳會之旣而獄具發辨之不已州稍悟然業不可遽變乃變其情得不殺而發與吳猶以輕罪罷官蓋崇仁之民前此有避刑名寒道負而軛殘其肢體者平之奸謀旣遂而效之者益

衆婦惟山谷無賴之民爲之至其後市人衍琦吏人吳聊道亦相繼而作凡此非因州縣沮抑或予奪不中有激而後爲祇欲取必於官司以濟其奸耳發因作截臂行以告在位者庶革其風云吾聞兩臂重於天下不可廢知之不必子華子愚民氣狹肸一忿致趨死以死視四肢截臂如去髮嗚呼巴陵之民何以有此風疾痛利害人所同其心一臂捐棄終身廢臥閭閻中前年截臂求得延今年截臂者亦延村南截臂殺平人村北盜徒還笞撻延民延民用心若此非吾人有寃自可矣第謗毒人何必戕其身聞者若驚嗟此弊吾能言其初姑息吏不與杜其漸嗟哉惡俗傷仁厚明明有寃宜勿

受一奸不濟百奸滋共致和平稱在宥

張翥初爲蔡京子弟師後守南劍設方略拒范汝爲全活一城其去行在所也冒冠梳襍碎之物不可勝數從者莫測其所以後過南劍老稚迎拜者相屬於道張一一撫勞之且以所買物分遺之至今廟食郡中

宗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於星火百姓競屠牛以取黃旣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斂錢以賂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病瘠而生黃今太平已久和氣充塞境內牛皆肥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

免

林德崇嘗爲剡縣有聲其與監司啟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劉滑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毋殫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才恐聖門之鳴鼓時以爲名言信宰邑之難也

陳良翰在瑞安瑞安俗號强梗吏治尚嚴陳獨撫之以寛催科不下文移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陳何術答曰良翰無術[redacted]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良翰字邦彥紹興五年進士）

安晚鄭[redacted]知青田府鹿食民稻犬逐殺之府嗾守繫犬主嚴官擬曰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犬償鄭府之鹿足矣守從之（鄭清之號安晚）

浙右有富人捨竹園於鄰寺其子後貧落取其笋僧執爲盜聞於官守判云當初捨園指望福田既無福田還他竹園

司回付
清洪之承
時節之
中不送
太宗命侍
昭之袖狀
任漲樊

武備

武無覿守堅壁門庭寇宜急擊上馬殺賊下馬檄若非長于師貞吉幾何不殺國亨敵集武備

曹冀王彬前後帥師征討凡降四國王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冠諸子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商孫觀王壽像有詩曰鬼兵四解降玉綸教子三登上將壇

梅礀詩話曰太祖命諸將征江南曹彬與諸將約城破之日不妄殺一人載在史册可攷也按曹景建金陵樂官山詩序云南唐初下諸將置酒高會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得名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驊騮就戮緣家國如死南朝結綬人由此觀之當時果不妄殺耶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衫紗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迎語之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船前設獨木腳道煜鼎之國主威儀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挾而登焉既一啜茶曹命煜歸辦裝詰旦會於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板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衆皆

及宋兵引手誠之太宗四十載而惜只降者矣

服其謀畢將亦有勸藝祖盡誅降王者以爲入則變生藝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其能爲變乎可謂君臣同智矣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其神甚靈武襄駐節禱之且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其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郎雍爲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敵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爲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君未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殺我聊欲安衆心耳

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即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以爲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異日將度關辰起諸將候旣久而青尚未出始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撫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出關矣

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未得退忽有持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經戰陣遇寇多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寇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敵兵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敵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又嘗與賊戰大勝追奔數里賊忽壅過山路士卒知其前必遇險皆欲進擊青遽鳴鉦止之賊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寇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萬

一失利棄前功矣後平嶺冦儂智高亦不乘危深入青之用兵主勝而已臨利而能戒其過人處也

狄漢臣起行伍累戰功致位樞府既貴或請去其面文笑不答時特以酒濯面使其文顯仁廟亦諭滅之對曰臣非不能始欲留以爲天下黥卒之勸上由此彌重之

狄武襄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謁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酬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汾陽之墓青所得多矣

王德用爲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會契丹有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吾正欲其以實還告百戰百勝不如不戰勝也明日故大閱士皆踴躍思奮乃陽下令具糗糧聽吾旗鼓所向覘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來議和

曹南院瑋知鎮戎軍日年十九嘗出戰小捷賊便引去瑋偵賊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羊輜重而還頗失部伍賊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返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止以待賊衆將至使人謂之曰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賊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各鼓軍而進大破之徐謂其下曰吾知賊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已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痹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瑋在軍能得人死力平

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賈同造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聲

曹瑋帥秦州當趙德明叛邊庭騷動瑋方與客對奕吏報有叛卒投德明者瑋奕如常吏至於再三徐顧吏曰此吾所遣後勿復言德明聞殺投者卒遂不復叛

太尉曹南院瑋知渭州日夏人撓邊有智將鞦鞨逋渭對壘下十餘寨宿兵十餘萬夏人歲遣數百騎精銳覘視兩界曹患鞦鞨智勇討欲間之令探騎伺彼巡邊兵來適鞦鞨病踰月不能起曹乃於界首設一大祭賻賵器物照曜原野用祝版云大宋具位曹某昭告於夏國都護某人公累以蠟書約提所部歸我大宋待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終始令百騎守寨下望其兵近即舉火自燒故遺祝文并所用銀器千餘兩悉皆棄而遁歸夏兵盡掠祝版祭器而去後旬日夏人殺鞦鞨其下二十餘帳反側不安率衆內附拓地數百里獲生口數萬牛馬橐駝不可勝計

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爲毒害种世衡謀欲去之野利嘗令浪裏賞乞媚娘三人詣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

甚寵有紫山寺僧法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延致門下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崧酗酒狎博無所不爲世衡待之愈厚崧既感恩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子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崧終不怨曰崧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有死耳居半年世衡察其不負爲解縛沐浴延入臥內厚撫謝之曰汝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爲間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崧泣允之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囑之曰此非瀕死不得泄若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

又以畫龜一幅棗一部遺野利野利見棗龜度必有書索之崧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崧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崧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乃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崧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崧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崧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崧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至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蕃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蕃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使返崧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敗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賊至急爇之以鐫版字不可遽滅賊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崧復姓爲王嵩後官至諸司使至今邊人謂之王和尚

沈存中補筆談亦載此事云世衡厚遺崧以軍機密事數條與之曰可以此藉手臨行解所服絮袍贈之曰邊地苦寒以此爲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即野利王）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遇邏者覺而疑之執於有司

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款密崧初不知領中書元昊苦之備至終不言情元昊因疑遇乞殺之遷崧於北境亡歸事稍異據筆談則領中書并崧不知崧所繼壯似更奇（東軒筆錄載所與書云只候信回得報當如期舉兵入界惟盡以一猗人馬爲內應儻獲元昊當以靖難軍節使西平王奉賞云云）

宋守約爲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於前者皆重笞之人頗不堪神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爲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但軍中以號令爲先臣幸遭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之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隊庶幾或可使人上以

爲然。

守約開封人。神宗以禁旅驕惰。爲簡練之法。屯營可併者并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爲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於上。帝喜。

雄州北門外民居極稠。而甕城甚窄。刺史李允則欲展之。而嫌於南北通好。恐疑生事。門外有東嶽祠。允則出白金爲大香爐及他供器。導以鼓吹。居人爭獻金帛。故不設備。爲盜所竊。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盜自北至。移文北界興版築以護神祠。不踰旬而就。遼人不以爲怪。既浚濠。起月堤。歲修役事。名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其陰習水戰也。州北舊多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安用此爲。命徹樓。塞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屠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番諜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亦舜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番諜送盜者并以鎖至。舜

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番大慚。海盜者亦得罪。

王子醇帥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虛實。邏者得之。其衣緣中獲一書。盡記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解以徇。子醇判杖背二十。刺面番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戍兵步騎甚衆。芻糧亦富。敵人得諜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爲將。人自爲法。當時有張家軍韓家軍之語。四帥之中。韓岳兵尤精。常時於軍中角其勇健者。易爲之籍。每旗頭押隊闕。於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衆者爲之。將副有闕。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內取之。別置親隨軍。謂之背嵬。悉於四等人內角其優者補之。一人背嵬。諸軍統制而下。與之抗禮。犒賞異常。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嵬軍。無有不破者。燕北人呼酒瓶爲嵬。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行道中見人有負罍者。則指曰。此背嵬也。故諸帥用以名軍。嵬即罍北人語訛故云。

岳武穆征群盜過廬陵。託宿壓市。質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對曰。已雜偏裨去矣。

韓忠武在鎮江。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仍戒不得用船渡。懇給浮環。俯一卒至西津。遂泅以渡。登岸寺僧叵測。

疑爲鬼神詰得其詳以手加額因指適所歷處皆龜鼉穴曰官既不死他日必貴權後果建節

蘄王每名軍佐飲巨觥無筭不設果肴王權一日竊懷一蘿蔔蘄王見之大怒曰小子如此口饞俾趨前以手按額痛不可忍隨成痕腫既乃復與之飲

紹興末陸務觀謁陳魯公康伯魯公留飯未食而楊郡王存中來白事魯公留陸便坐見之時存中方不爲朝論所與陸年少意亦輕之趨幕後聽其言會語及邊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當列兵守淮北因圖進取中原萬一不能支卻守大江未晚此說非也士雅氣全乃能堅守若俟其敗北則士氣已喪非特不可守淮兼亦不能守江矣今據大江之險以老彼師自有可勝之理若我師克捷士氣已倍彼奔潰不暇然後徐進而北圖復中原其間曲折尚多兵豈易言哉陸不覺太息曰老將要是所長因退以語朝士多不解也（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封魯國公謚文正配享孝宗廟廷）

曲端字平甫鎮戎軍人知書善屬文作字奇偉長於兵略屢戰有聲張浚宣撫川陝以爲都統制知渭州與吳玠皆有重名陝西人爲之語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婁室寇邠州日端屢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師懼而號泣金人目之爲啼哭郎君其爲敵所畏如此既而浚欲大舉未測其意先使張彬往覘之端曰兵法先較彼己今敵可勝止婁宿孤軍然將士輕銳不減前日我不過止合五路兵耳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兼敵之入寇因糧於我我常爲客彼常爲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彼不得耕必將取糧於河東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間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其言復命浚不悅端既與浚異趣時王庶爲宣撫司參謀與端有隙吳玠亦憾端屢交譖之浚入其說於是徙端恭州置獄命其讐武臣康隨爲提刑鞫治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初至獄

即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渴甚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時建炎四年八月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追復端職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殞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月又詔謚壯愍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興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爲涇原都統日有叔爲偏將戰敗誅之既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涇原都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饗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端執撾以軍禮見傍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則於庭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

爲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隊則五軍項刻而集戈甲與燦旗幟精明魏公雖面奬而心實忌之浚自興州移司閬州端嘗作詩曰不向關中圖事業却來江上泛扁舟其重得罪以此端在蜀日又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邨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而國史本傳乃曰曲端之死時論或以爲冤然觀其狠愎自用輕視其上縱使得志終亦難御況動違節制求有功之可言乎此雖史臣委曲爲魏公庇然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爲過或又比之孔明斬馬謖直筆之難也惜哉淳熙間高廟配享洪景盧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

信菴先生開閫維揚時偶入教場取芟草二卒所帶便袋題姓名懸梁間越兩月忽俾緝捕呼至亟命釋縛飲以大白時廻易庫納息錢二百袋一袋萬緡楮也俾各負一袋環行三匝曰能荷乎曰能曰汝等健兒當力戰取富貴用又袋中錢小儉僅藏三十二楮豈不辱國呼盧百萬大丈夫事也且各負兩袋去用用盡再來取高沙凱還人困馬疲悅道傍假山令諸軍隨意負甎衆愁多棄於半途其餘至者秤石輕重售以銀而棄石於野其鼓舞駕馭有賞徙木儆黔布罵趙將之風（趙葵字南仲衡山人方次子封冀國公謚忠靖稱信菴先生）

元人鄧弼身長七尺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鬭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以行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命入歷問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壯士壯士命酌酒勞弼由是名振一時王薦之於朝會丞相與王有憾格不行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骨不使立功萬里外乃槁死牖下命也遂入王屋山爲道士

徠鋼得翁惟運之通即爲下石適代呼風不逢其會奇數難封集遭際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且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可採今方與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爲人因共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即令記錄亟命別議陞陟既而代還至闕上復先省記之會外計鈌官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歸私第斯人投刺來謁公方議委使辭而不見詰朝入朝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之任上默然不許公退而歎駭傷息屢日乃

知昨暮造請雖不之見已密爲伺察者所料而此人訖真宗世不復用公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庶幾免於咎悔

大中祥符間天書屢降天子崇信天下無慮皆神事矣寇準是時出爲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疏準最後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宦者周懷政而準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因此復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禧三年也以王子明之賢爲依同封祀

遂爲白璧之瑕逝後追慕李文靖之先見遺令貶損以飾終已無及矣獨計以萊公之剛正何以亦附朱能成此過舉乃知迫於上命情事如此

丁晉公謂治第保康門外楊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基下後籍沒而景宗貴即以其宅賜之其正寢乃向日所築之地也錢思公惟演嫁女令銀匠龔美打造裝奩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即取美爲妹壻向所打造器皿歸美家（龔美明肅太后之外兄也后無宗族更以美爲兄改其姓爲劉）

楊景宗即章惠太后弟太后既入掖庭景宗無賴以罪隸軍營務驟墨其面至無見膚真宗幸玉清昭應宮將還內

而六宮皆乘金車迎駕於道上景宗以役卒立御溝之岸太后車中指景宗令問其姓氏骨肉景宗知其女兄在掖庭疑其是也遂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即日上言官之以右班殿直後至觀察留守景宗既貴遂用藥去其黥痕無芥粟存者而肥皙如玉性恣橫好以木撾擊人世謂之楊骨槌云（明肅太后崩章惠於仁宗有阿保恩遺詔尊爲皇太后生母李宸妃亦追尊爲章懿太后）

章懿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唯有一弟七歲太后臨別手結刻絲鞶囊與之拍其肩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棄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爲物色也後其弟傭

於鑿紙錢家常以囊懸於胸臆間未嘗斯須去身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爲紙家棄於道左有入內院子者見而憐之收養於家怪其衣服百結而胸懸鑿囊因問之具以告院子者惻然驚異蓋嘗受旨於太后令物色訪其弟也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明日持入示太后是時太后已封宸妃生仁宗皇帝矣聞之悲喜遽以其事白眞宗遂官之爲右班殿直即所謂李用和也仁宗立寵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謂之爲李國舅云

王詵爲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寒熱修葺不知誰家斯郎此已而詵尚主不逾年身居之正與龔美打銀楊景宗擔土事同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爲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眞宗覽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復閱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聞人以爲幸也

向敏中方秉政其壻皇甫泌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每優容之其女抱病甚篤敏中妻深以爲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眞宗聖體似不和遽離扆座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壻皇甫泌語方至此眞宗連聲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翊日論奏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青箱雜記作巫文簡士女之壻）

范文正公鎭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自言天下之至寒餓無在其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一本直千錢公爲具紙墨令搨千本售於京師是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又云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

壽州張侍中耆撫州晏丞相殊俱葬陽翟地相去數里有發冢

盜先築室於二冢之間自其家穿穴以通隧道始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以掩覆其穴次發晏墓有猛獸咆吼兵甲鼓噪之聲盜懼呼其徒同入則寂然無響盜笑曰丞相之神盡於是矣及穿槨觀供設之器皆陶甓爲之又破其棺唯木胎金裹帶一條金無數兩盜失望而恚遂糜碎其骨而出既而貨張墓金玉於市爲人擒伏罪自言其事世謂均破冢而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有不可知如此者（張耆即張旻）

熙寧中蔡敏肅挺以樞密直學士帥平涼初冬置酒郡齋偶成喜遷鶯一闋云霜天清曉望紫塞古壘寒雲衰草汗馬嘶風

邊鴻翻月壟上鐵衣寒早劍歌騎曲悲壯盡道君恩難報塞垣樂盡雙鞬錦帶山西年少談笑刁斗靜烽火一把常送平安耗聖主憂邊威靈遐布驕敵且寬天討歲華向晚愁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不惜金尊頻倒詞成閒步後園以示其子朦朦置之袖中偶遺墜爲閽門老卒得之老卒不識字持令筆吏辨之適郡之娼魁素與筆吏洽因授之會賜衣襖中使至敏肅開燕娼尊前執板歌此敏肅怒送獄根治娼之儕類祈哀於中使爲援於敏肅敏肅舍之復令謳焉中使得其本以歸達於禁中宮女輩但見太平也三字爭相傳授歌聲遍掖庭遂徹於宸聽詰其從來廼知敏肅所製裕陵即索紙批出云玉關人老朕甚念之樞筦有闕留以待汝日賜敏肅未幾遂拜樞密副使御筆現藏其孫禎家

沈睿達遼文通弟也長於歌詩尤工翰墨王荆公曾文肅學其筆法荆公得其清勁而文肅傳其眞楷登科後遊京師偶爲人書裙帶詞頗不典流轉鬻於相藍內侍買得之達於九禁近幸嬪御服之遂塵乙覽裕陵初嗣位厲精求治一見不悅會監察御史向子韶察訪兩浙臨遣之際上諭之曰近日士大夫全無顧藉有沈遼者爲娼優書淫冶之辭於裙帶遂達朕聽如此等人豈可不治子韶抵浙中適睿達爲吳縣令子韶希旨以他罪劾奏時荆公當國爲申解之上復伸前說竟不能釋覈遂坐深文削籍爲民合蔡肅敏事觀之人之窮通信在於天雖君相亦不得而主矣

京都之俗士夫家殯葬經由之處巡檢司例以十數卒持梃前導不待告約到墓次但量犒酒炙而已宣和間保義郎唐華爲城北壁巡檢有貴璫葬其父華率衆迎引頗盛於常時璫大喜邀之相見極口言謝問華今是何官華曰保義郎又問欲得甚差遣曰不過兵馬監押耳曰何作廉訪乎華知其不曉外間官秩高下乃曰此在朝廷擢用華豈敢望耶璫飲而去至十日中批唐華職事修舉特與轉修武郎緣除河北

路廉訪使華駭不敢承詣璫門求見守候連日始與入旁丞接坐方欲致詞叙謝璫抗聲曰朝廷用人何預我事叱之使出後宛轉再三懇辭改知霸州任滿竟申前命璫不招慝路已一時流輩中亦爲可嘉

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使令已多辭之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爲樞密都承旨時裕陵在潛邸與晉卿善在殿廬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帶篦刀子來欲假以掠鬢可乎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俅賚往值王在圍中蹴踘俅候報

之隙睥睨不已王呼令對蹴深愜王意大喜呼隸輩云可往傳語都尉既謝篦刀之貺并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寶位眷渥甚厚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上曰汝曹爭如彼好腳迹耶數年間建節尋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恩倖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卹甚勤靖康初裕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爲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俅獨死於牖下（水滸傳載高俅由小蘇學士致身王晉卿因送玉篦及氣毬以知遇徽廟遂且孰知其爲大蘇之小史耶其事見王明清揮麈錄）

靖康中有解習者東州人爲郎於朝未嘗與人接談金兵南下擇西北帥守時相以其謹厚不泄謂沉鷙有謀遂除直龍圖知河中府習別時相云某實以訥於言故尋常不敢妄措辭於朝列今一旦委付如此習之一死固不足惜竊恐朝廷以此擇人病謨誤矣習竟沒於難世人以饒舌掇禍者多矣而習乃以箝口喪軀昔所未聞也

建炎苗劉之變內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荊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

唐甘露之變王涯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涯爲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

落寞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不離左右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譴責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

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騾周遊湖山之間時李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舉牘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郡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強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値暴雨衆悉逆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袂沾濕愁坐長嘆適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悒若此李雖不識韓見其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失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常員也韓曰卻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吏詳問其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遜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除京職修箋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

宋史改騾者驢往南人不雜騎騾也

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前所未有

隆國黄夫人湖州德清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復歸李仁本生其女以入榮邸時嗣王與芮苦無子一幸而得男是爲度宗然自處極謙抑雖處貴盛每遇邸第親戚至不敢坐常以妒子自稱人亦以此多之秦齊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纔數里賈涉濟川制置少日舟過龜溪見婦人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謂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及夫還叩之亦無難色遂攜以歸既而生似道未幾出嫁爲民妻似道年長始奉以歸然極嚴毅似道畏之當景定咸淳間屢入禁中隆國至與同寢處恩寵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賜秘器及冰腦各五百兩賻銀絹四千兩匹命中使護塟師漕供費凡兩輟朝賜謚柔正又賜功德寺及田六千畝可謂盛矣一邑產二貴女亦前此所未有也

異數

士感一言馬鳴一鑒子陵加足貴妃捧研君相忘爾書生忘

賤集異數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榜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文語范曰君之文合在第一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爲榮其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公皆與凝同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廊添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喧譁以動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知貢舉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五代史十三作第五）

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爲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爲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爲學士既老頗爲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爲上品用紅羅裹之至今蜀人工爲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廚大晏設爲第一

錢文僖惟演守西都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楊子聰張太素張堯夫王幾道同在幕下號爲八友以文章道義相切劘率常賦詩飲酒間以談戲相得尤樂洛中山水園庭塔廟佳處莫不遊覽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

宋刻

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霧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倦少留龍門賞雪毋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文僖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晦叔繼爲代御吏如東溼諸君多不堪一日訪幕客俱出遊責曰諸公自比寇萊公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況其下者乎衆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宴飲小過不足招禍萊公之責由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高爲之動

萊公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蓋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工部侍郎胡則宰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謁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尊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輒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贈行丁始喻設陶器之因甚媿德之後晉公驟進竭力推挽卒至顯位

慶歷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稅務內殿承制范亢爲黃蔡間都監以言事官被謫者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兢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

宋子京過繁臺街逢內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作鷓鴣天詞曰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況隔蓬山幾萬重此詞都下傳唱達於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以內人賜之

文潞公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列皆預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爲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巵功業逈高元祐日精神如破貝州時匣中寶劍騰霜鍔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更聞褒詔下別刊名姓入周彝時以爲警絕

白居易獻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玉蓋步武此作也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獨敬重蘇子瞻子瞻來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淳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淳夫行十三也）

唐子方爲人剛直既參大政與王介甫議事每不協既而疽發背死方其病革車駕幸其第臨問子方已昏不知人忽聞上至開目而言曰願陛下早覺悟可惜祖宗社稷教安石壞却上首肯之問其家事無一言及焉又幸其第見其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以賜其家上有昭陵御題直哉若人爲國

砥柱八字印以御寶下有昭陵押

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知而奏曰今歲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須展限以待之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既聞安全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並在九月呂微仲不知其故因問制科何以至秋末東坡乃爲呂言之呂曰韓忠獻之賢如此哉

二蘇赴試是時同名試者甚多相國韓公偶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於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

陳文忠堯叟爲樞密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人宣名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既而到一小殿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鎬時尚爲館職良久乘輿出燈燭亦不過數十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於席東諸臣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太平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名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上語笑極歡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群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群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

眞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堯叟爲東京留守馬公知節爲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晏出宮人爲侍眞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盡去戴者召近御座上親取頭上一朵爲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晏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墜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乃官家所賜不可棄置懷袖中焉乃戲曰今日之宴本爲大內都巡檢使陳云若爲大內都巡檢使上何不親爲太尉戴花耶二公各大笑寇萊公爲參政侍宴上賜異花曰寇準年少正是戴花喫酒時也衆人皆以爲榮云

王冀公欽若罷參政眞宗朝夕欲見擇便殿清近推資政爲優因以公爲本殿大學士公奏曰臣雖出於寒賤不能獨藉乞除一臣僚兼之遂以陳文僖彭年並直一夕公攜一巨榼方與陳寓夜閣飲忽中人持鑰開扉獨召公謂陳曰請同院不須相候至行在眞宗與公對飲飲罷持禁燭送歸緊若列星

陳危坐何之已四更公笑曰尚未寢乎曰恭候司長豈敢先寢公喜笑倒載解襪褫帶幾不能坦腹自矜曰某江南寒生遭際真主適主上以巨觥敵飲抵掌笑語如僚友之無間已而遂寢道䏛盥櫛罷與陳相揖覺夜歸數談頗疎漏自言夜來沉湎殊不記歸時之早晚無乃失容於君子乎陳曰無之但殷勤愧謝既別同趨出殿門執陳手語之曰夜來數事止是同院一人聞之文僖歸語子弟曰大臣慎密體當如此

王岐（珪）公在翰林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俄頃宣至設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乞正其席上云月色清美與其酧聲色何如

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稱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歎仰聖學高妙每起必勅內侍扶掖不令下拜夜漏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鍍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公應之略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所長人人得其歡心悉以呈上上云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簪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公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撤金蓮炬命內侍扶掖歸院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參政蔡確為學士上

講故事命宮嬪求詩蔡奏才思艱澀再行而止左右不覺云這箇學士上何須鍾愛

金蓮炬送歸唐令狐綯已有故事宋朝凡有三人王岐公珪蘇端明軾史少保浩

梁適隨院判盧南金上殿案中有名次公著仁宗因問何名次公稱金以不知對適曰漢黃霸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詳識存梁適又問那箇梁家曰祖顥父固俱中甲科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他日適奏曰臣祖父偵事太宗真宗不知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後除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皆自御批不十年至首輔有

識以為寵莊敏者非也

蘇子瞻為翰林學士一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時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對宣仁問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曰汝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曰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必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曰然則大臣論薦耶曰亦不關大臣事子瞻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曰此乃先帝之意先帝嘗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先帝每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宣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曰內翰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

遂命撤金蓮燭送歸院。

汪公藻字彦章建中靖國元年拜左司諫時內苑稍畜珍禽公堅力諫他日復言之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鷴畜之久不肯去帝以拄杖逐之終不去乃刻公藻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

宣和中蘇叔黨過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忽見快行家者持小轎至傳旨宣召並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纔入則以物幛其簾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而行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引之升一小殿見上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時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霧寒不可忍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揮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酺酒一鍾錫賚極渥叔黨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

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幕帟不能禦遂無設牀處惟撲水少低間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臥室

蔡攸初以淮南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公相子攸即對曰人主主人翁蓋是時京爲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媼相

今吾鄉呼堂若樓似數丈者曰撲水廠

此三則不忍卒讀

趙高爲中丞相龔澄樞爲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直爲太師領樞密院

朱勔所衣錦袍云徽宗嘗以手撫之遂繡御手於肩上又勔嘗與內宴徽宗親握其臂勔遂以黃帛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動

靖康元年正月戊辰金人攻濬州徽廟微服出通津門御小舟將次雍邱阻淺船不得進上患之夜御駿騾名鵓鴿青雖腸而奔聞雞鳴濱河有小市民皆酣寢獨一老姥家張燈竹扉半掩上排戶而入嫗問上姓氏曰姓趙居東京已致仕來長子自代衛士皆笑上徐顧衛士亦笑嫗進酒上起受嫗酒復傳爵與衛士嫗延上至臥內擁爐以薪芻與上釋襪烘趾久之上語衛士令記嫗家地名及龍舟還京嫗已沒乃以白金賜其諸孫

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駐蹕郡治會空青以江南轉運使攝府事忽宣至行宮上引至深邃之所問勞勤渥命喬貴妃出見回顧語喬曰汝在京師每問曾三此即是也特令汝一識耳蓋空青少日嘗作長短句多流入中禁故爾取七寶杯令喬手擎滿酌并以杯賜之空青拜貺而出空青名紆王仲宣外孫也

建炎庚戌正月高宗避兵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移駐於金

熬山之福濟寺前。以俟瀏屏去警蹕。易衣徒步入寺。時住持僧方趺坐道旁。諷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讚之語。甚喜。戒左右勿驚怖而諦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為六龍臨幸。僧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曰黃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曰不圖今日得睹天日。帝喜。敕夫人各自逐便。故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雖易世。其稱謂尚然不改。

苗劉作亂時。猗隆祐太后諸比竄。張魏公浚。高宗在异陽宮。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於手。手為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

胡忠簡銓。不獨其忠鯁蓋一時。其作字亦端凝勁挺。孝宗嘗謂之曰。卿寫字宛如卿為人。對曰。臣幼法顏真卿。今自成一家耳。上又曰。朕前日侍太上皇於德壽宮閣上。治發書畫。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與讀。太上與朕詳玩久之。嘉卿詞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留為後代式。但其後為秦檜批抹汙漬者良多。朕啟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褙之矣。宋之諸帝。高宗最善書。忠簡手筆。為帝所賞愛。則其精可知矣。後世但稱誦其乞斬秦檜之疏。而此則或未知也。夫銓之封事。不為權奸所容。當日金人以千金求其書。又為二帝所重若斯。張魏公言。秦太師專柄十九年。只成就

得[illegible]趣稱衛說哉

此處

誅謫

小人易進君子易退四凶竄逸梟枉夫未嘗天之好還漸不可

耐集誅謫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使盧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美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遂令檢史視之信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曰汝爭得如他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翼日奉對帝方命滌去自此隙益深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爲得體（王文正公嘗曰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爲己任此其短也）

丁晉公既傾李公迪將草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成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罪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杜祁公作相其壻蘇子美爲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爲燕飲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己錢添助爲費請館閣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甚爲傲歌王益柔句云欲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諸不與者專探伺敗欵方聞此句王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捉

捕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盛怒捕捉甚峻韓魏公上言少解而館閣之士遂罷一空

呂惠卿元祐間貶建州紹聖初復起語人曰吾在謫籍九年雖冷水亦不敢飲設有疾病則好事者必謂吾戚戚所致矣

蔡京懷奸固位屢被逐而不肯退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稱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命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莫不竊笑欲取宰輔乞表自京始嘗攷晁錯更漢令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

余讀之流涕

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歸矣死三呼其子爲公史筆書之亦以表其失言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逾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心動自是遂欲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拒之其詩云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眞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靖康中蔡元長父子既敗言者攻之發其奸惡不遺餘力蓋其門下士如楊中立孫仲益之類是也李泰發是時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太甚坐謫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乘沸止彎弓之射人以爲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士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榜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曰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或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至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寵遇埒於京及事敗遣開封尹聶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蹤戕於雍邱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獻以遇盜聞議者惜不與童貫輩明正典刑同時蔡攸翛亦賜死翛聞命曰誤國如此死又何憾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決左右授以繩乃自縊而死

蔡攸副童貫出師北伐徽宗與其父京曰攸陛辭日奏功成後要問朕覓念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京但謝以小子無狀二人乃上寵嬪念四者閻婕妤也

童貫既有詔誅之欽宗論宰執云貫素姦狡須得熟識其面目者銜命仰所在行刑庶免差誤時宰命御史張達明徵持詔行將至南雄州達明恐其聞而引決不及明正典刑乃先遣親事官一人馳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賀於庭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召大王赴闕且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主上與大臣熟議以爲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王者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達明乃至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斂縮不見達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或言勝捷兵有

敘次曲
折脈絡

欲奪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首於竹轎中坐其上然所傳益妄也（貫狀貌魁梧瞻視壯偉頤下生鬚十數莖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

紹興壬戌夏顯仁太后自沙漠南歸詔遣參知政事王慶曾次翁與后弟韋淵迓於境上時金主亦遣其近臣與內侍凡五輩護后行既次燕山北使憚於暑行后察其意慮有他變稱疾請於金少須秋涼道敵許之因稱貸於金之副使得黃金三百星且約至對境倍息以還后既得金營辦佛事之餘盡以犒從者悉皆懽然中途無間言由此力也既抵境上金使必欲先得所負然後進后願指於韋淵淵辭以朝廷有大臣在可徵索之遂諭於慶曾初慶曾之行也事之纖細悉受指

於秦丞相獨此偶出不料金使趣金甚急慶曾雖所費甚厚然心懼秦疑其私相結納歸欲釋其猜必貽秦怒堅執不肯償相持界上者三日九重初不知曲折徑與先報后渡淮之日既愆期人情洶洶謂金已背盟中變秦適以疾在告朝廷遂爲備邊計中外大恐時王瞻以江東轉運副使爲奉迎提舉知事急力爲慶曾言之不從瞻乃自稟其隨行所有僅及其數以與之金使乃后即日南渡疑懼釋然而慶曾不預也慶曾歸白秦謂所以然者以未始稟命故不敢專秦以爲畏已果大喜已而后泣訴於上王某大臣不顧國家利害如此萬一數日間生變則使我母子不相見矣上震怒欲暴其罪而誅之秦力爲營救回護時正欲遣柄臣謝金乃以爲報謝使以避上怒逮歸上怒稍霽然終惡之秦諭使辭位遂以職名奉祠已而引年安居於四明秦終憐之饋問不絕秦之擅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譴斥其猶例以罪行獨慶曾以此情好不替慶曾卒特爲閣陳贈卹加厚諸子壻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以與其私議者蹟秦居政府十年間終始不二者獨慶曾一人而已即此一節見顯仁之能用智術以伺隙王慶曾之專心於權要至違命天子之母於患難之際而不恤秦之威福能使天子以慈母之故終不能加誅於一人時事可知矣

史彌遠與楊后謀殺韓侂胄者作王居安右丞張鎡皆與議已定始以告參政李璧時外間已藉藉一日侂胄在都堂忽謂李參政曰聞有人欲變局相公知否李疑事洩面發赤徐答曰恐無是事而王居安在館中與同舍大言曰數日之後耳目當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彌遠聞之大懼然亦未決意殺之更謀於張鎡鎡曰勢不兩立不如殺之無後患彌遠撫几曰君眞將種也吾計決矣時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愛姬號滿頭花者生辰張鎡素與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助歡至五鼓其夕周筠以覆帖告變時侂胄已被酒視之曰這漢又來胡說於燭上焚之明日早朝筠復白其事侂胄叱之曰

誰敢誰敢弃車而走甫至六部橋夏震時以中軍統制權殿司公事遣兵三百殪於此忽聲喏道傍曰有旨太師罷平章事日下出國門侂胄曰有旨吾何爲不知語未竟夏挺主職等令健卒百餘人擁其轎以出至玉津園夾牆內撾殺之侂胄既誅函首送金乞和當時太學諸生有詩曰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却恐防邊未必然明年閤門舍人周登出聘途中令引南使觀忠繆侯墓且釋曰忠於爲國繆於爲身詢之乃韓也

韓侂胄封平原郡王官太師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時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與侂胄有隙史彌遠遂與合謀殺之寧宗實不知也都下爲之語曰釋迦佛中間坐羅漢神立兩傍文殊普賢自鬬象祖打殺師王聞者絶倒

景定庚申履齋吳（潛）相循州安置由賈似道憾之未幾除承節郎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士專以口舌嚇迫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餽彌縫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廟堂意責之以黄祖之事宗申至郡所以擠撼履齋者無不至隨行吏僕以次並亡或謂置毒所居井中故飲水者皆患足軟而死履齋亦不免暨似道遣鄭虎臣之辱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於公舍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曰

日稱天使唯謹虎臣不答似道遂坐於下介如察其有殺賈意私命館人以辭挑之於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爲鄭減抑介如作縣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何得命放回日就取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送至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殞免受許多苦惱鄭即云便是這物事受得欲死而不死未幾遂殞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怒云汝欲擒我耶趙云汝也直得一檢趙經紀棺斂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天乎人乎莫得而詢嗚呼云云似道貶時人題其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

吳履齋潛爲人豪雋代丁大全爲相其兄弟多以附麗登庸似道與潛有隙遂爲飛語以上曰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夤緣攀附百蟲叢若使飛天能食龍詔罷相謫循州中毒死

賈師憲柄國日嘗夢一金紫人相逢迎傍有客謂之曰此人姓鄭是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意疑其人竟以他故擯逐之及魯港失律遂謫南荒就紹興差官押送則攝山陰尉鄭虎臣也鄭武弁嘗爲賈所惡適有是役遂甘心焉賈臨行歷言前夢且云向在維揚日襄鄧間有人善相一日

來値其既足臥因數借再三私謂客曰相公位極人臣而足必內陷是名猴形恐異時不免有萬里行耳是知今日竄逐之事雖滿盈招咎蓋亦有數存焉及抵清漳之次日泣謂押行官曰其夜來得夢大不祥離此地必死幸保全之遂留連三日逗遛不行而官吏廹促之離城方五里許小泊木綿菴竟以疾殂虎臣有力焉先是林僉樞存儒久爲賈所擯謫之南州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之而價穹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留與賈丞相自用蓋一時憤悵之語耳至是郡守與經營竟得此木以斂可謂異矣一云秋壑在前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自是凡此姓居位者多被竄抑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輙以罪配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監押虎臣遂請行乃假以武功大夫押解一路備見凌辱至漳州木綿菴病泄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你只恁地死遂趯數下而殂

賈似道既敗事聞臺臣交章攻之詔曰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於誤國都督專閫外之寄律尤重於喪師告九廟以奉辭詔群工而聽命具官似道小才無取大道未聞昔相穆陵徒以邊將而自詭遂事先帝又以國事而自專謂宜開誠布公以扶皇極并謀合智以盡輿情乃恣行胸臆不恤人言以吏

道沮格人材以兵術財裁機務指由之令行而農不得耕於野權利之法變而旅不願出其途矧當任閫之驅馳不度戎事之緩急戳功曠歲而不舉兵事惰月而不修纖悉於文法之徒求濶略於邊政之急切遂令戎馬倏度長江廼者抗表出師請身撫難人方期以孔明之志朕亦望以裴度之功謂當禦寇而疾趨何爲抱頭而鼠竄遂致三軍解體百將離心彼被甲之謂何乃聞聲而奔潰孟子曰吾何畏彼左氏云我不成夫社稷之勢綴旒是誰之過縉紳之言切齒罪安得辭姑示薄罰俾爾奉祠於戲膺戎狄懲荆舒無復周公之望放驩兜殛伯鯀尚寬虞典之誅可罷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頃之謫高州團練使

賈秋壑敗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煇煌祗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似鄭人應夢更何祥臥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墻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菴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傷西樓詩云檀板歌殘陌上花過墻荆棘刺簷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與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壞池雨產在官蛙木綿菴外尤愁絶月黑夜深聞鬼車復有和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膂力難爲國爪牙漢世祗

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奸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人百死碧天難挽紫雲車

秋壑賜第正在蘇堤時有遊騎過其門毋爲偵事者密報必致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逃世變而後已近有題其養樂園云老壑曾居葛嶺西遊人誰敢問蘇堤勢將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久無人作主吠垣惟有客留題算來祇有孤山耐依舊梅花片月低又過葛嶺二詩云當年誰敢此經過相國門前衛士多諸葛功名猶未滿周公事業竟如何雕梁雨蠹藏狐鼠花礎雲蒸長薜蘿萬死莫酬亡國恨空留遺跡在山阿樓臺突兀妓成圍

正是襄樊失援時王氣暗隨檀板歇江山流入玉簫悲姓名不在功臣傳家廟徒存御賜碑誤國誤民還自誤滿庭秋草露垂垂

開禧用兵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晉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仇又曰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

宋稗類鈔卷之一終

宋稗類鈔卷之二

潘永因長吉氏編輯
兄永圖大生氏訂定

讒險

太行非險孟門非艱莫慘於志含沙蕭劍賣國殃民陰謀無厭投畀豺虎庶熄厥焰集讒險

祖宗朝宰相怙權尤不喜士大夫之論事趙中令普當國每臣僚上殿先於中書供狀不敢詆斥時政方許登對田錫爲諫官極論此事後方少息士大夫有口者多外補王禹偁在揚州以詩送人曰若見鰲頭爲借問爲言棖也減剛腸又丁謂

嘗謫外郡甚久及爲知制誥以啟謝時宰有効慎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客但詠蒼苔是也

穆修有詩名嘗游京洛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眞宗一見大加賞歎問爲誰詩左右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時丁晉公在側從容答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此上不復問

李士衡之父以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眞宗論時文之弊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法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誥曰世有顯人上顯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有激之談

舊說臺諫當十數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親舊一一上心其惟親舊可得其詳庶免疏闊之誤紹興間某任言責欲論一人未得出處偶一鄉人來訪私謂得其人矣叙契闊接殷勤甚歡其人大喜過望意汲引可必也越兩日章疏上乃同省欲論者降旨即日押出國門語云莫逢惡賓莫逢故人又云故人相逢不吉則凶

蘇頌子容皇祐間進士累官門下侍郎以父紳嘗直史館修撰言時致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腳陷人倒卓木腳是梁字而草頭則蘇字陷人倒卓者傾險之甚也又云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腳其害在士大夫蔡君謨胡翼謂之草頭古天下皆其害在民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謫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之美惡較量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擬之時蔣之奇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其命極好時相章惇子厚即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巡其他蘇子瞻貶儋州子由貶雷州黃山谷貶宜州俱配其字之偏傍皆惇所為也（惇恨安世必欲見殺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竇雷化說着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遍七州所以當時有鐵漢之稱）

張天覺在熙寧中自選人受章子厚知引為察官為寄信道語其私書貶斥流落於外紹聖初子厚秉鈞薦登言路攻擊

古今一轍

元祐諸賢不遺餘力至欲發溫公呂正獻公之墓賴曾文肅公力救於泰陵始免其為慘酷甚矣晚既免相末年以使譽追藏復職又有一薦狂率三孔疏潤之表詩有每聞同列進不覺寸心忙之句常希古亦力言其奸後來閩中書坊開鏤集頓刊靖康節書於首由此天下翕然推尊之事有倖乃如此者可發一歎（前輩為祖有商家之興姓名又入元祐黨籍復以悟道在傳燈錄何其幸也）

章惇用林希作御史希擊伊川只候邢恕擬便擊之恕言於哲宗臣於程某嘗事之以師友今便以程某斬作千段臣亦不救

紹聖間章子厚為相立元祐黨籍初止七十三人其間已自相矛盾如川洛二黨之類未始同心也及蔡元長為政使其徒再行編類黨人刊之於石名之曰元祐奸黨播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屏而棄之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闢元祐之政者亦獲厠名愚智混淆莫可分別元長意欲連根固本牢甚然而無益也徒使其子孫有榮耀焉識者恨之如近日揚州重刻元祐黨碑至以蘇迥為蘇過叔黨在元祐年猶未裹頭豈弄字畫之誤乎迥字彥遠東坡族子登進士第元符末應日食上言尤為切直（徽宗因星變即令衛士仆黨碑云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來炒）

蔡元度對客嬉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惡者亦加親厚無間人

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盛章尹京與蒲以慘毒聞殺人如刈草菅然婦態雌聲欲語先笑未嘗正視或置人死地時亦不異平日

蔡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論之不可久鬱也宣和間始令其子招致習爲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於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清詩話以載蘇黃語亦欲爲他日張本耳終之禍起朔方其謀徒巧亦何益哉

蔡京童貫用事當時諺曰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

靖康間秦會之爲御史中丞金人破都城議立張邦昌以主神國監察御史馬先覺伸抗言於稠人廣坐中曰吾曹職爲諫臣豈可坐視緘默不吐一詞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會之不答少焉屬藁遂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會之既爲臺長則當列於首以狀呈會之猶豫先覺率同僚合辭力請會之不得已始肯書名先覺遣人疾馳以達金營先覺中興初任殿中侍御史以亮直稱一時爲汪黃所擠謫監濮州酒稅高宗後思之以九列召示將大用而先覺死會之自金還揚言已功盡掠其美遂取富貴先覺子孫漂泊閩中有甥何珫者得其元藁屢欲上之而馬氏子止之紹興乙亥春珫忽夢先覺衣[illegible]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珫即以其藁叩閽會之大怒誣以他罪下珫大理獄竄嶺外抵流所未幾而會之果殂其家訟冤詔復珫故官而先覺忠績遂別於時云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鼎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浚胡文定安國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檜猶自力竟仆於几數日而卒獄事大解諸公僅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囑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當於饌食中置肉炙爵一以爲信毋忘既入獄月餘無所問日施慘酷求死不可得一日忽得致食然索滿其中皆炙爵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將殺我既而獄吏皆來賀即日脫械出聞檜斃蓋將肆毒忠獻是時居永亦微聞當路意所夕不自安且念爲太夫人憂不敢明言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喘臥簷下氣不能言方吉凶叵測衆環視縮頸忠獻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餌而甦猶未出語宜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蓋家吏聞檜訃走介星馳至近郊益奔祥欲速是以顛蹶頃刻之間堂序懽聲如雷王盧溪（廷珪）在夜郎郡守承風旨待以囚隸遞郵筒至張燕公堂以名之盧溪怪詢此未之有不敢赴遜者系踵不得已趨詣罷燕之明日始聞其事守蓋先得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命題詩壁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

內笑層不知何物

每望長安信息稀。二十年興縉紳禍。一朝終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依稀。蓋志喜也。同時謝任伯之子景思伋家在天台。爲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改禮。與夜郎等略同。是知檜稔惡得禍。爲善類之福不貲。要非幸災也。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擯新州之禍。直聲振天壤。一時士大夫畏罪箝口。莫敢與之立談。獨王盧溪廷珪作詩送之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廈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竄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於是有以聞於朝者。檜大怒。坐以謗訕。流夜郎。時年七十。既而檜死。蒙許自便。因讀韓文公猛虎行。復作詩寓意曰。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爲。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奈狐貍。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癡兒果是癡。蓋復前說也。

秦丞相晚歲權尤重。常有數卒。皁衣持梃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頡視謦欬。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他執政獨對。既不敢他語。惟盛稱秦公勳業而已。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唯頌太師勳德。曠世所無。語終而退。實無他言。秦嘻笑曰。甚荷。蓋已嗾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閣子。彈章副本已至矣。其伎刻如此。（檜性陰險。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排。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墮自怒。）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惟王文正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一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王於是進文字一卷。其道丁事。丁去數武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朱崖之行。（文正公曾字孝先封沂國公）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檜獨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劃之。若有思者。王氏見笑曰。老漢何一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掣然當心。付片紙入獄。是日岳王薨棘寺。

檜之秉軸。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背細。以中傷善類。稍涉忌諱。率噤而不發。僅論禁銷金鋪翠鹿胎冠之類耳。晚年殘忌尤甚。數興大獄。又喜諛佞。不避嫌疑。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及檜封益國公。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坦然。不駭。靜江有秦城驛。知府呂愿中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得召京秩。沈長卿芮燁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鄰人所告。編置化州。趙令衿觀檜家廟。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汪召錫所

苦下獄死至於開門受賂富敵王家外國珍奇死猶嗟閱其子熺無日不娛酒具沿書畫特其細故耳（檜之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其畏之如此）

宣和中進士承福吳元美三山文士作夏二子傳略云天命商以代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聲其刻剝之罪當是時清商驟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於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隕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所謂蚊蠅也其鄉人鄭瑋得之往訴秦檜謂其譏毀大臣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怨家亦摘以告云亭號潛光實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

李謂泰發也檜怒編管容州尋謫死於南雄按韓昌黎詩云朝蠅不可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正如元美所云又鄭文表江表志楊鸞詩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鸞仕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問欲用堯舜字不知是幾事者也

高宗初至磁州時磁人不欲其北行諫不從宗忠簡欲假神道以止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珓仍言其廟有馬更顯應遂入燒香其馬御車輦等物塞了去路遂止不往後感其事就玉津園路口造崔府君廟令曹泳作記一日北使過奈檜出接少憩廟廡不知何神上告以故檜曰金以爲功今却歸功於神恐不便即日毀之

曹泳湯思退皆檜晚年所信用者曹凶狡尤甚檜妻兄親黨皆爲其所離間檜信愛之如子凡事皆在其籠絡中檜死其妻兒卿之泣訴於上遂編置海外而死其妻更狡要一婢將取泳喪恐其不從先教一婢子云待我使渠畢不從時汝便作地作侍郎語云平日受我多少恩今若不行御有禍及汝及使其人果不肯行婢遂倒地如其教其人遂行

殺岳武穆范同謀也胡銓上封事檜怒甚問范如何處置范曰只漠漈半年便冷了若重行遣謫必成豎子之名檜甚畏范後竟出之

二佞諛之巧逐臭聞香湯者黃龍甘心嘗糞盃傳白玉皓屍行觴犧尤廟狙猶吠山狀豈無面目是何肺腸陳成縣之不曰義方集諂媚

韓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參公一見熟視慼然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公幕官者公初不識之胡爲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起必是禮拜所致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唐來鵬詩云同脾綠水波初起合掌白蓮花未開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求遷於貴中楊繪得監金耀門書庫永年嘗

置酒延中繪出其妻間坐以左右手捧酒以獻坐客號爲玉蓮花盞意亦取鵬詩云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嘗侍左右欲豫求如椽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不許而心憐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託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爲省判趨附不已王荊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脩道獻功德疏以爲壽輿皂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嫻詩什又不能論經於是以大籠籠雀鴿客大揖務開籠且祝云願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遠近駭笑或對門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王荊公當國郭祥正知邵武州武崗縣實封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處置凡議論有異於安石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辭亦甚暢辨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荊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荊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之其爲人材近縱橫言近捭闔而薄於行不知何人引薦而聖聰聞知此

人出其章以示荊公恥爲小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是時祥正方從章惇辟以軍功遷殿中丞及聞荊公之前之語遂以本官致仕

朱子語錄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溫與過欲衰以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覆）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詩云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須更萬回時人謂之薛萬回賈秋壑柄國時浙漕朱浚深源每有札子稟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深源晦翁之曾孫

[illegible]

也元兵入閩[illegible]者遂自殺其即此朱萬拜職

薛昂避蔡京諱並禁其家人俱不得犯或不及檢而偶犯者必加笞責昂嘗自誤及或以爲言乃舉手自摑其口

葉石林爲蔡京客故避暑錄所書宣政間事尊京曰魯公凡及蔡氏每委曲回互而於元祐斥司馬溫公名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俱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石林其矯一時之弊耶

宣和初有鄭其姓者留守西京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云有客有客來長安牛酥百斤親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閽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籍其多乃復倍於此台顏領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

二桶以純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題封難勝前持歸空慚遼東豕努力明年趁頭市

元祐名卿朱紱紹聖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奸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爲疑遂易名諤蔡元長果大喜不次擢用明嘉靖中浙人徐學詩劾嚴嵩去職蘇之嘉定有同姓名者亟改詩爲謨遂登顯要何前後之一轍如此也（蔡京爲相詔學宮皆設碑其中沒見識士人以手加額曰太師覆燾學校）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喜大罵劇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所忌諱德昭對客議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酬對而德昭愈自若曉來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有唐錫永夫者遇德昭於朝天門茶肆中素惡其狂乃與坐附耳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秦太師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楊存中人號爲髯閹以其多髯而善逢迎謂形則髯其所爲則閹也

秦檜在相位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逕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亦即與改秩將有蜀士獻

啓於秦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獲託身之所水陸五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得之尤喜（沈丞相該爲樓昕皆禮佛其上人謂之五體投地之樣對一德格天之閣）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甚衆專應副賜第事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猫忽亡之限令臨安府訪追及期不獲府爲捕繫鄰居民家官吏至步行求猫凡獅形者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京尹曹泳因嬖人以金猫祈懇乃已

秦會之客問宋參政朴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師過郭

子儀不及張子房秦熺駭曰何故對曰子儀爲宦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輩屏息畏憚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底勳業太師是去不得底勳業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驟遷用至執政秦之叵測如此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壻爲嬌客施全以刺死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龔金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泳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弔客足十客之數（一以朱希真爲

上客曾茂爲食客曹冠爲閒客陳伯可爲狎客湯鵬舉爲惡客葉人爲講客）

張說之爲承旨也士之無恥者皆趨之將富川王賓與沈瀛俱有聲學校及同官樞屬時譽藉甚每相謂以詣說爲戒衆皆聞而壯之一日賓潛往詣說升堂瀛已先在相視愕然明日搢紳相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然則士何貴於文章宦聲也

韓侂胄有愛姬小故被謫錢塘令程松壽亟召女儈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知爲松壽所市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陝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故忤鈞顏故爲王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待禮侂胄大喜即日蹴除太府寺丞自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追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

侂胄有四妾皆郡夫人其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號四夫人尤寵幸通籍宮中慈明嘗召入賜坐四夫人即與慈明偶席其次有十婢均寵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十婢者皆慍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侂胄患之時趙師𢍰以知臨安聞之亟出十萬緡市北珠冠十枚瞰侂胄入

朝獻之十婢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歸十婢咸來謝既而都市行燈十婢皆頂珠冠而出觀者如堵歸語侂胄曰我輩賴趙大卿光價十倍王何吝酬一官耶侂胄許之遂遷師𢍰工部侍郎侂胄又嘗與客飲南園師𢍰與焉過山莊竹籬茅舍曰此真田舍景但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嘷叢薄間視之乃師𢍰也侂胄大悅益親幸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鵷鷺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刲（師𢍰守從龍覺猗東于里姓也侂胄敗有賦之謔詞云侍郎自號東籬甘學犬吠村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illegible]）

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嘗書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

往往垂涕頗械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衣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勲有稱爲我王者余嵒請加九錫趙師睪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冑皆偃然當之籍沒之晨放逐群婢願認父母者聽以身首服飾去市人利其物詐稱某妾父母者闐閧門巷或牽裾攬臂而往發其家藏斥賣之敗衣破絮亦各分包往往有金珠褁匿盜諸婢將挐之以爲逃計者慈明以四夫人偶坐之憾特命京兆杖一百而遣之流其嗣子於沙門島

傅伯壽爲江西憲韓侂冑用事傅首以啓賛之曰澄清方效於范滂跋扈遽逢於梁冀人無耻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於

獨仰韓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陶鎔由是擢用至僉書樞密院事韓敗追三官奪執政

賈師憲賜第葛嶺大小朝政就決館中宰執取充位而已當時爲之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嘗作半閒亭以待雲泳道人每治事畢則入亭中打坐有佞人上糖多令詞大稱其意詞曰天上謫星班群真時往還駕青牛早度函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閒人生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

賈師憲臥治湖山母猶在養每歲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膌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爲之紙貴

詞是頌
辭此以下
更不堪入
目

惟善寶鼎詞云神鰲誰斷幾千年再乾坤初造算當日枰棋如許爭一著吾其衽左談笑頃又十年生聚處處鳳翥鸞江如鏡楚氛餘幾猛聽甘泉捷報天衣細意從頭補爛山龍華蟲黼藻宮漏永千門魚鑰截斷紅塵飛不到六街九軌看千騎避路庭院五侯深鎖了一部太平六典一一周公手做赤舄繡裳消得道斑斕衣好儘龍舒鶴髮天上千秋難老甲子平頭纔一過未許汾陽考看金盤露滴瑤池龍尾放班回早

廖瑩中木蘭花慢云請諸君着眼來看我福華編記江上秋風鯨鯢漲雪雁徼迷煙一時幾多人物只我公隻手護山川爭覩階符瑞象又扶紅日中天因懷下走奉櫜鞬磨盾夜無

眠知重開宇宙活人萬萬合壽千秊鳧鷖太平世也要東還赴上是何年消得清時鍾鼓不妨平地神仙

陸景思甘州獻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三錢論從來治國論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閭民一飽餘事笑談間君問平戎策微妙難傳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竈更有釣魚船覺秋風未曾吹着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

奚倬然齊天樂云金飈吹盡人間暑連朝弄涼新雨萬寶功成無人解得秋入天機深處閒中自數幾心酌乾坤手斟霜露護了山河共看光景在銀兔而今神仙正好向清空覓箇冲淡襟宇帝念群生如何肯便從我乘風

歸去霧循洞府把月杉雲機敎化兒女求遠山明武情天付與趙從橐陂塘柳云指庭前翠雲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清透徹渾無底秋水也無流處君試數此樣襟懷頓得乾坤住閒情半許聽萬物自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覷琪花落相接西池壽母年年弦月時序荷衣菊佩尋常事分付兩山容與天證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語屈屈綏擊又見我何心西湖萬頃來去自鷗鷺郭居安聲聲慢云提書連晝廿灑通宵新來再沁夷貧許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祇和天語不道人知一片閒心鶴於被乾坤縈足虹玉圍腰閶闔雲邊西屆萬籟吹齊歸舟更歸

何處是天教更在春葉千千歲此周公多富彩衣且侑以壽詞云綵衣宰輔古無一品之母參參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且所謂三月三者蓋頌其庚申坪草湖之捷而歸舟乃舫齋名也賈大喜既而語客曰此詞涸佳但失之太俳安得有着綵衣周公乎

賈師憲庚申歲自江上奏功而歸凡其家從行諸客皆推恩賞廖瑩中以籌帷之勞轉官之外復特賜黃金百兩廖遂用之鑄匜盤以爲酒器且俾楊尚書平舟棟作古篆勒銘於器云皇帝御極之三十七年國有大功一相禹勣曰余瑩中與謀歸旗余從手扶余後于乘曰公何之敵而勝是家奇勝草坪受

多性　路文　字號

刻蘭亭者王用和非廖瑩中也世傳賈蘭亭乃廖刻非是

降馬前公一何勇敵一何恐余詭濤南公飾余其推漢側江一洗雄濾彼徒彝矣公歸余從內金椎糕上賞是重文昌子孫世寶是用誰其銘之史臣楊棟

廖瑩中字群玉號藥洲邵武人登科爲賈平章似道之客嘗除大府丞知某州皆以在翹館不赴於咸淳間命善工翻刻淳化閣帖十卷絳帖二十卷皆逼眞仍用北紙佳墨模榻與元本並行於時嘗撰福華編以紀鄂功辭誇靡艷實然其文古雅頗奇可喜似道褫職之夕與瑩中相對痛飲悲歌雨泣五鼓方罷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煎茶服冰腦數握姬覺之急奔救已無及矣將其妾而泣曰勿哭勿哭

我從丞相二十年一旦傾敗得善死足矣言畢而死瑩中嘗爲園湖濱有世綵堂在勤堂芳菲逕紅紫莊桃花流水之曲綠蔭芳草之間

賈師憲嘗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少勝多如赤壁淝水之類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又開全唐詩話三帙及自選本朝十三朝國史如類說例爲百卷名悅生堂隨抄其所援引書多目所未見者復命婺州碑工王用和翻定武蘭亭凡三年而後成至賞之以勇爵獲無遺恨幾與眞本相亂又縮爲小字刻之靈壁石號玉版蘭亭

楊駙馬賜第淸湖巨璫董宋臣領營建之事拓四旁民居以廣

之太學生方大猷之居最逼近瑺意其必雄據未易與謀一日具禮物往訪之方延入坐瑺未敢有請方遽云今日内幹栢詬得非以小屋近墻欲得之否瑺愕不復對方徐曰内幹意謂某太學生必將梗化所以先掌見及其便當首獻作倡就案即書契與之瑺以成契奏知穆陵大喜視其直數倍酬之方作表謝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上毛詩下東坡謝表並全句）自是擢第登朝皆由此徑而梯焉

貲豪間者不稱官閥方幅齒遇豈必巍科然有第一之名流不媿無雙之國士集科名

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紱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人肩摩不可過錦韉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羨讙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躒好辯人也嘗曰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蕃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場屋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陳正敏遯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及以國史攷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

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三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夭謝明白如此遽齋之寃不待攻也

眞宗東封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於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父狀元灝師德父狀元華魏野詩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淳化二年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出神至一處見二仙官議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名極低奈何一人曰禍不深可易也獨科甲可易耳道士既覺與其徒言之明年唱名上適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幾人若拙即止此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孫何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遜第二百六十人後士遜入相致仕遊武當若拙弟子爲公言之

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曰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公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盡然

鄭毅夫獬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啟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鼇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啣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諆不遂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而發封則獬乃第一人及第

嘉祐中士人劉幾好爲怪險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奇者一切棄黜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乃以朱筆塗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大批謬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仍在廷公曰除惡務盡今必痛斥輕薄子以清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太上收精藏也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云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及唱名乃劉煇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公愕然久之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二年進士康肅公堯咨字嘉謨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維與父省華同日改秘書丞故唐夫有啟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樂平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公以徽猷學士入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

此等事
往往有之

乾淳時有士人夢入文昌宮見諸[illegible]

文惠公延綸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遵又繼之相距二十一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階鳳閣之遊二事實爲有宋儒林之盛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爲蟾以登科爲登蟾宮用郤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然文士亦沿襲因之弗悟也燒尾之義或謂虎化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或謂魚躍龍門惟尾不化必雷火燒之乃成爲龍或又謂新羊入群爲諸羊所觸火燒其尾則定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甚干索旁郡以辦行將迫歲始離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且祈夢爲信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殿廷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呵導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大懼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分韻一韻且各刪潤彫改又商

[illegible]

咸豐庚申會試揭曉前有[illegible]

榷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名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曰此正爲吾二人也將曉神復如前傳呼而去二子素聰警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在道笑語欣然雖恐富貴之逼身也志氣揚揚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腳盡同東廊下者下筆思廟中所書惛然一字不能上口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曰題驗矣我乃不能記了幸無隱東廊者曰我亦然正欲問子耳於是二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禍爾耶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賣賦持此廟中所記無一字異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進取云

天聖初宋元憲公在場屋日夢魁天下故事四方舉人集京師當入見而宋公姓名偶爲衆人之首禮部奏舉人宋郊等公大惡之以爲夢徵止此矣然其後卒爲大魁紹興初張子韶亦夢魁天下比省試類榜坐位圖出其第一人則張九成也公殊怏怏及廷試唱名亦冠多士

取士至仁宗時始有糊名考校之律雖號至公然尚有識認字畫之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上言請別加謄錄因著爲令

仁宗賜進士及第詩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黃晁仲謝及

然華至凡
避唐也

試官諱
才改字不
肯引以爲
德

第啟全用以爲一聯云恩袍色動迷芳草之依依仙籍香浮惹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聞喜燕酸文焉破

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黄花如散金爲詩題蓋取文選詩靑條若聚翠黄華如散金也學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止解六人後遂爲額無名子嘲之云誤認黄華作菊華

張芸叟治平初赴春試時馮當世主文柄以公生明爲賦題芸叟誤叠押明字試罷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四芸叟每竊自念省場中鹵莽乃爾然未嘗以語人也當世後不相聞至元祐中芸叟以秘書監使契丹當世留守北門繇由始修門

生之敬置酒甚歡酒半當世謂芸叟曰京塡知舉時秘監賦中重叠用韻以論策佳因自爲改去擢置優等尚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杯覆懷中於是再三媿謝而去前輩成人之美有如此者（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馮京字當世）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鎻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内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

東坡帥武定諸館職餞於惠濟宮坡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釂當言所罰飲竟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慚謝而已張文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曰先生亦當飲此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舉坐大笑

神宗理會得文字極喜陳師錫文嘗於太學中取其程文閱之每得則貯之錦囊中及殿試拆卷子奏御神宗疑非師錫之文從頭閱之至中間見一卷子曰此必陳某之文也置之第三已而果然

徐遹閩人博學尚氣累舉不第久困場屋熈寧二年爲特奏名魁時已老矣赴聞喜集賜宴於瓊林苑歸騎過平康同年所簪花多爲群娼乞取惟遹花獨存因戲題一絶云白馬靑衫老得官瓊林宴罷酒腸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後仕至朝官知廣德軍謝事而歸

劉器之既居南京馬巨濟涓作少尹巨濟廷試日器之作詳定

官所取也而巨濟彌見器之未嘗修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爲座主豈可復稱門生於人幸以此謝劉公客以告器之器之歎服其說自是甚敬

紹興間黄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曰蔥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至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淒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

淸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悟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曉之夕招同邸市酒殽明燭張博具劇飲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臥西廡下呻吟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爨之勩視博方酣竊就枕忽夢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蒼皇若有所索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歎詫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第覺榜署間黯然有跡振衣拂之漸漬其上蓋御史涖書淡墨時夜中倉猝覆燈盞吏不敢以告耳

宛陵吳勝之柔勝淳熙辛丑得售於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上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或尼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瑞常聯之者曰唐庚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鬼乃侮我耶

雷申錫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訃踵至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自言我宿生爲太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如此已兩世矣須更一世乃足以償宿譴耳其事可以爲治獄者之戒

鍾焴之字彥焴樂平人長於詞賦紹興己卯春夜讀書牕下聞有吟哦者曰霖作商巖雨薰來舜殿風誦至再啟戶視之無所見以爲神物所告謹志於策至秋試以賓澤多豐年爲詩題鍾押豐字韻用此二句入第五聯考官讀之擊節稱賞批其側曰形容得賓澤意妙置之高列此與唐錢起夜宿客舍聞有吟於庭中曰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及就試日作湘靈鼓瑟詩用爲末聯禮部侍郎李暐謂之絕唱遂擢第甚相類也

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士元之孫也秦檜喜之爲中舍時一日呼至第請入內閤候之終日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綾褾一册書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末後有學士類貢進士秦塤呈文采富艷子山兀坐靜觀反覆成誦雖酒殽間勞沓至及晚竟不出乃退子山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即以是命題其孫果首選

獅峯蕭公登科歲第一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預薦籍挂仕版者法當避避唱名日遂陞蕭爲榜首故蕭對御吟有名傳玉陛星辰曉澤霈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啟云預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鄧侯何遜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氏事人多稱之

趙公乃宗室故當避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儕下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遊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被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無時可得之說

畢漸爲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刻印漸字所模點水不著墨傳者厲聲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以謀逆被誅則是畢斬趙諗也

淳熙中王季海淮爲相奏起汪玉山應辰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於富陽一蕭寺中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置之前列及拆號非其友也竊怪之數日友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

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指天自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赴試何敢泄之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沈吟久之對曰茲事頗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隅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杳無親戚來問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獲叨濫近已往寺中塟其女矣玉山驚歎（王淮字季海金華人謚文定汪應辰字聖錫玉山兵家子）

世孫山考
處

李德遠發解本強則精神折衝賦一聯云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風行金鑄鼎而魑魅不逢姦邪影滅主司大喜乃全用汪玉谿作黃潛相麻制士人經禮部訟之時樊茂實爲侍郎乃云此一聯當初汪內翰用時却未甚當今李解元用此賦中方工

慶元癸酉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鎔爲考官龔道出慈溪忽夢有人以盃酒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曨曨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寧祖十三宗爲十四宗於是士子大鬨從排試官房闥悉遭箠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袁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改策題第二道爲首篇續擬其三久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賦聯云龔運翰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爲第一道明年秋度宗賓天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吳人孫山滑稽有才赴舉時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

歐陽詞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三山蘇大璋顯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之既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必與試官有成約及拆號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擕此狀入院徧示考官

[illegible]

謂設如所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既拆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之人者乃訴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翥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攜出中門投之幕中二時不暇記其姓名翥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翥爲館職偶及試闈異事間及之有同年在坐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叙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吾扶曳而出試卷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旦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已

黃致一初進科場方十三歲出腐草爲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皆以其童年忽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致一乃用此爲一隔句曰昔年河畔嘗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明日齋中必用此句明日問神宗直欲所向乃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

論以美之謂為
為絕一樣明為
老宿而此為難
此所為則士也
最重之也

所不受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觀其下筆
何如耳

進士科試文字學究科試墨義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爲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能記誦未曉文義故當時有黃五經黃二傳之稱正如和尚轉經相似有司入試日於進士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撤幕以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黔其口者傳以爲笑歐陽公詩云焚香禮進士撤幕待明經其取厭薄如此荆公所以罷之

使義
想中
作過
之數

涂於諸書
載隱逸事
獨喜此條
與劉遺民
假贈其二
事盡不為
激昂以自
眩驕人而
蕭情逸致
翛然流露
雅光風霽
月韻味益全
以欽仰
歎聞其
聲使
人神往
此書賸
自楊標題
最家以為
眉批當
出其手

隱逸

遊卽方外隱亦人間買山錢少過院僧閑遊去何須金馬倦來且下松關入林呼鹿釣水盟鷗集隱逸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於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守推官歐陽修皆一時文士遊宴吟咏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有郭延卿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得官職然延卿未嘗就辟幽亭藝花足跡不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卽屛騎從徒步訪之延卿道服延接相與

踞談數公疎俊爽闓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屛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懽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蔌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排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復曰尚能飮否文僖欣然更爲數舉盤筵禮節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翼日語僚屬曰此眞隱者彼視富貴爲何物耶因稱歎屢日

治平中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同在館中花時各歷數

此佚也非隱[illegible]

此條本羅景綸鶴林玉露中語

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相率同遊三人者如其言遶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遶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特甚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楯餘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主人云此未足佳頃指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華老時在蒿闇中辭之衆遂起去華老嘗爲人云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山谷題玄眞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遶櫓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眠小艇看朝市鬧烟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挂冠後因作詩送胡澹菴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眞子心事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煑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

陶南邨輟耕録亦載之又添余家天台萬山中一段於前

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眞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余已七十始作三年閒人得益已倍矣 [illegible]

松江一漁父每棹小舟往來長橋扣舷飲酒酣歌自若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過吳因就與語且曰先生澡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父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岩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無與吾事

車溪贊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參鼓琴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弗彈坐客莫不自失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隆茂宗乃畫爲撫琴圖（僧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吳興人善白描人物山水師伯時高宗極重其畫）

悚切

叙门林贤
不錄陳
言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旁有溪溪畔有大石前後樹以梨棗日與二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藉以草葛巾草屨吟諷而歸以是遣老而忘憂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於環堵之間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津致闕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發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田又云以手捫胸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賢者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於王安石之事乎（指王安石尚在頭中氣安石致[illegible]）

康譽之叔聞云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喜讀書精通易數兼明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於兵法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一老人語甚款勸余勿仕隱去可也問何地可隱老人笑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一穴焉老人入余從之穴漸小挾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即就寬少頃出穴見土田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有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乃爲設酒味薄而

醇其香郁烈更殺雞進黍意極款洽老人謂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廣民居甚少何爲不可但居是地者皆信厚和睦雖異姓猶同氣也今觀子神宇毛骨非貴官即名士是翁肯相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此間凡衣服飲食牛畜絲枲之類皆不私藏與眾均之故可共處子果來勿攜金珠錦繡珍異諸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手而來可也指一家云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屬眾共焚之所享者惟薪米魚肉果布此殊不闕也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余謝而從之又戒曰子或來遲則以一丸泥封穴不可復入矣遂辭與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徃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囊橐所有悉絲與布絹等先寄穴中候天下果擾攘便共入穴後聞可試布衲賣卜於市二弟築室山中不出自是杳不聞問先人嘗遣人至其地偵之則屋已三易主三楊所向不可得而知矣及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故都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家否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書中致問殷勤且云余居山中甘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歿於辛亥歲今移家宜興俟三京帖然然後奉老母北還先生再能寄聲以命諸孤則再尋高蹈於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余輒復還江南從此遂絕

今豫章城内有花洲亦名東湖也有一室祀蘇翁

蘇翁者初不知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東湖南岸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不失其懽心故人愛且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九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屨終歲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於人食啖與人亦倍巨鑊長柄略與身等披荆棘轉瓦礫闢廢地爲圃或區或架或籬且塍應四時蔬菜不使一闕藝植耘芟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時刻不差雖隆暑極寒土石焦灼草木凍死圃中根荄芽甲滋鬱暢茂以故蔬不絶圃味珎他圃蔬爲最勝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晝爾治圃宵爾織屨屨堅韌革舄可穿屨不可敗織未脫手人爭貿之以價遠號曰蘇公屨薪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貸假隨力所及應之負償一不經意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人莫測識先是高宗南渡急賢如饑渴時張公浚爲相馳書函金幣且移書屬豫章漕及帥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圃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其廬爲我必致之漕帥密諭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園蘇翁者無雲卿也漕帥即相與變服爲遊客入其圃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土銼竹几輝光溢然地無纖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册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默計曰此爲蘇雲卿也必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欵接客遂扣曰翁

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蓋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已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某等備之漕帥實非遊者張公今秉相權令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案上翁色遽變咲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已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即雲卿是已然終不知雲卿其字耶抑名耶繼旌旗填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謁越久遣使迎候則扃戶闃然從他徑排闥入惟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而見矣形迹遂絶莫知所終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峰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乞得錢則市鹽酪徑歸盡則更出日擕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樸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竅有塵土即以筆撚出之率以爲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以一襦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寧今日

隱逸

偶衣至市忽自悔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遂遇一人過前即解袍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噫吾幾爲千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邊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可見甓甃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

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廁一亟探釵擲江中杲還

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爲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潁州陽翟縣有杜生者邑人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惟有屋兩間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辱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問其何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推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爲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今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念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嘗日何所爲曰端坐耳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冊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淳厚未嘗妄言嬉遊惟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徐

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遊一步也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嘗赴省試過南安投宿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麻衣草屨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文籍散亂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入城市乎曰不出十五年矣問藏書何用曰偶存之耳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擔鉏揖客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見翁蒼黃行陳追詰何以到此曰大兒鬻畢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曰郡守若渠不勝杖則翼日乏食矣願以身代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大兒又以罪在己甘

既有書
中所謂之
物作士爲
非鬬也

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交耳旁語若將有所詣翁斥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原係帶職正郎宣和間屢典州郡翁急裭其衣使退因見裡衣有詔勅在吾曰見作一束置甕中埋山下立遣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訪之室已空矣

陳觀國字用賓永嘉勝士也丙戌之夏寓越暮訪友於杭壁間有古畫數幅岩巒聳峭脩樹茂密瀑飛繞巒滙爲大池池中菡萏方盛開一翁曳杖坐巨石上仰瞻飛鶴翔舞烟雲空濛中旁題有字數行體雜真草其辭曰水聲兮激激雲容兮茸茸千松拱綠萬荷奏紅爰宅茲岩以逸放翁吃萬仞與世隔

峻一極而天通乎乃挾野鶴追冥鴻往來乎蓬萊之宮披海氛而一笑以覩九州之同彷一人指曰此放翁詩也詩語清古非思想之所及異哉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聰明強健閒退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史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遊毋決於遁思則區區猶有望於斯世也公已決於高蹈遂自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人早有經世志以微疾不樂出或言其面黯黯不欲應詔起者力辭以免嘗大書其印曆以示終身不起云怪矣面容無食肉相介然稱性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周材踈而用則曠不返初服輒啟榮望豈特二不可七不堪正恐一不成萬有喪故俛以自適超然自放衣敝縕袍可無三褫之辱飯疏飲水何用八珍之餉隱几餘情杖藜獨往或從田夫野叟之飲或聽漁人滄浪之唱顧盼而花

鳥呈伎言笑而川谷傳響優遊歲月逍遙天壤路逢扁舟而去者語之曰汝非霸越之人乎陶天下之中從子致富亟去毋亂吾樂遇籃輿而來者揖之曰汝非不肯見督郵者乎稱謁於道者縱得錢付酒家終不若高臥北窗日傲羲皇之上也

呂徽之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諸貴遊子弟輩聞得遣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

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始歎服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閩衆以藤滕二字請先生足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嚙枯藤鶖揭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墨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合渾如天地尚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答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爲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斛

船而去道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蕭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嫗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眞爲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來候謁之意臨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翼日再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

鐵脚道人者虬髯玉貌倜儻不羈嘗愛赤脚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又愛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或問嚼此何爲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其後去採藥衡嶽夜半登祝融峯觀日出乃仰天大呼曰雲海盪吾心胸居無何飄然而去莫有知

守經勿欺心勿妄認守廉恥系之語因此經字約而義博知之甚易行之甚難苟能實踐可謂君子

趙景道隱居燕南教授爲業金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僅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章宗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

敗類

（躁競忿猾陰險競則必忿猾也）

落落布袍蕭蕭塵甑窮達早知榮進素定取勢料飛窘步捷徑君不見昌黎送鬼以車船鬼且揶揄而莫應集躁競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之冠然其爲人傾險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縉紳莫不畏而惡之太祖雖心不善然藉其詞華足用故尚置於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後爲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宣力實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

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世以陶穀文雅淸致之士多稱賞之然諸書所載穢德頗衆略擧一二已見大節穀乃唐彥謙後也避石晉諱改因陶後納唐氏爲婚已可怪矣初因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也袖中禪詔不忠孰甚奉使兩浙獻詩錢俶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辱命無恥可知又出使淫婦而有好姻緣之詠臥病思金鍾而有乞與金鍾病眼明之句至欺侍詔使書密旨以取良馬此何等人也史稱過名望者巧

惡詩
無恥
京師人謂
宗室之世
孫而居廸
者曰關中馬
黑頭串日
腹下黏黃泥
猶蓋簡
數宗室中
無品職也

言以詆之嗚呼一人之身衆醜備焉亦何貴於文雅哉

蘇易簡特受太宗顧遇在翰林恩禮尤渥然性特躁進罷參政以禮部侍郎知鄧州纔逾壯歲而其心鬱悒有不勝閒冷之歎鄧州有老僧獨處郊寺蘇贈詩曰憔悴二毛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於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時有夏侯嘉正以右拾遺爲館職平生好燒銀而樂文字之職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然二事俱不諧而卒錢文僖公維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勳階品皆第一而恨不得眞宰居常歎曰使我得於黃紙書處押一箇字足矣亦竟不登此位寇萊公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

尙以其少準遽服地黃兼餌蘆菔以反之未幾皓白舊制學士以上並有一人朱衣吏引馬所服帶用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矣世傳館閣望爲學士者賦詩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及爲學士又作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

隋唐嘉話云崔日知恨不爲八座及爲太常卿於廳事前起一樓正與尙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又御史久次不得爲郎者道過南宮輒回首望之俗號拗項橋鄭畋作學士時金鑾坡上南望詩云玉晨鐘韻上空虛畫戟祥煙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烟虛處認中書乃知朝士安

想古今一轍

王文康公曙苦淋百療不差洎爲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爲侍從急於進用晩年多病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惟服一清涼散卽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曙字晦叔寇萊公之壻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卒諡文康）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作詩云蟠桃三竊成何事上盡鼇頭跡轉孤稱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中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清涼傘也

梅侍讀詢晩年躁於祿位嘗朝退過閣門見箱中有錦軸云是胡侍郎則致仕告身同列取視梅遠避而過曰將重而言甚誘我也何以視爲時人多笑之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得至兩府者汝也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蓋以其日有奔趨聞風卽至未嘗暫息故也

晏元獻早入政府迨出鎭皆近畿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離席官妓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詞公怒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耶

陳彭年被章聖深遇每聖文進作俾加潤飾彭年竭精盡思以固恩寵務依符瑞冀希進用當其夜處齋雖寒暑燥溼不知也休澣日閒步於宅之廊廡忽見紅英墮地訝曰何花也左右對曰石榴花耳彭年曰此乃有石榴耶卽彌年所居之地也其銳進專一如此時人目爲九尾狐言其非國瑞而媚惑多岐也及參豫政未幾而亡（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淸秘之目時人謂其署銜爲一條冰）

孔道輔自以爲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

趙稹厚結劉美人家婢以干進用天聖中以爲樞密副使命未

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爲笑談

蘇舜元爲京西轉運使廨宇在許州舜元好進不喜爲外官常快快不自足每語親識人生稀及七十而吾乃許州過了三年矣

宋朝翰林學士多以知制誥久次而稱職者充之劉原父居外制最久旣譽望最高一時咸以爲宜充此選劉亦雅以自負然久不升進出典兩郡還朝復居舊職頗怏怏不自得一日顧官屬曰諸君聞殿前指揮使缺員已拜翰林學士矣或以爲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準之固當然耳

余於同治癸酉至前門外龍泉寺寺僧濬出嘉靖時藏酒於歷其處以漆以麥酒今之方飲蓋一壇中只稀底矣十年

汰

儉法防奢多財爲害下箸何曾纍衣元載後必貽殃身且斃罪然而郇公擇米至潔無傷蕭相治宮雖侈何悔惟誇縱玩陋矣魚徐爭碎珊瑚愚哉崇愷集奢汰

王師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曰烟氣易以蠟炬閉目云烟氣愈甚問之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燈耶對曰宮中本閤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白晝也

劉鋹據嶺南置兵八千人專以採珠爲事目曰媚川都每以石硾其足入海一有至七百尺者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充積內庫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盡飾以珠窮極奢麗後王師之入一火而燼

趙韓王兩京起第外門皆柴荊不設正寢始入門小廳事三間堂中位七間左右分子舍三間南北各七位與堂相差每位東西廡盤三井後苑亭榭制作雄麗廳事前有椅子十隻式樣古朴坐次分列皆自韓王安排至今不易太祖幸洛初見柴荊既而至堂筵以及後圃哂之曰此老子終是不純堂中猶有當時酒凝如膠漆以水參之方可飲馨烈倍常初河南府歲課修內木植或不時具伻有司督撥乃曰爲趙普修宅買木所分辯有旨特趙普修宅了上供韓王治第麻擣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凡塗壁以麻擣土世俗謂塗壁麻爲麻擣）

今南北皆呼麻擣

孝陵碑樓祈年殿皆雷雨中焚燬

正定龍藏寺大佛弟三層樓始見佛面本二十四臂高宗巡幸為解脫之

真宗建玉清宮自經始及告成凡十四年其宏大瑰麗不可名似遠而望之但見碧瓦凌空聳耀京國每曦光上浮翠彩照射則不可正視其中諸天殿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棟楠杞梓搜窮山谷璇題金榜不能殫紀朱碧藻繡工色巧絕疊栱欒櫨全以金飾人見驚悦褫魄迷其方向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會計天下珍樹怪石內府奇寶異物充牣殫積窮極侈大餘材始及景靈會靈二宮觀然亦足冠古今之壯麗矣議者以爲玉清之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阿房建章固虛語爾天聖歲六月中宵暴雨震電咫尺不相辨俄而光照都城如晝黎明宮災無餘大像寶構悉墜煨燼見者無不駭歎明肅皇后垂簾對兩府大臣而泣追念先志罷宮使王曾柄相樞判官翰林學士歸西垣授夏竦以修宮使方期興復議論喧然言事者競進說難復乃止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師舍利臨瘞爲之悲涕興國構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兩閣又開通飛樓爲御道麗景門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極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曆中不十年間相繼災毀略無遺焉（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爲金碧熒煌臣以爲塗）

濟堂

張耆既貴顯嘗啟章聖欲私第置酒以邀禁從諸公上許之既晝集盡歡曰更願畢今夕之樂幸毋辭也於是羅幃翠幙稠疊圍繞高燒紅燭列屋蛾眉極其殷勤豪侈不可狀每數杯則賓主各少歇如是者凡三數諸公但訝夜漏如是之永暨至撤席出戶詢之則云已再晝夜矣古有長夜之飲或以為達曙非也薛許昌宮詞云畫燭燒闌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飲也

宋子京好客嘗於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百味具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已二宿矣名曰不曉天大宋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小宋點華燈擁歌妓醉飲翼日諭所親令詢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虀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卻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虀煮飯是為甚底

丞相陳秀公治第於潤州極為閎壯池館緜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宋朝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列從燦如圖畫京師人嘆曰好一條軟秀繡天街近日士大夫騎吏繁華者亦號半里僑

石延年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鐘之聲其家僮數十人嘗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僮問豪為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綺紈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僮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意亦似欲相見試探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著帽往坐於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頭巾繫勒帛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是餚亦各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妓十餘人樂器粧服亦皆整麗一妓酌酒以進酒罷諸妓執果肴者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亦翻然而逝略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言豪者之狀懵然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通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而語曰公幸過我家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人間所擬既舞歡醉乃請為揮毫筆賦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翼日殆無復省所居矣抵

遇諸途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爲佳句

嶽宇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培其岡阜使稍加於舊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璧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技藝凡六載而成亦呼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瑰麗極於此矣越十年金人攻城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爲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宮記讀之所謂壽山艮嶽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摭其略以備遺忘云

御製艮嶽記略曰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璧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荊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緜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峯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綠萼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嶝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雁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术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有亭曰巢雲高出峯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緜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

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於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亭曰雪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眞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最高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麗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澗西行潺湲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煉丹亭凝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澌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有勝筠菴躡雲臺消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谿自山谿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雕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塡委也眞天造地設人謀鬼化非人力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槩焉祖秀華陽宮記曰政和初詔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命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璧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巧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蟠木瘦藤雜以黃楊青竹蔭其上又隨其斡旋盤曲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良工絕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以億萬計鑿池爲溪澗疊石爲隄捍隨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爲岡陵山骨暴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香嶂又楷石爲山任其自然而植以椒蘭曰椒崖積梁山之末增土爲大坡植側栢萬數枝幹柔密揉之不斷結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曰龍栢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爲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鑿深池車駕臨幸則開閘注水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嶽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眞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洲壽山叅西別治園圃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綠萼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

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後中建八角亭樑窗檻以瑪瑙石琢其地爲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堤堤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略無隙地又於其旁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崖磴道自苑中登群峰皆由此出入道絕窄險石多峰稜過者股栗又爲勝遊六七因躋龍淵漾春陂桃花閘雁池迷真洞纔畚之因華陽宮太湖衆石環列叢串得平蕪數十頃爲園圃而闢宮門於西夫西百餘株林立左右名曰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峰獨居道中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束石爲亭以庇之高五十丈御製記文親灑宸翰碑高三丈附於石之東南陬其餘衆石或若群臣入侍帷幄正容凜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儼然而立或奮然而起或翼然趨群或竦然危峙或偃僂而趨或奔赴而闕上旣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畫列於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峰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蟠螭坐獅堆青凝碧金鰲玉龜疊翠獨秀棲烟嚲雲風門雷穴玉秀玉竇銳雲巢鳳跱龍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於渚者曰翔鱗立於溪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於壽山者曰南屏小峰附於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列於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爲藏烟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間黃石仆於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峰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置於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置於綠萼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峰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靖康元年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牆避兵於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西望林巒如在玉山瑤宇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

年春復遊華陽宮而民廢之矣（御製記幾二千言又命睿思殿應制李質曹組作艮嶽賦各二千三百言復命二臣各作七言百韻詩極其[illegible]）

艮嶽旣成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名及金芝產於萬壽峰故改名壽嶽宣和五年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山之地賜號敷慶神運石石傍植兩檜一夭矯者名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臥雲伏龍之檜皆金牌金字書之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梢蟠木枝下拂龍鬚茂撐拏天半分龍卷虹兩負爲棟復爲梁夾輔我皇家嗟乎檜以和羹作輔不能恢復中原已兆於半分兩負而一結更是高廟御名。要皆

天守也

艮嶽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其法先以膠土實填衆竅其外用麻筋雜泥裹之令實混圓曬極堅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候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又萬歲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黃及盧甘石雄黃則辟蛇虺盧甘石則陰能致雲霧滃鬱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盧甘石數萬斤

艮嶽之建諸巨璫爭出新意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籞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講於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蓋以遊至則以巨柈貯肉炙粱米翁效禽鳴以致其類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囿者四集不假鳴而至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一日徽祖來幸聞清道聲望而群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以官資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則禽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餐云

艮嶽初成令有司多造油絹囊加水濕之曉張於危巒絕巘之間既而雲盡入焉遂括囊滿貯每車駕所臨輒開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名曰貢雲

前世壘石爲山未見大顯著者至宣和艮嶽始興大役連艫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峰偉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爲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蓋其地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卞山所出類亦秀奇故四方之爲山者皆於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衛清叔吳中之圃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然秀拔有趣又不如俞子清侍郎家爲奇絕蓋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畫故能出心匠之巧峰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餖飣而犀株玉樹森列旁午儼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御覩牛奇章爲衙如其乃於衆峰之間縈以曲澗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旁植名藥奇草薜荔女蘿絲紅葉碧潭傍橫石作杠下爲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然潭中多文龜斑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今皆爲有力者負去荒田野草淒然動陵谷之感焉

政和中將作監賈讜明仲奏諸爲童貫治賜第於都城既落成貫往謝之貫云久勞神觀竟未能小款邪早幸見過點心明仲詣朝往見賓主不交一談頃之二卒持二物若貲盤瓔珞狀張於賓及己之上視之皆真珠也各命二雙鬟捧卓子二處至所座前又令庖人持銀鐐熾爐即聽之側燎火造包子以

酒食行凡三番一行易一卓凡果楪酒盃之屬初以銀次以金又次以玉其製作奇絶目所未覩巨杯卽撤賓辭出歸合見數人立於門云太傅致意適來大監坐間受用一分器皿及雙鬟悉令持納計其直踰數萬緡賈由此富聞湘中

王黼盛時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楹蔡京對客點檢蜂兒現在數目得三十秤童貫旣敗籍其家有劑成理中丸幾千觔近宮籍賈師憲第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主者以為不可留難載帳删遂輦棄湖中民家瀕湖居者一時多汲得甘水胡椒八百石領軍鞅一屋不足多也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取流出雪

色飯洗淨晒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絶食此僧卽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餓

南渡後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及翠寒堂納涼長松修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岫靜窈縈深寒瀑飛空下注大池池中紅白菡萏萬柄園丁以瓦盎別種分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并置茉莉素馨建蘭麝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闍婆簷蔔等南花數百盆於廣庭鼓以風輪清芬滿殿御笐兩旁各設金盆數十架積雪如山紗廚後先皆懸挂伽蘭木真蠟龍涎等香珠百餘蔗漿金盤珍果玉壺初不知人間有塵暑也洪景盧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當三伏中體粟戰慄不可久立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其境界可想見矣

楊和王沂中居殿巖日建第清湖洪福橋規制甚廣自居其中旁列子舍四皆極宏麗落成之日縱外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時和王方被殊眷從容聞奏欲引湖水以環其居思陵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語宜密速爲之退卽督濠寨兵數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晝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縈繞凡數百丈三晝夜卽竣事未幾臺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上曉之曰朕南渡之初金人退而群盜起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之所有諸盜漸漸削平耳會諸將皆平群盜朕有約

旨除土地外凡府庫金帛俱置不問故諸將有餘力以營緣池園圃之費若論平盜之功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為過況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illegible]而後建傑閣藏思陵御書扁揭上賜風雲慶會四大字於上蓋取大龜昂首下視西湖之象以成術說自此百餘年間無復火災人皆神之至辛巳歲其家以閣捨闕元依舊觀識者謂龜失首疑為不祥次年五月竟毀延燎潭潭數百楹不數刻而盡益驗毀閣之禍云

宣政極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為恨遂用龍涎沉腦屑灌燭內列兩行數百枝焰光香霧鈞天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進此韋太后旋鑾沙漠復值稱壽高宗極天下之養用宣

政故事燕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奉卮白太后曰此燭頗愜聖意否太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觀諸人閤內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樓叔韶鑰初入太學與同舍友厚善休日友謂叔韶寂寂不自聊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飲醇膳美又有聲色之玩但君性輕脫或以洩口敗吾事能息聲則可偕往樓敬諾要約數四乃相率出城買小舟沿葦行將十里舍舟陟小坡行道微高下又二里得精舍門徑絕卑小而松竹花草楚楚然友欵於門即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僧姿狀秀美進趨安詳

殊有富貴家氣象揖客曰久別甚思欵接都不見過何也揖樓爲誰友曰吾親也遂偕坐欵語十刻許僧忽回顧曰影下庭西矣曰日旰二君餓乎便起推西邊小戶入華屋三間窗几如拭玩具皆珍奇唤侍童進點心素膳三品甘芳精好撤器命推窗平湖當前數十百頃其外連山橫陳樓觀森列夕陽返照丹碧紫翠互相映發漁歌菱唱隱隱在耳騁望久之僧以麈尾敲闌干數聲俄有小畫舫傍湖而來二美人從出登岸靚粧麗質王公家不過也僧命具酌指顧間觴豆羅陳肴核水陸左右執事童皆姣好杯行美人更起歌舞僧與友謔浪調笑歡意無間樓神思惝恍正容危坐噤不敢吐一語何僧覺起挈友臂扣所以友慍曰子但飲食縱觀何用知如許而觴十餘巡夜已艾僧復引客至小閣中臥具皆備曰姑憩此遂去壁外即僧榻試穴隙窺則徑擁二姬就寢友醉甚大鼾樓獨徬徨不寐起如廁一童執燭密詢之此爲何地童笑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樓反室展轉通宵時側耳聽聲但聞鼻息齁齁而已將曉僧已至客寢問安否盥櫛畢引入一院制作尤巧遂簾幙蔽滿庭下奇花盛開香氣蓊勃小山叢竹位置愜當回思夜來境界已迷不能憶進具食則器用張陳一新獨二姬竟不復出食罷告去僧送之門鄭重而別由他徑絕湖而歸樓惘惘累日疑所到非人間數問友但笑不

答亦許尋舊遊而樓以他故亟歸鄉其後出處參商竟不克再諧

趙邦永本姓李李全將也趙南仲愛其勇納之遂更姓趙入洛之師實爲統軍嘗過靈壁縣道傍奇石林立一峰巍然崷崒秀潤南仲立馬矜賞久之後數年家居偶有持片石爲獻者南仲因詫客以昔年行邁所見邦永適在傍聞語即退逾食頃數百兵舁一石來植之庭間儼然馬上所矚也南仲喜駭扣所從來則云昔年相公注目之際意謂愛之隨命部下五百人輦歸而未敢以獻適聞語及始得供玩耳南仲爲之一笑

吳郡王及韓平原郡王皆豪貴以奢侈相高爭華競靡有石崇王愷之風吳府後翠堂七楹全以石青爲飾故名專爲諸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名工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爲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於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錦薰籠藉笙於上復以四和香薰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爲之靘以綠蠟簧煖則字正而清越故必須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煖樂府亦有簧煖笙清之句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靘音倩註靘靛青果色也蓋藏果者必以銅青故耳吳郡王益憲聖太后弟也）

張鎡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與遊園池聲伎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群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襟領皆繡牡丹首帶照殿紅一伎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姬侍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功甫於誅韓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謫象臺而殂

譚振言蔡京當國一日感寒振與數親客問疾見之後堂東閣中京顧小鬟令焚香久之鬟白香已滿開近北卷簾聲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其蓬𩃒滿室藹若雲霧濛濛坐客幾不相覩而無烟火之烈京謂客曰香須如此燒乃無烟氣既歸衣冠芬馥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

梅花爲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乙巳余得曹氏荒圃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漫弗治爰輟地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紅梅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夾以兩室東植千葉湘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花時止宿其中瑩潔輝映夜如珂月因名曰玉照後復開澗環之小舟往來未嘗半日捨去頃少保周益公秉鈞日余嘗造東閣坐定顧余曰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其佳境可見矣蓋余舊詩尾句衆客相與歎艷值春凝寒又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可謂不負但花方爭艷競秀時非風日晴美不宜兼標韻孤特如三閭大夫首陽二子寧槁山澤終不肯俯首屏氣受世俗湔拂間有身親貌悅而此心落落莫相領會甚至汙褻附近略不自揆花雖眷客然我輩胸

功甫實
竟何多

中義爲之評料稱究不特三數屢數不一數而足也因審其性情奉合思所以爲將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凡若干條揭文堂上使來者覩之亦有所警省云紹熙甲寅人日約齋居士書

花宜稱　澹陰　曉日　薄寒　細雨　輕烟　佳月　夕陽　微雪　晚霞　珍禽　清溪　小橋　竹邊　明窗　疎籬　蒼崖　綠苔　古銅瓶　美人澹粧簪帶

花憎嫉　狂風　連雨　烈日　苦寒　老鴉　談時事　論差除　作詩用調羹驛使事

花榮寵　主人好事　列燭夜賞　專作亭館　花邊謳佳詞

花屈辱　俗徒攀折　主人慳鄙　蟠結作屏　與麤婢命名　賞花命猥妓　酒店插瓶　樹下有狗屎　枝上晒衣裳　青紙屏粉畫　生猥巷穢溝邊

余掃軌林扃不知衰老節物遷變花鳥泉石領會無餘每適意時相羊小圃殆覺風景與人爲一閒引客攜觴或幅巾曳杖嘯歌往來澹然忘歸因排比十有二月燕集次序名之曰四并集非有他故當力行之昔賢有云不爲俗情所染方能說法爲人蓋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著於有差別境中而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坊酒肆徧歷道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倘情知物隔境逐源移如鳥黏黐動傷軀命又烏知所謂說法度人者哉聖朝中興七十餘載故家流風淪落幾盡有聞前輩典刑識南湖之清狂者必長嘆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一旦相逢不爲生客嘉泰元年歲辛酉十有二月約齋居士書

正月　歲節家宴　立春日春盤　人日煎餅會　玉照堂賞梅　天街觀燈　諸館賞燈　叢奎閣山茶　湖山尋梅　攬月橋看新柳　安閒堂掃雪

二月　現樂堂瑞香　社日社節　玉照堂西湘梅堂東紅梅　南湖挑菜　餐霞軒櫻桃花　杏花莊杏花　群仙

繪幅樓前打毬　南湖泛舟　馬塍看花

三月　生朝家宴　寒食郊遊　蒼寒堂西緋碧桃　滿霜亭北棠梨　碧宇觀筍　芳草亭觀草　鬬春堂牡丹芍藥　宜雨亭千葉海棠　豔香館林檎　宜雨亭北黃薔薇　花院賞煮酒　經寮鬬茶

四月　初八日亦庵早齋　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亭鬬草　芙蓉池新荷　蕊珠洞荼蘼　玉照堂青梅　豔香館長春花　安閒堂紫笑　群仙繪幅樓前玫瑰　餐霞軒櫻桃　南湖雜花　鷗渚亭五色罌粟花

五月　清夏堂觀魚　聽鶯亭摘瓜　安閒堂解粽　煙波

觀看盧　夏至日鵝鬪　南湖萱花　水北書院采蘋
鷗渚亭五色蜀葵　清夏堂楊梅　叢奎閣前榴花　摘
星軒枇杷
六月　現樂堂南白酒　蒼寒堂後碧蓮　碧宇竹林避暑
芙蓉池賞荷花　約齋夏菊
七月　叢奎閣前乞巧　餐霞軒五色鳳仙花　立秋日秋
葉　玉照堂玉簪　應鉉齋東葡萄　霞川水荭　珍林
剝棗
八月　湖山尋桂　社日糕會　霞川野菊　浙江觀潮
群仙繪幅樓觀月　杏花莊雞冠黃葵

九月　重九登城把萸　把菊亭採菊　蘇堤看芙蓉　景
泉軒金橘　芙蓉池三色拒霜　杏花莊篘新酒
十月　現樂堂暖爐　滿霜亭蜜橘　烟波館買市　杏花
莊挑薺　詩禪堂試香
十一月　摘星軒枇杷花　冬至節餛飩　蒼寒堂水仙
群仙繪幅樓觀雪
十二月　綺互亭檀香蠟梅　天街閱市　安閒堂試燈
花院蘭花　二十四夜餳果食　玉照堂看早梅　除夜
守歲

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賈固辭遂以集芳園及緡錢百萬賜之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積翠回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渺委迤極其營度之巧猶以爲未也則隧地通道杭以石梁旁透湖濱架百餘楹飛樓層臺涼亭燠館花卉精妙金翠陸離前揖孤山後據葛嶺兩峰映帶一水橫陳各隨地勢以搆築焉堂榭之名有曰蟠翠（古松）雪香（古梅）翠巖（奇石）倚繡（雜花）挹露（海棠）玉蘂（瓊花）清勝（荼蘼）（高宗御扁）西湖一曲奇勛（理宗御書）秋壑遂初容堂（度宗御書）初陽精舍熙然臺砌臺山之椒日無邊風月見天地之心水之濱日琳瑯步歸身（早船）通名之曰後樂園四世家廟則居第之左焉廟有記一時名士擬作數十獨取平舟楊公棟

者刋之石又於第左數百步瞰湖作別墅曰光漾閣春雨觀養樂堂嘉生堂（千頭木奴）生意瀟然生物之府通名之曰養樂園其傍則廖群玉之香月鄰在焉別於西鄰之外樹竹千挺架樓臨之曰秋水觀第一春梅塢剡船亭則通謂之水竹院落焉後復葺南山水樂洞賜園有聲在堂介堂愛此留照獨喜玉淵漱石宜晚上下四方之宇諸亭據勝專奇殆無餘恨矣其事志之郡乘從而爲之辭曰國圖一也有藏歌貯舞流連光景者有曠志怡神逍遙塵外者有澄想遐觀運量宇宙而遊特其寄焉者竟使死圖常與而無廢海宇常治而無亂非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誰能嗚呼當時爲此語者亦安知俛

仰之間遂有荒田野草之悲哉昔陸務觀作南園記於平原極盛之時尚能勉之以抑畏退休今賈氏當國十有六年誠之者惟恐不極其至況敢幾微及此意乎近時以詩弔之者甚衆李彭老一絕云淫房錦樹曲相通能幾番春事已空惆悵舊時吹笛處壞墻風雨剝青紅

賈似道爲相日令陳振爾玉趙與柟等廣收奇玩珍寶余玠有玉帶殉葬發冢取之劉震孫有玉鈎縧不獻輒罷去人有珍異求不能得則以事罪之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一云秋壑當軸以來收畜古銅器法書名畫金玉珍寶與付廖群玉辨驗其所押妓曰潘稱心

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遊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至次日復以精縑製新衣奉之至於輿臺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嘗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并綵縑百匹犒之凡留連半年縻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聲播於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赴其家雖不甚大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以錦纈爲地衣乾紅四緊紗爲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音樂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其後死葬於虎丘太學生潘逸雲過作墓銘云此亦娼中之貴者其後如宜沙之唐娟魏華蘇翠京口邢蓋韓香越之楊花潘翠皆以色藝稱士大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爲所汚屢見之於白簡云

有性好亂。虓虎聲豺。矮人凝夢。欲上天階。闘於穴鼠。驕貧井蛙。詎貽桑椹。好音是懷。集叛逆。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遊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恥於自售。放意詩酒。語皆絕豪險驚人。而邊帥豢安。皆莫之知。悵無所適。聞西夏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門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邏者見之。知其非國人也。迹其所憩。執之。元昊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且用

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寶元西事蓋始此。其事國史不書。洪文敏謂二人名偶與元昊同。實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堨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衆。知縣事陳光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搖。數日。聚亟少千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遁。判州事蒙居中不能招致。欲盡殺之。以故賊得脅擄良民爲兵。旬日有衆數萬。陷睦歙杭處衢婺六州五十二縣。朝廷遣領樞密院童貫。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至四年三月討平之。用兵十五萬。斬賊十五萬。殺平民不下二百萬。改睦爲嚴州。歙爲徽州。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眞反。自稱文佳皇帝。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讖記誘惑愚民。而貧窮遊手之徒。相棄爲亂。青溪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北趨睦。西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饒。地勢迂險。群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嫺兵革。一聞金鼓聲。則斂手聽命。不逞小民。往往反爲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遂貪利。所掠婦女。自洞逃出。裸而雉經於林中者。由湯嵓椔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數。

方臘之亂。愚民望風響應。其間聚黨劫掠者。皆竊臘名字。人人曰方臘來矣。所至瓦解。臘之婦紅粧盛飾。如后妃象。以鏡置胸懷間。就日中行。則光彩爛然。競傳以爲祥瑞。

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坐罪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寓居於郡之天寧寺。寺有平楚樓。蓋取唐沈傳師詩。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馬伸賜死。讀詔畢。猶徘徊顧望。不能引決。執事者促之登樓。及仰首忽覩三字。長歎就縊。

靖康末。金人立張邦昌爲帝。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亡。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曆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

之辭聞者駭愕其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施宜生福人也少遊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鱣堂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鑑子有奇相故欲驗子術耳歸他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蹶場屋不勝困欲投筆燮俄前說以所向抑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誑建劒宜生心欲以嚴莊尚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干以秘策汝爲恨得之晚亟尊用之亡何而汝爲敗變服爲傭渡江至泰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韜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於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傭事惟恭主人乃爾置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余日者燕客執事咸駿而汝獨遜諸儕撤器有噫聲若欲然不怡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實生我不敢隱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

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矣介之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贐之金隱之初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假然鄉校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橈夜濟宜生於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苟無求報心矣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金法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於道而奪其符以至於燕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用縻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金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遣撻金主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蓋用唐體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主覽而喜擢爲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紹興三十年金來賀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爲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燾以吏部尚書侍讀館之都亭時盟誓方堅國備大弛而諜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至天竺徼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忽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警及高景山告釁而我麤有備矣宜生實先漏師焉歸爲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龜山僧至其國言之於金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跡有異淮人能言之出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術覺而俠者也逆而顯順而戮豈非其

相然耶推理於先一折枝而贖其惡固神理之所不容也

建賊范汝爲猖獗建士如歐陽頴士施逵吳琮者善文章多材藝或已登科皆望風往從之建人陸棠謝尚有鄉曲譽賊聲言使二人來招即降朝廷遣之既而拘係二人反爲賊用賊敗歐陽頴士吳琮先誅死陸謝施逵以檻車送行在至中途逵謂二人曰吾輩去必死與其戮於市朝極痛楚曷若早自裁逵乃密令人爲藥三丸小大形色俱相似一乃無毒者逵取無毒者服之二人服藥即死既至行在歸罪於二人理官無所致詰逵從末減但編置湖南中途又逸去或爲行者或爲道人或爲人典庫藏逸遲望淮去有喜其才者以女妻之

任數月復北走降金改名宜生登僞科擢用甚夔金師將下淮時爲之奉使北來

海寇鄭廣陸梁莆福間驅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以一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滾海蛟有詔弗捕命以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徼南溟延祥隸帥閫廣朔望趨府群僚以其故所爲稱賓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群僚偶語風騷或及詩句廣矍然起於坐曰鄭廣鄙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衆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慚噱

去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黨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朝廷貰其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笑之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轔轂雜襲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默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益決（從事郎錢鞏之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爲珓擲之神起立謂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沐浴謝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以語曦故名丙用事）曦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李順與曦先後叛於蜀

俱僭即蜀王位說者析順字謂居川之旁一百八日析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較其即位受策之日不差毫髮

安子文丙與楊巨源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在長沙廣事貨殖廳事前豢豕成群糞穢狼藉肥腯則烹而賣之罷政捆載西歸厥後楊九鼎帥蜀以刻剝失軍心牙校莫簡倡亂殺九鼎刳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飫飽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亂自言我上鍋村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

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爲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皤戰死衆推順爲主下令復姓孟及王師傳城城且破矣順忽飯城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祝髮府治創髮僧衣晡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蓋自兇而遁矣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髯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天禧初竟獲於嶺南卽獄中殺之蜀人又謂順遯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爲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猶有數十年壽亦可怪也

宋稗類鈔卷之三

金沙　潘永因長吉氏編輯
兄永圖大生氏訂定

厚德

情險山川志僚鄉鎮世偷俗弊愈趨愈下激薄停澆還淳返樸作德日休爲善最樂集厚德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爲刺史開性豪不爲加禮又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罪文寶素師事鼎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爲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懇鼎臣許之頃文寶至未見開卽屏從者步趨入委巷詣鼎臣許覩省立庭下鼎臣徐出坐文寶拜竟升自西階通溫凊後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簡之重而鉉閑慢廢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因柳開甚相畏文寶黙出其事立散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以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祜爲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祜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爲辨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祜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祜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

者已而魏公果爲太保（祐字景叔大名莘人其[illegible]且曰五代之君固猶忌强鎮之事國不承顧以爲戒云云文正公旦之孫子也）

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慮多遜也罷爲兵部尚書一日普召錢惟濬至中書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樹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爲元帥也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重叠冀在必致惟濬歸而白之且曰侍中之言未必不是生旨彰日王上英明大臣有過行即自行何假吾狀惟濬懼因與其僚吏等又堅請曰避侍中意恐致不測禍不聽乃取當時所與大臣財物之籍悉焚之既而召惟濬曰我受茫土非常之恩恐以入朝之日上所賜與者皆以金帛爲之表物耳盍奉還

求爲上故也況侍中而下皆有之何獨盧御豈有見大之數溺而又加石焉抜等少年勿爲此按籍已焚禍吾自當之惟濬等傷息而退後果知其事非太宗意

太宗征遼直抵幽州圍其城假一夕大風軍中虛驚南北兵皆潰散而諸將不知車駕所在惟節度使高瓊隨駕上於衛卒中大怒諸將不赴行在冀相欲行軍法高奏曰夜來出不意諸將若有知陛下所在豈陛下之福耶臣獲在左右亦偶然耳諸將不可罪責上悟皆釋之高之門出太皇爲天下母儀者以爲有陰德之助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秘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知制誥且其拜參政以啟賀之歷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失酒爲少監辛參政非材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青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愀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後曰吾豈真有優於是者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旦不復用

其廟時有上書者上封事言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游書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旦得之以歸翼日獨對曰臣看

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算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其推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焚去之

陳龍學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準素惡之遂除知吉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爲河南轉運使或謂曰可忘廬陵及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爲愧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葺家以行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威嚴莫敢畜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

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是官屬稍稍置姬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之仍處女也趙忠簡公鼎平政日使臣闗永堅亦西人趙承云久乃取官淮上貧不能辦行欲質息女公憐之贍給所需永堅乞納女公却之請力不得已姑留之後永堅解秩還公一見語云爾女無恙堅謁宿遣未嫁公笑不答且助資送貲屬求良配遂歸監平江梅里鎮宗室汝霖女言雖屢年日侍丞相巾櫛及嫁尚處子也沈詹事持要坐與蔡丞相論忤復貶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攜與俱行處筠凡七年既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也時人以比張忠定公會稽湯方仲矩為安吉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

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累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夫人之所最難制者欲忠定忠簡賢者或能自勉沈詹事何人而所操若此

張忠定帥蜀時擇良家處子十人執澣濯紉縫之役張始不肯用既而恐不便於後人遂留之執事備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遶屋而行但云張詠小人張詠小人後趙清獻繼之慕其風然已不敢親近置之他所有妾張則呼之一日偶喜其中一人酒罷留之外舍公先入宅屆候來呼汝則入女不勝喜孔日官以下皆通名謁見求庇護及公入不出或戲之則周行室中連聲自叱其名曰趙抃不得無禮如是一時頃乃呼吏云適間女子可支錢五百千明日便令嫁人毛義夫云清獻公既留此女入而濯足且將復出天大寒熾炭命老兵持盆水至忽舉盆澆炭上烟火飛揚滿室公悟乃遣女去

趙叔平槩與歐陽公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制誥日韓范在中書以趙為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以屑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與韓范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莫敢言趙乃上言修以文章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汙衊臣與修蹤跡素疏修之待臣

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趙澹然如平日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歐公被謗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勑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歲嘗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為一善事則投一黃豆於別器惡則投黑豆暮發視之初黑多於黃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撤豆無可數云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詣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

歷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物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屬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太尉陳堯咨爲翰林學士日有惡馬不可馭蹄嚙傷人多矣一日其父諫議入廐不見是馬因詰圉人乃曰內翰賣之商人矣諫議遽謂翰林曰汝爲貴臣左右尚不能制商人安能畜此是移禍於人也亟命取馬而歸其値

蘇子美以鬻客得罪言事者欲因子美以動一二大臣舉其忌嫉者操文符捕入所逮皆一時名士都下爲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

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憮然見於色

歐陽文忠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呂相坐黨人遠貶三數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其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人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子之性相遠如此公知潁州時呂公著爲通判爲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進用又陳恭公執中素不喜

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相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郤掃善避權貴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江鄰幾與歐陽公鄰分不疎晩著襍誌詆公尤力梅聖俞以爲言而公終不問鄰幾既死公往哭之慟且告其子曰先公墓埋石修當任其責矣故公叙銘鄰幾無一字貶之前輩云非特見公能容又使天下後世讀公之文知公與鄰幾始終如

一且將不信其所詆矣

龐相醇之籍判太原日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邊而不以聞後爲西羌所襲戰歿一副將朝廷深詰龐公龐與詰責不已龐公既素重溫公累邦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益默不一語溫公用是得免（非敏固不可及然溫公亦守闕三上書乞獨坐時人兩賢之）

司門郎中王繕雍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錄事參軍時魯肅簡公宗道方爲司戶參軍家貧食口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督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其君無承也魯曰

其貧不給以干於公適貸自其公何辜焉王曰其祿祿辭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今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并得罪何益卒明登不知而獨受私貸之罪登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慊恨色由是沉困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內有登姓名時登已參大政立侍殿中仁廟目登曰豈卿耶登遽稱謝且具陳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太常寺丞任至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蓋旌賢德之報也

曾肅簡公勁正不阿愛惜出於天性素與曹襄悼不協天聖中因議茶法曹力擠肅簡因得罪去職上尋悟其精詐前命止罰罰俸獨三司使李諮奪職謫洪州及肅簡病有人密報肅簡但云今日有佳事晚聞之顧謂張昷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試往偵之果襄悼謫隨州肅簡曰得上殺乎張曰已差人押出門矣肅大驚曰諸公誤也利用何罪至此進退大臣豈宜如此之遽利用在樞密院盡忠於朝廷但素不學問倔強不識好惡耳此外無大過也嗟惋久之遽覺氣塞急召醫視之曰此必有大不如意事動其氣脈已絕不可復治是夕遂薨諮在洪州聞肅簡薨有詩曰空令抱恨歸泉壤不見崇山謫

曾忠襄家居十年起督兩江[illegible]以江南[illegible]軍[illegible]從之忠襄曰吾[illegible]不能小受不[illegible]輕[illegible]省不易也[illegible]任一以寬仁為治

去時蓋未知肅簡臨終之言也王武恭公自樞密使謫知隨州孔道輔所論也道輔死或有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愀然出涕曰可惜朝廷又喪一直臣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王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以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失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韓許公億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顰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

東坡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

[illegible]

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呼詰其卷中何物味道恐變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竊計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惟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遂假先生名銜緘封而來不知先生已歸鎮此邦罪實難逃公熟視笑呼掌牋吏去其舊封換題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之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明年味道及第來謝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曾魯公公亮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君於難不然徒以泣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頃官於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甚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別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委爲溝中矣吾士人孰若與我旁舍生跽曰不意君之厚賜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然僕已書券納值不可退公曰第償其值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卽與錢四十萬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攜女如期以往覓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則曰其舟已去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公墓石獨遺此事

羅可沙陽碩儒也性度寬宏詞學贍麗嘗預鄉薦見黜於禮部遂不復進取疏放自適鄉人共以師禮事焉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乃攜壺就之其人慚悚伏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閭里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語人人由是相誡無犯嘗作百韻雪詩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誠佳句也

正獻呂公常薦常秩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呂公著字晦叔贈申國公諡正獻）

簡池劉光祖平生好施不顧有無來謁者皆周之一日晨坐廳閱夫人方梳沐有舊友來訪公令夫人入內夫人從窗隙中見士人拾所遺釵入懷未穩公將出夫人掣公衣袖止之少頃公乃出客退問其故夫人曰偶遺小釵彼方收拾未穩士貧得之可以少濟不欲遽恐之耳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千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

竹竿　巷子　封紛　敍行

此書多
參章惇
不知何意
世亦黃了
不可去矣
卷也了
厚同常
東坡友
善子厚
辛被報
敢直之

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而不識人所不能也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詩有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乃不敬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耶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聞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姚雄初爲將以女許一寨主之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事呼一媼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媼曰昔良人守官邊寨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

子今夫既喪無以自存子亦貨餅餌以自給姚曰汝尚記姚形容否媼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曰某即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他族日望將來豈以父之存沒爲間耶媼泣下氣咽不語者久之因留媼呼其子至浣濯衣服之載還鎮而畢其禮（雄字毅夫紹聖間人）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海州楊六秀才之妻劉氏寡居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欲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於官願以緡錢一百萬獻之以免下戶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

趙忠簡鼎既以忤相檜謫吉陽軍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廣帥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醪米遺之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公知遣人呼其子汾至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不死一家當誅惟我死爾曹無患乃不食而死汾護喪歸葬於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公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攜酒會葬意可爲奇貨乃遣官兵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醸爲名馳往掩取復慮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公之家賴以紓禍（傑丞相章惇諸孫雅趙公當國時奏論治惇

罪故欲敗趙氏快私憤並媚檜取美官因翁漏言又兼抑翁女弟適胡寅實當時草部罪狀惇者益怒并誣翁以僞纂辯之翁字子功崇安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興夫人嘗於郡圃種苧以爲衣時年八十餘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內助

母儀所裨亦已多矣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請爲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於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壟斷取資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治之欲如張翁家議園不若以薪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之炭此可以薪而得貲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遂以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繚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

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彼不我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價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輕馬請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殽饌相與歡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醼之酒五行奉錢三百緡置之阼實繳於筵酌酒於阼而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謂其直之廉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啻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冶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紿翁夫若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予之爲將以媿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貲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

紅[illegible]好

雖賤可强以非義之財耶因放之往反撐拒詰旦攜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京師人有以金銀緡錢二篋託付於其相知數年而死彼人歸諸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券契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人曰我躬受之爾父豈待券契與致必預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其人遂持以白於官時包孝肅公尹京究驗其實斷與其子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

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者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卽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字景韡季曰詡字景虞栩之子樵櫄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臨安府江夏陳官幹家饒資財偶買一婢一日令揩洗者不用力然顧之則見其以一手拭淚陳疑之與妻言其事妻呼之不至尋至後閣見其婢猶垂淚未已扣其故婢曰妾本官家女妾父性暴居官時令一婢揩洗誤以揩灰傷背重加之罪

妾今乃獲此報言訖涕淚俱下泰遽白之帥擇偶嫁出

雅揚泰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舁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泰因指之曰此吾為郡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泰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三百五十緡耳何峻辭乃爾泰勉強從命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蚤蚋可畏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附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負公付託之誠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顏叔子之事千古以為美談今泰之於女子也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柳顏諸者之比可謂厚德君子矣彼泰之子孫蕃盛登顯宦

知之亦何必不錄且

雅量

居常則易遇險則變林徊失聲舞陽色戰安石折屐宏徽投棊一時鎮物矯情悉見不罪然鬚眉忘匿面有惄容蓋亦可美集雅量

郭進有材略屢立戰功治第新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畢預乃設諸工之席於東廡群子之席於西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其子曰此賣宅者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進殁未幾果為他人所有

錢武肅王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塡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千年而中不出真主者乎奈何困吾民為遂弗改

呂文穆公蒙正不記人過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為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朝罷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能忘固不如弗知也時人服其量

李文靖公沆秉鈞日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頹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夫人戒守舍者弗葺以試公公經月終不言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維曰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人生朝暮不保豈可以此動吾念哉

王文正公旦局量寬厚人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

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玦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觔今但得半觔其半爲饔人所廋公曰盡一觔可得飽乎曰盡一觔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觔半可也嘗宅門壞柱撤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啟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見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昔

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其公之謂乎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倡樂迎於郊公乃易服乘小騾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爲抵此王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郡守父老致迎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詭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眞所謂狀元矣遂卜其遠大

章郇公作三府日寒食與丁晉公博丁負異日封置所負銀數百兩歸公明年寒食復博而公負丁督索甚急公即出舊物以償之而封緘塵已昏垢丁服其氣局之大如此

丁晉公謫至朱崖作詩曰且作白衣菩薩觀海邊孤絕寶陀山作青衿集皆爲一字題寄歸西洛又作天香傳叙海南諸香又以州郡配古人姓名著詠百餘篇盖未嘗一日廢筆硯也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致仕許於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年鬚鬢無斑白者人服其量在光州日四方親知皆會至金不足轉運使表聞有旨給東京房錢一萬貫爲其子娶數月呼博而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沈水煎汁時呷少許啟手足之際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而逝其能榮辱兩忘大變不懼當時稱爲異人

向常之敏中拜右揆宣麻日李昌武在翰林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有此殊命敏中應甚喜門下賓客

必多卿往觀之明日邦對來勿言朕意也向歸昌武往候見門闌悄無人昌武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言自上卽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有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代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昌武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李宗諤字昌武文正公昉之子）

呂晦叔公著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因請公尚能容呂惠

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嘉問字望之常竊其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於外呂氏號爲家賊）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穎異其少時文靖與其夫人語四子他日皆顯重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呂彝簡字坦夫衢州人封許國公謚文靖）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誡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大辟也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嘗與處士對棊棊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棊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已窺之而棊侶不悟翼日呂請棊處士他適以東帛贐之內外人莫測棊者亦不安如是十年許呂寢疾將亟子姪列前呂曰游處交友爾輩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棊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著棊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即慮其憂懼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於知聞言畢長逝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爾上以爲得輔臣體

歐陽公於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任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革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歎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御史白舊例修書只列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而公官高宜書公曰宋公於列傳亦功深者爲日且久豈可掩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此事前所未聞也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著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又杜祁公以宮師致仕於南都時新榜一魏峩者出倅巨藩道由應天太師王贄政舉正以其少年高科方得意於時盡假以

牙兵寶纛旌鉞導從呵擁特盛邢公遇於通衢無他路可避乘欵段裹帽暗弊二老卒歛馬側立於傍舉袖障面新貴人頗訝其立馬而避問從者曰誰乎對曰太師相公

退傅張鄧公士遜晚春乘安轝出南薰繚繞都城游金明抵暮詣宜秋門而入閽兵捧門牌請官位退傅止書一闋於牌云閑游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范忠宣謫永州公夫人有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章惇曰枉厮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爲一笑舟行過橘洲大風雨中船破僅得登岸公令正平持蓋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

公顧曰船破豈亦章惇所爲耶其在永州閉門獨處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家僮掃榻具枕揖客解帶對臥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起亦熟寐睡覺常及暮乃去（范正平字子夷忠宣次子）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楊尚書玢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人侵占子弟欲請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鑒識

度務不易知人孔艱憑龜食墨似豹窺斑拔髮祭野憂深萬年拆頁談經辨著邪姦總貴幾先懸鏡莫於事後轉圜集鑒識

李文正公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公嘗期王旦爲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徵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在問者悅服

真宗朝李文靖沆王文正旦同時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故疵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疏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懌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美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譯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啖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撥挫之使心不驕

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每朔中齋齋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蓋服其明識也

曹瑋久在秦州屢章乞代王旦薦李及衆疑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才韓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戍卒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聞之見旦道其事且稱旦知人之明旦笑曰戍卒爲盜主將斬之此常事何足異旦之用及非爲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讋服瑋處邊事已

盡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瑋之成績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益歎公之識度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薦其才於李文靖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準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斯人才則才矣顧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權寵相軋交至傾奪始服文靖先識

唐待制肅先與丁晉公爲友後居水櫃街宅正相對丁將有竄譴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勳多而靜少任智而飾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王魏公與楊文公品量人物楊曰丁謂果何如公曰才則才矣語道未可他日在上位使有德助之庶保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丁果被流竄

章得象爲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爲二人博無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章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亦無吝色丁嘉其有度援引以至清顯嘗云章公他日

必爲公台

王沂公曾初就殿試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爲相適求壻語其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時呂文穆公家亦求姻於沂公公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唱名果在第一晏元獻嘗爲范文正擇壻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高一張爲善元獻曰二人孰優文正曰富修謹張疎俊富君器業尤遠大遂納富郎鄭公也時猶未改名以半相得年相友冠以爲盛事爲善亦安道舊名

盛文肅公度爲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雅置酒

富弼二家名知老夫夕

召之有章荷其意爲一詩謝別公先得詩不發封卽還之謝不見有章疏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疑將命者有忤請公問故公曰無他也吾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明年除館閣坐舊事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未幾卒於京師

景德中契丹南牧眞宗用寇萊公計使供奉官曹利用議和許歲遺銀絹三十萬疋兩利用之行也而請所遺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及還上在帷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遺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畧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旣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泊利用具聞其語旣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由此利用被賞尤厚然當時朝論皆以三十萬爲過多惟宰相畢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滿和事恐不能久衆未以爲然也然自景德至元祐將百年自古漢蕃和好所未嘗有畢公之言得之矣

翰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文贄于王公以謝平昔奬進今復爲屬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

不答及至任畢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翰大失望於是不復撰其相卹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爲人或問其故答曰翰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之始以王公爲眞相知也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笞他部卒至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之曰并接羌胡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抵校死卒有輕所部之心不如杖遣之於權宜爲便上如法官議不數日并卒有怨本校白晝五六輩提刀趨府爭前刺校腹裂藉戶下遂氣去朝廷方以公所執爲是一云公在銀臺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師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旣而果有營卒脅制其大校者上始悟公言而加慰勞

張尚書乖崖鎭蜀時承吉彭公乘始冠欲持所業爲贄求文鑒大師爲之先容鑒曰請君遲旋廳遊寺且具襴靴與文鑒之老僧先爲持文奉呈果稱愛方可出拜蓋八座之性靡潔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默覽殆遍無一語裹衷擲之於地彭公大沮後將出關歸故訪鑒召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編心極愛嘆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凌忽自情故擲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近留

此都知押班尚謹慎知畏法若前明則此策不能施

鐵緡鈔二伯道爲雜綢之助勉之後果盡然

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公喜之戲謂曰頭上杏花眞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逮若惑之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爲我呼來兵去已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老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蓋承命實未嘗往也

李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息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軍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眞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奸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不得專致平失利詔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監軍時嘉公有謀夫不動聲色坐罷監軍指人舉事因自不虞陳寶之禍皆由謀之不足也是以君子並勤貴有智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爲諫官時謂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而執政亦欲從之時范仲淹爲參知政事獨謂同列曰

范公遠識當時必爲諫居子所訶

惜以顏骨高而短者五有子撾

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爲奇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介專以徑直狂激爲務人多畏其口或有薦於上謂介可爲諫官者上曰此人若爲諫官恐其碎首玉階蓋疑其效劉栖楚也（余靖爲人不事修飾作諫官日因暑對面陳時方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此則失言不應載

寶元中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王忠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罷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讜至定治事畢瑋謂讜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欲少留有所言讜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爲相則不然也顧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讜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爲公言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於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

人則詎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者聞其常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形容既至觀之眞英物也此子必爲邊患計其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鬷爾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竟如其言也

張鄧公士遜爲殿中丞王城東一見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惟楊大年公有一茶囊惟大年至則取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群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也一日公復命取茶囊又往窺之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

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回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頻揩磨之揖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即日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張芸叟云呂申公知人故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銀飾一金飾一棕櫚方接賓客銀羅子常客也金羅子禁近也棕櫚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排列於屏間以候之

密雲龍
宋神宗時
建州製進
[illegible]

密雲龍茶極爲甘馨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廖正一明略也

前輩名公鉅卿往往具知人之哲如馬尚書亮之於呂許公陳恭公曾諫議致堯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文潞公夏英公之於龐穎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即許以宰輔之貴不可具言數初非有袁李之術但眼力高閱人多故耳史傳所載以爲名談近世如史忠獻彌遠趙忠肅方亦未易及忠獻當國日待族黨加嚴猶子嵩之子申初官襄陽戶曹方需次適鄉里有佃客邂逅致死者官府追逮急甚欲求援於忠獻爾莫

能自通遂質緣轉囑因得一見留飯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何不赴襄陽以尚需次對忠獻曰可急行當作書與退翁使子申拜謝因及前事公曰吾已知之弟之官勿慮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辭而退少間公元姬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勝我輩也其後信然又趙葵南仲通判廬州日往謁公時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延入小閣會食且出兩金卮貯龍涎水腦俾坐客隨意爇之次至趙即舉二合盡投熾炭中香霧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飯送客俾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既而出劄知滁州填現闕即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業實肇於此焉又趙忠肅開閫西京日

范書不
問而是
賢者風
度

鄭忠定清之初任彝陵教職首詣臺參鄭素癯瘠若不勝衣趙一見即異人待之延入中堂出二子俾執弟子禮鄭跼蹐不自安傍觀怪之即日免衙參等禮及行復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丟萍錢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子曰鄭教何如長公答曰清固清矣恐寒薄耳公笑曰縱寒薄不失為太平宰相後公疾革諸子侍側顧其長葵曰汝讀書可喜然不過監司太守次語文仲范曰汝開闊恐無結果三哥葵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蔣帥前提舉官趙勝素與都統扈再興不協泣而言曰萬一相公不諱勝必死於再興之手蔣京西施漕在側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殿帥扈再興安能殺之其

雲華
錢想
至宗
目九
未老
之識
面閣
名二
然史

後所言無一不明

御史臺有閽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喏之時以所執之挺驗中丞之賢否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此語諠聞凡為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閫望甚峻閽吏每聲喏必橫其挺一日范視事次閽吏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召閽吏問挺忽直豈視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者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事皆躬如此繁

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覺其挺之直也范大笑嘆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為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裝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婢於窗隙見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矣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為此賣絹牙郎指使耶其標韻如是

呂獻可待對於崇政殿時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相遇劇路溫

公答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必天下受其禍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而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後安石變法人始服獻可先見（呂誨字獻可正惠公端之孫其彈荊公文有云外示朴野中懷險詐象御孔孟術慕管商學說）

張樂全守陳富鄭公在亳祀以不行新法謫知汝州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富歎曰人果難知某三次薦安石謂其才可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是彥國未識人方平昔年知舉辟爲點檢試卷官毎同列來論事則諠院無一人可共意者自是絶之至今無一字往還或薦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毎上殿則廷臣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相景文終於翰長樂全與昭陵之見同

李待制在仁宗朝嘗爲州縣官因郵吏報包希仁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此人

元祐間東坡在禁林張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遮頭必能爲公阿佛罵祖蓋欲坡薦爲臺諫也溫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輈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溫公乃止

王荊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荊公唯唯退而思之此語有所本或自爲之言識者謂荊公平日所短正在乎此何元獻遂知其然耶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糴料院一日約邵康節吳處厚王平甫共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康節謂曰某之辭會有以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執政行新法處厚毎譏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詆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會也茂直歎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飯食之間其愼如此

姚麟爲殿帥王荊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即往荊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裕陵詰之麟對曰臣職掌禁旅宰相非時以書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裕陵是之又有語麟馭下過嚴者裕陵亦因事勵之麟恐伏而對曰誠如聖訓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衛兵於殿廷之間此豈臣當以私恩結下爲身計耶裕陵是之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要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神宗升遐會程頤以檄至府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何如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韓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

之禍未艾也若其忠直難與議職叔稱事爲力不足耳已而皆驗

建中初江公望爲左司諫上言神考與元祐諸臣非有斬祛射鉤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以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爭興則黨復立矣徽宗初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以瑤華復位司馬光等叙官爲所當先陳瓘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辨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詔以禮行之庶無後患不宜欲速貽悔朝議以公論久鬱速欲取快

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皆服公遠識

元祐初政司馬光据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畧盡至罷僱役復差役人情未協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如此後紹述之興果借此爲詞

邵伯溫常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之姦投之死地亦何足惜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每欲薄確之罪時既不能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疾惡太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可奈何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謁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往謁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黯爲不足發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

黯名列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亦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爲俸祿所拘管耳賈爲之歎服

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是以伸其志徒取禍耳予非欲子毀方瓦合益欲求和於中也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

國家與遼結歡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宣和伐燕之謀用其降人馬植之言由登萊航海以使於女眞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眞土地歸本朝時主其事者王黼也時論多以爲不可宇文虛中在西掖昌言開邊之非策論事章疏數千言設喻以爲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鄰欲肆吞并以廣其居乃引暴客而與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得其全暴客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鄰強暴所窺欲一日高枕安臥其可得乎种師道亦言今日之舉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分其室也兩說最爲切當當事者旣失之於女眞復用之於蒙古而社稷隨之矣宣和元年高麗國王病遣使求醫上擇二良醫往歲餘方歸醫奏王館待甚勤謂曰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報聞天子用兵遼實兄弟國存之猶足爲中國扞邊女眞乃虐暴不可交也願二醫歸告天子早爲之備用兵之失策雖高麗亦知之天朝君臣其謀反出小國下耶

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政一日印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元長曰不須啟封今日不用印復携以歸私第翼日入省秤之如常時開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倉卒未及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蓋卽裴晉公之事也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知泗州劉綱奏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趙鼎繼奏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倘朝廷畧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浚怒鼎異己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意彼見謫輕必不致力營求又幸其位必以次窺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浚等其黨愈固而不破矣浚始嘆服

張浚與趙鼎同志輔治相得甚歡行且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悖戾矣

秦檜當國有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繳原書管押其人回檜見之卽假其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則北走胡南走越矣

韓范不能用張元李吴遂奔西夏大爲邊患檜此舉勝韓范矣所謂下下人有上上智有人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君謨雖疑之然士頗豪與之三千因答書遣四兵送之并

致果物於魏公客至京謁公謝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長安可往見之卽爲發書子弟疑謂包容已足書可勿發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急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抗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張循王罷兵就第一日秦丞相召見言有少事煩郡王建康鎮江軍皆闕帥請薦其人張唯唯而退越日又言之張辭以居閒已久部曲悉離散無可薦者秦曰敎郡王薦翰林學士則難薦軍帥職也復何辭張不得已乃以劉寶王權名上二人實嘗隸韓蘄王其遠嫌杜患如此紹興中車駕幸張循王第過午尚欲從容循王再三趨巨璫白上乞早早歸內皆莫測其漸以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豈不願天子欸留私第爲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晡也卽登輦聞者歎服其識慮之高

遠焉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游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秀都雅若書司客將者數輩騶從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多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軍容獨壯王大喜問其何以致此對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饋以綾錦奇玩并招其貴人用事者珍羞畢陳女樂迭奏皆其國中所未嘗睹其君臣大悅遂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當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曰此戲也更往則敗矣願仍爲卒退老園中（此卒頹然甘寢苔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乃如此然以一弊衣老卒慨然捐五十萬畀之使得從容盡其展布其意度之恢弘何如哉人謂循王[illegible]）

（寔坐其然豈其然乎）湯和王沂中間居邪行遇一相押字者楊以所執杖書地上作一畫相者再拜曰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自愛重王愕然詰其所以相者曰土上一畫乃王字也王笑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異日詣司帑司帑持券熟視曰汝何人乃敢作王僞押來賺物吾當執汝詣有司鬧罪相者具言本末至堅屈莫動王聽王之司鑰與司帑打合五千緡與之相者大慟痛駡司帑而去異日乘間白王王怪問其故對曰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謗厚矣且思王已開王社何所復用相王起撫其背曰爾說得是即以予相者幾百萬旌之

趙衛公雄相孝宗一日奏事上從容語及鄭丙曰鄭丙不曉事問他吳挺乃云小孩兒解甚的衛公曰以大將比小兒丙誠不曉事然以臣管見挺雖有長亦有所短上曰何故公曰爲人細密警敏此其所長然敢於欺君父及恃其險巧而愚弄士大夫此其所短但朝廷用之不得其地耳上曰何謂不得其地公曰往年恢復至德順中原父老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肩摩袂接悉取免敵錢大失民望迄於無功中原之人至今怨此子深入骨髓而朝廷乃使之世爲西將西人又以三父故莫不畏伏挺亦望宜撫之任久矣蜀雖名三軍二軍僅當其偏裨號陛下神武御將百挺何能爲然古帝王長慮却顧爲子孫萬世計似不如此上大感悟後挺死朝雖畧行其言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僭叛世始思衛公之言

趙汝愚與韓侂胄既定策欲立寧宗諭殿帥郭杲以軍五百至祥禧殿祈請御寶杲入索於職掌內侍羊驥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入其手或以他授豈不利害於是封識空函授杲二璫取璽從間道詣德壽宮納之憲聖及汝愚開函奉璽之際憲聖自內出璽與之

趙汝愚先藉韓侂胄力通宮掖立寧宗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劉弼從容謂汝愚曰此事侂胄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

徐誼亦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葉適亦謂汝愚曰觀侂胄意止望節鉞宜與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賞酬侂胄勿令預政汝愚謂其易制皆不聽止加侂胄防禦使侂胄大怨望遂搆汝愚之禍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著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羅大經亦有云齋壇一鉞底須悭坐見諸賢散似烟不使慶元爲慶歷也由人事也由天

元廉希憲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往見公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襤褸冠衣袖詩請見公亟延入坐語稽經抽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既罷公兒弟

等請於公曰劉埜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吾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此非汝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埜官雖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所謂朝不坐燕不與彼何罪而羈囚之況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公之卓識若此

此自是宋相全盛时事

賊事以需決機以夬麈揮利器盤錯可游犂理亂絲劍刀輒賣諸若口如膠含腹將書聽虛盜名聲催隨呼拜是率天下於無用胡爲不裒集才幹

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曰朕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夜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王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曰朝廷有人乃止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真宗以示旦旦曰東封甚迫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可於歲給三十萬外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蓋不借則逆其意徒借又無其名借而不除則無以塞僥倖之望借而必除又無以明中國之大如是處分方妥

祥符中禁火丁晉公主營繕宮室患取土遠公乃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排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門事畢卻以斥棄瓦礫灰壤實於塹中復爲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真宗幸澶淵丁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罪囚詐作篙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得渡遂立部分使沿河執旗幟擊刁斗自衛契丹乃引去

張忠定知益州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劫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役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詾詾聞自投井故無他說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呂正惠公端爲相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樞密副使寇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端以爲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請對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況繼遷異類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讐而益堅其叛心耳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溫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真宗不豫李文定公廸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屢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熱水過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詐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校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桌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園造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惟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

吏輩攜竹籮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正熟者有熟飯熟水厚酬其值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

康定中河西用兵若曼卿與吳安道遵路奉使河東所行安當遭訪久思所至郡縣考圖籍見守令接視民兵芻粟山川道路莫不究盡利害尚慮未足以副朝廷脊使之意而曼卿吟詩飲酒若不爲意者一日安道曰朝廷不以遵路不才得與曼卿並命今一道兵馬糧芻雖已留意而竊懼愚不能燭事以曼卿之才如略加之意則事無遺舉矣曼卿笑曰國家大事安敢忽耶已熟計之矣因條舉將兵之勇怯芻糧之多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纖悉具備如宿所經慮者安道大驚服以爲天下奇才且嘆其不可及也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浚於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適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必爲之走白張公公曰亟遣吏僞解事者往視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僞詔也度不可宣而事已彰灼卒徒急於望賜懼有變復謀之張公公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詔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於是人情妥定乃决大計

金人破汴鑾輿南幸寇退以宗公汝霖尹開封初至物價騰貴

在今日則
罷市矣
大罷市
而細事自
果役皆
民生卷
屬著想
何患市
倫之紀好

至有十倍於前者都人病之公謂參佐曰此易事自都人率以食飲爲先當治其所先饕者不憂不平也密使人問米麵之值且市之計其值與前此太平時初無甚增乃呼庖人取麵令作市肆籠餅大小爲之及取糯一斛令監軍使臣如市酤醞酒各估其值而籠餅枚六錢酒每觚七十足出勘市價則餅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訊之曰自我爲舉子時來京師今三十年矣籠餅枚七錢而今二十何也豈麥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經亂以來米麥起落初無定價因襲至此某不能違衆獨減使賤市也公即出兵廚所作餅示之且語之曰此餅與汝所市重輕一等而我以日下市值會計新麵工值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有二錢之息今爲將出令止作八錢敢擅增此價而市者罪應處斬今借汝頭以行吾令也即斬以徇明日餅價仍舊亦無敢閉肆者次且呼官酤任修武至訊之曰今都城糯價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對曰某等開張承業欲罷不能而都城自遭寇以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親屬私釀至多不如是無以輸官麴之值與工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我爲汝盡禁私酒汝減值百錢亦有利入乎任叩頭曰若爾則飲者俱集多中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熟視久之曰且寄汝頭在頸上出率汝輩即換招榜一角止作百錢足不患乎私醞之攙奪也明日出令敢

有私造麴酒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傾糟破瓶者不勝其數數日之間酒與餅值既並復舊其他物價不令而次第自減既不傷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懽呼稱爲神明之政時杜充守北京號南宗北杜云

故老言賈丞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巳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鎚劍護轎里許即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爲具賞犒募勇士樹皁纛列劍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即止登驗姓名轉十官就給

金銀賞之賈才術若此類亦可嘉

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存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蓋馮榯也

吳興富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懷娠翁懼其嫗妒且以年邁慚其子婦若孫亟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歲時給以錢米緡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羹爲業子稍長且十許歲莫翁告殂里巷群不逞遂指爲奇貨悉造婢家唁之婢方哭則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爲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園屋業

此人志實有孝友誠信之行否則一家長幼安能雍睦宜旌之指揮

汝子皆有分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柰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即爲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爲汝經營事濟則償我然實無一錢止爲作衰服被其子以往且戒曰汝至靈幃則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入問汝謹勿應我輩當伺汝於屋左某家當即告官可也其子謹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辟易嫗罵欲毆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賣羹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爲汝長嫂此爲汝次兄若嫂汝皆當拜又指曰此爲汝長姪此爲次姪汝當受其拜既畢告去曰汝

吾弟當在此伴喪安得去即命櫛濯盡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已又呼其所生諭之以月廩歲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時毋輒至亦欣然而退群小方聚委巷茶肆候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乃知已納相視大沮計畧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訴其子負貸錢郡遣莫嫗及其子問之遂備陳首尾太守唐少尉家嘆服曰其子可謂孝義矣於是盡以群小置獄杖脊編置彊埴刻而弭奸訐化有事爲無事且家完而能承先志又博孝義之名一舉而數善備矣

言笑三緘取與一介菩薩不外莊嚴頭陀豈容破戒太丘道廣難登常侍之喪伏波年高獨受梁松之拜漫學惠和勿譏

彝鑑集品行

太祖時竇儀在翰林忽一日宣入禁中行至屏障間覘見太祖猶衩衣潛身却退中書謂曰官家坐多時請速進見竇曰聖主衩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宜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遽起索衫帶著後方召見儀禀稱方正其自重應爾同時陶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衩服御便殿穀望見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衛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竟穀乃趨入（陶穀輕佻無事名如學士輕佻）

太祖一日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李文正昉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

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作記記成不書豪士名士以五百金遺修求載名於記修投金庭下促治裝去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

富鄭公爲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公加等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爲不害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例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安道託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鳳儀曰張尚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亦嘗遺尺牘今尚存否曰謹今蓄之仲儀曰尚書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也遂悉取呈緘於錦囊甚密仲儀謂曰尚書以剛勁立朝少與多譽汝毋以此累公乃取書付鳳儀并囊盡焚之後語安道甚感之

張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而巳彩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衩衣無害也（鞏字定國王旦子素諡懿敏諸子中鞏素最知名）

孫資政沔出帥環慶宿管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言當避驛者公曰使夏國王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某下況陪臣乎遂宿白沙仁廟聞而嘉之

石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固窮苦學世罕其比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嘗以盤飧遺之守道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但當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復繼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王大嘉重之范文正公爲興

予時讀書南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
公廚食饋公公不食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
不下箸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
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復啗此粥乎二公同時人其
所守相類若此（石介字守道兗州人王瀆應天府虞城人堯臣父也）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有聲命火燭之乃鼠於佛臍
中啣一書欲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即手抄訖而納諸本
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
有光以爲火發趨撲之至則非也遂不復鍊試以將成之丹
塗銀器塗處皆成金或謂先生服之先生曰吾服此安所著
此與一道士善授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

元祐初起文潞公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政殿說書正
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
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潞公頓首謝立
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
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
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范忠宣永州命下公之諸子聞韓少師維謫均州其子告侍以
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論議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
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請以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
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
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
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
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
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慚怍而退

范蜀公有子弟赴官乞書請見朝貴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
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

荊公熙寧初召還翰苑初侍經筵之日講禮記曾子易簀一節
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床笫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
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止之辭也天下之節和相不卹者
且止者也

王荊公初參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荊公曰爲宰相何謂
作詞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事業亦不止此耳
呂惠卿爲館職亦在坐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乎
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慚

范淳甫祖禹嘗語李方叔云李文正有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
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
其不去（范祖禹其母夢鄧禹至寢室而生遂以爲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稱鄧仲華篤行淳備故改字淳甫）

劉安世年既老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心服其賢令人啖以大

用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爲子孫不至是矣屏居二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遂其書不答

陳瑩中初任潁川教官時韓持國爲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必教授爲之公因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之文公聞其言不以爲忤而薦於朝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

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呂元直頤浩作相治堂吏頗嚴一日有忤意者執杖其背吏官品已高慚於同列乃叩頭曰故事堂吏有罪當送大理寺準法行遣今乃受辱如蒼頭某輩賤役不足言望相公少存朝廷體面呂大怒曰今天子巡行海甸大臣皆著草屨行沮洳中此何等時汝輩要存體面俟大駕返舊京還汝體面未遲群吏相顧稱善而退

高宗南幸方在道中每泊近岸執政登舟朝謁行於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爲相顧同列曰草屨便將爲赤舄既而秀州水漲乃積稻稈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稭卿以當沙堤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時趙鼎張浚作相

趙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

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時洪皓曰昔韓起謁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强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則知我虛實

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

自紹興講和以來金使經由官私牌額悉以紙蒙覆之蓋常年之例也隆興間金使往天竺山燒香過太學門臨安尹命吏持紙幕太學二字有直學程宏圖者擱梯立其下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儲才之地何歉於遠人堅執不令登梯吏以白尹尹以上聞阜陵嘉歎久之遂免至今循之宏圖後登第上記其姓名擢大理司直遷丞而卒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舍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新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蘊藉

胡汝仲長孺號石塘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爲先生潤筆請作乃父墓銘先生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耶是日先生正絕糧其子以情白坐客咸勸受之先生御愈堅一毫不苟取雖凍餒有所不顧也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擁吟猶是鍾球鳴第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初雪代張之錄風市雜炮

是非自古不須當以語

忠義

在天者曰在人者心握拳爪透嚼齒齦探豫子漆身亦酬殊遇漸離矐目總盡微忱死生不二神鬼式臨豈乏全軀之技惟賡正氣之吟集忠義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詣之但言朕令卿往見可矣鉉遂徑詣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外人接鉉云奉旨來見老卒進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止之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鉉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及坐默不言忽長吁嘆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却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又後主七夕在賜第命故伎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禍云（後主虞美人詞云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輸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欲中傷之因奏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爲詳太宗遂詔

鉉爲之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爲碑但推言歷數已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歎賞每對宰臣稱其忠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咨挹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報補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

蘇叔黨過坡公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蒞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也肯隨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節也

賈表之公望文元公孫也資稟甚豪嘗謂仕當作御史排擊奸邪否則爲將帥攻討羌戎餘皆不足爲也平居惟好獵常自飼犬有姜熊氏者爲之飼鷹鷂寢食之外但治獵事曰此所以寓吾意也既守泗州翁彥國勤王久留泗上不進表之詰責之且約以不復餉其軍彥國愧而去及張邦昌僞赦至率郡官哭於天慶觀聖祖殿而焚其赦書僞命不能越泗而南所試纔一郡而所立已如此許潁之間獵徒謂之賈大夫云

四明陳秀實禾政和初爲右正言明目張膽展盡底蘊時稱得人除給事中會宦官童貫黃經臣恃貴幸驕險且與中批法盧航相爲表裏搢紳側目莫敢言者禾曰吾備位臺諫朝廷有至可慮者一選給舍則非其職此而不言後悔何及未受告命即抗疏上言力陳漢唐之禍不可不戒此隙一開異日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留意於未然論列既久上以日晚頗饑拂衣而起禾牽挽上衣泣奏曰陛下少留容臣罄竭愚衷上爲少留禾曰此曹今日受陛下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孰爲重輕願陛下擇之上衣裾脫落曰正言碎朕衣矣禾

奏曰陛下不惜碎衣臣又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其言激切上爲之變色且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止之曰留以旌直節翼日經臣率其黨訴於上前曰國家極治如此安得此不祥之語繼而盧航上章謂禾一介書生言事狂妄東臺之除既寢復責授信州監酒久之自便丐祠奉親還里先是陳瑩中寓居郡中禾交游日久又遣其子正彙來從學後瑩中論列蔡元長得罪禾上書力爲救解及正彙告發蔡氏事父子俱就逮監獄者知瑩中與禾游謂言必自禾發移文取證禾答以事誠有之罪不敢逃人謂禾曰豈宜以實對禾曰禍福死生吾自有處豈肯以一死易不義耶倘得分

賢者罪固所願也朝廷指以爲黨勸停宣和中起守龍舒以卒。

獻陵嗣位未幾而汴梁失守鑾輿大難以納京邑之酷天下歸仁炎興中天入駿志逐朝野咸有攀龍弁泣烏號之痛任元受時爲下僚率中原搢紳爲位佛宮而致哀焉併作疏文以叙其志文贍意真讀者灑涕其詞曰時巡萬里羣心久阻於望霓歲閱三星僊蹕俄遷於乘電悲纏率土寃薄層穹臣等跡忝簪纓心增荼蓼從君以出。始慚晉國之士臣。御主而還。終媿趙家之養卒。攀號奚及擗殞何窮嘗聞無罪而殺一夫尚復有辭而顧上帝矧茲二載喪我兩君義不戴天叫九閽

而靡恕禮應投地希十力之可憑爰賜蚍蜉之忱仰于龍象之馭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夙躋上哲遽屆多艱嗣服幾年躬勤庶政遜爵元朔祗爲蒼生已深露蓋之嗟更劇輪車之慘遺弓安在悲几莫聞萬乘纍縶。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素。咸聲義帝之冤。自憐草莽之踪莫効涓埃之報惟依妙果式佐神遊伏願法證三乘翅超十地如天子名爲善寂萬有皆空猶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壞兕離響滅恒聞梵唄之潮音屏脫塵空來卽寶華之法會然後神明効順中外蒙全載木主以祖征誓修幽壤之怨奉梓宮而旋爰冀慰在天之靈

建炎初朱弁少章以兩宮通問使爲金人所拘亦作徽廟哀辭其序曰臣等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異域殊鄉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冤消蜀客。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王倫自金還得其辭帝讀之爲灑涕官其子三人

欽宗殂於五國城洪皓方流遞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撰文以祭容齋三筆云先忠宣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載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寃謾歌於楚些雖遺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辨惟嘔血伏願盛德之祠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處

居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此疏疑卽世所謂撰文以祭者。

楚州東海民張尚家巨富好施與務濟貧困不責人之報年方壯遭亂流離骨肉散落獨與一僕羈栖於射陽湖中乞食以活爲賊所掠求貨不得縛於大木之下將生啖之已刲股數臠僕竄既脫免見之慟哭而出舉身遮護而拜賊曰此是我主雖本富豪今亦身逃難尚無飯喫豈得更挾財貨如欲飽其肉則又瘦瘠願膾我以代之賊雖嗜殺亦爲義所激聞言嗟異亟解尚縛并僕釋去且遺以錢帛迨紹興中淮土安定尚歸里資產尚贏百萬僕亦存尚以弟待之張氏子弟悉事

之如諸父

王逵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為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平生執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逵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貶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南逵追哭送之防者過之逵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縊死旁無家人逵使毋守曇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逵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應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己也若畏猛火遠避去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卹拯救也耶彼雖貌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四明藏獻可者疎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遊處而家世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款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慕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

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無恙時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忠所掌猶可賴為衣食資遂往焉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籍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為其游從輩聞之又欲誘蕩焉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蒲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捽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為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廝有孑遺耶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於地下又大叱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忠噤咽良久收刃却立曰爾畏死紿我耶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可資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為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慚泣自是謝絕群不逞修謹自守一聽忠所為果數年盡復田宅忠事之彌謹吁忠其賢矣哉真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之者孰非忠之罪人乎

唐琦開封人紹興衛士也高宗南渡金帥渤金琶八追至紹興太守李鄴以城降琦資性忠勇誓與賊偕死以報國一日鄴

方與琶八並馬而行琦持二大斧登小閣上視曰願天相我一擊殺此兩賊不幸斧中馬琦被執琶八曰大金兵數百萬汝殺我一人何益琦曰願碎爾腦以愧降賊者耳因罵鄰曰我月請官一石米且不肯負國汝受國厚恩乃甘心從賊尚得爲人耶琶八怒曰汝願何以死琦曰我願以布裹尸灌油焚三日琶八如其言焚之琦恐琶八追及高宗故以焚尸緩其程耳會稽帥傅崧請爲立廟祀之琦以衛士自奮古今罕儔至以焚尸緩追則良太尉之風矣異哉

孝宗追復岳武穆官爵收召其子孫令給還原資主者具當時没入之數止九千緡耳其斃於獄也實請具浴拉脇而殂獄

卒隗順負其屍出葬於北山之濱身故有一玉環亦以殉樹雙檜於上識焉將死囑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購之汝始以告棺上一鈆筩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訪其瘞不得以一班職爲賞其子乃上告官悉如所言而屍色如生尚可更斂禮服也

岳少保既死獄籍其家僅金玉犀帶數條及鎖鎧兜鍪南蠻銅弩鑌刀弓劍鞍轡布絹三千餘匹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書數千卷而已視同時諸將如某某輩莫不寶玩充堂積田園占畿縣享樂壽考妻兒滿前禍福頓懸天道亦自有不可知者飛墓在棲霞下其子雲附焉名人韓士

多以詩弔之天台裔九成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游斷碣草深蒙吳屬空山日落呌軥輈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掠囚逆檜陰圖傾大業思陵無意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飲痛甘忘父母讎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南駐恐含羞兩宮五國瞻征轍丹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績遂云休嗚呼竟死奸邪手顛沛誰爲社稷憂黯黯寃魂游犴狴紛紛兩淚灑貔貅惟餘滿地長弘血不見中流祖逖舟氣挫已塵金匱匭覓旋終換鐵兜鍪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老樹尚知朝禹穴遺黎總解說王猷復由起廢憐僧寺發徽奚嘉頼

省候聖世即今崇祀典佇看龍渥到松楸

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昏壬人之譖最工

武穆有滿江紅詞云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讎恨肉笑談渴飲姦雄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紹興間金人遣其秘書監劉陶來聘因問岳飛以何罪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欲謀叛爲部將所告以抵誅陶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

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伴者默不能對秦檜聞之約束勿奏俄以不職貶其人

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金人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金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九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秦檜秉權寖久植黨締交牢不可破高皇首更大化懲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樞鵬舉於外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時有資人任盡言者若下條奸慝抵論事闕其除亟以啟賀之曰伏

睿光奉明綸榮膺樞揆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為憲長自昔華稱于雄劇比歲或乖于選掄汙我霜臺賴公雪恥輒陳筦見少助風聞諸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掄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奄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謂無野鳥為鸞欺君獨甚公議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搢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豢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

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遂政府樞庭之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第圖復鷹犬之報而搏吠已慣奚顧塵鴻鷺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權斷豈止於子弟而為鄉卿奪造化之蠱壞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中專阿于氏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為其孫就試之讖旋從外藩擢至中都冀招致於妖言啟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功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密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

以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為上言莫如君重某雖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宸衷即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講於讜言造膝沃心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藏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寖隆故四海之責望尤備願言彈擊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韋仁約自稱鵰鶚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歷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諂語諒非方正所樂聞側聽衰遲剡當修致湯得之袞裨以白上天願推說

一循公議遂大申矣任字元受有集名小醜楊誠齋爲之序化亦不大顯。

盡言事母盡孝母老多病未嘗離左右每自言其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微過皆朝夕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投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乃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况能舍溫凊而與公軍事耶魏公歎息而許之

光堯之喪金使來弔祭求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爲報謝使康元弼館伴錫燕汴亭仲遠因元弼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卽哀告遣留使亦不許至期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卽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來其屬拜受北典藝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卽席聲甚厲仲遠遽退復位甲士露刃圍屏仲遠令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阻遏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云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展幣原應成好會開筵何意變華風設令耳預笙鏞末只願身膏鼎鑊中已拚滯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始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守禮

如此爲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北朝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政使臣死於北亦其分耳敢覬賞乎上嘉謂宰相曰京鏜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襄樊自咸淳丁卯被圍以來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後水陸之防日密又築白河虎頭及鬼門於中以援出入之道自是孤城困守者凡四五歲往往扼關隘不克進所幸城中有宿儲可堅忍然所用鹽薪布帛爲急時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蠟書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進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頗多鉤致供爨用遂爲所獲於是郢郢之道復絕矣既而荊閫移屯舊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之得民兵部官張順張貴（軍中號張貴爲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素爲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名中水峪立硬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一袋布二百匹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激思奮歲五月漢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爲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屯兵數萬

皆披靡、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絕援、聞救至、人踴躍氣百倍、及取軍點視、則獨失張順、軍中爲之短氣、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軍中驚以爲神、結冢殮葬、立廟祀之、然自此圍益密、水道連鎖數十里、以大木下撒星樁、雖魚鰕不能度矣、外勢既蹙、貴乃募壯士、至夏節使軍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出、至樁若栅、則腰鋸斷之、徑達夏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克日既定、貴提所部軍點視登舟、失帳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遭撻者、貴驚嘆曰、吾事泄矣、然

急出、乘未及知耳、乃乘夜鼓譟衝突、斷絚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渡險要之地、時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敵方覺、遂以兵數萬邀擊之、貴又爲無底船百餘艘、中植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以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至勾林灘、將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櫛櫛、旗幟紛披、貴軍皆喜踴、舉流星以示之、軍船見舉火、皆前相迎、逮勢近欲合、則來軍皆北軍也、蓋夏軍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北軍得逃卒之報、遂據洲上、以逸待勞、猝不及備、殺傷殆盡、貴身背被數十鎗、力不支、遂爲生得、至死不屈、是歲十一月十七夜也、北軍以四降卒舁屍至襄、以示援絕、且諭之降、呂帥文煥盡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爲立雙廟而祀之、以此延遺、明年正月十三樊城破、三月十八襄陽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同時有武功大夫范天順者、與順貴同守襄、及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使死也做忠義鬼、就所守分地自縊而死、又有右武大夫馬軍統制牛富、樊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傷重不能步、乃就戰樓觸柱數四、投身火中而死、

郝經字伯常、元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賈似道拘之眞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先是有以雁獻者、命畜之、雁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雁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雁足而縱之、其辭曰、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後虞人獲之苑中、以聞、世皇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而宋亡、

臨安將危日、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爲之柰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劉玉川乎、與一娼狎、情意綢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於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乃紿曰、朝例不許攜家、願與汝俱死、必不獨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

復飲矣媪遂死劉乃獨去今日蕭君得無效劉玉川乎客皆大笑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仕元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仕爲集賢學士奉使贑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

按陞是璧之子丞相子道生佛生並流離中死亡沿命以陞爲後耳

張毅夫千載廬陵人丞相文信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暨公被執北行毅夫偕行至燕寓於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餼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置一櫝藏公元收拾髮骨襲以重囊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曰繩錯髮斷明日起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劉須溪紀其事贊於公畫像上曰閉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絡亦念東歸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顏汗昔忌其生今如其死

鄧中齋剡字光薦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詞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馱天長地久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爭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覘矣其所贊文丞相像有曰昔皇皇兮疏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碑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人間時虞伯生集挽丞相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

閩人謝皐羽翶倜儻有大節刻厲憤激不混流俗意所不顧雖萬夫莫回每慕屈平托興遠游因號晞髮子宋亡文天祥被執翶悲不能禁嚴有子陵臺孤絶千尺時天凉風急挾酒登之設天祥主跪酹號慟取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其辭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爲朱鳥兮其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大哭作西臺慟哭記其志益汙漫不可槩視世間無足當其意者

謝君直枋得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間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國軍三年遇赦得還元兵南下鄱城潰棄家入閩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發交薦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魏天祐復被詔旨集守令戍將迫覺上道臨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

鄭所南先生字思肖號憶翁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剛介有志節元兵南下叩閽上疏犯新禁衆爭目之由是遂更今名曰肖曰南曰憶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隱居吳下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入寺爲祠其祖禰遇諱必大慟寺下而先生併館穀於寺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而再拜乃返人莫識焉誓不與朔客交往或於朋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輒引起人咸知其狷潔亦非爲怪善佛老教工畫墨蘭疎花簡葉不求甚工畫成即毀之不妄與人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以攄其憤懣云貴要者求其蘭尤靳弗與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反與勿計邑宰求之不得知其有田因脅以賦役取先生怒曰頭可斷蘭不可畫嘗自寫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漫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凡平日所作詩多寓意於宋其遺鄭子封塾曰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目存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識宋臣之復仕元也其題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濶清風萬古識一世之士無足當其意也其題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疎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又曰禦寒不藉水爲命去國自同金鑄心自謂志節不爲元氏富貴所奪也其題畫像曰不忠可誅不孝

可斬敢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議夫忘國而事讐也平生寡慾而好遊凡遇窮山大澤必彌日忘返咄咄書空心與口語人爭視之彼則莽如也著書甚多有太極濟鍊文一帙多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書後題二十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嘔血三斗書此後有巨眼者當識之云晚年究性命之學竟以壽終葬於姑胥之西

所南先生當宋社既墟無策自奮著心史六萬餘言鐵函重匱外著大宋鐵函經五字內題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書十字沉於吳門承天寺眢井中崇禎戊寅冬寺僧浚渫井得之自德祐癸未至崇禎戊寅實三百五十六年矣

宋太學生會稽唐珏字玉潛家貧聚徒授經營滫瀡以養母當至元戊寅冬總江南浮屠楊璉真伽怙恩横肆勢燄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發趙宋諸陵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匣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并執券行貸得數百金乃市酒醴烹羊豕招里中少年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唐慘然具告以收瘞竊圖遺骸事衆歡諾中一人曰發邱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籌之熟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爲匱紉黃絹爲囊各署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遷之葬地以藏爲文以告詰旦事訖來集出金酬之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

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造塔錢塘以納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憤不怨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葬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上作冬青行曰馬箠問髐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尚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總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卧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遥遥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抔自築珠邱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

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珠襦玉匣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名雖高固自若明年已卯役上元雨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瞋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峩宮宇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歷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知其由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浚

与元右詩略同

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登其宗那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拱而納拜爲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慨然嗟稽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室有田以給左右遂迎妥訊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極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爾後獲三丈夫子偶並顯顯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右唐義士傳所載如此乃雲溪羅有開所撰也及見遂昌鄭明德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

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得高孝兩帝骨斯足矣果得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曰一抔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永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惋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晴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

唐与林
共拾遺
骸於一
乃兩見

此記
可信

塔不敢穴發求此冢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啼半一聲山猗裂又二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一事也觀以兩人相符若此誠攷之齊人周草窗密癸辛雜識所記云楊髠發陵之禍起於天長寺闍僧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剡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爲魏憲靖王墳寺聞欲諂楊髠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冢多得金玉於是貪饕之想驟駸及於諸陵澤復一力贊成之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爲澤痛箠脅之以刃令以逐去扶哭而出遂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理陵所藏尤物啟棺之初有白氣貫空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籍以錦錦之下復承以細簟一小[illegible]廝取擲地有聲始知爲金絲織成或告以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凡三日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匿之蓋回回俗欲得帝王髑髏可以壓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買棺製衣收殮大慟垂絕鄰里爲之感泣是時四山皆聞哭聲晝夜不絕尋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孟韋吳謝四后陵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凡七年而後許高宗親手爲之奉迎易緦服寓於龍德別宮一時群公論功受賞官蔭日費不貲先是選人楊偉聡書執政云奏聞命大臣於神櫬前下斲斷觀之蓋其虛實弗許從而避

官請如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攢之以櫬仍納袞冕翬衣於櫬中不改斂從之至是被發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朽木一段欽陵木燈檠一具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眞僞不可究抑以慰一時之人心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返也高陵骨髮盡化畧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枚孝陵亦蛻化無餘僅存頂骨小片內有玉爐瓶一副古銅鬲一隻澤並取之昔聞得道之士蛻骨而仙未聞并骨化去者光陵與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殮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狀諸兇棄而不取往往村民排徠得之聞有得猫睛異寶者一田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髮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乃持歸庋置佛堂中奉事之由此家業日熾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遂送龍井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傍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而聞亦負楊髠之勢豪奪鄉人資產後爲少年數輩狙伺道間撾而斃之就繫主者以爲罪不加衆各受杖而已據此諸陵骨俱爲羅陵使棺殮又高陵骨髮盡化孝陵止存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姑並存之以待攷　林和靖先生墓亦有頷珠者而楊髠亦發其墓焉聞棺中一無所有止

有端研一枚

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桑哥爲相與江南浮屠總攝楊輦真伽相表裏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毁宋諸陵寶利其殉寶也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可其奏於是發諸陵又裒諸帝遺骸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勝之截理宗項以爲飲器未幾桑哥事敗飲器亦籍入於官以賜帝師發陵時義士唐珏玉潛雷門先生與尚書省架閣林景熙竊痛之陰相率拾不盡遺骨葬別山中植冬青爲識遇寒食則密祭之珏後獲黃袍引見報德之夢果生子與爲名儒羅雲溪爲傳其事謝翱爲托寓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

輦璉二字通

南垂九日靈禽居上枝白衣續年星在尾寅月也根到九泉獲龍髓恒星晝殞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愼勿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光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解者曰謂應在庚金寅甲木也元運絶於甲辰已開先於貞白之詩朱鳥啄粟於甲木又開先於晞髮之句此豈偶然之作哉與鬼託枯骨之靈靈宿託朱鳥之子果天意耶人事也

張郢州世傑擁德祐景炎祥興於海上各擁兵南北岸一夕大風雨皆不利張覆舟而薨翼晝獲屍棺殮焚化其臍如斗大而焚不化諸軍感慟忽雲中見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亡我爛一係不輕後身當出恢復矣故陸楓鄉君實挽之有云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蓋紀實也

共姜伯姬香名嘖嘖大家女誡文高典冊截耳自明露筋不惜旣爲窈窕之禮宗尤勝鬚眉而巾幗集貞烈

慶歷中賊王則閉門不軌漁城中子女無如趙氏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爲婦且曰女若不行卽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履地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柰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賊所遺服衣之女曰妻賊何服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殘於輿中夫識去就知廉恥伏義死節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表節義如是彼士君子號爲男子者寧不有愧於心耶

靖康二年長樂中屠氏慕孟光之爲人自名希光有詩才旣適侯官秀才董昌絕口不吟食貧作苦晏如也郡中大豪方六一聞希光美心悅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妻子得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子於昌之所善友人乃求利匕首挾以往好言謝六一因請葬夫而後成禮六一大喜使人以禮葬昌希光則僞爲色喜艷裝入室六一旣至卽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詐稱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則皆殺之盡滅其衆因斬六一頭置囊中至昌墓所祭之明日悉召村民告以故且曰吾將從夫地下遂縊而死夫六一僭人於族乃人不族而已族矣以一文弱婦人奮其白刃全家爲戮義憤所激鬼神助之負志竟成豈必鬚眉丈夫哉

建炎四年五月楊勍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汙遂遇害橫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藉處痕跡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跡乾晴卽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人或削去之隨卽復見覆以他土而其跡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略同但范現迹塼街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

戴石屏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辭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夫旣別遂赴水而死可謂賢烈矣

義妓毛惜惜者高郵妓也端平間別將榮全據高郵以叛制置使遣人招之不聽全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更生賀矣今乃閉門不

納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伎不能事叛臣、全怒、以刃刃裂口、立命爵之罵至死不絕口、後閫帥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祠、潘紫巖有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匕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眞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冰魂雪魄吏問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矢死靡他、不意得之娼優下賤、可慨夫、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丞相伯顏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婉儀者、題滿江紅詞於壁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關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婉儀之詞傳播中原、文天祥讀至末句、嘆曰、惜也、夫人於此少商量矣、爲之代作一篇云、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朶、移根仙闕、王母歡闌瓊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夜半雨淋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又和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消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窗紗、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

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婉儀名清惠、字冲華、後爲女道士、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元主命斷其首、懸全后寓所、是年丞相偏師徇台、台之臨海民妻王氏有令姿、被掠至師中、千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汚、乃陽曰、能俾我爲舅姑與夫服期月、乃可事君子、千夫長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行過嵊上之清風嶺、王氏仰天竊歎曰、吾今得死所矣、即嚙指寫詩於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兒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回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而死、死之日距今八九十年、石上血墳起如新寫時、不爲風雨所剝蝕、官府樹石刻碑於死所、兼立廟像、表於朝、封貞婦、先是岳州破時、襄陽貢尚書子瓊之婦韓氏、乃魏公五世孫、名希孟、年十有八、爲遊卒所掠、以獻於千將、韓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於練裙中、題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

禮秉開國百戰功當陣推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烱烱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誓死猶莫繫尾此行當繫頭即日辭陛下盡敵心欲逞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穎禪讓法堯舜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幸敗祖宗法天胡肆大眚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不果喪中原大似裂冠袿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夫人焉得人垂滅嘗耿耿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艇艋本朔國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崑崗不辨金玉璞妾本良家子性解守孤梗嫁與尚書兒銜著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癭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炳鴛鴦會雙飛比目鬭

常並宜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旄頭勢正然蚩尤氣光昇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擄六族死俄頃退鷁落過風孤鸞弔空影響堅折白玉瓶沉斷青纓一死捷兵府憂心長炳炳意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器志節匪轉石氣豈如吞鯁不作燐火然願爲死灰冷貪生念麴蛾乞憐羞虎彘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塡海使成嶺韓氏死且三十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託夢趙魏公爲書其詩則節婦之名因公之翰墨而愈不朽矣文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掠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爲君婦未晚也主者喜諾即嚴裝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闋於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擧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罪人也

王貞婦清風嶺事昭然在金石煒然在簡冊可徵也後有一人以爲無是事作一詩非之其詩曰齒指題詩似可哀班班駮駮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遂將軍馬上來後其人絕嗣惜乎其人姓名逸之矣噫世有小人好誣善爲惡指正爲邪蛾忠爲奸曰廉爲貪者觀此其亦可以少警哉元楊廉夫亦有題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青風後夜血書成祗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毀詬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既寤大悔更作詩曰天隨地

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齧開霞嶠赤苦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未幾果生一子

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永新城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汚之趙罵曰吾舅姑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爾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殿兩楹之間入磚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鍛以熾炭狀益顯古云至誠可以貫金石自有神理存焉

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當度宗時以善琴出入宮掖元兵入城賦詩云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鑾童兒膸遣追徐福厲鬼終須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又曰西塞山前日落處北關門外雨連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亂點更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頊之隨三宮北去留滯燕京時有王清惠張瓊英皆故宮人善詩相見輒涕泣元量嘗和清惠詩云愁到儂時酒自斟挑燈看劍淚痕深黃金臺迥少知己碧玉調高空好音萬葉秋聲孤館夢一窗寒月故鄉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勁氣瀟瀟入短襟世皇聞其善琴召入侍鼓一再行駸駸乎有斷離之志而無便可乘也遂懇乞爲黃冠世皇許之瀕行與故宮人十八人釃酒城隅鼓琴叙別不數聲哀音哽亂淚下如雨張瓊英送以詩云客有黃金白璧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盃元量旣還錢塘往來彭蠡間風蹤烟裝倏無定居人莫測其去留之跡遂傳以爲仙（瞿塘之下地名人鮓甕秦少遊嘗謂未有以對南遷度鬼門關乃爲絕句云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鮓甕頭船北人慟哭南人笑日落荒村聞杜鵑汪詩祖此）

元量自號水雲子一時士流多題咏其事江通賢詩云三曲絲桐奏未休蕭蕭笳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空白頭李吟山詩云青雲貴戚玉麟兒曾逐鑾車入紫闈王母窗前窺面日太眞膝上畫眉時滄溟水濶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誰與鑄鐘期馬易之詩云三日錢塘海不波子嬰係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誦客過商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蓑

水雲子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

兀朵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棐夢　兀朵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心腹至正壬辰秋寇

陷杭刼官民府庫至倖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桂下拔刀擲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蔽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吾當悉以與將軍不吝冦允解主婦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冦爭奪之竟或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況汝賊乎冦驚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云

宋稗類鈔卷之三終

宋稗類鈔卷之四

金沙　潘永因長吉氏編輯
　　　兄永圖大生氏訂定

家範

求忠於孝欲治先齊正是四國不忒其儀妻子好合兄弟怡怡閨門之始王化所基集家範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挾持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呂大防字微仲謚正愍其兄大忠字進伯弟大臨字與叔大鈞字和叔）

元祐中呂微仲當軸其兄大忠自陝漕入朝微仲虛正寢以待之大忠辭以相第非便微仲曰界以中霤即私家也卒從微仲之請時安厚卿亦在政府父日華尚康寧且具慶焉厚卿夫婦偃然居東序時人以此別二公之賢否

陳諫議省華三子堯叟堯咨皆舉狀元堯佐亦中第後堯叟至樞相堯咨至節度使堯佐至丞相而諫議家法甚嚴堯叟娶馬尚書女日執饋馬於朝路遇諫議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諫議荅云未嘗使之執饋自是隨山妻下厨耳馬遂語塞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毎賓客至其家堯佐及伯季侍立左右

坐客蹴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耳時人皆以秦公教子有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

韓宗魏億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能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官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韓忠獻四子仲文綜子華絳持國維玉汝縝其後仲文知制誥子華玉汝皆登宰席持國至門下侍郎爲本朝之甲族韓魏公琦亦諡忠獻）

呂希哲字原明正獻公長子正獻教公事事循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

張安國守撫州時年未五十其父總得老人在官一日老人於齋中索紙墨發書有二吏人來聲喏拱立總得問爲誰對曰書表司適聞遲使發書來祗應總得遣之去却呼安國來曰有撫州書表司是伏事汝我發書汝當伏事我安國侍立俟總得修書封題遣發乃退

包孝肅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孝肅子也（珙史孝肅無子當是闘子）

大丞相馮公當世記富家翁有宅於村者親戚終堂其兄甲教在原之義友愛其弟乙甚厚乙安樂之未嘗有違言久之乙有室不令日晰其夫使叛其兄乙卒於愛而聽之而甲之所爲無不善者欲開隙而無其端於時甲有善馬愛之甚至雖親舊借輒以他馬代之乙欲激其怒伺甲之馬出杖折其足甲歸而見之且喻其意謂其僕曰去之而新是圖甲復有花藥之好列樹數十皆名品也且其手植者焉灌溉壅培不倦其勞也又將淤是以激之乘間鋤而去之甲曰吾欲去是久矣而未果也因舉其地而植之穀乙悔其非且將改之而其室未厭也甲鰥處娶一妾處之側室未嘗一與宗事其婦亟門而數之詬罵毀辱無所不至妾不能堪則訴其主甲因逐其妾婦聞之媿汗浹背且曰妾不幸不及舅姑無以爲型以至于此不知伯氏之德宇如是也乃正冠帔而拜於庭以謝

不敏率爲善婦以相其夫而死其家者中者可謂賢矣

鄱陽張吉夫介方娠時其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爲兒時已惻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尚書黃公爲貧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求父初無遇意乃歸省母復至涪閬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爲感泣一時名士咸賦詩以記其事

張循王嘗教子姪曰子弟隨父兄顯宦不患人事不知義命不高見聞不廣其如居移氣養移體何一旦從事要當痛矯膏驕之氣吾老照壁後嘗量人物指摘儀度見其或被上官詰呵進退失措者莫不羣笑聲聞於外及今趦趄客次庭揖兩廡升回視照壁後竊窺者乃昔日之我也每三復斯言爲之慨歎非身歷者不知其言之切當也顏氏家訓曰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求第則僱人答策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無曩日之親當路非當時之黨求之身而無所得施之用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當爾之時誠駑才也貴遊子弟宜書此於座右

婺源小民詹道紹興九年因醉毆殺鄰婦姚氏法當死其子惠明不在後歸既知乃詣縣乞身代不聽成獄復詣府言無以報罔極恩幸有兩弟可以養母乞代父刑以存父齒指出血詞甚哀太守曾天游諭以無此法哭拜屢懇方盛夏坐府門灼艾頂上哀懇曾惻然閔狀未竟惠明割左耳擲府廳濺血淋漓一府大驚曾爲具奏而繫之獄後報父見了罵曰我年老殺人償命是本分汝有妻子何得如是及報詔減父罪一等而釋惠明勅至府吏欲驗惠明情之真僞隱詔給以得請擁入市代刑惠明色無怖飾權呼曰養子防老積穀防饑代父償命情理所宜至市曹始宣恩詔人咸歎美其誠孝時年二十有二曾又狀上乞量加恩賜以勵風俗於是命所居曰孝義里曰孝悌賜錢三萬帛二疋米二斛

陸象山家於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日附炊之米交至掌廚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於祖禰祠堂聚揖於廳婦女道萬福於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

不可容則告於官屏之遠方晨揮鞭鼓三叠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食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程公鵬舉萬里在宋季被掠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爲奴張以掠得宦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妻自內出見萬里面有淚痕知其懷鄉即竊謂之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己也訴於張張命撻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鬻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

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以蔭補官迨元朝統一海宇程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鞋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與之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贖鏹物乞身爲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爲由故遺鞋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並釋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回旋兼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爲其藏委模寫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焉（輟耕錄所載如此本傳彭城程鵬舉）書文兼之子也年十九以父蔭補國子生時元兵日逼萬里獻戰守和二策以直言忤時宰權罪潛奔江陵未及漢口爲元將張萬戶所獲愛其材勇携歸與元配以俘婢謂制白忠之女也名玉娘遂奔茅定城被二門皆亡惟一女僅存成婦之久各迷流離甚相憐重云云

多友淸
文勤考
香癖消
宦家氣

志尙

意之所至身不能禁保全徽尙間出殊心雖閑性癖亦復倚深集志尙

晏元獻公雖早貴而奉養極約唯喜賓客未嘗一日不晏飲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蘇丞相頌嘗在公幕見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旣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至數行之後案上已燦然矣稍闌卽罷遣聲伎曰汝曹呈藝已畢吾亦欲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

趙清獻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旣去輒數月香不滅章子厚嘗言神仙昇舉事云形滯難脫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斤焚以佐之坐客或疑而未和公舉近歲廬山有崔道人者積香數斛一日盡發置五老峰下徐焚之然坐其傍烟盛不相覩忽躍起已在峰頂上語雖近寄亦或有是

趙清獻公每夜嘗燒天香必擎爐熟告若有所秘祝者客有疑而問公公曰無他吾自少晝日所爲夜必裒斂奏知上帝已而復曰著蒼則冥吾一夫區區之誠安能必其盡達然亦自防檢使不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爲耳

金陵賞心亭丁晉公出鎭日重建也秦淮絶致淸在軒檻取家第所寶袁安臥雪圖張於亭之屛乃唐周昉絶筆凡經十四守雖極愛而不敢輒覬偶一帥遂竊去以市諸蘧攏掩之後君玉王公琪守是郡登亭留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淸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臥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此詩與江山相表裏爲貪黷者之蕭斧也（一云晉公始典金陵陛辭日眞宗出周昉袁安臥雪圖曰付卿到金陵可選一絶景處張之晉公遂張于賞心亭）

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側嘉泉也使於激勵行者未有不停車而留者始寇萊公南遷日題於東檻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行未幾丁晉公又過之復題於西檻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范諷之諷安撫湖南留詩於寺云平仲酌泉

回北望謂之禮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

詩甚凡近

錢文僖公留守西洛嘗對竹思鶴寄李和文公詩云瘦玉蕭蕭伊水頭風宜淸夜露宜秋更敎仙驥傍邊立盡是人間第一流洛府城土莎猶是公所植公在鎭每宴客命廳藉分行劃襪步於莎土傳唱踏莎行一時勝事至今稱之

陳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當時稱其韻致

眞陽竇華陽人家雖甚貧特好書畫奇玩充實中裘家姬數人布

碣欄食而歌舞妙絶歐陽公贈之詩云三鄉木狀坐調曲著紀實也

宋次道家書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陳叔易常歎此事曰此風豈可復見耶（宋敏求字次道父宣獻綬子繼世掌史人以爲榮）

韓魏公爲相兼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范富歐陽過於别白所以怨忌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公獨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公嘗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眞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於所立特全又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鹽虎重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司馬文正公嘗與人書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使遂其生耳

司馬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令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至紫極觀尋會善寺過轘轅遵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徑山瞻高公眞堂步潛溪還保應觀文富二公之廣化寺拜邠陽堂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黄龕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凡所經游發爲詠歌歸敍之以爲游録士大夫爭傳之

范蜀公鎭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荼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於其下約曰有花飛墮酒中者爲釂一大白或語笑諠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爲美談（許昌志）

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既高而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甕牖圭竇者牆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之狀甕牖者以敗甕口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謂之安樂窩先生以春秋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一牛出游於諸公家諸公客欲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迓於門迎入窩爭前問勞且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婦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爲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懽心於是酒殽競進厭飫數日徐游一家月餘乃歸非獨見其心術之妙亦可想見洛中士風之美（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莊契王郎中戶蓋若使令人爲之得不賠寄戶滑稽之[illegible]乎或謂田宅乃二公所予各特未知孰是孰當亦見元祐間人）

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身以至婢妾皆治於家往往

鑄削過爲價倍有不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丞廚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不顧戀京師於吾亦一助也

程丞相性嚴毅無所推下出鎮大名每晨起據案決事左右皆惴恐無敢喘息及開宴召僚佐飲酒則笑歌歡謔釋然無間於是人畏其剛果而樂其曠達韓黃門持國典藩觴客早食則凜然談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雖簿尉小官悉令登車上馬而去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詞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廢從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執板歌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即使雜奏於前至熟寐乃方得去人性固不容無嗜好亦是不能處閒故必待一物而後遣云（德孺名純粹文正季子）

蔡魯公喜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少閒亦必至子弟學舍與塾師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於延接不得已一再見則疲倦不支如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對客則病

韓持國居潁昌程伯淳自洛往訪之時范右丞彝叟純禮亦居潁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事綠尊紅妓對斜曛

王荊公不耐靜坐非臥即行晚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驢每旦食罷必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寺而臥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蘇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說鬼或辭無有

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

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作也荊公有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其後公捨宅爲報寧寺寺今亦廢而墩巋然獨存

王荊公領觀使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即乘驢予嘗謁之既退見其乘之而出一卒牽之而行問其指使相公何之曰若牽卒在前聽牽卒若牽卒在後即聽驢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憩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嘗無書或

者裁劉濱先生只良近坐重一笔不及有旁

衆而誦之或憇而誦之仍以囊盛餅十數枚相公食罷即遺牽卒牽卒之餘即飼驢矣或田野間人持飯飲獻者亦爲食之盡初無定所或數步復歸近於無心者也

荆公性簡率不事脩飾奉養衣服垢汚飲食粗惡一無所擇自少已然爲館職日韓玉汝嘗拉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弊衣俟其浴出俾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於食肴未嘗有所擇何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也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其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

筯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筯旣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然後人知其特以近故食之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多疑其僞云

子瞻初謫黃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宿不返爲守者極病之晩貶嶺外無一日不游山晁以道嘗爲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畫愛其鍾隱雪鴈欲爲題字而未適高因重二卓以上忽失脚墜地大笑

南唐李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所畫親筆題鍾隱筆三字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賸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畫凡無後主題筆者皆非也（一云畫家實有鍾隱其人）

東坡言嶺南氣候不常吾謂菊花開時乃重陽凉天佳月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十月初菊始開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九日詩登遊盡醉而返

王定國貶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家世住京師坡問柔奴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萬松亭在某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於道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三

年謫居黃州過而賦之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旣禁故詩碑不復見而經過題詠者多不勝記鄱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正謂此也

蘇黃門轍南遷旣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旣不得見則謀之閽人閽人使伺於亭旁彼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東坡聞之曰子由

直欲踰垣閉門矣

信州鉛山縣治之北二里間石井資福院有泉湧於山擘之下澄澈如鑑本朝詩人潘閬移太平州參軍過而留絕云炎炎畏日樹將焚却恨都無一點雲強跨蹇驢來到得皆疑渴殺老參軍蘇黃門過而跋之云東坡先生稱有山矮道士好爲詩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脩竹院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喜也此頗有前輩風味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若老參軍矮道士自是一對特恐漫滅失傳不知郎寘師能刻之石否

姚舜明廷輝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東坡先生云公

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間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實一時之勝事也

張文潛云范丞相（堯夫）司馬太師（君實）俱以閒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至一小室中坐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粟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令溫酒大杯滿酌三杯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各異

劉季孫初以殿直監饒州酒稅王荊公提刑至饒按酒務始至

劉公愛才如此

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問知是季孫作大稱賞之適郡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盧秉侍郎嘗爲江西漕司下參軍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糴黃粱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荊公見而稱之立薦於朝不數年遂超顯仕

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人謂之許我言談頗可採然傲睨公卿公欲見邀之數四卒不至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徑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

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我即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歎曰許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况其以道義自任者乎（賈昌朝字明遺真定人謚文元）

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爲貴乎韓持國守許昌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日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

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年少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幾無幾而尉亦不吾待也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一日忽見艤舟汴岸坐於船窓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爲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即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携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絕云集仙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不復再見

李易安名清照濟南李格非之女適趙挺之子明誠字德甫在太學時每朔望告謁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菓實歸相對咀嚼展玩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卷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累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輯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

近人俞理初爲之辨誣

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盃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靖康中遭亂奔徙所藏漸散盡未幾明誠死再適張汝舟旣至反目有啓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時皆笑之有漱玉集三卷行于世其聲聲慢一詞尤婉妙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盃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忺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

韓忠武既死樞密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凉居士時跨騾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閑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閑自古英雄多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王生長兵間初不知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

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旌卿之忠故其並寵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賞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賞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奈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有一士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甚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閔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illegible][illegible]古今極貴念歸而終不遂者皆是毒淸樂失所靳惜耳嘗鑒此者寡藤也

葉少蘊夢得言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幾畢其間往往多余手抄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從旁讀之不覺日至昃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湩醲不減玉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盃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佳事況有此釀忽記歐陽公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輒慨然有當於心也

陳少卿亞有書數千卷名畫數十軸平生之所寶者晚年退居有華亭雙鶴怪石一株尤奇峭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所居爲詩戒子孫云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亞死未幾皆散落民間矣

曾見閩
丈介有此
風致告
歸時以
車一乘載
衣一篋書
畫兩軸而
已

有僧住山或謗擾之僧乃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髏就此埋凡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穆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惟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擔弊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搏擊豪強拒絕宦寺恐無所畏曾有一貴人一日命市薪六百緡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許安仁尉順昌郡廳事之後創吏隱堂植竹題詩云斲破中庭一畝苔主人白髮手親栽即今誰識淸貞節須向三冬雪裏來又云珍重勞君慰遠遊蕭聲疎影一堂秋主人看即官期滿分付風烟與子猷

林時隱遷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語子孫曰吾與汝曹獲良產矣

逆旅天地旦暮古今原子登木莊生鼓盆㮣世肆志達觀任眞我用我法期適此生集豪曠

柳仲塗開赴舉將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其女爲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爲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入叱問曰爾主人女爲婦是汝耶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翼日召令及同舍飮云共食衞肉飮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又張乖

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愼常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強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失節匪類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耳乖崖明日至門伺僕其僕出紿曰我自汝主假汝一至親舊家僕意尚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行至一懸崖間下馬數其罪僕俯首未及對輒以刀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落魄有羣盜攻劫聚飮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飮取豚肩爪分爲數段啗之勢若狼虎羣盜相視嗟歎曰眞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醞藉好游宴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皆知爲尚書修唐書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帟幕燃椽燭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

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飮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讌集必舉以爲笑

陶學士穀買得党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麁人安得有此但能銷金帳下淺酌低唱飮羊羔美酒耳陶媿其言（党太尉進嘗食飽捫腹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慧也）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早貴事豪後每飮賓席常闔扉輟驂以留之尤

好夜宴劇飲未嘗爇油燈雖溷軒馬廐亦燒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凝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熒欲滅與客相對淸談而已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而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韓魏公喜營造所臨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壯雄深稱其度量在大名於正寢後稍西爲堂五楹其間洞然不爲房屋號善養堂蓋平日宴息之地

許愼選學士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設帷幄坐具但使僕輩聚落花鋪于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歐陽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在高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眞潤金陵三州隱隱可見公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埭取荷花千餘朶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一妓取一花傳客以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

滕章敏達道字元發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公客時范尹京滕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從狹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滕書室中明燭觀書以俟其至意將媿之滕夜分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覘其所爲滕客無懾懼長揖問曰公所讀何書公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滕達道慷慨豪邁不拘小節少嗜酒浮湛里市與鄭毅夫獬爲忘形交議論風采照映一時嘗與毅夫及楊繪元素同試京師自謂必魁天下與二人約若其言不驗當厚致其罰已而鄭居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責所約之金答曰一人解一人會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笑而罷公平生不妄交遊嘗作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休同兒女曹黃金裝背鐵猛獸畫旗旄北闕芒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着赭黃袍其立志可見矣

蘇子美舜欽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

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洪覺範至儋耳嘗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以檳榔覺範問母識蘇公否曰識之然無奈其好吟詩公嘗杖而來指西壁木榻自坐其上問曰秀才何往我言入郊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展開書滿紙祝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覺範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何言思
放鐙卿

歌者袁綯宣政間供奉九重嘗言東坡公昔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澒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靑天歌罷公爲起舞

張于湖孝祥知京口王宣子代之時多景樓落成于湖爲書樓扁公庫送銀三百星爲潤筆于湖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製詞命諸伎合唱甚歡因以紅羅遍賞之

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跡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建炎四年正月十五日上在章安鎭忽有二航爲風所飄直犯御舟問之乃販柑客也上聞盡令買之分散禁衛令食瓤取其皮爲椀是日元夕放燈乃命貯油於柑皮置燈其中隨潮放之時風息波平如數萬點紅星浮漾海面居人皆登金鰲峯望之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大驚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於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紓困稼軒如數與之

放誕（簡傲附）

上帝可陪卑田可偷逢喪哀挽見石揖拜禮豈我設游方之外彼拘墟者咄咄稱怪集放誕

馮惟一吉不持檢操雅好琵琶曲盡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道戒令弗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怍色

馮惟一爲太常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卽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郭恕先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郭從義鎮岐下延置山館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遂與之絕又嘗時與小民販夫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

种明逸放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

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李誠之師中爲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韓魏公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誠之云先人功罪未辯深恐先犬馬塡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不難蓋魏公於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故也魏公德量服一世於誠之此語終身不能平

石曼卿磊落奇材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常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稍獻肴果益取名酒奉之惟謹二人飲啖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有二仙來飲久之乃知爲劉石也

石曼卿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又夜

不燒燭謂之鬼飲挽歌哭泣而飲謂之了飲飲一杯復登樹下再飲謂之鶴飲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飲延年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石曼卿以館職出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疎濶曼卿亦不爲人所忌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石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石爲贄列醞於庭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中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閒詣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

久不一登其生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闍當具酒殽迎候曼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陳具閣下器皿肴核冠於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游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曰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挂一名以光賤迹曼卿大醉握筆沉慮目演揚聲諷曰大武生捧研用事可也演以爲言竟題曰牛某捧研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研得全牛

張丞相天覺召自荆湖適劉跛子與客飲市橋閒車騎過甚都起覷之跛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飲因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逐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一

定鄉孫收
米老珊瑚
帖草〻盈
珊瑚一枝
横刻書

時賞其俊爽

劉跛子青州人常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爲人談劇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

曾子固性矜汰多所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眞天下奇作子固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荅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畜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名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爲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不然按牘一上悔

亦何及米徑前以手於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石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迺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米芾嘗爲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哂焉京子絛得是帖而藏之時彈文甚謂其顚而米又歷言諸執政自謂久列中外並被大臣知

中山日録
雪帖類此
即云盡之矣

遇舉主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又嘗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閒自負其才不入他黨今者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一旦而死不得潤色皇猷黼黻王度臣僚實共惜之願聖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

米元章一日回人書親書有密於窗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即放筆於案整衿端下兩拜

米元章洗手帖有云每得一書背詑入奩印以米氏秘玩書印閱書之法二案相比某濯手親取展以示客客拱而遷几案從容細閱某趨走於其前客曰展某展客曰卷某卷客據案甚尊某執事甚卑令佚執卑者止不欲以手衣振拂之耳

書史云洛陽有書畫友每約不借出各各相過賞閱是宋子房言其人屢與王詵尋購得書余嘗目爲太尉書驅

硯子殿印
所謂版屠
者也

愼東美伯筠秋夜待月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懷一盃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盃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錢明逸每有宿戒必詰其謁者曰是喫酒是筵席筵席客無數一巡酒一味食也喫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斗蔬菓一隻青鹽幾粒席地而坐終飲不交一談恐多酒氣也不食恐分酒

味也其日問其旨否往往不知其志不在味也終日傾注無涓滴揮灑始可謂之酒客其視揖讓而飲如牢獄中

張子通旣貴其弟子游好吹蘆露著月衣犢鼻納凉門廡值里巷喪車過必徑趨輦挽中聲調清壯抑遏中節或至郊外通夕而歸喪家以子通故揖至賓位當享醉飽子通雖屢戒暢終不能止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

趙子固淸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手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

權譎

陳摶陰謀道家雖忌孔明王佐將略非長乃知學由迂誤正必奇襄解紛應變節取智囊集權譎（世說原作假譎余易爲權譎蓋天下事亦有不得不用詭者但善用之則爲權變不善用之則爲譎詐此君子小人所由分也）

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黃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計宮中呼爲劉七每令與諸小底數真珠內夫人潛於窗隙覘之未嘗私竊一顆餘皆竊置衣帶中洎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宮人總走臣乞臨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甚然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

奏不可留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尼寺中潛遣嫁之却取旋殺豬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闔合子而哭之良久畧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丁謂嘗傾意以媚寇萊公冀得大拜生平最尚禨祥每晨占鵲噪夜看燈蕊雖出門歸邸亦必竊聽人語用卜吉兆時有無賴于慶貧窶不立計且死凍餒謀於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更姓名乃可後得志毋相忘慶拜而聽之老儒遂改于爲丁名宜祿使投身於謂謂果大喜收之門下不旬月而謂入相此人遂寵冠紀綱雖大僚飾使倚藉關說不踰年而宜祿家鉅萬矣老儒亦蒙引見得教授大郡至今相傳不解所謂適檢沈休文宋書辛彬斧頭呼爲宜祿且復姓丁愈愜所覩莫謂晉公眼不讀書也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值數百萬上欲以賜輔臣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謂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濶上顧謂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

丁晉公既投朱崖幾十年天聖末明肅太后上仙仁宗親攬萬機當時仇敵多不在要地晉公密草一表極自辨叙言甚哀切更念無緣上達乃封題云啓上昭文相公時王冀公欽若執政丁自海外遣家僮特此啓入京戒云須候王公對客日面投其奴如戒冀公得之驚不敢啓遽以上聞洎發之乃表也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仁宗讀而憐之乃命移道州司馬作詩曰君心應念前朝老十載飄流若斷蓬又曰九萬里鵬容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遼且作瀟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之人疑其復用矣穆修聞道州之徙作詩曰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亦量移謂失人心

如此在崖州日方與客棋其子哭而入謂之云適聞有中使渡海將至矣公笑曰此王欽若遣人來駭我耳使至謝恩畢乃傳宣撫問也

曹翰以罪謫汝州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苦然愼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弔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怨苦耶但衆口食貧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粥飯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褁一複以授內侍收複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一大幅

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爲先鋒也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時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謗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慮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聖從狎之問其姓妓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極相賞洽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

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爲之醉及還朝潞公之謗遂息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狠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俱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昔游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堂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具陳伎樂大作韓蹴踖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所贈詞韓聞之心

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於再三終不肯出韓益心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仆於地王急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照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丞國李穀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穀至則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令諸君

一笑因令歌姬秦蒻蘭衣弊衣詐爲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愼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中主持觴立使蒻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詞名風光好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宣城有俗子娶婦甚都而悍於事姑每夫外歸必泣訴其姑凌虐之苦夫常默然一夕於燈下出利刃示婦婦曰將安用此夫好謂之曰我每見汝訴我以汝姑之不容我與汝持此去之如何婦曰心所願也夫曰今則未也汝且更與我謹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而俾姑之虐暴因鄰皆知其由然後我與

汝可密行其事人各快其死亦不深窮暴死之由也婦如其言於是怡顏柔語晨夕供侍及市珍羞以進姑即前撫接頗加和悅及一月復乘酒取刃玩於燈下呼婦語之曰汝姑日來與汝若何曰已非前日比又一月復扣刃問之婦即懽然曰姑今與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愼不可作也再三言之夫徐握刃怒視之曰汝見世間有夫殺婦者乎曰有之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人之生也以孝養爲先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及長而娶婦正爲承奉舅姑以長子息耳汝歸我家我每察汝恃少容色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爲此大逆神明其容之乎姑貸汝兩月使汝敢過怡顏盡爲婦之道與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安受我刃也其婦戰懼涕如傾雨拜於床下曰幸恕我死我當畢此生承順姑如今日不敢更有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婦姑交穆播於親黨聞者皆謂此雖俗子而善於調御轉惡爲良雖士君子有不能處者矣

郭逵爲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逵知其必生邊患因備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形顏色擲牒於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進無一字損壞也上不悟韶詐不直逵言自是凡逵論韶皆不報而韶遂得志矣

种世衡知澠池縣縣秀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驟數對於馬前云欲請廟中較手搏傾城隨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

雄山在南安其上有飛瓦巖相傳僧初結菴時因山伐木但恐山高運瓦之艱積瓦山下誑欲作法飛瓦向崖不用工師卜日已定遠近觀者數千人僧僞爲傭人挑瓦上山觀者欲其速於作法爭爲搬運頃刻都盡僧笑曰吾飛瓦只如是耳

上官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

乾隆時秀邑有屠姓富家也性頗刻剝既歿見夢其子曰鄭家牸生子即我也趍視則牛腹旁毛白色作屠某二字子以天數於寺僧呼其名輒起

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詩人鮑郎中嘗知滕州日嘗言桐廬縣一民兼并刻剝閭里怨之盡詛以死則必爲牛一旦死鄉村産一白牛腹旁分明題其鄉社名姓牛主潛報兼并之子亟往窺之悲恨無計恐其事之暴欲以價求之勤百千方售如數贈之贖歸豢於家未幾一針筆者持金十千首於郡曰某民令我刺字於白牛腹下約得金均分今實不均故首之吏鞫刺時之事曰以快刃剃去氄毛以針墨刺字毛起則宛如天生鮑深嫉之黥二奸竄於島

夏英公竦知安陸日受勑舉幕職令錄爲京朝官有節度推官王某者獨食弊衣過爲廉慎一馬瘦瘠僅能移步廨舍弊不勝騎自貳車以下列狀乞以斯人應詔夏亦自知之遂敗官宰邑去安陸數百里洎至任素履忽變侈衣靡食恣行貪黷夏俾親舊諭之答曰某乃妙攫也必無敗露請舍人無慮夏嘗謂僚屬曰世之矯僞有如此者時有世賞官王氏任浙西一監初蒞任日吏民獻錢物幾數百千仍白曰下馬常例王見之以爲污已便欲作狀并物申解上司吏輩祈請再四乃令取一櫃以物悉納其中對衆封緘寘於廳治戒曰有一小

犯即發由是吏民讋懼課息俱倍比終任榮歸發舟之次吏白廳櫃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交牘吏齎案至俾舁櫃於舟載之而去　近來此輩甚多

康倬字爲章元豐名將藏之子少日不拘細行游京師生計蕩析遂偶一娼始來即詭其姓名曰李宣德情意既洽爲章詐以偕老之計娼橐中所蓄甚富分其半以給姥指天誓日不相棄背買舟由都門泝汴行纔數里相與登岸小酌旗亭伺娼之醉爲章解纜亟發娼抱怨戟手於河滸爲章弗顧也娼既爲其所紿倉皇還家後數年爲章再到京師過其門娼母子即呼衛卒縶之爲章略無懼色時李孝壽尹開封威令凜然既至府爲章自言平時未嘗至都下無由識此曹恐有貌相肖者願試詢之尹以問娼娼曰宣德郎李某也爲章遽云已即右班殿直康倬也尹曰誠倬也取文書來爲章探懷中取吏部告示文字以呈之尹撫案大怒杖娼之母子令衆通衢慰勞爲章而遣之爲章自此折節讀書易文資有名於世後來事浸露孝壽聞之嘗以語人曰僕爲京兆而康爲章能作此奇事可謂大膽矣與之其子也

建康緝捕使臣湯某者於儕輩中著能聲蓋擒盜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負小笈投湯自通爲鄰沙王小官人趨前致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憩辭曰親察在此不敢留只

呼佯　諧佞

[illegible]

令往和州攝假一力負裝至東陽鎮問渡湯疑有它遂擇其徒狙黠者偕往伴偵伺之自離城闉遇肆輒飲已而大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右扶醉人殊倦甚恚曰湯觀察以其爲好手不過一酒徒耳凡七十里抵鎮委頓投床終夕索水喧呶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留卽同行已悉在途及至邸沈瞢狀亟造臥所少年問湯來則亦扶頭強披衣問故湯設以他語對之少年笑曰得非疑某沿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爲証且曰雖然尚有他故願効區區之力湯黯喻久之曰不敢相欺實以夜來有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飭司立限購捕嚴甚少違則受重譴束手無措用是急冒

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恐妖異所爲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禳祈所事香火或可徼神物之庇湯酗其醉中語誕荒不復詰力邀同還抵家護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器物皆燦然橫陳供牀矣湯始大驚以爲神方欲出謝之則其人已去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王舒王吳夫人好潔成疾舒王至性任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歸私第有官藤床吳假用未還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舒王一日跣而登床偃臥良久吳望見卽命送還

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僉名於上使僕遍投之俗以爲常劉貢父爲館職節日同舍有令從者以書筒盛門

[illegible]

狀偏散於人家貢父知之乃呼所遣人坐於別室犒以酒肴因取書筒視之凡與貢父一面之舊者盡易以己門狀其人旣飲食再三致謝偏走巷陌實爲貢父投刺而主人之刺遂不得達癸辛雜識載吳四丈事亦同然類說載陶穀易刺之事正與此相類恐二公効之爲戲耳

張鄧公當國有遺其子友直珠冠者使者不能徑通劉相沆謂曰我議學士爲汝通之因以歸破其書別錄一通用己圖書印之留其眞本又於珠冠之角小書己名乃復封題如故以授使者使自通之他日以語友直友直大驚劉時權三司判官尋卽眞俄知制誥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傅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逵爲畫計使請鐵券旣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懇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劵行給賜令所屬詳檢故事如法製造不得稽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道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昧爽將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偕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

又問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得之矣遂退後傳論功遷一官

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北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宮禁舊事畧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逐如牛羊跣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卽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旣興益壽宜充於禁臠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沙漠久矣始執付詔獄訊狀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掖秘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後請給賜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儁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紹興間一郎官疎蕩不檢一朝士與之善朝士家有數妓客至必出以侑酒郎官者與一妓私相悅慕而未得間一日郎官折簡寄妓與爲私約朝士適見之妓不敢隱具言其故朝士曰然則非爾之過當爲爾輩一笑資姑答簡與之期以來夕寄會於西廂且云主人適有故之城外越日乃歸此機不可失郎官得簡喜不自勝如期赴之妓巳先待於會所引入屏後曲房妓先登榻垂幔命郎官解衣而登暨前褰幔則妓巳

自榻後潛去朝士者方偃臥榻上瞠目視之郎官羸露惶遽欲走則門巳閉朝士謾爲好辭誚之曰與公厚善何爲如此妓女鄙陋不足奉君子之歡巳遣歸矣惟公勿訝徐起復曰某家使令稍衆不畧相懲彼將覬望無所畏憚乃呼羣僕掖之於柱以巨竹挺撻之二十流血及髁呼服謝罪復謂曰與公素善故不欲聞官薄示庭訓亦不泄於他人也乃遣出亦不與衣其人狼狽遁還明日朝路亦復相見如故云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頗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燕幕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意氣如常徐曰此有說第恐事泄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金人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惟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徬徨而先君方熟寢鼻息如雷

何氏備史云張魏公素輕銳喜功好合虛譽專以金帛官爵相牢籠無所靳惜士之貪利嗜進者爭趨之厥嗣南軒復以道學倡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通要並出其門悉自詭爲君子舉世無敢訾貶者淮西酈瓊之叛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旣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軍潰國

家數十年所積貲械蕩棄無餘方且甘寢晏然稱是心學然當萬衆崩解時一人心法遽能收拾否大抵一時黨佞成風掩惡掩美亦何可盡言也

紹興間有代北人衛校尉者從襄漢來時楊和王爲殿前帥曩在行伍中與結義爲兄弟首往投謁楊一見驩如平生仍事以兄禮且令夫人出拜復招飲於堂欵曲殷勤而不問其所向兩日後忽遣疎之來則是於外室衛雅意以爲楊方得路志在一官旋百舍閒關趣之至是大失望栖泊過半年疑爲人所嫉譖乃告辭又不得通或教使伺其人朝回遮道陳狀楊亦畧不與語判狀尾云執就常州于本府某莊內支錢一百貫衛愈不樂念已無可奈何倘得錢尚可治歸裝而一身從北來何由訪楊莊所在正徬徨旅邸遇一客自云是程副將謂之曰無庸憂吾將往常潤當偕君往奉爲取之旣得錢相從累日情好無間遂密語之曰吾實欲游中原君能扶我偕往否衛欣然許之迤邐抵長安入河東以至代郡倩衛買田我欲作一窖于此衛使牙儈爲尋置無何得膏腴千畝衛治具待程程亦報席久之乃言曰吾本無意於斯此行盡出楊相公處分初慮公貪小利輕捨鄉里當今兵革不用非展奮功名之秋故遣我相追隨爲辦生計所買良田已悉作衛氏名敬以相付於是悉取契券付之厥值萬緡黯然而別其

粥米用于
訟郎
者文相婦之
[illegible]內名家
貲日饋萬年
座明高雪君
者蔔其金斛
[illegible]以名圖

一層藥料
送掖邀爲言
踪示如教曰詩
[illegible]文某之
恩紅奇一清
鄉邑今送而
戲言此鄉不
濟

事甚類蘇秦舍人之資給張儀也

和王第六女性極賢淑適向子豊居於霅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氏使秘之以爲己出且亟報王正喜甚即詣告命輕舟往視之向氏聞王來窘甚無策以泥其行時王以保寧昭慶兩鎮領殿巖於湖爲本鎮乃使人諷郡將往迓之並屬櫜鞬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聞官吏郊迎深恐勞煩生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繒花果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爲粥米故向氏有崑山粥米莊云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萬餘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御史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

秦檜當國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相呼一鑷工櫛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曰此錢數日有旨不使可早使也鑷工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京下現錢頓出云民間以乏現鏹告貨壅莫售日囂而爭京尹曹泳以白檜檜笑曰易

當時商賈[illegible]令非朝廷令日朝廷輕播於商賈者市中不用錢者廢今不能當吾親見咸豐之時[illegible]當百當五十大錢既刻而列肆皆閉門也

耳卽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絡繹奔而來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翼午畢事院官唯而退夜呼工鞲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價大昂泉溢於市既而樣上省寂無所聞矣都堂左揆閤前有榴每著實檜默數焉忽亡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榴有親吏在傍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服

文彥博知永興軍舍人毋湜鄠人也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市以鐵錢買物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擾也召絲絹行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費市肆遂安

秦檜之當國四方饋遺日至方務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候命一日宴客吏白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一奩未敢啟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來卒問故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己之專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

秦檜之夫人嘗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撫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檜之奸蓋有鑒於劉宋彭城王義康東府進柑大於供御故事耳

秦檜自遭施全狙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季年遘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欵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勲酒頗佳表勲乃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使自攜出室此亦寓駕馭之意

葛天民字無懷初爲僧名義銛號朴翁後返初服居西湖上交游皆名勝士有二侍姬一名如夢一名如幻一日天大寒方擁爐煎茶忽有皂衣闖戶將大璫張知省之命郎水張太尉也招之至總宜園清坐高談竟日雪甚寒劇且腹餒甚張初不言相招乃似葛自來相訪惟茶話不設盃酌延諭至晚一揖而別天民大恚步歸悔爲皂衣紿辱抵家見庭戶間羅列筐篚布囊褚帛薪炭米酒殽品以至香藥適用之物充牣於前蓋此璫欲餽是物故先戲之使怒而復喜耳

華亭金山廟瀕海乃漢霍將軍祠相傳云當錢武肅霸吳越時

嘗以陰兵致助，故崇建靈宮。淳熙末，縣人因時節競集，一巫方獲香啓祝，唱說祈沴錢。寺正家幹沈暉者，獨不生信心，語詭玩侮。所善交相勸止，恐其擬禍。巫宜言詈責甚苦，暉正與爭辨，俄䠞蹌仆地，涎流於外，若厥暈然。從僕奔告其家，妻子來視，拜巫乞命。巫曰：悔謝不早，神已盛怒，既執錄精魂付北鄷，死在頃刻，不可救矣。妻子徬徨無計，但拊屍泣守。暉忽奮身起，旁人驚散，謂強魂所驅。沈笑曰：我故戲諸人耳，初無所覩也。巫愧然潛遁，闔廟之人亦捨去。

京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治。一日含青李於腮，紿家人瘡腫痛甚，不食而卧者竟日。其妻妾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詞：五所患是名疔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吟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視之，捽巫批其頰而出之門外。自是家人無信崇者。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酉叔爲諫議大夫，阜陵眷之，方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爲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於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時有所愛妾在旁，怪其奩大而輕，試啓觀之，則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

合既碎，益不可收拾。范覘而益怒，自起捽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燾亦惡其爲人，弗與交。請謁嘗厭其亟，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既見，韓延入書室而請曰：平日欲一拳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強留。室有二廚，貯書，牙籤黃袱，扃鐍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此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古嘗欲畧觀不可得，至是仁甫聞其言，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李於是爲盡量，每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即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償，輒先錄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憤媿不平，而亦幸掌其成，竟用以進。其怙寵玩世，狡獪每若此。

寧宗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楊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忌之，而曹性柔順，勸帝立曹。妃性復機警，各設席以邀年車，欲決此舉。二閣皆同日，楊固邀曹使朝而已候於夜。曹不悟，遽赴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已奏

中書未奉勅而樹房兩可自判耶一時傳未之妄

漸帝輦矣上遂起至楊所則得從容且留寢故能舐筆展紙以請奎章上醉即書貴妃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受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楊后會稽人其母張氏替隷德壽樂部誕后東朝禁中自是養於宮中既久新樂純熟所生母還民間后在楊才人位下以琵琶隷慈福宮舉動當太后意寧宗朝長信宮悅之後慈聖以賜寧宗進位爲婕好后醜其母家會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

頤養

禾藥且尋蒼耳休糧豈羨赤松能之經吸新吐故禽之戲便體輕蹤不化丁公鶴其猶老氏龍集頤養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爲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綿泯滅無卓然近効待其兀然自化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此一於迂決非延世之術近日沉思似有所得蓋因看孫真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反覆尋究恐是如此其略曰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仆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毛着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鄰於真也此一段要訣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初學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中氣只是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氤氳縹緲如香爐蓋上烟湯餅嘴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重煩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臥而爲之仍須真以鴻毛粘着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不免微呼但任其氤氳縹緲微微自出盡氣平則又吸入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

微覺其極微動則又加意則撤之以不動爲度雖云則勒然終不閉至數百息出者多則內守充盛血脉流通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余悟此玄意甚以爲奇又記張安道養生訣云此法比之服藥其力百倍非言語所能形容其訣大畧具於左以子時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坐（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或南盤足坐叩齒三十六通握固（兩母指掐第三指手文或以四指都握母指兩手拄腰腹間亦可）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靜慮除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覺出入調勻微細即閉口并鼻不令出氣方是工夫也）內視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當先求五臟圖或烟蘿子之類常挂壁上使目常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也）次想心爲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丹田在臍下三寸是）時腹滿氣極則徐徐出氣（不得令耳聞聲）候出息均調即以舌攪唇齒內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可嫌其鹹漱煉良久自然甘美即此真氣也）未得嚥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丹田中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中又依前法爲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腳心（此湧泉穴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手令微汗不可久不可喘）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左右五七次梳頭百餘梳散髮而臥熟寢分明右其法至簡易惟在常久不廢即有深功且試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實熱腳力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存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一息

某近來閉漸久每一閉一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則反爲害也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得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氣但清靜爲法專一易見功矣神仙至術不可學者三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

道家胎息之法以元牝爲鼻鼻者氣之所由出入以爲息也佛藏中有安般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簡息以爲凡出入鼻中而有聲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猶粗得而不細者氣也去是二者乃謂之息然後自鼻端至臍下一二數之至於十周而復始則有所繫而趨於定則又數以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復調和一定而不可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現前道士陳彥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納之臍中想心火烈烈下注丹田如是坐臥起居不廢行之既久覺臍腹間如火則舊疾盡除矣

東坡謂李方叔與李祉言曰某生平於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於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畧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雖復有痾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

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頮面畢服裳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其味甚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既集一呼即與冠帶上馬率以爲常二君試用吾法自當識其趣愼無以語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未有天君不嚴而能覺悟圓通者此也二君試識之

東坡云嶺南天氣卑陋氣蒸濕而海南尤甚秋夏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以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百有餘歲者往往皆是八九十歲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氷蚕火鼠皆可以生吾當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何足道哉彼愚老人初不知此特如蚕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凉相續亾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間人則固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不已顧視幃帳間有螻蟻帳已腐爛感歎不已信手書此時戊寅歲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聖賢夲夲然以欲爲害道可不慎乎劉元城南遷日嘗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以貽親憂奈何翁教以絶欲少疾元城時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乖崖至撫劍自誓

甚至以父母影像設之帳中蓋遣欲之難如此坡翁亦云服氣養生難在去欲蘇子卿齧雪啖氊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然生死之際然不免與胡婦生子窮海之上且如此况洞房綺紈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晩年病風放妓猶賦不能忘情吟王處仲兇悖小人知體倣於色乃能一旦感悟開閤放妓蓋天下事勇決爲之乃可進道

坡公云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子病目昏將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云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晁文元公年四十始娶前此未嘗知有女色早從劉海蟾自言得長生之術六十後即兼窮佛理嘗聞天樂和雅之音有不可勝言者自見其形每每在前既久而加小類數寸不逺睂睫之間此恐是所得於海蟾者

弁（風客）陽老人曰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窓無夕陽放翁

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斜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書文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床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呂榮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必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荊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曰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其亦知此乎 又云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辭亦有方耶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以爲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說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之耳

鄭景望蒙齋筆談云余中年少睡蓋老人之常無足怪者每夜牀過分輒不能再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塵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者時聞鼠嚙唧唧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如雷間亦爲囈語或悲或喜或歌聽之爲啓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昔在

潁州時吾後圃三間小屋旁無與鄰左右惟一窻意况且如此嘗有詩云城頭曉漏盡丁丁窗間落月却未明衡陽歸雁過欲盡汝南荒雞初一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獨成人生得意須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迨今四十年了無與者每自料非世間享福人乎生大得志處不過如是耳佛與波斯匿王論見恒河性有味其言也護聖楊老說被當令正方則或坐或睡更不須覓枕頭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後就枕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

官中隱士駱耕文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欲冬至宜禁嗜欲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相爭之時大損人耳僕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生平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李博宣和間仕大府卿因職事陛對徽宗問曰知卿年彌高而色不衰中外稱卿有內丹之術可具術以進博曰陛下盛德廣淵睿智日新學有緝熙於光明臣雖不學敢以誠對謹領聖訓咨臣具術以進明日乃進曰臣聞內觀所以存其心也外觀所以養其氣也存其心養其氣則真火爐鼎日炎神水華池日盛矣長生久視上下與天地同流天道運而不積聖

人知而行之夫道甚易知其易行以簡以簡易而天下之理得也人之所恃以生者氣也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形住則長生久視自此始矣蓋日月運轉寒暑往來天地所以長久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眞人所以治世故丹元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氣集氣體之充也形神之舍也氣實則成氣虗則散氣住則生氣耗則滅此廣成子所以保氣而煙蘿子所以煉氣也然則一言而盡保煉之妙者其惟嚥納乎故曰一嚥二嚥雲蒸雨至三嚥四嚥內景充實七嚥九嚥心火下降腎水上升水火既濟則內丹成可以已疾可以保生可以延年可以超昇臣謹刪其繁紊撮其樞要直書其妙以著於篇上篇曰進火候每日子後午前若於五更初陽盛時尤佳就坐榻上面東或南握固盤足合目土腰而坐澄心靜慮內藏五藏仰面合口鼻中引出清氣氣極則生要而嚥之每一嚥縮穀道一縮再引則再如之至再至三若氣極不能任則低頭微開口以吹寧出勿令耳聞出氣之聲如此凡三次是爲進火一周天候氣調勻然後行水下篇曰行水候進火鼻中取鼻滲口中取液聚爲一處多多益辦候甘而熱即閉口仰面亞腰左顧一嚥正中一嚥分三嚥而下內想一直下丹田每一嚥亦縮穀道一縮如此一遍是爲行水一周天每進火行水畢然後下榻行履自如復敘曰五行水火爲初人生水火爲急此是極易之要法上奪天地造化學道修眞之士初行頭覺臍下如火飲食添進四肢輕快是其驗也行而久之則髮白再黑齒落重生精神全具復歸嬰兒寒暑不能侵鬼神不能近千二百歲壽比彭老漸爲眞人矣徽宗見而嘉納之梁師成錄其說以示人乃簡易之道第行之者不能悠久耳或曰虞謨君明修養有得亦祇行此法也

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眞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葉石林曰天下眞理日見於前未嘗不昭然與人相接但人役於外與之俱馳自不見耳惟靜者乃能得之余少嘗與方士論養生因及子午氣升降累數百言猶有秘而不肯與衆共者有道人守榮在傍笑曰此何難嘗坐禪至靜定之極每子午覺氣之升降往來於腹中如飢飽有常節吾豈知許事乎惟心內外無一物耳非止氣也凡寒暑燥濕有犯於外而欲爲疾者亦未嘗不悠然逆知其萌余長而驗之郷甚不誣也在山居久見老農候雨暘十中七八問之無他曰所更多耳問市人則不知也余無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戶外往往僮僕皆未興其中既洞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象與山川草木之

許某村嘗傳炙艾方於屋上開一竅日中時光下照坦腹當之用火鏡引炷艾於臍射百病皆愈其弟用此法療疾淨療

秀而志其一日爲陰爲晴爲風爲霜爲寒爲濕亦未嘗不十中七八老農以所更吾以所見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静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况理之至者乎

豐城李仲武嘗言丹徒令以捕寇徙官令初尉臨海得寇慰年八十筋力絶人盛寒臥地飲氷了不畏人皆妖妄疑之既就捕令訊無他自言年三十許時有道人告云凡物經火乃能壽土赴水即潰爲瓦礫乃至千年木仆地即朽炭之埋没更堅緻人之灼艾猶是也用其語歲灸丹田百炷行之蓋四十餘年矣盜既坐棄市令客使人決其腹視之有白膜總於臍臍若芙蓉狀披之凡數十重豈一歲一膜耶

嬌嗔詬誶極妍盡態卿入溫柔鄉欲親愛非之雲英豈皆天姝高人玷璧祗賦閒情才士香奩偏吟粉黛疏葩裙敘鑿昭環珮彤管采風於是乎在集閒情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甚爲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實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綺羅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

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俱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潁妓曹蘇奇往歲與悅已者密約相從而其母禁之至苦不勝抑悒以盛春美景邀同約者聯騎出城登高冢相對慟哭既而酣飲諸客聞之賞其曠絶於流輩晏元獻聞之爲戲題絶句曰蘇奇風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緑大家攜酒哭青春

丁諷病廢常令兩妓女挾侍見客於堂中諷以好色致疾既廢無賴益求妙年姝質以厭其心客至不能送令一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以故賓客之至者加多乃數倍於未病時

歐陽永叔任西京留守推官暱親一妓錢文僖一日開宴客集而永叔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公責妓曰末至何也妓曰患暑往凉堂睡着覺失金釵竟未覓得公曰得歐陽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永叔即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棲畫棟玉鈎垂下簾旌凉波不動簟紋平水晶雙枕傍有墮釵橫坐客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永叔而令公庫償釵

歐陽公坐甥女事謫知滁州時劉煇挾省闈見黜之恨作醉蓬萊詞以醜之其事之誣不待辨也然世所傳甥適張氏夫死携孤女歸父家年方七歲公見而笑曰年方七歲正是學簸錢時也公有辭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况到如今此詞載錢氏私誌當是錢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毁吳越故假作以汙之耳

歐公閒居汝陰時二妓甚穎而文公歡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留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色去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王都尉晉卿詵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盡逐有歌者號囀春鶯

色藝雙絕平居屬念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因從汝陰過許昌市傍小樓聞泣聲甚怨晉卿與之問乃囀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云美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晉卿每誦此事客有足其章者晉卿覽之尤愴然其詞云幾年流落在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囀沁園花（囀春鶯爲密縣馬氏所得後晉卿還朝尋訪微知之作詩云云此云過許昌見之傳訛也）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剏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妓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携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東風幹當來介因買以遺公今州治有石刻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廨舍後堂乃蘇小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塘尉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舫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繼而火起

少游既
以修真
遣去侍
妾行緣
於於燕
云隱道
來治途
此也無
二年矣

舟用狼狽走報家已慟哭矣

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縣令歸題於驛舍之壁其序畧云登山臨水不廢於謳吟易羽移商聊紓於羈思因成鳳棲梧一曲書之驛壁後之君子覽之者無以婦人竊弄翰爲罪詞曰蜀道青天烟靄翳帝里繁華迢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彈烏雲膩細帶雙垂金縷玉珮珠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鸞妝添遠意畫眉學得遥山翠

晁無咎謫玉山過徐州時陳無已廢居里中無咎置酒出小姬娉娉舞梁州無已作減字木蘭花云娉娉裊裊芍藥稍頭紅樣小舞袖低徊心到郎邊客已知金尊玉酒勸我花間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歎曰人疑宋開府梅花賦清艷不類其爲人無已此詞過於梅花賦矣

長沙義妓者不知其姓氏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哦不置久之少游坐鈎黨南遷道經長沙訪潭土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舉妓遂往訪少游初以潭去京師數千里其俗山獠陋劣雖聞妓名意甚易之及覩其姿容旣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卽京洛間亦未易得咄咄稱異坐語間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妓不知卽少游具道其才品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益怪之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之似情有獨鍾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焉得至此卽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耳使親見其貌未必然也妓歎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誠因謂曰若果欲見之卽我是也以貶黜道經於此妓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告母媪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妓冠帔立堂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乃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詞一闋以侑之飲卒甚歡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

分寢定妓乃寢平明先起飾冠帔奉沃匜立帳外以俟少游感其意爲留數日妓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懼貽累又不敢從行惟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妓自與少游別閉門謝客獨與媪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失身以負少游一日晝寢寤驚曰吾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亟遣僕沿途覘之數日得報乃謂媪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

一號而絕左右驚救之已死矣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元祐癸酉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後三年少游欲修眞斷世緣遂遣歸父母家以金帛嫁之朝華臨別涕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塘至淮上因與道友議論歎流光之遒速謂朝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眞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遣還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來此度分携更不回腸斷龜山別離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其事未幾遂竄南荒

張文潛初官通許喜營妓劉淑奴爲作詩曰可是相逢意便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窗外三更夜雨衾別燕從教燈見淚夜船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渾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又云未說蝤蠐如素領固應新月學蛾眉引成密約因言笑認得眞情是別離尊酒且傾濃琥珀淚痕更著舊臙脂北城月落烏啼夜便是孤舟腸斷時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嬌遠送之爲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闕歐陽永叔出城送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問故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秦亦能病人多矣

國香荊州田氏侍兒名也山谷自南溪召爲吏部員外郎留荊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爲鄰偶見之以爲幽閑端美目所未見後其家以嫁下里貧民因賦水仙花詩寓意云淤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俾高子勉和之後數年山谷卒當時賓客雲散此女既生二子矣會荊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子勉置酒出之掩袂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話當時事相與感歎子勉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志政和三年春子勉客京師會王性之問山谷詩中本意因道其詳且爲賦詩云南溪太史還朝晚息駕江陵頗娛欸綵毫曾詠水仙花可惜國香天不管將花托意爲羅敷十七未有十五餘宋玉門墻迁貴從藍橋庭戶怪貧居十年目色遂成處公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殷勤句聞道離鸞別鵠悲藁砧無賴鶯蛾眉桃花結子風吹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郎好事知渠久酬贈明月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可章臺柳賓髻犀梳金鳳翹尊前初識董嬌嬈來遲杜牧應須

涪翁在
荊州一
再賦水
仙花如
凌波仙
子生塵
襪者應
而指小
長云山

踈胡

愁殺蘇州也今消却把木偏花說似猛省西家黃學士乃能知妾妾嘗時悔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聞此語詳索詩裁與浸淒涼其今驅遣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

豫章先生弟黃元明宰廬陵縣赴郡會座上巾帶偶脫太守諭妓令綴之既畢且俾元明撰詞云銀燭畫堂明如晝見林宗巾墊瀟蓬首斜插花枝綠鬢羅袖須臾兩帶還依舊繫帶休令後也不須更漉淵明酒實篋深藏濃香薰透為經十指如葱手盡七娘子也

豫章寓荆州除吏部郎中再辭守當塗才到官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有詩云歐借腰枝栁一渦大梅酌酒小梅歌舞餘細雖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蓋歐梅當塗營妓也李之儀以人之幸不幸歐梅偶見錄於豫章遂傳不朽與杜詩黃四娘何異然豫章又有木蘭花令序云庭堅假守當塗故人庾元鎮窮巷讀書不出入州縣因作此以勸庾酒云庾郎三九常安樂便有萬錢無處著徐熙小鴨水邊花明月清風都占却朱顏老盡心如昨萬事休休莫莫尊前見在不饒人歐舞梅歌君更酌自批云歐梅當時二妓也

龍舒人阮閎字閎休能為長短句見稱於世政和間官於宜春官妓有趙佛奴籍中之錚錚也嘗為洞仙歌贈之云趙家姊妹合在昭陽殿因甚人間有飛燕見伊的盡道獨步江南便

江北也何曾慣見惜伊情性不解嗔人長帶桃花笑時臉向尊前酒底得見些時似恁地好能得幾回細看待不眨眼兒覰着伊將眨眼的工夫看一遍阮官至中大夫累任監司郡守他詞皆相類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嘗游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游詞云識個人人恰正年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畫樓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古歸計拚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都下盛傳

徐幹臣伸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為太常典樂出知常州嘗自製轉調二郎神詞云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謾試着春衫還思纖手薰徹金猊燼冷動是愁端如何向更怪得新來多病嗟舊日沈腰而今潘鬢怎堪臨鏡重省別時淚滴羅襟猶凝料為我厭厭日高慵起長託春酲未醒雁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亭芳景空佇立盡日闌干倚遍晝長人靜既成會開封尹李孝壽來牧吳門李以嚴治京兆人號閻羅道出郡下幹臣令樂大燕勞之諭羣娼令謳此詞必待其問乃止娼如戒歌至三四李果詢之幹臣蹙頞云某頃有一侍婢色藝冠絕前歲以亾室不容逐去今聞在蘇州一官兵處屢遣信欲復來而主人靳之感慨賦此詞中所敘多其書中語

至今有此橋

今適有天幸公推施於彼不審能為我遣地否李云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既大無錫寘贊者請受謁次第李云郡官當至楓橋距城十里而遠翼日艤舟其所官吏上下望風股栗李一閱刺忽大怒云都監在法不許出城迺亦至此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斥都監下階荷校送獄又數日取其供牘判奏字其子震懼求援宛轉哀鳴致懇李矣云且還徐典樂之妾了來理會即日承命然後舍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子也隨計入都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宅有女子甚麗獨立於門徘徊徙倚者有所俟生方注目際忽有騶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

抵夜歸復過之則寂然無人聲循墻而東有隙地丈許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墻上劍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竢之少頃有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已倦睡欲歸矣忽墻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嫗負篋從後生遽就之乃適門間所覩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嫗嫗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捽其袂而劫之曰汝為女子夜與人期天明執告官辱門戶矣今邂逅遭合亦是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攜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喪獨有己一女母鍾愛之為擇良配女素悅姑之子

使乳嫗達意於母以其無官弗許遂私約宵奔墻下微歎而去者當是也生既南宮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俾人詢之頗知有女子共居大怒促生歸扃之別室女所齎甚豐強半為生費餘與嫗坐食垂罄更遣偵其母則以女逸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嫗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閩中女至廣陵貲盡不能進遂隸樂籍易姓名為蘇媛生後宦遊四方亦不知女消息數年自瀏幕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娼侍燕識生生亦訝其似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酹不覺雙淚墮酒中生愀然曰汝何以至此具以本末告生亦娩歎流涕不終席稱疾而起密召女納為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尚書郎

歷數郡

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最後一輿有一美人美而艷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躡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蔽章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邃若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甚衆俱亦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體為之疲意甚徬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所遊之地何為至此耶我主翁行跡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鈎至少年

之徒與翠娘合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懼嚴曰果爾爲之奈何娘曰觀子之容蓋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人明日入祈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復鎖門俟至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以厮役之服被子隨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愼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不然吾與若皆禍不旋踵矣詰旦果來扣戶章用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少年輩不可不知戒也

周美成爲江寧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款洽於尊席之間世所傳風流子蓋所寓意焉新綠小池塘風簾動碎影舞斜陽金屋去來舊時巢燕土花繚繞前度莓苔繡閣鳳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欲說又休慮乖芳信未歌先噎愁轉淸商遙想新粧了開朱戶應自待月西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問甚時說與佳音密耗寄將秦鏡偷換韓香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新綠待月皆簿廳亭軒之名也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匿於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檃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烟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家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他日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

狂術呼杖為樣此故[illegible]

事不近後詞却清光此人所能及神宗召之急使設收卒召之

誰作師師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課稅不登如何京尹不按發來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京尹至蔡以聖意諭知京尹云惟周邦彥課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師師問之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坐久至更深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怒云汝從何往師師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畧致杯酒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道君云試唱一遍李云容臣妾獻一觴歌此詞云柳陰直烟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惜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折柔條過千尺閒尋舊蹤跡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帆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吹笛沉思前事夢裏淚偷滴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

袁安國守臨川王宜子解廬陵郡歸安國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會適散樂一妓言學作詩漢卿語之曰太守呼爲五馬今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體此意做八句妓即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親瑩如臨汝無瑕玉

嘏作虞皮有腳春五馬今朝成十馬兩人前日壓千人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秉化鈞安國爲之嘆賞竟日賞以萬錢

宋宗室趙不敏與錢塘名娼盻奴甚洽久之不斂日益貧盻奴周給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貲囑其弟院判某均分之一以膳院判一以遺盻奴且言盻奴有妹小娟俊雅能詩可謀致佳偶也院判至錢塘則盻奴亦以憶司戶一月前死矣小娟以於潛官絹誣攀繫獄院判素與杭倅善託倅從獄中名出詰之曰汝誘商人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姊盻奴事乞賜周全倅喜其詞氣婉順以趙司戶所寄付之小娟路東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書黙然倅索和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言於太守蕭爲脫籍歸院判得偕老焉

方務德侍郎帥紹興赴召士人姚某以書投誠自陳失身娼館歲月滋深生育男女義不可負望爲脫籍無任哀祈方題其書後云姚某解元文詞英麗早以俊稱杯酒流連至於忘返露由衷之懇不覺多言遂成家之名何愛一妓韓公之於戎昱倪獨所求奇章之望牧之更宜自愛

馬光祖尹京日有士人踰牆盜入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東家牆摟處子詩士人操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寓心摟謝砌應潛越韓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

宣和中有題於陝府驛壁者云幼卿少與表兄同研席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締姻好父母以兄未祿難其請遂適武弁公明年兄登甲科職教洮而良人統兵陝右相與邂逅於此兄鞭馬畧不相顧豈前憾未平耶因作浪淘沙以寄情云目送楚雲空前事無蹤漫留遺恨鎖眉峯自是荷花開較晚辜負東風客館笑飄蓬聚散匆匆揚鞭那忍驟花驄望斷斜陽人不見滿袖啼紅

開封富民楊氏子館客頗豪俊有女未笄竊慕之遂有偷香之誠客約登第結姻既過省乃棄前盟屢約相會了不可得登第後密遣人諭女曰若遂成婚好則先奸後娶在法當離必不能久爾或落髮則我亦不娶朝夕游處庶能長久女信之然思慕已成疾遂懇請於父母求祝髮焉或告客於某氏結

極因之
相所當
刪去

婚者女問之闕絶良久索筆書曰黃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空歸剩歸字落筆放手而絕

近時有士人不欲書名者於錢塘江漲橋爲狹邪之游作樂府名玉瓏璁云城南路橋南樹玉鉤簾捲香橫霧新相識舊相識淺顰低笑嫩紅輕翠惜惜惜劉郎去阮郎住爲誰留兩朝還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心性柳花蹤跡得得得其後朝廷復收河南士人陷而不返其友不欲書名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香云江漲橋邊花發時故人曾共著征衣請君莫唱橋南曲花已飄零人不歸士人在河南得詩酬之云舊時心事家心字香玉窗春夢紫羅囊一燕未歸人何許洗破征衣更斷腸

唐仲友平生恃才輕朱晦菴而陳同甫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甫游台嘗狎一妓屬唐爲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耶妓謝唐曰汝須能忍飢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歎接矣陳知爲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見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其倅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閒氣耳遂兩平其事（朱按唐事或曰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有隙朱主呂故抑唐實不然也）

天台營妓嚴蘂字幼芳善琴弈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承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命綴詞以己姓爲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墜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贈之而歸其後朱晦菴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蘂爲濫繫獄月餘蘂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以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罪不過杖況前已經斷法無重科何爲枉受此慘毒耶蘂答云身爲賤妓縱令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眞僞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復痛杖之仍繫於籍兩月之間一再受刑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爲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蘂略不搆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悞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郎日判令從良既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焉

嘉泰間内臣李侯大謙於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寺毀工數内有漆匠章生者乃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於道中遇一老嫗挽入一小門暗中以手摸壁隨嫗而行且覺是布爲幔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暗坐此嫗乃去繼有一尼攜燈而至又見四壁皆青赤衣幃遮護終不知何地尼又引經數曲又至一室燈燭帷帳酒殽器皿一一畢具但非中下人家所有之物章生見之驚異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師往頃時有一婦人隨至容質非常惟不冠飾章生畏懼尼遍使共坐遂召前嫗命酒殽數盃婦人更不一語尼師云已曉矣章生但懇禱尼師云匠者無錢尼師終不顧允遂令就寢屏師執燈扃戸而去章生屢詢所來及姓名而斯人竟無一言疑爲齋戒至鐘動其尼復至啓鑰喚起章生出令前嫗引出亦捫布壁而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令出街可至役所章生如夢寐中行至一街至曉即離所造之寺二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怪責其不歸及具此語使徧訪之終不得其元所入門域衆皆謂遇鬼物而有一木匠云此固寵借種耳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墻與妓江柳狎頗爲人所知

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讌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詵二字乃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宮告詵詵自岳去辰州八百里且求資裝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并貸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之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攔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按部至岳與陳有舊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即取空名制幹劄與陳差名撥入制幕既而孟迎陸入門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即呼至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酣陸戲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獨不能容一點效豈能予我孟因叙詵之過陸歎慨微而酒罷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詵送別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舉詞示孟且請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詵入幕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詵同宴明日列薦詵且除柳名陸遂將詵柳江陵見之閫公秋壑俾充幕僚至今巴陵傳爲佳話

謝希孟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愧于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他日復爲娼造鴛鴦樓象山聞之又以言責希孟復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

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象山默然希孟在娼所忽起歸意遂不告而行娼追送江滸涕泣戀戀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回說著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愛我心付與傍人可希孟與鄉友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黑面身狹多髯希孟見其寫真桂壁上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侵擾乎其旁而不已於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此語喧傳伯益病之而莫能報希孟後避寧宗諱改名直字古民伯益於是以兩句詠其名云炊餅担頭挑取去典衣舖上唱將來聞者絕倒伯益又嘗寫真衣皂道服躡鞴鞵著孟贊之曰禪縠髭鬚長髮道衣行藏梗直鳥肌狹小面皮秋水長天一色

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為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筭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

婺州劉鼎臣赴省試瀕行其妻自製彩花一枝贈之侑以鷓鴣天詞云金屋無人夜剪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慇懃送襯與蕭郎兩鬢青聽囑付好看承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潭州易彥章被以優等為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寄之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却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秀州鄭文為太學生久寓行都其妻寄以憶秦娥詞云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開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而今此詞為同舍見者傳揚酒樓妓館皆歌之

洞庭劉氏夫葉正甫久客都門因寄衣侑以詩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歌兒珠簾秀姓朱氏姿容姝麗雜劇當時獨步胡紫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亦有鷓鴣天云十二欄杆映遠岑醉香空斷楚天秋蝦鬚影薄微微見龜背紋輕細細浮香霧斂翠雲收海霞為帶月為鈎夜來捲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蓋詠珠簾寓意也由是聲譽益彰

歌妓順時秀姓郭氏性資聰敏色藝超絕翰林學士王元鼎甚

脊之偶有疾思得馬板腸充饌公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都下傳爲佳話時中書參政阿魯溫尤屬意焉因戲謂曰我比元鼎如何對曰參政宰相也學士才人也燮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參政嘲風咏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如學士參政付之一笑而罷

癡癖頗連賦此奇偏性與人殊興居例然見歷鴉頸亦全其天集異稟

華元郡王允良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櫛衣冠而出然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就枕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官之人皆晝臥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爲他驕恣惟但晝作夜性與人殊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常語燕王好坐木馬上每坐則不肯下或飢則就其上具食往往乘興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允良太長幼子燕王元儼子也）

木馬給印馬蝙也

夏文莊公竦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爲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起每食鍾乳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啖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爲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陸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啖不類常人衆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爲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

也然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筯卷之抽去其筯撚頭一莖而食此亦異於常人也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何如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釂復以金柈捧籠炊百枚趙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笑其後均役荆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爲薦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餅五十事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殊不

爲動公笑曰君尚能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飲數觴復問之其對如初既又飲斗餘乃罷歸別館聞其人暴腹痛急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腸裂無疑吾本善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而典客已持謁白牒某監押見留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踧踖起對曰某不幸抱饑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昨蒙賜宴不覺果然革帶條爲之迸絕故有聲耳國初文卯州善啖太祖賜饌食盡腹有聲疑其腹裂明日問之曰臣若飢以帶束之昨賜飽不覺爲斷事與趙同

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之老婦愬以飢其子恥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有百餅猶稱飢不已日飯一石米隨而利之饑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亦得饑疾每饑立須啖物稍遲則頓仆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客亦須啖繩有美行博學工文爲時聞人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者

蒲傳正爲宋資政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拭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焉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焉小澡浴湯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湯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濯足間日一小浴又間日

一大浴日脂面藥熏爐妙香未嘗斯須去側也與王介甫同時共事介甫垢面亂髮衣服生蟣蝨而蒲則如此視南史所稱何佟之一日洗浴十餘遍同其冰溜若劉寛經年不洗浣陰子春經年不濯足者相反極矣

趙忠惠帥維揚日募僚趙恭議有婢慧黠盡得同輩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發有異強即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奸狀不一遂置之極刑嘗考之佛書所云博叉半擇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有五種不男曰生犍妒變半半者二形人中惡趣也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邪此亂氣所生

也玉歷通政經云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體與丈夫婦人更為雌雄此又何邪異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盛大監勛紹興初知襄陽單騎之官府治有一樓為公退燕息之所勛嘗獨居樓上屏左右命一老兵守其下臥榻之前置大浴斛取漢江水滿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乘勛晝寢登梯隙壁竊視乃見一大鯉魚金鱗頳鬣游泳斛中如覺有窺者注目壁隙凝然久之老兵驚懼趨下自是撤去浴斛不復取水

北夢瑣言曰蜀劉尚書每浴必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竊視者見一巨鼈吹水也性甚奇嘗爛一羊胛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日內子於封處割食歸見之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復食肉

楊戩於所居堂後鑿一大池環以廊廡扃鑰周密每至浴時先設巾器并澡豆之屬於池上乃悉屏人躍入水中游泳率移刻而出人莫能窺一日戩獨寢有盜入其室忽見牀上一蝦蟆大幾充牀兩目如金光彩注射盜不覺驚仆於地而蝦蟆已復變為人乃戩也起坐拔劍問曰汝為何

本唐初吾邑海濱光姑二人名海见一夕暴長至九尺為人館作食無亟人若不常館婢寡會时刈沁跂之安至若擲刈雜伏但偃化不容鳥

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香毬與之曰念汝實貧以此賜汝勿為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再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米元章知無為軍喜神怪每雨暘致禱則設宴席於城隍祠東向坐神像之側舉酒若相獻酬往往獲應每得時新茶果之屬輒分以饋神令典客聲喏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緡錢於香案之側若神以勞送者嘗晨興呼譙門鼓吏問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惶恐言中夜有巨白蛇纏其鼓故不敢近米頷之叱吏去不復問故人皆疑其蟒精（一作蔡君謨）

淳熙間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兒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

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動倚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室受囷粟蓋出牆外則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有瑞以聆使客見之大駭異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每聲喏如洪鐘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臥之浮於河至望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踰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塡咽炷香謂之活羅漢

余在京見程[illegible]樹[illegible]立堂下較堂上人猶高一頭問之我通州人也

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身漸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未曾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

數年方稍稍復舊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鉤

秘書丞張誨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則苦熱暑月中著襪袴紗綿相半

傅舍人爲太學博士日忽得腸痒之疾滿腹作痒又無搔處欲笑難笑欲泣難泣數年而愈

叅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郎舉身戰慄至於幾絕見母與弟皆然至死不明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鐵疾遂作更不欲見竟逐去之醫莫能施其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腹消則止一月一作醫莫能治

有張五星者瞽而慧善辨寶玉此猶是暗中摸索至於能別婦人妍醜聞其聲欬和問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情性趙信國丞相專鍾寵姬妾并玉器云

宋稗類鈔卷之四終

詞氣不倫恐傳者之妄

宋稗類鈔卷之五

潘永因長吉氏編輯
金沙
兄永圖大生氏訂定

文苑

書讀五車言成一家玉琢而楷筆生而花排沙揀金含英咀華集文苑（宋興一代文章其羽翼經傳者會張崔宋陸其鼓吹休明者推晏殊王曾俱置弗錄寥寥數則譬之小璣聊堪握掌亦同珍味畧一染指云爾）

楊文公億欲作文章時雖有賓客飲博投壺奕棋笑語諠譁而不妨搆思以待少焉客去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令門人傳錄若遇名勝留題頃刻成數千言眞一代文豪也

大年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謝執政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未至一時稱之

前輩嘗說北朝致祭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朶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宗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洪忠宣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張子韶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

今日處信當然此爲法

昭告於渠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景盧深美其情哀愴乃過於辭

謝希深繹嘗作楊秘監啓事有曰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題於所携扇曰此文中虎也歐陽公嘗云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希深於制誥尤得其體常楊元白不足多也

五季文章卑陋極矣然當時諸僭僞其國亦頗有人嘗游博白之宴石山號普光禪寺者爲屋數椽而已其山迥絕洞穴怪奇得一碑乃僞漢時人爲寺記特喜其中兩語云蔬足果足松寒水寒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爲文穆脩張景輩始爲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脩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如坡公嶺外詩叙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只著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一作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歐文忠公曰使子脩史萬卷未已也以爲逸馬殺犬於道）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惟喜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覽小說如廁則閱小詞蓋未嘗須臾釋卷也謝希深亦言與宋公垂同在史館每來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音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歐文忠公因謂希深曰余生平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公又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錢惟演初諡思其子爭之改諡文僖）

錢思公鎮洛所辟僚屬盡一時俊彥時河南以陪都之要驛舍常缺公大創一館榜曰臨轅既成命謝希深尹師魯歐陽公三人各撰一記期以三日後宴集賞之三子相掎角以成文就出之相較希深之文僅五百字歐公之文五百餘字獨師魯止三百八十餘字而語簡事備復典重有法歐謝二公縮袖曰止以師魯之作納吾二人者當匿之丞相果召獨師魯

獻文思公曰何見忽之深已礱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納之然歐公終未服在師魯之下獨載酒往通夕講摩師魯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諸君文誠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爾永叔奮然持此說別作一記更減師魯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師魯謂人曰歐九眞一日千里也思公兼將相之位帥洛止以賓友遇三子創道服筇杖各三每府園文會丞相則壽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携筇而從之

孫何性落魄而嗜好古文爲轉運使日政尚苛峻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得數本釘於館中孫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階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眞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名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册皆不稱旨惟宋公湜深探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眞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遑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

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

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書時有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鞅鞅而去逮夫新書之成迺指摘其瑕疵爲糺繆一書至元祐中縝游宦蹉跎老爲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刊行之紹興中福唐吳仲實元美爲湖州教授復刺於郡庠且作後序以爲鍼膏肓起廢疾杜預實

蠖客謂
余曰吾史
餘藁本
具在可檢
奇其刪潤
處

爲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縝著書之本意也

舊傳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藁其不輕苟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顯易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藻采也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而世所傳宋景文刀筆集華平文而務爲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世益未之見傳崧卿給事嘗盛暑中以冰餽同舍其簡云蓬萊道山羣仙所遊清異人境不風自凉火雲騰空莫之能爽餉以冰雪是謂附益讀者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此書去之

歐陽公爲韓魏公書錦堂記云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

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前輩爲文不易如此

傳云良工不示人以樸蓋恐見其斧鑿痕跡也黃魯直嘗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束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但見其竄易字句與初造意不同而悟入爐鞴之妙耳

宋景文脩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所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非禎札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

常即恒

震霆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慚而退

范蜀公少時與宋子京同賦長嘯却敵騎蜀公先成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景文見之不復出其所作潛於袖中毀之因謂蜀公曰公賦甚佳更當添以三者字景文賦雖不逮蜀公然破題云月滿邊塞人登戍樓亦奇語也

何不添者字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二公笑且憫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夏公七日宋公五日不復遺一字

王舒王性酷嗜書雖寢食間手不釋卷或燕居默坐研究經旨知常州日對客語未嘗有笑容一日大會賓佐倡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乃共呼優人厚遺之曰汝能使太守開顏可賞也有一人竊疑公笑不由此因乘間啓公公曰疇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覺發笑耳

王荊公作字說時用意良苦置石蓮百許枚几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即嚙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獾入其產室有頃公生故小字獾郎

荊公在蔣山時以近製示蘇子瞻中有騷語云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子瞻曰自屈宋沒後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荊公曰非子瞻見諛其自負亦如此

劉貢甫舊與王荊公游甚欵每相過必終日荊公爲參知政事

甓擲 曾文正著中爲[illegible]蜻桂中以然之之公生常若癖疒

一日貢甫訪之值其方飯使吏延入書室中見有藁草一幅在硯下取視之則論兵之文也貢甫性強記一過目輒不忘既讀復置故處獨念吾以庶僚謁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因復趨出待於廡下荊公飯畢而出始復邀入坐語久之問貢甫近頗爲文乎貢甫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荊公問所論大概如何則以所見藁草爲己意以對荊公不悟其竊見已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硯下藁草裂之蓋荊公平日論議必欲出人意表苟有能同之者則以爲流俗之見也

國史云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父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脩經義蓋本於原父云

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文忠公曰劉敞文章未甚佳博學可稱也

胡武平嘗奉勑撰溫成皇后哀冊當時受旨以溫成嘗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乃用西漢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昔禁闈誰何弛衛觸瑟方警當熊已厲覽者無不歎服（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謚文恭）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孫甫字之翰博學強記尤善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世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

見故學者以爲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而卒詔取其書藏秘府司馬溫公書其後云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刀兵之急他財貨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輙取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暇挈以俱既行其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於白首乃滅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就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宋論以與之

溫公脩歷代君臣事跡辟范淳甫祖禹同編脩公在書局分職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有見欒城先生於穎昌先生曰老來不欲泛觀他書近日且看唐鑑

東坡云子由作栖賢僧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也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子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一時戲語然涪翁所謂南窗讀書吾伊聲葢讀書者其聲正自可聽耳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叅大政上每試舉人多令沔讀試卷沔素善讀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厭凡經沔者每在高選舉子凡納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若然則善於讀者不爲無助焉

蘇子由嘗云子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徐師川俯是山谷外甥晚年欲自立名客有稱其源自山谷者公讀之不樂答以小詩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

曾南豐表中語有云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陳履常甚愛之嘗曰此語信爲奇偉

有謂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其要處云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其言至約其體至備而爲之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無

不盡也至於後世諸史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傾動天下之耳目而一時偷奪悖理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耶

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作守歐陽公與王荊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就廳作大排設召子固惟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曰人以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遜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爲作終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即令子固代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子固年少有才名私以不識字誚之伯玉有所聞故揭示之如此

魏昌世衍從陳無己游最久若無己平生惡人節書以爲苟能盡記不忘固善不然徒廢日力而已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事必明燭繙閱得之乃已或以爲可待旦者無己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也

肅王樞與沈元用同使金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辭皆偶麗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即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即取筆盡補其缺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不覺爲之駭服

尹少稷穡強記日能誦麻沙板本書厚一寸嘗與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歷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在晚年尤難也

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本謂幼而能赴國難耳非姓童也

翟公巽作童貫誥詞云爾祖汪錡誤也或云故以戲之

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以文爲戲如朱希眞敎僑東方智士說蕭東夫海藻吳伍百二文亦不無補於世道朱之文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心狂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缺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終身不免饑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鐘鼓帷幄悉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居第貨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動用什物器皿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歸我富人即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婢妾大小男婦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

智士因徧觀君第宮實靡麗勝如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圊仰視其合卑狹俯闚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綱紀僕讓之曰此第高廣而圊不稱僕曰惟假公敎智士因令撤舊營新狹者廣之卑者增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此以蔽風雨旣落其棁又丹其楹至於聚籌積灰翦蠅擾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莽帚與役夫雜作手足薾繭頭蓬面垢晝夜忘食切切焉惟恐圊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未落成忽閽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帚而趨逆宮人勞之曰子居吾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惟圊是務初不知中堂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觴蛛網琴瑟塵栖鐘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宮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且嘆悒悒而死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奚笑哉世之治圊者多矣奚笑哉蕭東夫寓言曰淮右浮屠客日飲於吳市醉而狂攘臂與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聞吳牧牧錄而械之爲符移授伍百使護而逐之淮右伍百詬浮屠曰狂髡坐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而卽抑執杻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縶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伍百而髡其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縶焉頹壁而逃明日旣曉伍百乃

醒寂不見浮屠顧壁已頹咍曰嘻其遁矣旣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循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縶禁不能出戶大呼逆旅中曰狂髡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輒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伍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爲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以見榮悴乃皆外物非所謂倘來者耶曩悴而今榮倘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亦日隨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是其與吳伍百果有間哉吾故人或鬚鬢華要當書此遺之

姚銘字潄文號秋園合沙者儒也記誦甚精著述不苟滌倒餘六旬僅以晚科主天合黃巖學暮年而殂雜著數冊讀論皆有思致其喻白蟻文云物之不靈告以話言而弗聽俗所謂對牛馬而誦經是已雖然群生之類皆含佛性况夫螻蟻至微微而有知人但見其往來憧憧而不知其市聲訌訌固自有大小長幼之序前呼後唱之嚮默傳於寂然無譁之中一種俱白號曰蛇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爲室有嘴至剛嚙木爲糧遂使脩廊爲之空洞廣廈爲之頹圮夫人營創亦云艱矣上棟下宇欲維安土爾乃蝸若之而不恤蠶食之而無耻余備歷險阻擬事生涯苟作數椽不擇美材况杉櫪之無有惟梓松之是裁正爾輩之所慕遂馨香而俱

豕雖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君親親無闕門同氣之鬪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遜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禾雨則含沙負土先事而綢繆智識靈也其徒羽化則空穴餞之於外有同室之義也既靈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余之締創爾所見余之艱難爾宜知今與爾畫池爲界請遷種類以他適毋入範園而肆竊荷諄諄而莫聽是對牛馬而誦經以酒酹地爾其知之文斅柳河東三戒作三說其一曰福之馬嘉云海有魚曰馬嘉銀眉燕尾大者覩睟兒竊而炊爊之可致遠常淵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取之簾爲疏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縋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束愈怒則頰張鬣舒鉤着其目致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抑則悠然逝矣知進而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其二江淮之蜂蟹云淮北蜂毒尾能螫人江南蟹雄螯堪敵虎然取蜂兒者不論斗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蜂窩於土或木石人蹤跡得其處則夜炳烈炬臨之蜂空群赴燄盡殪然後連房刳取蟹處蒲葦間一燈水滸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惟知趨進而不安其所其隕也固宜其三蜀封溪之猩猩云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似赭罽色終始不渝嗜酒喜屐人以所嗜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獲猩猩見

之知爲餌已遂斥詈其人姓名若父祖姓名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攜儕唾罵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嘗試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宜然忘夙戒相與沾濡徑醉相喜笑取屐加足伏發往往頓連頸仆掩群無遺嗚呼明知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

百歲寓翁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附載於此曰無秦技無人然後可學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劍不神不可不讀燕丹子從太虛置思慾以名教衡意氣便可焚却燕丹子此荊軻事也有燕丹而後有荊軻也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軋所爲白虹貫日和歌變徵我固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謂報太子而成其爲荊卿者乎余本孱夫不能學亦不須讀第不忍付之宵燭而錄之以副予家卷軸惜無作者姓名耳

周申父之瀚寒夜擁爐爇火見瓶內所插折枝梅花冰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火文云寒勒銅瓶凍未開南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入梨雲夢却把芳心作死灰恭惟地鑪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庾嶺形若槁木稜稜山澤之臞膚如凝脂凛凛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總無心金鼎商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便離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華胥之國玉骨擁爐烘不醒冰魂剪紙竟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筠窗月淡尚凝弄

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難真却愁今落一枝春好與茶毗三昧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嘆烱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元儒郝文忠經字伯常有與友人論文法書曰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握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夭閼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秖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

千世上下萬軸插架幾於山海爾雅之間豈特北堂初學之

亞集博識

徐鍇贊寧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騎省鉉有疑則就而質焉二公皆拜之柳仲塗開因曰余頃守維揚郡堂後菜圃纔陰雨則青燐夕起觸近則散何也寧曰此燐火也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則凝結爲此氣雖千載不散柳退而之日掘之皆斷鎗折鏃乃古戰地也因贈以詩中有空門今日見張華之句

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徐鉉鉉奏曰請於前足求之如言果得以進又召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左足也朝廷皆歎其博識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復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撤斷韁繩之血流擊鞭却立鉉遺書問於餘杭沙門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則毀者乃是鉉斸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一丈膝而下長三尺髓骨若股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纔漚之遂爛

江南徐鍇嘗奉命撰文與其兄鉉共論獺事鉉疏得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

顏空庵少放蕩一日醉歸見父方食蟹空庵和福過之父怒呼使前令數蟹事乃索筆疏所記盡竹紙三幅握其筆四未輟也

宜和中蔡居安從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於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嘗聞坐客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

呂微之與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微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一言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瀝取和色欲日見者於日中畫欲夜見者於月下畫蓋珠蚌乃日精月華所成今以未就之淚布於日月之下則受此之精於色各以時見理或有之也

則稗監亦識公之爲自當人才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游東山各事寬履輕衫攜酒殽引步於漁溪樵塢間遇佳處則飲忽平田間一茅舍有兒童讀書聲相君攜策就之乃一老叟教數村童叟驚悚離席改容趨謝而翔雅有體氣調瀟灑丞相愛之遂觴於其廬置之客右叟亦不敢輙談李以晚渴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此不宜多食號爲五臟刀斧叟竊笑丞相曰先生之哂必有異聞叟謝曰小子愚賤偶失容於鈞重然實無所聞李堅質之仍脅以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不得已聞說者曰敢問刀斧之說有稽乎曰舉世盡云必有其稽叟曰見鶡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別之離爾蓋言人之別離戕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册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檢之如其說李特加重

宋制科題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文湯周福祿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爲對遂無一人合者

宋子京用伏奉手畢南人謂筆曰畢因效之以爲手畢手簡宋謂爾雅簡謂之畢學記曰呻其佔畢

今京師人亦然

宋景文博學多聞著名當世詩正義曰絡緯鳴懶婦驚子京詩云西風已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底事最堪恨絡

戚制漢

辯啼鵂無婦驚其用事如此又詩云蟹美持螯日魴甘抑鱠天用楊淵五湖賦云連旄抑鮓又詩云何但魚知丙非徒字識丁唐張宏靖云天下無事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丙者左太冲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或云魚以丙日出穴丙者向陽穴多生魚酈善長云穴口向丙又引梢枝山中有丙穴穴大數丈有嘉魚常以春末游渚冬入穴故知丙穴之魚不獨漢有也老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

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云櫻桃眞小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蓋聞其說云櫻桃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也橄欖初澁後甘下輩也枇杷肉少核大客作兒也凡言客作兒者傭夫也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賜酺宴詔中有致仕高年各賜束帛時胡大監旦瞽廢在襄英公依詔旨選精縑十疋贈之胡得縑以手捫之笑曰寄語舍人何寡聞至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逵諸儒所解束帛戔戔賁於丘園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則十挺之脯其實一束也若束帛則卷其帛屈爲二端五疋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折於隱淪之道也夏有慚色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著撰多以古事詢之無不知者鎬未學早扃應對不倦時人號爲杜萬卷性和易有懿行士論推之

先生刊
曹庵叢
六然記第
敎四第幾
宗

餘杭能萬卷者浮圖之眞儒介然持古人風節有與學王冀公深所禮重一時儒者皆抱經授業師嘗喜讀唐韻諸生長竊笑一日出題於法堂曰楓爲虎賦其韻曰脂入於地千年成虎諸生皆不諭固請之不說凡月餘檢經史百家小說俱無見者閣筆以聽教師曰聞諸君笑老僧酷嗜唐韻茲事止在東字韻第二板請詳閱諸生檢之果見楓字註中云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變爲楓木脂入地千年化爲虎魄後諸生始敬此書又有云松液入地爲虎魄者唐李嶠詠魄詩云曾爲老伏苓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覿未知孰是然毎見虎魄中蚊蚋數枚凝結在內信嶠詩不誣

魏收有庸峭難爲之語人多不知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容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取其有曲折峻峭之勢耳言人之儀矩可喜者曰庸峭就乃用此事作詩爲謝曰高晏初陪聽鼓鞞清談仍許奏揮犀自知伯起難庸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荷公德度容狂簡故敢忘懷去町畦

西作反稽

文潞公爲相日赴祕書省曝書宴令堂吏視閣下芸草乃公往

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芸草之辭鑑出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畧公甚喜即借以歸

歐陽文忠公嘗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朓於宋明帝朝爲尚書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而荊公答之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竟指吏部爲退之矣（吏部文章日月光自然以吏部爲退之但二百年不切耳）

慶歷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劉原父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父及書梁入閤事之類原父即爲剖析辭辨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父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父間以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父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爲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無得遽出其集曰後百餘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王荊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謚曰公非先生人言是其所是易非其所非難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閤起於何年閤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本末原父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爲答已而復追問令立談報原父就坐中疏入閤事詳盡無遺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之何

歐陽公五代史李琪傳曰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便殿謂之起居琪以爲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其皆不能正也

劉原父博物多聞前世無及在長安時有得古鐵刃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纒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莫能識原父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靑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墟也又有獲玉印遺之者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此漢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始大服長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硏嘗特以爲寶下有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甫如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稱載矣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取唐書示之無不驚歎李氏硏遂不敢復出

酈道元水經注曰赫連龍昇七年於黒水之南遣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幷造五兵乃咸百鍊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

韓持國謝邵堯夫九日遠寄新酒詩云有客忽傳龍坂至開樽如對馬軍嘗自註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南府使馬軍送新酒乃知杜詩有洗盞開嘗對馬軍

東坡嘗謂鬼詩有織烏西飛客還家不解織烏何義王銍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來如梭之義

酉陽雜俎曰于襄陽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悟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徑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迫舉人因賦詩曰流水涓涓芹努牙織烏西飛客還家荒郊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年劉歸襄州尋訪舉人則殯宮存焉

打揲字見聞錄云須當打揲先往排辦東坡與潘彥明書云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揲相伴皆使揲字今俗只使疊字誤也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艶吹愧鄰婦靑唇之動桑間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之語事聞神宗詢左右以靑脣事皆不能對乃問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再三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覩鄰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脣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烟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妻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耶夫曰君當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爲詩云吹火靑脣動添薪墨腕斜遥看烟裏面恰似鳩盤荼元老之強記雖怪僻小說無不該覽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靑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

榛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夢既無考據意亦怨淺謬浚明嘗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淹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為僧齋已賦故引此事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但未知果出何經耳

和勝執禮宣和初為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事不合改禮部待郎遂黜守蘄復落職責守滁黼罷相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照壁間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句也離楓下聞鐘事則劉夢得自武陵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臥龍武陵樵客躡

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鐘蓋用夢得詩語也

和勝浦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為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重之令訓其子弟方應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為不豫哉後蔡薿榜登科終戶部尚書死於靖康之難

西漢當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畧識字則識字豈易哉裴景迁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

今未知用
此注否
以俟多者
齋案

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包遜字敏道有六子名皆從心其間各協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館客李肴留心字學特明之云其義有二從十乃衆人之和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協心之協

宋人送使臣使契丹詩以青塚對紫濛多不知其出處按晉書慕容氏自云有熊氏之裔邑於紫濛之野蓋以慕容比虜是時南北方結好故雖送別紀行之語畧不涉譏刺之言此用紫濛字亦隱而妙方虛谷以為契丹館名殊精之言爾

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

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為宮妝且以退為褪誤矣

少卿章岵嘗官於蜀持呉綾湖羅至官與川帛同染紅後還京師經歲潤呉湖帛色皆渝變惟蜀產者如舊後詢蜀人之由云蜀地有蠶與他邦異當其眠將起時以桑灰爆之故帛成宜色然世之重川紅以為染之良蓋不知由蠶所致也

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幾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左傳晉使子員謂鄭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

人註行李謂行人也今人乃謂行李爲行裝非也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誌但漶剝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詞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爲竹箭爲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爲矢而通謂矢爲箭者因其材名之也至於用木爲矢而謂之箭則謬矣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筭髮以爲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爲心役不能上蔭乎髮也然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可作蒜易說卦巽爲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爲宣髮據此則當用宣字爲是

衛山齋云凡字皆有對如饑之對飽寒之對暖悲之對歡之類是也獨有渴字無不渴一字對之此雖戲言亦似有理又云向見鄉先生言關雎后妃之德註家皆指后爲太姒非也蓋后即君耳妃乃夫人以夫人爲后乃自秦始耳

生曰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覆禮部韻載先帝廟諱曰諱稱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

支干原作枝幹後人省文以幹爲干以枝爲支非也

錢塘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眞像來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

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東坡晚往迓其歸置酒相勞各舉令爲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某官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嗟賞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東坡詩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昔慧日至夾山夾山問與甚麼人同行慧日云有个木上坐蓋謂拄杖也

山谷送曹子方赴閩漕詩子魚通印蠔破山不但蕉黃荔子丹子魚出於興化軍通應廟前字訛以應爲印或曰子魚以容印者爲佳故王荊公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此說容可信也東坡詩亦云通印子魚猶帶骨然西谷於蠔而云破山理不可曉蠔有高四五尺者水底見之如崖岸然故呼爲山山谷謂之破山豈取蠔肉之謂耶

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礬樓或以爲樓主之姓非也本商賈鬻礬於此後爲酒樓本名礬樓

物雖數年不用便忘之祖宗時升朝官出入有柢斧其制是水晶小斧頭子在轎前至宣政間方罷之後人遂不識此物亦

不聞其名矣前人畫像有執者

今人呼墓前地爲明堂伊川書爲券臺南軒欲改之後見唐人文字中言某朝詔改爲券臺

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爲祖衰日爲臘故漢火德以午日爲祖戌日爲臘魏土德以辰日爲臘晉金德以丑日爲臘祭名雖同而祭日則異祖長生也終墓庫也

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天臘五月五日地臘七月七日道德臘十月一日民歲臘十二月正臘日爲王侯臘

陸士衡兄弟產于崑山後人因稱兄弟爲崑玉言其如崑山之玉也

善易不言易知詩非此詩鴛針旣度蚌鼓堪唉偶披珠玉胃聽鈞推春草池塘託言神助微雲河漢路絕思惟千篇易讀一字難師集詩話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世譏馮瀛王道依阿詭隨不能死節嘗考質其生平行事亦多侃侃不顧避處王荊公稚愛道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行富文忠公稱以爲孟子之所謂大人其所作詩雖淺近而多諳理今附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氷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敎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古今詩話云太祖承聰明還每邊事纖悉必知有使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使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避處凉風淸冷幾時來上曰蜀民望王師也

又考勻臺符岷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咏尤尚譏刺謂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耶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堯夫爲昊所擯知蜀主國柄聚斂生民肆擾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此詩乃堯夫非朱山長也清冷二字不逮消息遠甚

曹衍衡陽人太平興國初石熙載出守長沙以衍所著野史繼薦之因得召對袖詩三十章上進首篇乃鷺鷥貧女兩絕句蓋託意也鷺鷥云波濶靜處立身孤氄雪攢霜瘦轉盧盡日灘頭延頸望能消大海幾多魚貧女云自恨無媒出嫁遲老來方始遇佳期滿頭白髮爲新婦笑殺豪華年少兒太宗大

喜召試學士院除東宮洗馬

楊侍讀徽之以能詩聞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獻上奉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之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嶲州哭江爲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烟花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岩石雲生筆閒繞松庭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殘桐葉雨聲寒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僻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出適遇之者無不驚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宦善爲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繞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爲警句所居頗蕭灑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都召野坐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貌而舉

止生硬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云南郭迎天使東郊招隱人隱人謂野野有子名閑亦有清譽

魏野嘗從寇萊公游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游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野贈公詩有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以公七月十四日生故也又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寇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以比前趙渭南韋蘇州之類然富貴之時所作詩皆凄楚愁怨嘗爲江南春二絕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曰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余嘗謂深於詩者盡欲慕騷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語意清切脫灑孤邁則不無殊不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萊公富貴時送人使嶺南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爲警絕晚竄海康至境首雷吏呈圖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憔悴竄巴兆於此矣

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爲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有切響遂精於格律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晏元獻公雖起田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余每咏吟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

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公嘗自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此景致也無公之佳句宋莒公皆題於齋壁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靜尋啄木藏身處閒見游絲到地時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野棠花之類莒公嘗謂此數條使後之詩人無復措詞也

晏元獻公赴杭州道過洛陽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誦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無幾又使別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無跡鳴蛙只廢聲凄涼不可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又同步游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墻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又薦館職遂躋侍從山谷南還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板亦戒勿言爵里姓名久之有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臥偷眼看雲生未生徐觀姓名曰果吾學士葛敏修也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弊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歡

淡石出敢夜洛已点妙澗山和揩鷄

惜此圖不符

笑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千載畵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宋莒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宗朝本朝文章多人未有二公比者少時作落花詩爲時膾炙莒公詩云一夜東風拂苑墻歸來無處剩凄凉漢皐佩冷臨江濕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獺髓舞臺收影費鸞腸南朝樂府休賡曲桃葉桃根盡可傷景文詩云墜素翻紅各自傷青樓烟雨忍相忘欲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微香可憐無意傳雙蝶盡委花心與蜜房

歐陽文忠公詩話國朝浮圖以詩名者九人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粤文兆天台行肇洋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峩眉懷古淮南惠崇九僧詩極不多崇到長安有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爲時所稱崇非但能詩畫亦有名世謂惠崇小景者是也畵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荊公詩云爾

僧惠崇不但繪事精妙詩句亦清遠有氷雪松霞之韻嘗作句圖書其所最得意如嶺暮春猿急江寒白鳥稀掩門清桂老出定白髭長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空潭聞鹿飲疎樹見僧行磬斷亞羋山峰迴雁影沉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移家臨醜石租地得靈泉殘月楚山曉孤帆江廟春松風吹髮亂巖溜濺棋寒雲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林禽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野人傳相鶴山吏學彈琴地遠群馬小天闊一雕平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地形吞蜀盡江勢抱蠻迴露下牛羊靜河明桑柘空霜多秦木迥雲盡漢山孤夜閤潮動舸秋迥月臨城葉落風中盡亞聲月下多扇聲猶泛暑井氣忽生秋湘雲隨雁斷楚路背人遙關河雙鬢白風月一燈青松風傳夕磬谿霧擁春壇圭寶先知曉盆池別見天孤雲還靜境遠嶺發秋空古戍生烟直平沙落日遲來時雲擁衲別夜月隨筇古木風烟盡寒潭星斗深

梅堯臣以詩名家歐陽脩與爲詩友自謂不及堯臣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也

歐陽文忠公嘗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句以爲語新而屬對親切郭索蟹行貌也揚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鉤輈鷓鴣聲也李群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

荊公金陵詩云紅梨無葉庇華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蒼官松也青女霜也楞嚴經云當

抄甚

此書新

魚

横陳時味如嚼蠟以言道人處世間雖有慾而無味也蓋荆公自謂如若官自保但肯女横陳不能已耳此言近於雅謔殊有深意（又云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横陳）

王荆公嘗題一絶於畋扇云白馬津頭驛路邊陰森喬木帶滄漣斜陽一馬匆匆過夢寐如今十五年本集不載

王荆公見道傍大松人取以代燈因賦詩云虬角龍髯不可攀亭亭千丈蔭南山應嗟無地逃斤斧豈顧爭明爝火間公自註云松意尚不願揉於匠石尤棟梁之用況肯區區與螢爝爭明於頃刻間耶

王荆公詩蕭蕭摶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摶黍鶯春鋤鷺也

郭祥正字功甫有逸才詩多新意丞相荆公過金山寺於壁間得長篇讀之反覆諷咏聞知功甫所為由此見重最愛其兩句云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又曾題人山居一聯云謝家莊上無多景只有黄鸝三兩聲公乃命工繪為圖自題其上云此是功甫題山居詩處即遣人以金酒鍾并圖遺之

王禹玉寄程公闢詩云儤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盞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盃其對甚新

香泛鈞筩萍雨夜綠搓花塢柳風春舒亶信道詩也信道清才而詩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風動月牖中花氣雪藏梅又云宿雨閣雲千嶂碧野花弄日一村香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見松高皆警句也

劉莘老丞相和王定國雪中絶句云袁安只有高眠興謝朓空餘後會難十萬徒兒春瘴近飛花宜過海南山定國云公無乃學歐陽公耶蓋晏元獻為樞密使時西師未解嚴會天雪陸子履與歐陽公同謁之晏置酒西園歐即席賦雪詩有主人與國同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由是衘之語人曰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令公宴集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劉和詩時正元豐間朝廷方問罪安南故定國援以為戲

歐詩自有風骨

東坡在黄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題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而慧頗知書坡亦每顧之終未嘗獲公賜至公移汝將祖行酒酣琪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熟視久之令其磨研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載黄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譚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撤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

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爲之對曰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

子瞻渡江和介甫游蔣山詩介甫指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歎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乃唐人得意句僕安能道此

東坡熙寧十年知徐州李邦直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寄東坡東坡和之末云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怨天公不怨龍今來一雨何足道龍神社鬼各無功無功日盜大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邦直來謁東坡因戲笑言承示此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憑地事元豐三年東坡下御史獄嘗供此詩云本爲龍神慵惰不爲天行雨却使人心怨天公以譏諷大臣不任職不能燮理陰陽却使人心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龍神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職事也

吟哦傲兀仰晤巖月遇巘迎崖銀刓玉嵌黿鼉踆偶鴈鶩嵲屹臥玩我語聱牙歎嗟右江行見月四言也江郊葱瓏雲水蒨絢碕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開宴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游哉玩物之變右江郊四言詩也皆東坡作而本集不載

東坡元祐末爲禮部尚書夢人送喜雪詩云是王仲至所與覺後惟記一聯仲至因足以成章云曉雪誰驚是役時土膏方得助耕滋藏功已覺三元近春事何憂一覺遲此一聯乃得於夢中者不著興梅客觸目平留紅杏惜離披神交彼此無窮辨更爲公遐述夢詩

動地隋兵至君王尚晏安須知天下窄不及井中寬樓外峯交白溪邊血染丹無情是殘月依舊憑闌干廬山王元甫紹聖間敕賜高尚處士所作景陽井詩也東坡嘗跋云予聞江南王元甫郭功甫皆有詩名予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羽邀來謁之元甫云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竟不可見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荊公菊詩曰千花萬卉彫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又如李翰林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其病如前所論山谷作登達觀臺詩曰瘦藤拄到風烟上乞與閒人眼界寬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

人堪幾回別其詩簡捷而立意精確如荆公作與故人詩云一日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如東坡南中作詩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醉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不知

山谷黔中晚年詩句得意未及成者有云人得遨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尤所珍愛者不肯輕足成之更有山圍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窗風雨來之句亦不讓前聯也

退之有詩贈同游者喚起總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魯直曰余兒時便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陜

右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偶憶此詩方悟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況其大者乎蓋其學問淵源有五石六鷁之旨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

晁說之以道作感事詩云干戈雖作墻東客疾病猶存研北身上句用避世墻東王君公事而研北身乃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研北又云長暁研北天機素少又云筆下詞人研北諸生蓋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有類乞兒搬漆碗叔原戲作詩曰生計惟兹碗[illegible]擎豈憚勞造雖從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調顏瓢庶共操朝盛負餘米暮貯藉殘糟幸免墻間乞終甘澤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稱葛爲袍儻受桑間餉何堪井上螬綽然眞自許嗟爾未應饕世久輕原憲人方逐子敖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王仲至與秦少游謁蔡敏李公飯於關燕堂即席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亭裏暫回春（敏臣）已聞夢月瓊枝句更看朝雲暮雨人（觀）老槐紅粧翻曲妙舊逢淮客放懷新（敏臣）天明又出桃源去仙境何時再問津（觀）仲至使遼回謁李公席中賦詩云窮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李方叔嘗作寒食詩云蠟株密炬出嚴闈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對兆艾撿銅人

徐思叔題貧樂圖首句云逼爺畫灰教兒書嬌兒赤脚玉雪膚厭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緝枯葉作衿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頻廢書小兒恐寒栗生膚婦縱有褌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韓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益子蒼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也子蒼有館中詩最爲時所推故商老有黃葉之句云其全篇云

此豈可爲訓

朔風吹雪晝多陰日色蕭條黃葉深槎牙遠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音推愁不去還相覓（王荊公詩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與老無期稍見侵（劉賓客詩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游宦衣冠少時事病來無復一分心

東坡謫居於黃五年赤壁有巨鶻巢於喬木之顛後賦所謂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韓子蒼靖康中守黃州三月而罷因游赤壁而鶻已去作詩示何次仲狂叟云豉簪碧竹自沙游更挽藤梢上上頭豈有危巢尚棲鶻亦無陳跡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去眷戀群山爲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滿江樓次仲和答云昆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眞壯觀五年溪上不驚鷗鱗甞見木人猶怒鶻有危巢孰敢窺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二詩皆及鶻巢皆推賦而言也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此詩題於仁宗寢宮不著名氏韓子蒼表出之

趙明誠在建康日其妻李易安每値天大雪必戴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爲事得句必邀其夫賡和明誠每苦之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就擁翰於小白團扇書七言十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在側侍璫云如有能吟之客可令續之乃爲鄭居太學生旣宣入內侍省恭請宸製不知啓裁云何乞爲取旨或續句呈或就書扇左上曰朝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識此意足句以續於扇續進上大喜會將策士生於未奏名下徑使造廷賜以第焉上御詩曰選飲朝來不喜餐御廚空費八珍盤生續曰人間有味俱嘗遍只許江南一點酸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廟御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時玩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携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飮漫出以示康紿璫入取敍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

清換

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

建炎中駕駐維揚康伯可與之上中興十策名振一時後秦檜當國伯可乃傳會求進擢爲臺郎嘗與檜對局格天閣下檜戲曰此卒渡河是爾將軍之夥煩伯可徐應曰今皇御極視公宰相如腹心檜大喜撤碁酣飮終日而罷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客之嘗挾秦書干臨川守餽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甚陸請見不出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陸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

喚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節命相見待之如初

諫議大夫宋文淵齊愈宮詞云禁城春水碧溶溶流出桃花萬片紅葉上細看無一字始知玉女怨春風睢陽道中云竹溪嗑絕雨才過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何來松檜喜無恙坐久忽聞南澗鐘隱隱脩廊人語絕四山滴瀝雪鳴風（靖康末金人欲立異姓齊愈書張邦昌姓名示人後爲李綱所論誅斬）

辛稼軒觴客滕王閣詩人胡時可通謁關人辭焉可嘗愈甚辛使前曰既稱詩人先賦滕王閣有佳句則預坐即題曰滕王高閣臨江渚衆大笑再書云帝子不來春已暮鶯啼紅樹柳搓風猶似當年舊歌舞適相與宴而厚賄之

山陰陸放翁務觀之出也韓平原實招致之所作南園閱古泉二記時雖稱頌而有規勸之忠焉故平原敗而猶得免禍其題武林詩皇輿久駐武林宮汴洛當時未易同廣陌有風塵不起長江如練水常通樓臺飛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六十年間幾來往都人誰解記衰翁歸安春霽詩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使騎馬客京華小樓昨夜聽春雨深巷今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閒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布衣莫動風塵歎猶及清明可到家

劉漫塘先生與客燕坐指窗外櫻桃止一實共以爲笑忽崇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云燒丹道士藥鑪紅枉費先生九轉功一粒丹砂尋不見曉來枝上弄春風衆咸賞之

劉山翁敏進漫塘幼子學問宏深文字典雅與客九日遊龍山以塵世難逢開口笑分韻山翁得口字云縱步龍山巓放舟龍蕩口群然雁鶩行雜之牛馬走我拙不能詩我病不能酒試問賞花人還有菊花否衆服其工（漫塘潤州金壇人）

山谿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二十年布衫闊袖裹風烟如今各樣新裝束典却清狂賣却顛

有良家女流落可歎者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

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嫵但春到兒家庭宇幽恨一簾烟月曉恐明年雁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一人題詩於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漢陽郎官湖春日四絕句其一云兩山收雨暗平沙遮斷溪橋隔水花留得烟林作圖畫依稀松徑有人家其二云平湖出岸蘆灘瘦魏到處尋花其往問欲識春風最奇處試來同看雨中梅

其三朦朧花影月黃昏著意春風入酒痕知是江梅曾作客倒垂花蕊照清尊其四十日春陰到水亭水邊楊柳一時青杏花過盡桃花退乞取山礬入淨瓶尚書郎李祁蕭遠謫漢陽酒稅時所作也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寓於襄陽府光孝寺有一人題詩於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蹤跡大綱王粲傳情懷小樣杜陵詩鶺鴒信斷雲千里烏鵲驚飛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爲絕唱讀之亦使人增感也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農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群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蟋蟀與聞計垤鳴東山鸛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鵝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敵誇博鄉用醒午睡此詩引用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晒殺雁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爲增補二句云日高出海時月驗仰尾體（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

王令王作宮詞十憶詩李元膺重見之愛其詞意宛轉且曰詩之動人老猶耶復效尤亦作十絕憶行曰屏帳腰支出洞房花枝窣地領巾長裙邊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憶坐曰椅上藤花闌百斗繡裙斜綽茜羅輕踏青姊妹頻來與鬭擬貪江不肯行憶飲曰綠蟻頻傾未厭多帕羅香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涴別有風流上眼波憶歌曰宋曲紅牙碎玉敲碧雲無力駐騎看遲御唱到關情處緩按鸞樺眼色招憶書曰纖玉參差象管輕蜀牋小研碧窗明袖紗密掩嗔郎看試寫鴛鴦字未成憶睡曰小閣爭持畫燭低錦茵圍坐玉相欹嬌慵慣被猶纖纖紬敢春蕤幽怯邀憶嗔曰淺注橫波無

語媿輕攏小板欲歌時千愁萬恨關心曲却使眉尖學淺顰憶笑曰從來邀討稍肯金無學羞受始覺心作向客猶掩歛不御已覺郎爲深憶眠曰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卸輕裙玉簟涼漠漠帳烟籠玉枕粉肌生汗白蓮香憶妝曰宮樣梳兒金縷犀凝粱冰玉刻蛾蟲着間要點雙心事不肯蕭郎只畫眉其情致亦妍麗自非風流才思者不能作也

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進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彥章爲中丞承望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晁秦等請爲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

毘陵士人姓李氏家有一女年十六能詩甚有佳句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

楊察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䟦於境上臨別察即席賦詩皆用十二事而別用精切士子無能屬和者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古野人若月分鄉極醉巫山側聊吟爾雅篇他年爲爾牧州方濟蒼生

題古有絕唱者諫議錢公見題淮陰侯廟曰築壇拜日恩雖厚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早知同鳥喙將軍應起五湖心尚書

張公方平題徐州歌風臺二絕曰縱酒疎狂不治生中央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落魄劉郎作帝歸尊前一曲大風辭才如信越猶葅醢安用思他猛士爲

陳文惠公題華清宮朝元閣云朝元高閣迥秋毫無隱情浮雲忽以蔽不見漁陽城楊至質題茅山詩曰玉勝空浮巳字山五門不鎖洞天寬紫花可餌秋霜木紅焰難埋夜見丹書得一牛方水草飛來三鶴各峰巒仙蹤寂寞高風遠誰爲先生指額瘢楊誠齋題淮陰侯廟詩二首其一曰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把邊悍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其二曰溝瀆祗道萬夫雄雲夢何須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大豎愁無蓋此後爲空悔作弓兵火空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

晁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

陳留風俗傳云小黃縣者沛地之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灑濯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曰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燕支涴綠苔

蘇州僧仲殊（中齋殊也）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瑞麟香煖玉芙蓉畫蠟凝輝到曉紅數點漏移衙仗北一翻雨滴甲樓東夢游黃閣鸞巢外身臥彤幃虎帳中報道譙門初日上起來簾幕杏花風此僧仲殊之詩也王左丞安中守平江日會客仲殊與焉繼以疲倦先起熟睡於黃堂中不知客

重複後
陋

散及覺日已曨矓矣王因罰以此詩始放去瑞麟香安中家所造也

姑蘇女子沈清友能詩如晚天移棹泊垂虹閒倚蓬窗問釣翁爲底鱸魚低價賣年來朝市怕秋風得風人之體詠漁父云起家紅蓼岸傳世綠蓑衣詠牧童云自便牛背穩却笑馬蹄忙得下字之工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盛傳於世近代洛中致政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韻其詩曰鬢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過遮延客話傴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倚綿假溫推攤背借力杖揞肩貌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飣石蓮耳聾如塞纊眼暗似籠烟寞坐龐凭几乘騎因彝鞭頭搖如轉旋脣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却漱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灌手袖慵揎撞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氈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小就喜磬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醉到久相延鬢帽縱橫掠抓頭取次纏長呼恩從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便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唯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灶壁曬艾曝簷椽

怒僕空睜眼嗔兒護掘拳心驚嫁歲蹐腳軟怕蹴韆局縮同寒狖擁爐似飽鳶覷晴多目眩牽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綵錢已聞捐几杖寧更佩韋弦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老讓行先狗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塵漸漬鯢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堦危索減磚好生焚鳥網惡殺析漁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廢狂顛

路德延儋州嚴相猶子也爲朱友謙書記友謙禮待不優作孩兒詩以刺之友謙大怒沉之黃河其詩云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閣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烟嫩竹乘爲馬新蒲掉作鞭鶯雛金鏇繫猲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挂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裹袖學柘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壽花揀時乞繡針穿寶匣搴紅豆妝奩拾翠鈿短袍披案褥尖帽戴靴氈

展書慈三聖開屏笑七賢賦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豬滴沾羅淚嫡流汚錦涎倦青饒姬姹憎藥巧遷延弄帳鸞綃映藏含鳳結纓指敵逕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鈎動箏推雁柱偏棋圖添路畫笛管欠聲鍋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瓦探雀徧樓椽拋果忤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圍棋拙朝聚打毬癡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碓相效放風旋旗小裁紅綃帯㽞截碧箋遙鋪張鴿網低控射蟬弦吉語時時道謳歌處處傳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連闇草當春徑爭毬出晚田柳偏慵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鵲潛篠睬聽鸞伏砌邊傍枝粘舞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跨嶠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拍雪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徑劇蜂穴繞階蹺撫唱迴深港笙歌下遠川疊林為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挑峻塔磚忽聞鄰屋樹偷上後池船項棗稱師日茸羅作相年朋時方在德勸爾減狂顛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圃蒔花木以待游子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玉色麗人車中人下飲於庭邀書生同坐生意當時貴人家不由既見敘甚將別出小碧箋書詩為贈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惡詩

李漢老建炎末自翰林寄遷右轄未幾遷知隴府三月間能因為梅詩以託意云經霜歷雪怨開遲底須無情恐死梅豈實未成心尚苦不甘桃李傍疏籬

清歌滿舟之中痛飲松屋之下南宋君臣不已

詞雖不古亦原於詩賦而通於樂府作者肇飛聽者眢舞若其曲之有誤吾亦不顧而爲集詞品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曰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無俟羅大經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致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豔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此論甚快

此詞不佳[illegible]

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塡詞名而二家不同當時士論各有所主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交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大江東去柳學士却著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優人之言便具褒彈（胡致堂之論則曰詞曲至[illegible]眉山蘇

吾邑[illegible]

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皂隸而柳耆卿爲輿臺矣然世必有知言者）

柳永字耆卿爲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於世暴傳一時舉進士登科爲睦州掾永初爲上元辭有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使作醉蓬萊以獻語不稱旨永亦善爲他文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爲已累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爲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爲出錢葬之

[illegible]

辛稼軒以詞名守南徐日每燕必命侍伎歌其所作尤得意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寫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時相臺岳珂預坐年少勇於言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古今軫轍每見

詩衰帝
食歎以去
然都有工
夫近來作者
古人言用
者全之是
屋 我向以
間諸例同
以我詩月
以自警招
香欲來林
以多非好
後去
公移軒
詞也

集中有解道此句眞宰上訴天應嗔耳之序嘗以爲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識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晩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岳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謂坐中曰夫君實中余痼乃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

辛幼安摸魚兒晩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悞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

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烟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然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終不加以罪可謂盛德也矣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亭下淸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靑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晩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金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北固亭懷古永遇樂詞寄丘宗卿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

有指倒一
世之概

恐詞然
稼軒一笑

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又自述賀新郎云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一尊搔首東窗裏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自序云邑中園

一作
烽火

亭皆爲賦此詞一日獨坐停雲水聲山色競來相娛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數語庶幾彷彿淵明思親友之意云數詞俱偉壯可喜宋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考亭不薄才人

劉過字改之廬陵人能詩詞酒酣耳熱出語豪縱嘉泰癸酉寓中都時辛稼軒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幹者因倣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眞其詞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

閒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遍日不然肯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竟邀之去館燕彌月䞋贈千緡改之竟蕩於酒不問也嘗以此詞語岳侍郎倦翁掀髯有得色岳曰詞句固佳但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症耳一座爲之嗢噱改之尤好作沁園春黃子由帥蜀中閣爲胡給事晉臣之女適雪堂行書赤壁二賦於壁間改之從後題一闋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折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與華擎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

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晴來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後黃知爲劉所作厚有饋贈壽皇銳意親征大閱禁旅軍容肅甚郭杲爲殿巖從駕還內都人喜見一時之盛改之賦一詞與郭云玉帶猩袍遙望翠華馬去似龍擁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貔貅不斷萬騎雲從細柳營開團花袍窄人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算韜鈐有種五世元戎旌旗蔽滿寒空魚陣整從容虎帳中想刀明似雪縱橫披拂箭飛如雨霹靂鳴弓威撼邊城氣吞漠北慘淡塵沙吹落日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雄郭餉劉亦踰數十萬錢又寄孫季和云問信竹湖（孫自號）竹如子何如何

不歸道吳山越水無非佳處來無定止去亦何爲莫是狄梁未能忘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閒情處向南山寄傲北澗題詩浮生了事成癡笑世上終無眞是非看雲臺突兀無君亦者雪堂零落有美人兮踈雨梧桐微雲河漢鍾鼎山林無限悲山陽擫問昌黎貧汝汝負昌黎又嘗賦賀新郎與一老娼云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如何消遣衣袂京塵曾染徧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魂消腸斷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踈雨秋風戰燈暈冷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妝殘翠蛾狼籍淚痕留臉人道愁來須殢酒無奈愁多酒淺但託意焦桐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淒怨雲萬疊寸心遠

劉改之赴試別妾天僊子云別酒醺醺渾易醉回過頭來三十里馬兒不住去如飛行一憩牽一憩斷送殺人山共水是則是功名終可喜不道恩情拋得未梅郵雪店酒旗斜去也是住也是煩惱自家煩惱你曹東畝赴試步行戲作紅窗迥嘲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腳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上轉得官歸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裡更選對官樣鞋兒夜睡間伴你東畝名幽字西士

徐淵子有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卻買端州古研磚依舊被渠

驅使在買山之事竟何年徐除直院劉攽之賀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以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復有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著怕人驚只有一翁擁膝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醆却又詩成

樞相張公昇字杲卿陽翟人大中祥符八年蔡齊下及第仕亦晚達作樞相退歸陽翟生計不豐短氈輕綈翛然自適乃結菴於嵩陽紫虛谷每晨起焚香讀華嚴菴中無長物荻簾紙帳布被革履而已年八十餘自擬滿江紅一首聞者莫不慕其曠達詞曰無利無名無榮無辱無煩無惱夜燈前獨歌獨

酌獨吟獨笑況値群山初雪滿又明月交光好假饒百歲擬如何從他老知富貴誰能保知功業何時了筭簞瓢金玉所爭多少一瞬光陰何足道但思行樂常不早待春來携酒殢東風眠芳草東坡滿庭芳詞曰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筭來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閒身未老儘教我些子疏狂百年裡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校短論長幸對清風朗月苔茵展雲幕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此二詞使躁進之徒讀之可以解饞恬淡之士歌之可以娛生

張康節公居江南有詞云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瀟灑水浸

邦彦詞
賀朴知清
老

碧天何處斷翠色冷光相射蓼岸荻花中隱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掛門外酒旗低颭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悵望倚危欄紅日無言西下公晩年鰥居有侍妾晏康奉公甚謹未嘗少遂意公薨妾亦相繼以死

錢塘周美成邦彦疎儁少檢不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神宗奇之累官徽猷閣待制提舉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名其居曰顧曲堂其所製意難忘云衣染鶯黄愛停歌駐拍勸酒持觴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簷露滴竹風涼拚劇飲淋浪夜漸深籠燈就月子細端詳知音見說無雙解移宮換羽未怕周郎長顧知有恨貪

耍不成妝些個事惱人腸試說與何妨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減容光其詞格大率類此

周美成晩歸錢塘夢中得瑞鶴仙詞一闋云悄郊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城闌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不記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朱閣驚飇動幕猶殘醉遶紅藥嘆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亂自桐廬入杭時美成方宴客倉皇出奔趨於西湖墳菴適際殘冬落日在山忽逢故人之妾奔逃而來乃與小飲於道旁旗亭聞鶯聲於木杪少焉分背抵菴尚

有餘蘭因臥小閣之上恍如詞中所云逾月入城故居皆遭焚毀矣後得請提舉洞霄宮而終老焉。

張志和漁父詞曰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黃魯直取二詞合爲浣溪沙曰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玉肌花貌眞得漁父家風然纔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

政和中中貴人使越州得詞於古碑陰錄進御命大晟府塡腔因詞中語賜名魚游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輕窣黃金縷鶯囀上林魚游春水幾回欄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妝淚洗鳳簫聲絕無孤鴈望斷清波沉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王逐客送鮑浩然游浙東作長短句云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東趕上春千萬留春住。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个新華表見說

[illegible]

豔詞
近於
二馮

在身官職好事信道冷烟寒雨埋荒草王輔道侍郎漁家傲詞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王在徽宗朝常奏天神降其家徽宗欲出幸左右奏以恐有不測宜有以審其眞僞既中使至其家無有也因坐誣以死世謂輔道乃曉人不應爾蓋輔道部之子部熙河用兵其濫殺者多故竟以致其禍耶又有浣溪紗兩詞一云扇影輕搖一線香斜紅勻過晚來妝嬌多無事做淒涼借問謝家春易老幾時能彀夜何長舊歡新恨總思量二云珠箔臨簷一向垂繡屏遮枕四邊移春歸人靜日遲遲舊事只將雲入夢新歡重借月爲期晚來花動隔墻枝又玉樓春兩詞一云秋歸思入江南遠簾幙低垂閑不捲玉珂聲斷曉屏空好夢驚回還起懶風輕只覺香烟短陰重不知天色晚隔窗人語趁朝歸旋整宿妝勻睡眼二云繡屏曉夢鴛鴦被可惜夜來歡記取幾聲低語郤曾聞一段新愁看怎覷繁紅流盡胭脂雨春被楊花勾引去多情只有舊時香衣上經年留得住。

紹興戊辰信州鉛山驛壁有題玉樓春不著姓氏云東風楊柳門前路畢竟雕鞍留不住柔情勝似嶺頭雲別淚多如花上雨青樓畫幕無重數聽得樓邊車馬去若將眉黛染情深直到丹青難畫處。

金沙潘武子文虎少有俊才善賦嘗作四六言詞云交交桑扈

此非詞也

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攜傾筐一身不蠶甘凍死祇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眷聚皆冦飾開口強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孤死猶首丘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繡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可怪落後行遲都所殺鵓鴣鵓鴣帳房遍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幸同處爲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妒這箇不是親丈夫梁棟隆吉亦作四禽言云

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烟樹天津橋邊叫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脫却布褲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來廉叔度脫却布褲提葫蘆近來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湘江與起醒三閭提葫蘆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嶷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閑却傳盃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歌之坐客有挾怨者遂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檜怒諷言者遷之於永

何誠之有

全是杭州合吻

陸放翁在蜀日曾有所盼嘗賦詩云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顦顇蓬窗底飛上青天妒落花出蜀後每懷舊游多見之題詠有云金鞭珠彈憶佳游萬里橋西翠畫樓夢倩曉風吹不斷書憑歸雁寄無由鏡中顏鬢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否儂有吳牋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裘馬清狂錦水濱最繁華地作閒人金壺投箭消長日翠袖傳杯領好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否身與浮名孰是親仍以前詩櫽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塵黃金選勝鶯花海倚疎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鳳樓常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身親欲寫吳牋說與這回真箇閒人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遺風也放翁有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即韻答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呪你或謂翁嘗挾蜀尼以歸即此妓也

放翁少時嘗游禹跡寺南之沈園爲釵頭鳳一詞題壁間以寓意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墻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

可歎

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
花落閒池閣山盟猶在錦書難託莫莫莫

陸娶唐氏閎之女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
於姑既出而未忍絕之則爲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
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大變也
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遊相遇於禹跡寺
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肴陸悵然久之爲賦此詞
其後尚有律詩絕句數首

光堯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設素屏風書
風入松一詞上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

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
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
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取春歸去餘情付湖
水湖煙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
末句未免儒酸因爲改云明日重扶殘醉即日命解褐云

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
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
陽花世界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
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
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

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
下事可知矣

三山蕭彰登第樹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青詞戲
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
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斷自古道正身替代見
任添差一人娶妻無元紅袁可潛賦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
筵宴准擬尋芳一遍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
還你一方白絹

四明倪君奭臨終賦夜行船詞云年少疎狂今已老筵席散雜
劇打了生向空來死從空去有何喜有何煩惱說與無常二

鬼道福亦不作禍亦不造地獄閻王天堂玉帝看你去那裏
押到

行賦長相思詞云晴也行雨也行雨也行時不似晴天晴終快
人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時不似名名成天下驚有心爲名
名亦利也可嗟矣

一戶曹之妻與太守有私府學一士子知其事戶曹任滿將去
守招其夫婦飲士子作祝英臺近付妓令歌之其詞云抱琵
琶臨別語把酒淚如洗似恁春時含笑去何意牡丹恰則開
園茶蘼厮勾便下得一帆千里好無謂復道明年行呵如何
戀得你一葉船兒休要更沉醉後梢子青時楊花飛絮側耳

聽喜鵲咀字與此婦俱墮淚其夫不悟

曾聞酒淡有作行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過三斤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迭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當是今浙右賣酒樓上酒才上口時酒樓曰你忘了開何事也你忘卻究竟酒在水內也）

今世樂府傳沁園春詞按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爲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然則沁園春者公主之園也唐人類用之

豐城南禪寺壁間有秋社縣繹辭云燕子依依聽來總爲誰歸去淡雲生處已覺賓鴻度淺笑深顰便向機中素乗鸞女瑣窗瓔女會有明年者

蔡州瓜陂舖有用篦刀刻青泥爲浣溪紗詞云剪碎香羅浥淚痕鷓鴣聲斷不堪聞馬嘶人去近黃昏整整斜斜楊柳陌踈踈密密杏花村一番風月更消魂

儷語

駢四儷六抽黃對白技小蟲雕文同虎眷欲試金鎔可從地擲片羽吉光寶如拱璧集儷語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然對如天惟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嘉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方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殫厥心念終始典於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佑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功上帝臨女無貳無虞三事就公不留不處聞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亶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干舞已格于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遠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宜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柔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視無疆之壽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群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無相載耕於帝籍廣十于維耦之疆畫圭徒禦於高禖兆則百斯男之慶皆膾炙人口

對偶之絕佳者曰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平生能著幾輛屐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爲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若數點雨聲風約住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搖臺榭東風軟花壓欄干春晝長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梨園弟子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臨邛道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星儋下天燈樓板上地下丈夫不學曹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人言盧杞是奸邪我覺魏徵更嫵媚三代夏商周四詩風雅頌二十四考中書令八千萬戶冠軍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爲不豫哉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

眞宗聖性好學尤愛文士即位之初王禹偁爲知制誥坐事責守黃州謝上表有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身後之語上覽表驚其詞之悲方欲內徙會黃州有二虎鬬而食其一占者以爲咎在守土之臣遽有旨移守蘄州以避其變勅下而禹偁死矣年四十八遺表云豈知游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

元之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馭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白樂天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啓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説後復本姓以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又僞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之精切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過甚謝賈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爲帥守而遷父祖嘗所居位自昔衣冠以爲盛事李文饒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淛西觀察授淮西節度國朝二百年未嘗有自潤遷揚者況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蓋其父亦並領揚潤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時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啓歐陽叔弼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其謝宰執啓曰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往跡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希尚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歡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

出守會稽亦其父恩之舊治也其謝表曰惟昔先臣再臨東粵嘗期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烝嘗之奉石侯家法自憐孝謹之孫敢不慰問耆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滕逵道未遇時讀書僧舍盜其犬烹之僧聞於郡守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汝能作盜犬賦則釋之自口占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輟梵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喬捽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兎之頭守大笑即置不問

呂惠卿之謫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劊子今日纔殺人也貢父引疾謁告東坡一揮而就傳寫都下紙爲之貴其中警句云始以帝堯之明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

李易安賀人孿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似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褓注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一自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綵縄一繫於臂一繫於足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辨別其飛翔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鴻常乙耳

崇寧中高麗自明州海道入貢偶乘風自江路至豫章其中狀云泛槎馭以尋河遠朝天闕望桃源而迷路誤入仙鄉自驚漂泊之餘獲奉笑談之雅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薿同學舍薿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薿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元亮謝以啓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事

翟公巽宣和末蔡約之攸用事外召從官七人公巽再以瑣闥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旨落職宮祠繼而復還待制公巽作謝表有云彈貢禹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

惟一與二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敢懷喜慍人多稱之又謝賜衣金帶鞍馬表云顧臣非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葉少蘊謝賜歷日表云豈特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彥章賀進築隆兗二州及城塞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書全語而工者

汪彥章工於四六崇寧三年霍端友榜下及第瓊林苑宴頒冰彥章作謝表有云既溉潤而兆清得除煩而解穢順時致養俯同豳雅之春開受命知榮固異衛人之夕飲又云深防履薄之危不啻至堅之漸子孫傳誦記御林金盤之賚生死不

忘效宮井玉壺之潔

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亹亹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感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行立功而立事同僕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

甄龍友嘗游僧舍具饌延款僧有雌雞久畜請烹為供僧曰公

能作雞頌當不靳也甄援筆題云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根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飛但能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解除業障必須先去本根大衆先取波羅密水推去頭面皮毛次運普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臟咄香水源源化為霧蘉湯滾滾成甘露引此甘露成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雞死無憾矣卽烹以侑酒盡歡而去

李公甫謁眞西山西山留之小飲指竹夫人為題曰蘄春縣君姓竹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廈之間多為京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摩頂放踵無一節之瑕疵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五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

嘗得一誥詞云朕眷禮勳臣既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室併侈如夫人之榮以爾脩態橫生芳姿和適會膺無郤之慶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肇封于大郡俾正位于小君往服龍光益循柔履紹興間權臣制某人行陸佃側室生子友人陸象翁以啟戲賀曰犯鰥前標詩寵下闕玉雉須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後夜半驚臺上遊戲虔驚憐得天上麒麟之兒道旧男采既可續詩書續樂之風深與得油樹醫藉之香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唐鄭

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為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絢之辭也此表視前誥則受者多愧矣

鄧安惠自翰苑出守成都謝表云捫參歷井方知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又嘗有啓云三山已到輒為風引而還九闕神游不覺夢驚而失前輩風流文采蘊藉如此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移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杜詩）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佩鸞之舞（王勃）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觴一詠會稽山陰脩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茂林脩竹群賢畢至

寳祐甲申江東多虎有司行禳之典青詞末聯云雖曰寅年之足或有數存去其乙字之威尚祈神力益古詩有寅年足虎狼之句傳謂虎威如乙字對屬甚切

楊誠齋答周益公惠鳩兒椅酒小簡云錦羽在桑翩翩二七褐衣缺口躍躍一雙挾歡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恭惟某官文章羨酒儒學鳳麟游梁王之兎園夙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者英橋頌績壓酒箴飽德塡然四美萃此一翁觀此具見善於體物者

景炎末造狼狽海上固無暇文物典章矣然詔語亦或有可觀如云雖鳥獸之迹不無交於中國之時然馬牛其風何嘗及諸南海之濱又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屈豈今歲不戰來年不征不知爲何人筆也

辭命

言語一科豈盡懸河清談差勝專對無多詞正魯連能排西帝語新陸賈可服南佗或取金華之殿或霏玉屑之瑳與其齋夫嘵嘵無寧蹇叔番番集辭命

太祖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遂以爲定制議者以爲得體

雷德驤判大理寺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對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瀆懲後世譜牒不明有以奴主爲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嘆重久之自後每德驤奏事雖在燕處必御袍帶以見（德驤深於湯諸譜吟系王元之出其門下尉子有鄰有終俱爲名臣）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靜民甚懷之好事者或詬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語人曰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是盤御厨三十年臨老反煑粥不了

寇萊公鎭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眞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輙逡巡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測問輙不應丁進曰雷霆之

臣何容更進一言上怒頓霽

眞宗朝每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偶一日垂綸久之而御餌不食時丁晉公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顔上釣遲上旣徵賞群臣亦自嘆不及

南唐元宗釣魚不上優人李嘉明進詩云玉甃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魚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謂換骨更佳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衮雖曲盡於我心和傅説之羹實難調於衆口公少以文稱晩年詩筆尤精在海外篇什甚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尤爲人所傳誦

世傳王文穆欽若遭遇章聖本由天書非也章聖踐祚之初天下逋欠數百萬計時文穆判三司理欠司因抗疏請盡蠲放以惠民上遽召詰之曰此若可以惠民曷爲先帝不行公對曰先帝所以不行者欲以遺陛下使結天下人心於是上感然領之不數年遂大拜

有水先生者頗能前知禍福王子野待制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刻珍品甚盛水生適至子野指謂生曰試觀之何物可以下筯生遍視良久曰此皆未可惟飯可以下筯爾

李資政邦直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問玉梳金篦者侍白髮翁幾欲淡死矣然常山頗多老伶人吹彈甚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近者稍便與畏時當令傳歡斟一觴觴也玉梳金篦蓋邦直侍姬人或問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俗所謂沙門置梳篦爾

洪駒父集侍兒小名錄三卷王性之續一卷好事者復益所未備頗足爲鑄詞諧謔之助士大夫昵裙裾之樂每苦侍巾櫛輩得之雖難或得一焉不問色藝如何雖貧至凡下必極加以美稱名浮於實類有可笑者豈故爲是矜衒特償平日妄想不足則夸爾

文潞公帥長安見石才叔卷舒所藏褚河南聖教序墨蹟愛玩

不已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臨本爲眞才叔不出一語辯答潞公云今日方知若舒孤寒

王荊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荊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何况賢輩於是皆散去

王荊公居鍾山日與金華俞秀老紫芝過故人家飮飮罷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所竊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荊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闕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耳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塔河王荆公時爲館職頗右之既而功不成仲昌以贓敗劉尙讀原甫譏荆公曰要當如宗人夔也不與世事可也荆公答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鄒宗夔甫也但神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又公嘗自言性不愼言語與人無親疎輒輸瀉肝膽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盡乃已而世或記疏以爲怨咎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想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卽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

蘇長公自黃移汝道出金陵見介甫甚歡長公曰某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長公辯前日事長公曰某所言天下事介甫色定長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乎介甫舉兩指示長公曰二事皆惠卿啓之某在外安敢言長公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上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

此等語今用不著

禮公豈得以常禮自處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言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畏惠卿恐長公泄之也介甫又語長公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乃可長公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介甫笑而不言

蘇長公云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蘇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青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一日舉似劉貢父貢父曰前數句是夜行遊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蘇長公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巍然使人神聳

元祐中遼使劉霄入賀蘇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公馬小蹶劉即前詢云馬驚無苦否公應曰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詠武襄子也頗美丰姿神宗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中聖意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咏爲人樣子班行李賢人材猥岸磊落甚偉嶷廟朝欲求一人相稱者爲對竟無可

韓公不任當代之史蘇公著若我亦不肯為正是善藏其用

僎當時同列目爲察癸子京師俚語謂無對曰祭癸

劉壯輿義仲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謬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壯輿父劉恕字道原以史學自名壯輿世其家學）

東坡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爲之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亦不是當行家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眞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泰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權攝耳

蔣穎叔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爲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即佛印）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即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中丞在前穎叔在後蔣大喜

慈聖皇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與中卿爲上相瘰癧生頸間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眞項安節也

岳武穆嘗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武穆答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每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上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寄院編修

甄龍友字雲卿永嘉人滑稽辯捷爲近世之冠樓宣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甚公問其故甄曰以果奩中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公爲罰長吏衆賞其俊窒嘗游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於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宗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溫州狂生用之恐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舉之甄時爲邑宰趨名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罔然不知所對既退乃得之曰君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由是不稱旨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宮置酒賦詩爲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光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爲三合一時用事可爲切當其後楊誠齋爲光宗宮僚時寧宗方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眞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也嘉熙己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祝文學士李劉功甫當制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意蓋當時方有蜀警其用事可謂中的

丁常任毗陵人淳熙間爲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晚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溫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二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采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巵上千萬歲壽肆大赦加恩區內無問於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爲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頤若爲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氷紈霧縠之爲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爲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蓬頭攣脅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蕘歌牧嘯之爲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若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爲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簪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

滸及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數忤權貴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寸尺之田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考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金國與西夏議和翰林待制馮延登爲使時李獻甫以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至以歲幣爲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兄輸弟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

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斯邑雖幾損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

中書丞相史忠武王天澤髭髯已白一朝忽盡黑世皇見之驚問曰史拔都汝之髯何乃更黑耶對曰臣用藥染之故也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覽鏡見髭髯白竊傷年且暮盡忠於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報効之心不異疇昔耳上大喜人皆以王捷於奏對（漢人賜稱拔都者惟王與張宏範及張興祖耳）

拔都 [illegible] 國語

元文敏公明善參議中書日副蒙古大臣使交趾將還國主賚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國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爲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主嘆服

許魯齋衡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靜修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徵劉公至以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尚論

家擅春秋里紛月旦沿襲史林幷亂卽散獨秉鑑衡不循隰畔發潛德之幽光駁前人之舊案佳士名成老吏獄斷厥撮品評可補論贊集尚論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前多至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惟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寇忠愍拜相白麻楊大年之詞其間四句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不露鋒鋩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

喜曰正得我胸中事例外別贈白金百兩

張乖崖嘗稱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於澶淵一擲詠不敢爲

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屛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之文譬諸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不如文公

六一居士曰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

李文叔嘗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司馬遷之視左丘明如麗倡黠婦長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絕代之女方且郤鈆黛曳繡袿施帷帳花洞微吟於高

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窺之雖失氣疾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竊其一啓齒而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騕褭之馬方且脫驂逸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即至也范曄之視班固如勤師勞政手胝薄版口倦呼叱毫舉縷詰自以爲工不可復加而僅足爲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羣吏爲之趨走而競辦要如也韓愈之視范曄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於蓬蓽之下詩書傳記鏘鏘然常欲鳴於齒頰間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數頤其左右偃蹇侮

笑無少敬其主之容雖鄙惡而寵已下之矣（文叔易安之父）

蕭注字巖夫臨川新喻人熙寧中上殿奏對上問今臣僚中孰貴曰文彥博又問其次曰韓琦上曰文彥博跋扈韓琦斷聲何爲皆貴注曰兩人若不跋扈斷聲陛下將不得而臣又問韓絳王安石馮京曰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射意往直行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惟和氣能養萬物京得五行之秀遠之若可愛近之則廉隅

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相者以爲二公無此二事皆非人臣之相慶歷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以爲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荊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極

人爵見豫章黃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爲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黃魯直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定靜安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眄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定靜凝重處故遂知其可以托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意也歐陽公謂其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

蘇端明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即安然不復撼蹍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嘗端坐畢無欹仄至於終日

蘇叔黨嘗讀南史東坡臥聽之因語叔黨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話而以比胡趙則糞土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吳子經臨川人荊公之舅歐陽文忠公集所載五言古詩送吳生即子經也嘗著語錄數卷其論孟子楊雄荀卿論性不同曰稚子夜啼拊背以哀之而不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爲鬼嘯由垣後爲狐鳴則其口如窒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云此等語絕似莊子

王平甫閱韓退之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詩序言退之善與處士作牙

呂晦叔王介甫同爲館職當時閣中皆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治世衆人之論必止於介甫介甫之論又爲晦叔止也一日論劉向當漢末言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爲知忠義或以爲不達時變議未決介甫來衆問之介甫卒對曰劉向强聒人耳衆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曰同姓之卿歟衆乃服

晁秘監美叔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輔以家世文學何至作此等伎倆殊非我輩所期也吾嘗謂集古人句譬如蓬蓽之士適有佳賓既無自己庖廚而器皿肴蔌悉假貸於人收拾餖飣意欲强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何如貧家供帳不務水陸之珍咄嗟而辦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餓目不接前輩謂之瞽身不遠聲利甚於穽骨不脫俗氣甚於病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疏爲久要現到之言也

劉器之待側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蓋百無一二其能之者必貴人也以其言試人皆驗

徐師川俯曰東坡山谷瑩中三君皆余所畏然各有可笑東坡議論諫諍真能殺身成仁者夫死生且棄爾而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俟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廚吏可遷夫士之進退極欲分明豈可以廚吏爲累瑩中大節照著是能必行其志者當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談命

曾子固與王荊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余愛金盤露甚於椒花雨

唐子西云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爲來生種子矣

宋世嘗目莊周爲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操莽

洪文敏邁曰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據几正坐噫嗚訶箠群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

夜出游若恐不暇儳收花幕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視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遇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呂東萊言凡事只須平心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當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朱文公告陳同甫云眞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此論於同甫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復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齊墮三都誅少正卯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眞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闘鄰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揣摩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生死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度者況望其立大節彌大變撐拄乾

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質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忿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漸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憖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羅大經云張耳陳餘變姓名爲里監門餘不受里吏笞耳責而數之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潁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恥是男兒

宣和中有反語云寇萊公之知人則哲王子明之將順其美包孝肅之飲人以和王介甫之不言所利此皆賢者之過人皆得而見之者也

黨籍僞學之禁雖小人無忌憚亦君子有以激之劉安世嘗云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此元祐之士病也黃復翁云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

名此淳熙以後士病也陳同甫與朱子書畧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絶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絶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

世言歐陽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何公南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約大抵不足則誇也

劉須溪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爲蘇武節李陵詩

噫馮海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

身痛漁陽鞞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繹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耶抑聞漁陽鞞鼓聲赴馬嵬坡時耶上馬同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觀三公賦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爲人君而荒於色爲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未醇

論山爲經言爲世則希茲著萊規箴藥石書紳錄寧服之無斁集格言

眞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康節嘗三復之故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宋景文言爲文是靜中一業又言莊周云送君者皆自涯而返君自此遠矣每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梅摯公儀龍圖景祐初以殿中丞知昭州嘗號二廣烟瘴水土惡弱處公嘗爲之說其畧曰仕亦有瘴急征暴歛剝下奉上

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

張乖崖嘗言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則腐士君子一日不用智爲大事之際寧有智來

趙清獻公座右銘云依本分戒妄想爭先徑路機關惡退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得便宜處莫再去怕人知事莫萌心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廈千間夜臥八尺說得一尺行得一寸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蔓蟻穴知雨烏鵲知風燕避戊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鍼浮南指葵知向日菊知貴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號謂人爲萬物之靈因書爲座右銘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强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志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迫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不勝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耶因爲南華長老作大死菴記遂識其語

范文正公書曰學者不好名則聖人之權去矣公叙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吃羅大經謂人能甘於吃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名言

司馬溫公保身說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不可及也

司馬文正公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韓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臥榻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賊死於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誚汝不記乎何至於是也吾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王荊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

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

晁文元迥嘗云陸象先言天下本無事祗是庸人擾之始爲煩耳吾亦曰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爲煩耳（迥字明遠澶州人）

楊待制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節飲食之句楊以語朴仁宗又問賈魏公曰慎何言語節何飲食魏公從容進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爲言語燕樂爲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上大喜

東坡書俚語有可取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閒散耐富貴忍癢真有道之士也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免役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東坡云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歷且晝之所爲暮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下耳晁無咎云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王充論衡曰貧人與富人並爲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慚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復之貧人不能故也以此觀之苟交際之禮亦貴夫往返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不得盡委之於命

青城山上官道人嘗言爲國家致太平與養生求不死皆非常人所能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假異術惟謹而已

黃太史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胸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晁以道客語中有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輿他人以行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之也天下習以爲常而不察之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

章伯鎮珉學士云任京有兩般日月望月初請料錢覺日月長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

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僞能不爲僞雖小善亦有可觀其積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於僞雖有甚善不特久之終不能欺人亦必自有息而不能終掩者即一時作爲大言以掠美牽率矯

厲之行以誇衆或能竊取須臾之譽因以得利然外雖未知未有不先爲奴婢窺其後而竊笑者雖欲久可乎歐陽公與其弟姪書有云凡人勉强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此非其家人無與知者可以書諸紳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實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又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搢紳以爲格言（賈昌朝字子明眞定人封魏國公謚文元）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眞西山每喜誦之

張德遠座右銘云夫血氣不可以勝人勝人者理也剛不可以屈物屈物者柔也億疑於人人未必疑而已先疑矣逆詐於人人未必詐而已先詐矣揚人之善人將揚其善掩人之惡人將掩其惡待我以不誠而我應之以誠則彼自媿犯我以非禮而我服之以禮則彼自服我以容人則易人以容我則難望人太深則生怨察物太明則取憎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翕翕訿訿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陸放翁戲言曰名園甲第力不能有歌童舞女婦不能容高文大册才不能爲高官厚祿命不能做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廖德明字子晦朱晦菴高弟也少夢有所謁刺題宣教郎廖某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賀之文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研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遠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不然有朝爲跖暮爲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

隨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力行好事前夢不足介蕭廖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賄餌亟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此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今人米谷登場則去米製衣及至後來糧竭復典衣而食謂之著飯吃衣楊醫官傳食絹方爲神仙上藥又寒疾者蓋稻席當窓或嘲曰君吃衣著飯大是奇方

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拘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惠麗者伺其主翁屬纊之際已設計

賄牙儈俟其放出以售之鄙俗有熱孝之嫌不恤也又佩玉以尸沁爲貴酬價增數倍墟墓之物反爲生人實玩是皆不可以理詰

內繕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士大夫若變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

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利爲市井之行鮮于伯機云揚州上應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瀚非他處比

宋稗類鈔卷之五終

宋稗類鈔卷之六

潘永因長吉氏編輯

金沙　兄永園大生氏訂定

箴規

他山可攻藥石生我苦口一言明珠幾顆備物籠中以水濟火集箴規

宋齊邱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屢贄謁見宋知其忤物託以他故不見一日宋袞子匡堯隨吊客造謁賓司復卻之乃就賓次大書二十八字云安排唐祚強吞吳盡見先生啓廟謨一箇孩兒判不得讓皇百口復如何

呂文靖有總髻交王至清以屢試不第隱遯山壑後以子簿幾縣薄游京師呂折簡招之不赴會仁宗詔廢郭后呂實贊之至清寓書文靖曰僕初與坦夫讀書山寺論家人一卦坦夫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爲此卦認語乃今天子苐有取於威如之吉使天下夫婦之主不得終始其義坦夫獨不可以反身之說諫之而將順至此乎安在其有證於尼父之言耶僕今知讀書與仕宦自是兩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終我身也雖然坦夫自今永保祿位矣何者有所廢必有所愛能從人主所愛遠有勲力焉亦必不愛爵祿以愛其人於衆人之外也此一貸也先爲相業喑後爲相位貸惟坦夫兩受之文靖大怒

併其子逐焉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天下目爲奸邪及稍進用即啓迪眞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計謂旣爲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爲判官一日宴宮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盌注者獻藝於庭丁顧語夏曰古無詠盌注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即席賦詩云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人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丁覺譏變色趙南仲以誅李全功見忌於鄭清之史揆每左右之得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邊面赴鎭之日朝紳餞之適有逞竿伎者曹亜賦詩云又被鑼聲催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著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後師亦無功韓侂冑以冬月携家游西湖遍覽南北兩山之勝末乃置宴南園族子院判與焉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顧謂族子曰汝名能詩可詠之即賦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俱爲陌上塵侂冑怫然不終宴而歸不久禍作石林詩話載晏元獻題竿伎詩於中書廳壁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跟騰挂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王荊公他日復書一首於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眞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觀此二詩晏乃質實王好更張二公心地即此

沾知矣近日有人作竿戲詩曰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雖難時下亦難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與宋人諷賈似道詩同意賈當國日人有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陳恭公執中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執中字昭譽陳恕字）

嘉祐中除張堯佐節度使陳秀公升之作中丞上殿爭之仁宗初盛怒作色待之旣進是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耶節度使本麄官何用力爭時唐質肅介作御史裏行在衆人後越次進曰節度使太祖太宗總曾做來上竦然而罷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曰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惟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坐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卧内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復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力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公因書問

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君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誨人如此

王樂道二子實字仲賓寧字幼安實是韓持國壻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為歡嘗謂身已衰老且以聲樂自娛不爾無以度日端明曰殘年正不應爾頗為君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悵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得去者計也

蘇文忠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遍歷侍從然其詩為不知者咀咏以為有譏訕遂由守錢塘來別文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潞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吳處厚取蔡安州詩作注以上安州遂遇禍故潞公有箋云之戲

范祖禹淳父極為司馬文正公獎識嘗為進論求教於公公每見則未始有可否淳父疑而質於公公久而言曰子之進論非不美也爾念世人應甲科者絕少子既得已在列而復習進論以應賢良由我觀之但有貪心耳光之不喜者為進論也不喜子有貪心也淳父於是焚去進論不應賢良

王荆公乞罷機政待命幾兩月神宗未許呼看命老僧化成至作一課更為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仕至宰相矣更復何問公微作色曰安石問命不在做官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也公有慚色

唐子方一日見王介甫誦華嚴經因勸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為官正是作業更做執政數年和佛也費力介甫不答一日子方在朝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於上將以危之上大笑而止

晁伯宇載之少作閔吾廬賦黃魯直以示蘇長公曰此晁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長公答曰此賦甚奇麗信是晁家多異材耶凡人至足之餘自溢為奇怪乃可今晁傷奇太早可作魯直微意諭之勿傷其邁往之氣魯直以語晁晁自是文章大進

張芸叟舜民云頃游京師嘗聽司馬溫公王荆公之論於行義

金壽門先畫尋丈大馬晚年乃專畫佛想亦此說也郭

文史為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彝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彝陵荒遠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亦在共聞此語

李伯時善畫馬法秀師誚之曰伯時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耻又作馬恐為之耶伯時恚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繫念不

忘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伯時遂畫此像妙絕天下一時公卿多師之善誘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墮泥犁之獄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

王元澤病亟介甫命道流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啓介甫曰兄在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常以名法繩吏奸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貪法耶

紹聖初陳瑩中用章惇薦為太學博士先是惇之妻嘗勸惇無修怨惇作相專務報復起朋黨之禍惇妻死惇悼念不已瑩中見惇容甚戚謂之曰公與其徒自悲傷曷若念其平生之言惇以為忤不復用

蘇養直隱居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指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洪景盧在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一老人負暄花陰問之是京師人累世為院吏今已

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為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洪喜其言告以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老人復頌曰學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人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速亦不過此但不曾檢閱書冊洪為赧然自恨失言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門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

無吏民繫縶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己下可以陵轢故彼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以爲可且爲營一稍以下職事與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其公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葢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爲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在七倉前有地可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謝客公嗣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歎賞此言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冦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人豪儁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人雨暗却如何葢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刻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既竄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淳熙甲辰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歆羨楊彥瞻以工部侍郎守衢遂大書狀元坊以表其廬既以爲未足則又揭雙元坊以誇大之鄉曲以爲至榮而二公不欲其成名以書謝且辭焉彥瞻答之云嘗聞前輩之言曰吾鄉昔有及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旣而閭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及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怙勢者亦茹恥戴嫉而賀且謝焉獨鄰屋一室扃鑰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

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貴慕富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兼并者有之庇奸慝把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鄉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日以侵吾將入山林深寤之地以避之是可賀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若可謂心相知如是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爲之攝所以交游間必道此語相摩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執事於宋獨異於尋常者葢僕之望於執事者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異於人也所冀進執事之德而遠執事之器也執事不以僕之言爲然則已若以爲然則兩坊之

遺可以無愧矣前之不受賀者亦必將先衆人而賀矣今得僞爾宮者皆執事友也幸亦以是語之焉三公得書爲之憮然其後徐以道學名留以功業顯世以爲彥聽有以發之

孔某者皇慶癸丑間爲江浙省掾史身軀短小僅與堂上公案等凡呈署牘文必用低凳閣足令高脫歡丞相以其先聖子孫而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從祀孔子廟庭公之子參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參政父親坐參政反不容他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慚

稱譽

人文所擅至實皆見惟鮑能知非禰不薦婿豈珠沉輝毋王枝但欲虛譽之過情何異淺交而諛面集稱譽

宋景文云左太冲詩曰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歐陽文忠公在潁上日取新唐書列傳令其子棐讀而臥聽之至藩鎮傳敘贊曰若皆如此其筆力亦何可及公平日少許人惟服韓稚圭嘗因事歎曰屢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傳誦每一篇到歐公爲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其子棐論文因及東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間海內外稱坡公詩文不復有言歐公者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於安道安道曰吾何足爲重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至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所薦爲嫌大笑曰後來文字當在此郎極力推挽天下高此兩人

東坡初登第以書謝梅聖俞聖俞以示歐陽文忠公公答梅書畧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子出一頭地故東坡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遣我從子遊翁如退之蹈軻邱尚

欲放予出一頭酒醒夢斷四十秋盡敘書語也

東坡初爲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有客在傍遽詆此之公不答讀至再三又撫之而起且行且讀忽歎曰此三王世家也客大慚

王荆公在鍾山有客自黄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客曰東坡宿於臨皐亭醉解而起作成都勝相院經藏記千有餘言點定才一兩字有寫本適留船中公立遣人取至時月出東南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曰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拊手大笑亦以公爲知言（呂正獻公平日最不喜人博嘗云勝則傷人敗則傷儉一本坡公原作日貧荆公改爲日負見野客叢書以負更覺盡善）

東坡守彭城參寥嘗往見之坡遣官妓馬盼盼索詩參寥笑口占絶句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坡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私謂可以入詩偶未曾收拾乃爲此老所先可惜也參寥於內外典無所不窺能文章尤善爲詩秦少游與之友契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一見爲寫而刻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人爭傳寫蓋不獨貴其詩也

蘇子瞻自海外歸與米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絶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絶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兩日來疾有增無減見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瑯然誦之老僕臥聽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盡如我輩聵聵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與時相見邇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

東坡嘗語少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會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游同

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詩文居蠻獠中久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又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崇寧大觀間朝廷禁止蘇公文章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盛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謂之不韻

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一經坡

予以神仙點瓦礫爲黄金自有妙處余寥曰老坡牙頰間别有一副爐鞴他人豈可學耶座客無不以爲然

黄山谷云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淸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可知也嘗先生之棄海濱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王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此豈流俗人炙手求熱救溺取名者哉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搜盡籍之皆南海明胎也在儀無不垂涎而愛之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案獄發奩方入仁宗顧料謫近侍曰

唐介必不肯買來其奩發上覽之果然眞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唐李洞字才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詩鑄其像事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爲異五代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學尤長於詩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爲妖蓋酸醎之嗜固有與世而同者長江薄何以得此於人哉惟人著書立言正不必合於一時後世有楊子雲當自知之黄魯直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晨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爲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蘇公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

承暉生自富貴居家頗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室中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黄山谷嘗與座客論王介甫文一客曰魯直不知前輩亦未深許介甫也嘗見歐陽公一帖乃答人論介甫文言此人而能文角而翼者也此帖今在孫元忠家其子甚秘之非氣類者不以出示然就帖中語攷之乃是介甫方辭起居注時也

黄魯直年十七八時自稱淸風客俞淸老見而目之曰奇逸通脫眞騏子墮地也

黄魯直見謝無逸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晁補之無咎張耒文潛）

蔣希魯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

昨夜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子瞻曰夜得一士旦以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下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多矣片紙折封猶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皆可爲後世法

蘇子由云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神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

程伯淳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龔殿院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僉判瀛州與弟大壯同行尤特立不群曾文肅守宜帥瀛州欲見不可得一日經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其末句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龔

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微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脚勻亂花柔草長精神晴車却碾前山過不灑原頭陌上塵司馬文正公於士人家立借紙筆脩刺謁之且爲稱薦由此知名

李覯字子範袁州人元豐二年以特奏名推名尉吉州太和縣時豫章先生爲令贈之詩曰乃兄自是文章伯之子今爲縣

鑠鐵蓋覯乃李覯之弟也觀字夢符初試南宮賦偶落韻有司愛其策爲取特旨由是登第以著作佐郎知臨江軍清江縣時歐陽文忠公扶蓑太夫人喪歸廬陵舟過清江太守請觀爲文以祭之太守訝其簡率觀曰無深訝也既而文忠舉節稱之其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享觀初爲太學官因上言役法不合出通判處州題詩一絕於直廳之壁曰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淵藪且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輩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且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已久矣道旁多不知正叔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千行道甫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

陳無己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無己晚得詩法於黃魯直他日二人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既而論詩無己曰吾此一瓣香須爲山谷道人燒也

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眞天才也歐陽文忠公閱而歎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未足尚也

米元章與李端叔曰老夫嫡作文但傳得東坡嶺外文時一徵

吟清風颯然頗同味者難得耳

王賓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紹聖中用蔡京之請罷元祐黨籍刻石禁中時尚書省國子監亦有石刻國子監有無名子以朱大題其碑上曰千佛名經

陳瑩中題元祐黨籍碑曰嗚呼漢世得人於斯爲盛

錢忱伯誠妻瀛國夫人唐氏正肅公之孫既歸錢氏紹聖初隨其姑長公主入謝欽聖向后於禁中先有戚里婦數人在焉俱從后步過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視讀釐爲離夫人笑於旁曰受福也蓋取宣室受釐之義耳后喜問主曰好人家男

女終是別蓋后亦以自謂也

施聖與嘗使金親王至不肯退班一時稱其有守後金使至闕問館伴云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中指聖與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凛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睹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勘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媿今古之同辭頓及子孫

將與河山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爲宜

誣毀

令人齒冷助我目張誹言非虐怒罵成章或佯狂生鼓撾曹瞞或輕薄子筆玷王檣上士聞之虛心懺悔高人慎之絕口否臧集誣毀（昭君本名檣俗俱誤作嬙）

鄭昱狹中詭僻登顯德進士恥赴常調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前

吳僧贊寧頗讀儒書博覽強記而辭辨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辭雋敏尤好嘲咏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

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太祖嘗與趙中令普議事不合喟然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嗜錢太祖曰茍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國初宋琪沈義倫俱在黃閣時久旱既雨復不止廣陌塗潦琪獻之謂義倫曰可謂發成三日雨而義倫遽對曰謂得一城泥藝祖知而恥大臣之不學揚榷之間而抵掌曰不意中書尋生沈宋

此段未
知是碧
雲緞合璧
燈籠錦

丁晉公爲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儛於殿廡之上及記眞宗東封方升中展事而群鶴迎繞前後彌望不知其數至於天書所降亦必奏有鶴導之時寇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烏鴉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復目爲佐鶴矣每自以令威之裔好言仙鶴故世號爲鶴相猶唐李逢吉呼牛僧孺爲丑座也

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陜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外佯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有所獲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竦聞之急令藏掩而已譏播遠近竦大慚沮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媪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於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没階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媪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文潞公入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爲彦博父洎門客貴妃因認彦博爲伯父亦欲得士大夫爲助耳彦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錦爲獻彦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

詩固非誣
也

蓮花中爲錦文爲秋千以備架食貴妃始衣之以見上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正色曰非令成都文彦博織來以嘗與彦父有舊然妾安能使之蓋彦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彦博自成都歸不久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遣明鎬往討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宮中諭貴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家分憂者日日上殿無有取賊意貴妃明日密令人語彦博明日上殿乞身往破賊上大喜以彦博任統軍至則鎬已下貝州則成擒矣捷書至遂就路拜彦博同平章事後因監察御史唐介疏論名彦博毀上元燈籠錦事數件皆實有詔彦博守故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

詩甚切
直疑非
偽作

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甆器帝怪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媿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彦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或曰潞公夫人遺妃潞公不知也）

唐子方之貶梅堯臣作書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率巨奸宰相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昵銀璫插左貂窮臘使馳驛邦媛將侈誇中賞金十鎰爲我寄使君奇紋織纖密遂傾西蜀巧日夜急鞭帙紅經緯金鏤排科鬭八七比比雙蓮花篝燈戴星

出戮日成一端、狀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稱爛燦然、驚上目、適爾有濟、詰既問所從來、接對似未失、且云奉至尊於姜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丐乞、臣令得初陳狡猾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陰猾雄、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富）弼亦昧平生、況臣不阿匪、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恤、君傍有側臣、喑啞橫誕斥、指言爲罔上、廢汝還蓬蓽、是時自此心、尚不畏斧鑕、雖令架魍魅、其且同饞齧、既如勿可懼、復以強詞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必、介也容甚闊、猛士股爲慄、立貶嶺外春、速欲爲異物、內外臣恂恂、陛下何未卹、即敢救者誰、（蔡）襄執左史筆、謂此儻不容、盛美有所勝、乎明中執法、懷疏文墨述介言或似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勿若倉卒、亟許遂英山、衢路有嗟咄、翌日宣白麻、稱快口盈溢、阿附連諫官去若懷絮虱、其間因獲利、竊笑等蚌鷸、英州五千里、瘦馬行跌跌、毒蛇噴晚霧、晝與嵐氣沒、妻孥不同途、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旅館愁傷骨、饑僕時後先、隨猿拾橡栗、越林多蔽天、黃甘雜丹橘、萬室通釀酤、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弄明瑟、山水仍奇怪、巳可消愁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漢梅子真、出爲吳市卒、市卒且不慚、況茲別乘秩、始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文忠公爲編其

集、時有嫌避、又削去此詩、是以人少知者、（讀公之集、疑其有此、及閱梅聖俞之詩、而疑益甚、後乃知此事出於碧雲騢、乃襄陽魏泰所作、而嫁其名於堯臣者、其書詆毀時賢、雖范文正狄武襄輩、俱不能免、人亦何苦用心若是、）

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許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返謂爾多凶、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已、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有違言、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略云、我昔閔汝之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豐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意以其西師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爲隘、

荊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曰、儼然一榻枕書臥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嘗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太過、乃改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獬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岩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東坡云、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不如韓愈倔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富鄭公初甚欲見黃山谷及一見便不喜語人曰將謂黃某如何原來只是分寧一茶客

陳無已詩話云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僞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詩曰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真某公指荊公也又一假山詩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詭怪雖然知是假爭柰主人愛世以爲東坡所作

王荊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爲滕屠鄭酤然二公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爲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原者因作詩曰高論唐虞儒者事賣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酤解報恩

王荊公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爲甚每謂漢文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文彥博韓琦皆爲其詆毀云

熙寧七年四月王荊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荊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而莫知作者爲何人

王荊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

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遊驚心寇盜來攻劫人皆以爲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荊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於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爲法字女戴笠爲安字柘落木條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合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寇盜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文思副使方圭好爲惡詩逢人即誦數十篇其言喋喋可憎宋丞相庠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圭假道淮上一日宋宴客於平山堂圭輒誦詩於坐宋惡之欲已圭之詞時望見野外一牛就樹磨痒宋顧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揩樹恢應聲答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曉其意洎飲罷至客次脊拳擊恢衆救之而免

劉貢父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爲年若干答者云鄭年七十三劉遽曰愼不可遂其請問其故劉曰且留取伊八十四歲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潞公聞之甚不懌宏中穆字也

蘇子瞻曰予一日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披褐黃冠而去亦不知身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目疑入水晶宮其下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

不可仰視間以珊瑚琥珀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子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眞人南溟夫人亦至出鮫綃丈餘命子賦詩子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鱉相公進言蘇軾不避祝融二字犯王諱王大怒斥出子退而歎曰某到處被鱉相公廝壞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旣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汙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大畜小畜蓋指荊公父子也

司馬溫公之亡當明堂大享朝廷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正叔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

司馬文正公薨時程正叔以臆說斂之正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唐吳堯卿以儈保起家託附權勢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畢師鐸之亂廣陵陷亡命爲僞所殺棄尸衞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好事者題其上曰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夫斜封送上閻羅大王坡語本此）

東坡云石介作三豪詩其畧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而杜默師雄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見其一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公素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瘟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劉元城言哲宗皇帝嘗因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柳枝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爲此輩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沈明遠寓簡曰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之人竄趾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譏罵略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爲楊墨將率天下之人流爲矯虔庸惰之習也闢之恨不力耳豈過也哉

張文潛未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八九分不解事矣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諢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閱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章子厚爲侍從遇其生朝會客門人林特以詩爲壽子厚出詩示客指其頌德處歎以爲工特頗不平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爲之既又以爲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處是甚模樣滿座烘然

章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制詞云悻悻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毋乃太甚林答曰長官發惡維職棒毒無足怪也紹聖初名拜首台翰林曾子宣草麻洎庭宣有赤舄几几南山巖巖之語時士大夫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硜硜執執乎

章子厚與蘇子瞻小時相善一日章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章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

趙挺之爲御史彈責魯直除右丞不當蓋係御史中丞孫覺之壻戶部尚書李常之甥左司郎中黃廉之姪翰林學士蘇軾歌笑詼諧之友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許是曾公所引心不自安往曾許謝過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啓燕晏名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詞

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植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日餘酲尚在左右觀者亦駭蓋此事由來遠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蘇子由以爲晏之罷相由仁宗恨其撰章懿太后志文不實更以其咎在閤誠欲加重罰賴子京止以他罪罪之得免深讒也）

蔡卞妻七夫人是荊公女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之牀笫然後宣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中外傳以爲笑

張天覺言近世文館寂寞向所謂有文者歐陽修已老劉敞已死王珪王安石已登兩府後來所謂有文者若五房檢正三舍直講崇文校書櫥有十許人今日之所謂詞臣者曰陳繹曰王益柔曰許將而已覺嘗評之陳繹之文如款段學驥騁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王益柔之文如村夫織機杼雖成幅而不成錦繡許將之文如稚子吹塤終日喧呼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皆以出辭令行誥詔而揚休外庭者也今其文如此恐不足以發帝猷炳王度矣

士景亮與鄉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爲一社純事嘲誚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嘗號其里爲猪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姿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因目爲說法馬留時邵箎以上殿泄氣出

元祐黨籍
鼎

知東平郡高鼻鬈髯祉人目爲泄氣師子景堯又從而足爲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惠卿大噱之因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祉者蠭粉矣蓋口之爲業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實禍斂怨禍亦及之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曹杜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邱之社其亡也亂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賢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其上以安石比禹鼎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

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騖赤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後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

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爲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枝梧諺曰不養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

建中靖國初有前與紹聖共政者欲反其類首建議盡召元祐流人還朝以爲身謀未幾元祐諸人並集不肯爲之用則復逐之而更名所反者既至亦惡其翻覆排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其位而去張芸叟時以元祐人先罷居長安里中聞之壁間適有扇架戲題其下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掛壁間却被風吹動時競傳之以爲笑

陳和叔繹爲舉子時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爲質朴淳古之狀時謂之熱熟顏回熙寧中孔文仲對制策言時事有可痛哭歎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眞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慚色杜園熱熟皆當時鄙語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東軒雜錄續錄訂誤詩話等書又

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騢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毛文如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於梅堯臣聖俞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追奪而攸迄被寵眷是可歎也王黼雖爲相然事徽廟極褻嘗中使內人爲市舖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呼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又一日與黼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牆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

吴種 自韓 者爲 杜九 [illegible]

馬光輔應曰仲下來神宗皇帝君臣相謔乃爾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魯公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識得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蔣頴叔爲發運使至泰州謁徐神翁坐定一無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人間都不定疊蔣因叩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安得定疊蔣復叩以身之休咎徐謂之曰發運使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宣和末黃安時曰亂作不過一二年矣天使蔡京八十不死病亟復蘇是將使之身受禍也天下其能久無事乎靖康兵亂宣和舊臣悉已遠竄安時居壽春歎曰造禍者全家盡去嶺外逰地却令我輩橫屍路隅耶安時卒死於兵可哀也

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爽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恐公冤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群小之宗伯紀眞君子而醜詆至此且與前啓又何反也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

渡江初呂元直作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還蓋秦檜之欲害之也鄭治蜀有惠政人猶覬其復來暨聞秦氏之指俱大失望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當時稱其敢言

南渡諸將俱封王尊榮安富而張循王俊尤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天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爲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

洪景盧奉使其父忠宣嘗爲之景盧爲金困辱而歸太學諸生作詞云洪邁被拘留垂哀告彼酋七日忍饑猶不耐堪羞蘇武曾經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辯村牛好擺頭時不擺頭蓋洪好搖頭也

孝宗時大旱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或作詩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下山趙溫叔雄由是免相

眞文忠公德秀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侯其來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眞儒一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爲之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眞直院及童馬入朝敷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爲第一義繼而復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言爲不切於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了一鍋麵市井小兒囂然誦之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了翁督師亦未及有所經畧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其手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盃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於地數人曳之不動中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吃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西山省試主文有輕薄子作賦云誤南省之多士眞西山之餓夫沈子固先生曰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甚盛其間假此以欺世者眞可噓枯吹生凡治才賦者則目爲聚歛開閫扞邊者則目爲粗材讀書作文者則指爲玩物喪志留心吏事者則斥爲刀筆舞文蓋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西銘及諸家語錄之類自詭其學能正心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凡爲州爲縣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及道統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緝近思錄等文則可釣聲譽致通顯下而士子時文必須引以豎義則亦擢巍科而稱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東坡皆非本色也於是天下之士競趨之稍有違異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其氣燄可畏如此然所言所行了不相顧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馴至淳祐咸平則此弊極矣是時爲朝士者必議論憒憒頭顱冬烘弊衣菲食出則乘破竹轎舁之以村夫高巾破屨人望而知其爲道學君子顯達淸要旦夕可致也然其家囊金匱帛至爲市人所不爲賈師憲獨持相權惟恐有攘之者則專用此輩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闒茸不才不致掣其肘以是馴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嗚呼孰謂道學之禍不甚於典午之淸談乎陳同甫亦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周公謹有言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鈔節語錄以資高談或低眉合眼號爲默識而試叩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同甫所嫉者正爲此輩爾

世有嘐嘐然以不仕爲高而其經營反甚於躁進者或不

清史之
群不可
不思

得閒而入故爲小異以去矯托恬退徃徃竊浮聲而躋榮膴世終不悟也俗諺有窮書生欲噉饅頭計無從得一日過而見有列肆而鬻者輒大呼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兩手搏撮而食殆過半矣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紿怒而斥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椀耳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回畝田之令議而未決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云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州郡寄語沙鷗莫浪眠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樞密使文及翁（錢塘遺事作陳藏一）亦嘗作百字令詠雪以譏之云沒巴沒鼻煞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它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若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拼

出門兒穩興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源是我的

賈似道當國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凡應舉及免舉人州縣給歷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業於歷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偽濫時有詩譏之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却把科場惱秀才又有作沁園春云國步多艱民心靡定誠吾隱憂歎浙民轉徙怨寒嗟暑荊襄死守閱歲經秋冦未易支人將相食識者深爲社稷羞當今亟出陳大諫箸借留侯廷瀾爲謀天下士如何可籍收況君能堯舜臣皆稷契世踰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貫宜仍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勸吾元老廣四門賢路一柱中流又詞云士籍令行條件分明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於妻何與焉鄉保舉那當著押開口論錢祖宗立法於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千等行關防會限田放羅生民凋瘁膏血俱浚只有士心僅存一脈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偏陳堅伯大附勢專權

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鹺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景定甲子七月初三日彗見東方昭示天變有詔責己求直言

京庠唐棣上言指切賈丞相云大臣德不足以居功業之高量不足以展經綸之大乜司條例一旦變更薪著楊藏脊椒積壓與商販爭微利致兩浙無富家夾袋不收拾人才而逼儲賤伎之姓名化地不斡旋陶冶而恣行非僻之方術挾不肖之騃弟以卿月而弄風月於花衢招無賴之博徒以秋壑而厭駱壑於槐閫踏青泛綠不思萬非之蕭條醉醲飽鮮遑恤百貲之騰踊劉艮貴賤丈夫也乃倚之以揚鷹犬之威董宋臣非巨蠹哉復縱之而出虎兕之柙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誰秉國鈞盍執其咎

嘉泰開禧間郭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慫慂直以為臥龍復

出酒後輒咏三顧頻煩兩朝開濟之句屏風扇面一一皆書此二句遂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此西陲如斜谷郡由背狹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空曠之地鞬鞭成大功顧不快耶陳景俊為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倬既潰於符離倪又敗於儀眞自是不復振對客泣數行下時彭法傳師為法曹好謔適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也傳者莫不拊掌唐源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酇侯正可作對也

杭獪溫日觀善畫葡萄性嗜酒唯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脣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

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大元授中書左丞至己卯歲死有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若宋褚彥回身事二姓弟炤歎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世德不昌令有期頤之壽

詼諧

詩稱善謔史述滑稽微言解頤要語析疑淳于騁辨步倩不羈信噴飯而絕倒亦心醉以情移集詼諧

陶尚書穀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蚏凡取十餘種以進穀曰眞所謂一蟹不如一蟹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下箸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爲此羹今依樣餜來者穀一語不荅（穀譏錢氏一代不如一代忠懿以穀有年年依樣書葫蘆之句故戲之）

陶尚書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盥匜及旦以書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

鴻溝乘潮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詢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陶尚書穀本姓唐避石晉諱而改焉小字鐵牛李相壽出典河中嘗有書與陶公曰每過中流濟思令德陶初不爲意細思方悟盜河中有張燕公鑄繫橋鐵牛也

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雖疏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登對王禹偁大以爲不可上疏有曰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此因使還亦得上殿云云當時盛傳此語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謫爲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從太守進國忌行香天沫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立於佛殿之側王意恐官高欲與之敘位其人欲板曰其卽可知也王不曉其言而問之其人曰公嘗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爲借職是卽河知也王憮然自失聞者莫不大笑

盛文肅公度豐肌大腹居馬上前如俯後如仰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謂疎瘦面如刻削二公皆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梅學士詢在眞宗朝久爲名臣至慶曆中爲翰林侍讀好潔衣服裛以龍腦其在官舍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徐展濃香郁然滿室有竇元賓者五代漢相貞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職而不事脩潔衣服垢汗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明孝宗朝元守直爲通政使王敞爲左通政姜淸李浩爲參議聲音俱不甚稱時有謠曰元哭王唱姜辣李苦盎元重濁王尖寵姜則急促李則氣短皆切中云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卽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楊文公大年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于是公爲之大笑易之

[illegible]

楊大年方與客棊石中立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卽答云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故云（楊名億）

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塗竄甚不平因取稿上塗抹處以濃墨就加爲鞋底様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或問故億曰此謂見別人脚跡當時傳以爲笑後舍人草制被塗黙者則相謔曰又遭鞋底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盖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眞宗喜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上親臨遣貢使回乞賜寺記時詞臣

當直者文學不甚優贍遂假張學士君房捉刀旣傳宣令急撰寺記時張醉飲於樊樓遣人遍覔之不得而貢使在閤門翹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薇大窘後錢楊二公玉堂暇日改閒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得最閒司諫拂衣歸華山益神放得告還山養病之時也希白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薇失却張君房時傳爲雅笑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語亢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杲其破題曰粤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應聲答曰奉爲續兩何可移贈和尚讚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乾隆時某公府大考有西日求哉閔帝爾者靜中試把此心捫之句及試題爲搭者以確竟爲押官韻心字閔老官以爲判進呈上覩爲搭乃因曰狀元易矣心之賊者之甚至有瞭之人

龍圖劉煜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鯀哉煜應聲曰吾與點也

晏元獻以文章名譽少年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互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座爲之大笑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旣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研今將就試宜稍溫習也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綳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旣而

試澤宮選士賦韻叶有王字振叶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綳孩兒矣

石中立善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石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與郎曹反不及一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

包彈對杜撰爲甚的包拯爲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力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曰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度撰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率對曰度撰

滿堂大笑文肅在杜默之前則知杜撰之說其來久矣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嵩牛韓幹馬而今乃有章得象也

丁晉公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嘗以鐵箸於灰爐間書畫同舍祠公暫起燒箸使熱公至爲箸所爇曰昨宵通曉不寐爲四鄰絃管喧呼所聒同舍曰是必嫁娶之家也公曰非也是將平歲稔小人輩共樂烙其父母祖先耳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户參軍他州何可及

文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狂怪者公笑不答久之曰頗嘗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鉸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損平天冠汝能釘鉸否此人既爲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與汝爲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閉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

韓縝爲秦州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韓玉汝或問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孫臨最滑稽曰可怕李金吾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至歐云酒黏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歐陽文忠公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變文格蓋至日昃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閒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猶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之鵠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事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鬨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矣

有士大夫投啓謝論爲者云措諸事業皆仲尼之皇皇發爲文章合唐虞之渾渾以唐虞與仲尼爲對可與此士分謗

王宣徽拱辰於洛中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天閣時司馬公亦在洛於私第穿地丈餘作壤室邵康節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邵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爲大笑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有人云詩能窮人且強作富貴語看何如數日搜索止得一聯云臙脂化爲紅琥珀眼睛變作碧琉璃爲之絶倒

王介甫爲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獻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介甫大笑而止。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侍朝忽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輙獻一言以頌蝨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之曰屢游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王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位居孟子之上與顔子爲對其壻蔡元度卞實主之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顔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顔子顔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眞儒辭

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壻其後朝論亦頗疑窒於禮文每車駕幸學輙以屏障其面舊制兖鄒二公東西向今郡縣學二公並列於左者蓋靖康撤荆公像之時從撤而不復正耳。

大臣至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例遣内侍監護葬事謂之勑葬國醫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須求面投藥爲功病者不敢辭偶藥不中病往往爲害勑葬則喪家無預一聽命於監護官不敢復計費惟其所欲至有蕩資不能辦者于時諺云宣醫納命勑葬破家。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顚願質之子瞻長公笑答曰吾從衆。

東坡在元祐以高才狎侮公卿率有標目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相與論免役差役利害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輙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東坡謁呂微仲微仲方寢久不出已而見于便坐其庭中有昌羊盆蓄一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

者時伶人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别人三覺

宋初懲五代藩鎭之弊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少卿者餘杭人嗜蟹嘗求補郡人問其所欲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東坡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即用其事。

昔有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對曰汝輩自不諭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今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名胥魁其道皆十

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爲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又云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必紛紛說魏齊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學皆詆釋氏李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畱畱此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絕倒

梁太祖受禪姚垍受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曰頗知其人文思甚遲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曰鄉便是上水船議者以垍爲急灘頭上水船黃魯直詩曰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山谷點化前人語而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

東坡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

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返耳

王聖塗聞之云蘇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書畫亦精絕有得其真跡者重於珠玉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即與之傾盡城府論辯酬唱間以談謔謫居黃州日有陳處士攜紙筆求書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耶對曰絃也不慢其清談善謔類如此

東坡在黃州陳季常慥在岐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曰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一病彌月雖使皐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前輩相與可謂善謔也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曰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饑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歎曰用力

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多一時名士。在館者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意以爲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黏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及摘，輒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謂枝頭乾，故云。

元祐中，一官有婚於中表者，已涉蒸淯之嫌，及夜深女家索催粧詩，儐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坐有李程者應聲笑曰：禹舜之事吾知之矣。

郎中曹琰滑稽便捷，嘗有僧以詩投獻，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曰：下觀洋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兒肥？次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座中無不大笑。

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內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何遂爲臺官所劾，謂祗見宗廟，重事也，而舜俞乃云而已，有輕宗廟之意，因被落三官。舜俞自爲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藝祖幸朱雀門，指門額問趙普：何不止書朱雀門，乃着之字？普曰：語助。藝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洪詩本此）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屢以犯人。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出題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默爲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歎曰：既爲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土判公戢黨人之說，反以爲罪。曾既黜，下朝嵩而嘉問治事如故，攽聞而嘆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望之，嘉問字也。

王彥和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唯聞艾氣。蓋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攽應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汾與墳同音，各以其名爲戲也。攽又嘗戲王覿曰：公何故見賣？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攽與王介甫最爲故舊，介甫嘗戲拆其名曰：劉攽不直分文。攽遂答曰：失女便成宕，無宀真是妬。下交亂真如上頸誤當字。介甫大銜之。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樹怕

穢異可于下衣嫌香暖宿紗叢及咏白髮云若是道人要不白老君嘗日令烏頭贈所雨倌詩云無雨若還過午夏和鄉晒作葫蘆犯之類最膾炙人口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托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覓者無不絕倒常言藥名用於詩無所不可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邀延胡索人聞者莫不大笑又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强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寄興亦有深意亞嘗知嶺南思州到任與

親舊書曰使君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蜘蛛兩螯八足真實不虛又嘗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爲亞所親任猜將去譖亞曰郎中才行無玷宜簡調謔亞曰君乃上官鼻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蔡君謨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爲名對宋初郭忠恕嘲同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爲聵攀龍不是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應聲曰莫笑有三耳何如畜二心蔡陳相戲所自祖也

劉攽與王介同爲開封府試官用事忿爭監試陳襄以聞二人皆贖金而中丞呂公著又言責之太輕遂皆奪主判是時雍子方爲開封府推官戲攽曰據罪名當坐決臀杖十三攽答曰然吾已入文字矣其詞曰切見開封府推官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衆以自代合坐大笑攽之奪主判其實中丞素不樂攽也其謝表畧曰彍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嘱幙謂之曰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兵耳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騾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群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

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襟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吾初幸館閣之除俸入儉薄不給桂薪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沈存中爲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始下馬典謁者報云內翰方沈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云死矣盆成括衆方悟其爲戲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游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諭其謔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道之

邊人傳誦一詩云昨日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有張師雄者西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中號曰蜜翁翁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城中失師雄所在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西人呼土窟爲空尋有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著皮裘入土空

嘉興聞人德茂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之謀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牙客充書籍行開豆腐羹店

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至謹因而

富盛後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爲數片張文潛聞之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萬惱合坐大笑時秦少游方爲賈御史彈劾不當受館職文潛戲少游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謔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濶也王曰遭此霖雨瑀曰今後轉更疎濶王曰何故荅云逢此短晷蓋譏王之侏儒

元祐間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于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於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或譏者就以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

不量力其死於饑寒也宜哉

宋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不准假有時相問堂吏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曰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侮也柳詞七夕二郎神曰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紹聖間朝廷貶責元祐大臣及禁毀元祐學術文字有言司馬溫公神道碑乃蘇軾撰述合行除毀於是州牒巡尉毀折碑樓及碎碑張山人聞之曰不須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帶一箇玉冊官去碑額上添鐫兩箇不合字便了也碑額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彭齊吉州人才辨滑稽無與爲對未第時嘗謁南豐宰而宰不

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噬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即以會客彭亦預翼日投詩謝之曰昨夜黄班入縣來分明踪跡印莓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便引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頭蹄設秀才覽者無不絕倒

錢穆甫爲如皐令會歲旱蝗發而泰興令獨紿郡將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蓋自如皐飛來仍檄如皐請嚴捕蝗無使侵鄰境穆甫得檄輒書其紙尾報之曰蝗蟲本是天災即非縣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却請貴縣押來（一作米元章雍邱縣事[illegible]也）

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序中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鶴種并
龍種定是瓜皮搭李皮

一相士黃生見黃魯直懇求數字取信爲游謁之資魯直大書遺曰黃生相予官爲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葫蘆種也一笑黃生得之欣然士夫間莫辨其意因問之黃笑曰一時戲謔耳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錢人競買至春種結仍乃瓠爾蓋譏黃術之難信也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被疾子履往候之觀髮帽坐復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聞者莫不大笑

紹聖中蔡京館伴遼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開花如今多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離
葉落安可輕離

劉貢父觴客子瞻有事先起劉調曰幸早裏且從容子瞻
曰奈這事須當歸各以三果一藥爲對

強淵明字曆季帥長安辭蔡太史京蔡戲云公今吃冷茶去也
強不曉而不敢發問親戚間有熟知長安風物者因以此語

太尉來
柔驄耶

勸之乃笑曰長安妓女步武極小行皆遲緩故有吃冷茶之戲

毛澤民受知曾文肅擢寘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婿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饑鷹飽便飛澤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耶澤民慚不能舉首

建中初曾文肅秉軸與蔡元長兄弟爲敵有當時文士與文肅啓事云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門策杖還朝足跡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元度當國即更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頌聲咸歸於蔡氏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不足養如此

錢昂治郡有聲以材能稱於崇觀間性小精悍老而矍鑠嘗帥秦州時童貫初得幸爲熙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將迎不暇獨昂未嘗加禮一日赴天寧開啓待貫之來久之方至昂問之曰太尉來何暮耶貫曰偶以所乘驄小而難騎動輒跳躍適方欲據鞍忽盤旋庭中甚久以此遲遲昂曰太尉之驄雄耶貫對曰雄者也昂曰既爾雄奈何不若閹之貫一時愧怒而莫能報其後貫大用事卒致遷謫

有一士大夫于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廚中人。一日命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廚中人，何爲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誌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豈能作包子哉。

吳元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援據精博，蔡京爲進呈，特免過省，以爲學字說之勸。及作相，上章乞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吳敏字元中，真州人）

南齊胡諧之爲梁州刺史，范柏年於武帝曰：欲擅一州。柏年已

受代，帝欲不問，諧之曰：見虎格得而放上山乎？于是賜死。紹聖中，竄元祐大臣過嶺，呂吉甫聞之，喜笑曰：捕得黃巢，皆而遣之。

紹聖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黃魯直宜州，劉莘老新州，皆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時有術者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東坡北歸，子由退老於穎十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陳瑩中云：嶺外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相公，想是見相公常來也。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末章必用唐律兩句以當調笑。徽宗置花石綱，石之大者名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艮嶽萬歲山，命俊臣爲臨江仙詞，以高字爲韻，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爲韻，檜亦高六七丈，圍九尺餘，枝覆蔭數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弗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爲詩，因進詩，上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爲好詞以咏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欲知勤苦爲新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髭。上大笑，師成恨之，譖其漏洩禁中語，謫爲越州鈐轄。太守王嶷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携詞見府帥，叙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窗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後復預燕，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雪，頗有體氣，豐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座客無不絕倒。

京師有一樂妓，潔白而陋，人目曰雪獸頭。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

死花竹皆取於四方在途之遠已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亦猶鍬澆焦燒四時之戲揷以鍬木以澆旣而焦焦而燒也其後毀艮嶽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識也

宣和中徐申幹臣自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狀申府未施行徐怒形於色責之曰君爲縣宰豈不知長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即大聲曰今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否則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申死即休語罷長揖而去徐雖怒然無以罪之

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創立官府扁牓一新好事者取以爲對云鈐轄諸道進奏院詳定一司勅

令所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風藥乾濕脚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裝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東京石朝議女壻樂駐泊藥鋪西蜀費先生外甥寇保義卦肆如此凡數十聯不能盡記

虞雍公允文既却金主於采石金懲前衂將改圖瓜洲葉樞密義問留鎭金陵時張忠定燾及葛翁馮校書方洪檢詳邁在坐相與勞問畢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警報沓至坐上皆恐葉四顧久之酌卮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風爲國家卒此勳業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却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

有人得一鱉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中百沸橫篠爲橋與鱉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鱉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鎭江亮不克渡而斃自此簡上知剸至趣柄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人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中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往不返是以知其佳也

滿座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

東陽陳同甫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嘗與客言昔有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甫每言及此輒撫髀曰吾儕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

龔晉公與郎中庾威同生于甲辰龔嘗戲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公與龐穎公同生于戊子程已貴而龐尚爲小官

嘗戲龍曰君乃小戊子耳後賴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知爲小戊子矣賴公笑之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并銀絹萬兩疋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宴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數語而退有參軍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詼語雜至參軍方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環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伶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請取銀絹例物此環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蒨煙令矜等吻禍蓋其未流焉一云楊存中在建康旗上書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蓋取兩宮北還之意後得美玉琢爲帽環以進有一伶在旁高宗指示之曰此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人跪捧諦觀徐奏曰可惜二勝環却放在腦後高宗爲之改容

秦檜在相位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選階一二年爲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多不肯求外遷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於秦府賓次朝彥雲集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何如衆知其善謔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還有客投刺於門閽者告以某官不在客忽勃然發怒叱閽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而敢以此語詛之耶閽惶恐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但今謁者例告之如此不審更作何語以謝客客曰第云某官出外可也閽愀然蹙頞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外兩字滿座大噱仲荀出入秦門預褻客談諧多風秦雖嫺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曹泳爲浙漕一日坐客言汪王靈異者泳問汪王若爲對有唐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對曹漕泳以爲工絕愛之曾覿字純甫偶歸正官蕭鷓巴來謁既退復一客至其素所狎也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覿臊覿以爲侵己大怒與之絕

馬子約純負材自任好面折人人憚長之建炎中呂元直作相子約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缺公可往否子約曰須鈞旨待先去爲相公蓋一宅子奉候

壽皇臨御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曰外面有一語云裹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要笑只得先奏所謂川知州者面大而橫濶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見之憶得先語便笑云爾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其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

勤壽皇之笑也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安席間語客曰諺所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殽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即對曰公方立勳業今未暇此他時功成名遂休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僉判者京東歸正官也輒操齊音曰安撫莫信這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甚言語帥爲發怒顧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張晉彥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自孝祥在西掖時晉彥求者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做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官皆輔臣贈官也謂安國且夫用耳晉彥終身以爲憾（張邵字晉彥其子孝祥狀元及第秦檜羅織下獄檜死乃任湯思退封岐公邵弟祁字才彥有詩名）

陝西鳳州倡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境內所生柳翠色尤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醞故世言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州士人李愈曰吾鄉有四出問何物答云漆栗筆蜜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秦少游輩樂府取隋煬帝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以爲滿庭芳語而首言山抹微雲天黏衰

草尤爲當時所傳子瞻戲之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止一妃耳土人云馬嬴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二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才仲名棫溫公姪孫豪傑之士

張乂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爲率性疏長甚眇小而多姿製動以詩體律諸生同舍俱不平之莆田林叔躬亦輕薄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賦警聯云身材短小乏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之劍又一點之墨詩警句云忠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强出些画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

慶歷中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爭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

乾道中衆客赴郡宴爾日伎樂甚盛一少年勇於見色甫就席中一客以服餘乃命撤樂勸酬次少年責此人曰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眞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者耶賓主爲之哄堂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後馬生廼梁

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優語奉上梁請聽之即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笑梁憮然不樂無幾病死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繃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自有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楊叔賢郎中異眉州人言頃有郡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獻口號其斷句云爲報吏民須慶賀災星移去福星來新守頗喜後數日召優者問前日大排樂詞口號誰撰其工對曰本州自來舊例只用此一首

楊叔賢自強人也古今未嘗許人頃爲荊州牧時虎傷人楊就虎穴磨巨崖大刻戒虎文如鱷魚之類其略曰咄乎爾彪出境潛游後改官知鬱林以書託知事趙定基打誡虎文數本書寄嶺俗庸獷欲以此化之仍有詩曰且將先聖詩書教暫作文翁守鬱林趙遣人打碑次日本耆申某月日磨崖碑下大蟲咬殺打碑匠二人荊門止以耆狀附遞寄答

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鄰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主人前一煎鰱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撝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內懼婦翁死哭於柩其孺人素性嚴呼入總幕中詬之曰汝哭何得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定須見淚漸曰唯許既寤來日以寬巾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顙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驚曰淚出於額何故漸對曰僕但聞自古云水出高原

唐牛奇章元怪錄載蕭至忠欲出獵群獸求哀於山神云當令巽二起風滕六致雨翌日風雨蕭不復出郊建炎中張韓擁兵於高郵時金兵駐楚泗間整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爲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敵衆辟易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直方滑稽之雄也爲參贊軍事笑云爲知張七韓五乃得巽二滕六力耶聞者爲之閧堂

梁溪尤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秘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賓寮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呼延之爲蝤蛑延之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蝤蛑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閒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爲挫瓌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史彌遠柄勢赫奕引布儉壬李知孝梁成大等爲之鷹犬搏擊善類士流無恥者多以鑽刺進秩宮宴時有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嘆曰鑽之彌堅一伶人扑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舉座失笑翼日彌遠杖伶人而出之境一云蜀閫大宴伶爲古衣冠數人游於庭自稱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氏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遂相與瓜毛以選調爲淹抑有慫惥其旁者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弟盍叩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顏閔方在堂洋洋而請益子騫子蹙額曰如之何何必改兗公應之曰回也不改最後宰我至曰於乎予改兗公慍曰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請質諸夫子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兗公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夫子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冑爲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宴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流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適一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甲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微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

也侍燕者皆縮頸匿笑微之郤門客耶辭閣一詩乃天族之試南宮者所作其警句寒衙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寒旁有何人細書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八字塗蹟尚新

慶元初京尹趙師𢍰請盡以西湖爲放生池作亭池上求國子司業高炳如文虎爲記高故博洽疾時文浮誕痛抑之以故失士心會記中有鳥獸魚鱉咸若商歷以與既已録之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爲夏痕刻猶存輕薄子作詞以誚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無一句說着官家盡把太師歸美這老子忒無廉恥不知潤筆能幾夏王

郄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伊陳聯得帶連累鄭賢撤用是命元遍事閣師倪侍郎竢之靈變疏援引膺大夌本衡命相撤皆用此議史權陳基崇劾倪俞侯能去或爲二聯云舍人皆錯夏商鷹御史新爭錯爲龜聞者絶倒

今人於檄末押字號獅子其語蓋本諸袁崧尤無義理其間或有慕不頗而爲貴勢豪族據迫不得辭者有一新進少年有風姿爲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歘然而往略不辭避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將更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頃歲兒女合巹之夕壻登高座賦詩催粧爲常禮後皆畧去京師貴游納壻頗設次道備先觀人物壻母怒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謂其多髯也道乘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卻扇含羞明點燭待交菩薩看麻胡一座傳觀鬨堂

徐子有玉德者僭稱九十日爲王有一士人被執作詩云兩條腔腿馬趕不前一部髭髯蛇鑽不入身坐銀杌之椅手執銅鎚之鍬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有如秦始之皇一應文武不許著草履上殿從就擒此士人以作詩得免

郭鉅性善謔攻詞曲以邀人大市易務親知每見之必詰問所由郭口吷不能答作河傳咏井草以見意云大官無悶剛被旁人競來相問又難爲子細敷陳且祗將井草論朴消大戟并銀粉疏風緊井草間相混及至下來轉殺他人爾井草有一分

張湍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以呈尹而猪突入湍家湍即捉殺之尹問故湍曰律云猪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猪

陳摶待制絳典中嘗從諸大將爲謀議官頗好修養之方且自以爲得道嘗題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客我比大羅超一格有輕薄者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

有數貴人過休沐携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院聞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閑僧聞而笑之貴人問師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閑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李祐晉臣初在河朔守官監司怒其喏太文對衆責之祐曰請見遂極武監司愈怒移文責問祐供狀云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乞指揮明降喏樣一箇

紕謬

崎嶇歷落殊亦不惡若苟然鄙薄枯中搜索銀改金根鐵鑄成錯是誠可咍而可愕集紕謬

建隆初王師下湖南澧民素不識橐駝村落婦女見而驚異競來觀之有拜而祝者曰山王靈聖願賜福祐及見屈膝而促又走避之曰卑下小人不勞山王下拜軍士見者無不大噱又拾其所遺之糞以線穿聯繫於男女頸項之下用禳兵疫之氣南中相傳以爲笑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盤中有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衆客同喫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云資政惡發也却請衆客放下荔枝魏公爲一笑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慶歷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於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詔閤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爲文飾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待講其爲人沽激矯僞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自辰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啟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翼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唯安國受之時又有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知成都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況始入劍門即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乘又批答曰才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至其滑稽多所侮誚及乘之死琪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

黃州潘大臨工詩家甚貧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潘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氣所翳耳昨日閑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於一句奉寄問者笑其迂闊（大臨即潘邠老）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

近有臺臣曰劉海黎而西洋使者書中陀馬駐京時人以之廣拉蓋以佛名而下綴一翁歟字也

句云滿光何處無舊躍半夜起撞鍾城人盡驚李後主擒而試之具道其事得釋

吳中一士人嘗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託附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肴來俄頃郡厨以飲食至甚豐腆適有一蓐醫在坐見其事後至御史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騶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官厨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通杖騶卒使街司白直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因倉卒遠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有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遊書寺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士人李璋素好俳諧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慶曆中衛士有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臣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周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斤車御史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聖節殺雞鴨太多只令殺豬羊大牲適傳一龍虎大王南侵遂

方以爲憂胡致堂侍郎云不足慮此有張御史足以當之

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入鹽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御史臺故事凡拜命滿百日無敢事者斥外王平拜御史滿百日而未言事或云王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聞入劄子衆其偵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鬈如之狀（宋時侍御史號雜端最爲雄劇臺中會聚則於座南設橫榻號南牀又曰癡牀言登此牀者傲如癡）

偁　似庄時亦稱御史之別

張丞相雅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曰何不早問致吾忘之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略似之矣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

乎耳毫未至天也輒省人也君子修人事以應天奈何見女子以爲笑乎吾每欲行古道而不見知於人所謂傷古人之不見嗟吾道之難行也

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咤曰行師頓營每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於太清宮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遷掘數處觀之四旁豐其掘鑿孔穴棋布道士月下登樓之際舉頷曰吾觀爲敗龜殼乎何四望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懌又嘗從郭太尉遊園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呪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反走汗流脫其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爲之一笑嘗獻樂書得協律郎使其從子乘跋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姪故溢美也乘題曰淵材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樂文章蓋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淵材觀之怒曰司馬子長以屈生所爲事事奇獨說高祖封六國爲失故於本傳不言者人之美爲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之者欲隱實也奈何言禁蛇開井乎聞者絶倒

彭淵材初會子宣在西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士人爲良子宣喜之既罷與其從子乘過興國寺和尚食素分茶甚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錢奴曰忘持錢來奈何淵材

色窘乘戲曰其計將安出淵材以手捋鬚良久目乘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乘追之淵材以手挈幘搴衣走如飛乘與奴楊照過二相公廟淵材乃敢回顧喘立面無人色曰編虎頭撩虎鬚幾不免虎口哉乘又戲曰在兵法何計淵材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淵材迂濶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也卒去鶴輒兩展其脛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嗟咨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孔子之語予皆勘驗要之淵材自信之力但讀相鶴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其說乃答曰第一恨鰣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太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問者大笑淵材瞪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受昌州議者以去家遠改授鄂倅淵材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改授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

三物誠
足療飢

傳以爲笑

淵材遊京師十餘年其家餽粥不給父以書促歸跨一驢攜一布囊親黨相慶曰布囊中必金珠也君官爵雖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囊中所有可早出之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汝可拭目以觀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稿草一巨束

一士人以鬻書爲業盡括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入京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貨之而鬻書者雅有此癖一見甚喜乃曰毋庸貨也我與汝估其値而兩易之欣然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

返其家其妻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個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個也幾時近得飯喫聞者無不絕倒

有嗜好古者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乞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太王去邠杖號於衆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枚

李袞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袞生日乃遺稍挈一故皂襖子餉袞曰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袞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稍挈一破膩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

劉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贈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於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襞貯送遺之牋云承命復取古物今奉上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張懷素舒州人崇寧元年入京師自稱道術通神雖鳥蟲異物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嘗諫以太蚤楚漢成皋相持亦屢登高觀戰一時公卿皆惑之至大觀中事敗牽引士類呂吉甫蔡元度俱坐之降謫

王荊公次子名秀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爲

妻逾年生一子秀以貌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其妻日相鬪鬨荊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壻而嫁之是時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荊公門人也娶魏氏女爲妻少悍叔獻死而幃箔不肅荊公奏逐魏氏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進士李居仁與鄭輝爲友居仁年踰耳順鬚盡白輝少年輕儇乃呼爲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鬚去之輝一日見居仁陽驚曰數日不見風彩頓異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矣

有一郎官年六十餘置媵侍數人鬚已斑白令其妻妾互鑷之妻忌其少恐為群妾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不踰月頤頷遂空

熙寧中省試王射虎侯賦一試卷云諧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又嘗試貴老為其近於親賦一試卷云覩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一時傳以為笑

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策對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為有貌太尉

李獻臣好為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慚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為三司軍將日曾與都十三叁部語謂遭杖為餐獻臣掩口笑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畱一食耳

中官杜漸好學文談凡答覲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亦此類也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中

俚甚

勘契而物勘之箭契是也

蹣跚欹倒如醉狀乘輿為之少抳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南扉還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勘契之儀其制以御為箭長三尺鏤金飾其端緘以泥金絳囊金吾掌之金塗銅為鏃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也貯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閤吏闔扉以關曰南來者為誰駕前司告曰天皇皇帝奏請行勘箭之鏃奏曰勘訖又審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三審乃啟扉列班敬居駕乃入契刻檀為魚金飾鱗鬣判刻檀板為坎足以容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啟扉其制如勘箭之儀熙寧中詔罷其制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何不亟去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為笑

蔡京改官制奏云太宗皇帝嘗為尚書令殊不知是唐太宗舉朝莫不揶揄而不敢指其非（古稱姬姜姬姓也後人稱姬妾已謬京改公主為帝姬益謬矣）

李鄴使金還云金人上馬如龍步行如虎渡水如獺登城如猿時人目爲四如給事

秦檜主和議金人偏師來伐檜顧盼朝士問計策時張巨山徵誦德無常師檜心異之留與語名諸將爲攻戰計卽命巨山爲奏稿倉卒不仔細起頭兩句云伊尹告成湯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遂急書進呈檜後喜遂播告天下決策用兵已而順昌大捷金人遂退檜後尊其功擢巨山中書舍人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一聯云成湯爲太甲宜聖作周任

徐仲車父名石終身不踐石逢橋則使人負之而趨陳烈弔蔡君謨之喪及門率子弟匍匐而進遵毛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義也夫徐幸生江北若在江南則終身無可踐之地陳幸生江南治在江北則當墜汚泥溝澮中矣迂濶可笑乃至於此晉汲桑當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恚不清涼斬扇者宋覺進當大雪擁鑪酌酒醉飽汗出捫腹徐行曰天氣不正有兵士侍帳外曰小人此處頗正天下人何嘗無對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笞于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吏人遂書榜揭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敎點兵士書都下聞者傳以爲笑

程覃尹京日有治聲惟不甚知字嘗有部民投牒乞執狀造橋覃大書照執二字有吏在傍見其誤遂白之合是照執今是照熟乃漏下四點耳覃遽取筆於執字下加四點遂爲照熱焉

此猶可矣曾見一貴人讀[illegible]爲雜在坐者忍[illegible]

乾道中駁放秦塤等科名方集議時中司誤以駁爲剝衆雖知其非畏中司護前遂皆書曰剝可爲一笑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翁肅聞人守汀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廡代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曰這箇使不得

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其所謀殺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

嶺南監司有但中庸者一日有朝士同觀邸報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主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

明人往々於古碑上刻大字毀壞名迹不少

甫根斲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其人悻然作色曰嗰直宜爲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鍾弱翁所至好貶駁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爲重書。然書實不工，人稱苦之。嘗過廬陵，一山寺有高閣壯麗，弱翁與僚屬部曲擁並登，其榜曰定惠之閣，有題款名浸滅，弱翁放意稱謬，使館隸取之，拭拂就視，乃魯國顏真卿書。弱翁顧謂客曰：似此字畫，何不刻石？即令刻石，傳者以爲笑。（鍾傳字弱翁章惇黨也）

臨平明因寺尼剎也，豪猾往來游於是寺，每至則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主苦之，於是專設一寮，以貯尼之淫濫者，供客僧不時之需，名曰明因尼站。

弋陽老人曰：余貧日常與分漁樵等被，將見山翁野媼捫身蝨，蝨則置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揆之於古亦有記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臨流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陳思王著論，亦曰：得蚤蝨者，莫不糜之齒牙，爲身害也。三人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爾，則野老村媼蓋亦有典故，可發一笑。

沖晦處士李退夫作事矯怪，攜一子至京師，居北郊別墅，帶經灌園。一日老圃請撒園荽，俗傳撒此物須主人口誦猥語播之則茂。退夫固矜純節，執菜子於手撒之，但低聲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始，云云不絕於口。夫何客至，不能訖事，戒其子使畢之。其子尤矯於父，執餘子咒之曰：大人已曾上聞。皇祐中館閣以爲雅戲，尼日澹話清談，則曰宜撒園荽一巡。

園荽即元荽也

至元間詔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道經盡行燒毀。道士愛佛經者爲僧，不願爲僧者娶妻爲民。時江南釋教都總統楊璉真伽恢復佛寺三十餘所。鹽湖天長觀有道士爲僧者，獻觀於總統，云賀知章倚托史彌遠聲勢，將寺改觀，乞復原日寺額。楊竟從其請，真可笑也。

尤悔

汗浹於背思補於退夜何嘗天度無罪悔遂過卯非心常堅

凝集尤悔

龍袞江南錄云江南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韋手汝家有[illegible]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王文正公旦從東封車駕過陝處士魏野獻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遂得請寇萊公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既通州每題前詩於窗間朝夕吟哦之說者謂萊公之南遷不如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曉悟於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是小事若夫一朝縮印千里與櫬此又更輸牖下老人一着也

丁朱崖當政日宴私策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爲擇佳壻須少年美風儀有才學門第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其門嘗[illegible]戴卿博學有文辭以充選國主亟令召至見之大喜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

玉出入禁闥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幾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物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劉參謀也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孑然南去

富鄭公晚居西都嘗會客於第中邵康節與焉因食羊肉鄭公顧康節曰煮羊惟堂中爲勝堯夫所未知也康節曰野人豈識堂食之味但林下蔬筍則常喫耳鄭公赧然曰弼失言

劉孟節槩天資絕俗酷愛山水好爲詩慷慨多大節舉進士及第爲幕僚一任不得志棄官歸青之南有冶原爲歐冶子鑄劍之地山奇水清旁無人烟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鄭公鎮青爲築室原上居之孟節游山獨挈飯一罌窮探幽險無所不至夜則宿於巖石之下或屢日乃返不畏虎豹蛇虺嘗寓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懷想世事吁嚱獨語或以手拍欄杆自詠詩曰讀書悞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杆拍

呂惠卿與王荆公相失惠卿服除荆公爲宮使居鍾山呂以啓講和曰惠卿啓合乃相從疑有殊於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爲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宜難於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利忘懷履坦失戒同巖關弓之泣非踈殘足之辭未已而溢言皆達弟氣旋生既莫知其所終遂不疑於有敵而門墻責善數多

兩府之書啓陛對作親未再和之詞固其煩也方且圖之進罹苦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將隨數化之改內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恭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疏冥於所同愛憎融於不着冰炭之息豁然偏示於至愚柔翰之敎雜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待唯命之從荊公答曰安石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亦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誠無細故之疑今之在公尚何舊惡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蕭然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舍異事則相煦以濕不若相忘之愈也趨召想在朝夕惟良食自愛王呂嫌隙曲全在呂荊公之答或決或異操縱可以隨意獨許呂之有恩反噬喪心厚顏爲此曲筆亦復委婉曲折若此

荊公初執政用惠卿爲心腹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仍爲公畫挾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荊獄以震動天下及公去位惠以自代既得志忌公復召欲逆閉其途凡可以中公者無不用至發其私書且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爲京也荊公與京同生戊子故謂之齊年

荊公由是得罪

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追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飲食於居民問知爲蔡氏皆不肯售至有遭以詬罵者元長轎中獨歎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詞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昔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後數日卒門人呂川卞老大錢塟之先是海陵徐神翁寫字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謂東明猶日之象可卜富貴未艾及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作東明寺

盧多遜南遷朱崖踰嶺憩一山居店嫗舉止和淑頗能談京華事盧因訪之嫗不知盧也自言家故汴都累代仕宦一子任州縣盧丞相逢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誣竄南荒到纔周歲盡室淪喪獨餘殘老一身流落居此意實有待盧丞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未亡間庶或見於此一快宿憾耳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呂辨者蔡元長門人也蔡罷相僚屬盡叛獨呂送至長沙因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今古奈何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蔡答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宣和間京山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嚙斷乳頭流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恨殺之此不可為訓存之以見義方之教當於嬰孩也

紹興和議成顯仁太后將還欽宗挽其裾曰第語九哥吾南歸但為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后與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瞽吾目既歸所見大異不敢言未幾后失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鍼一撥左瞖脫然復明更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已足其一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

拜曰師聖人知吾之隱謝遺一無所受但曰太后不相忘果脩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而出時王方視朝使下急跡訪之無所得後王剛中帥成都而得清東觀圖朱仙像進入猶然當日道士也

高宗母顯仁韋太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軍或對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乃服道裝終身焉（當是金人畏飛相傳其狀貌故后習聞之耳不知后北轅時飛尚未知名也）

曹泳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再適泳時尚武弁不數年以秦會之姻黨易文階驟擢至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携家往視見碩人服用精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儼謂其母曰泳乃合在此中享富貴吾家豈能留歎息久之泳自益顯為戶部侍郎尹京會之殁泳調新州而死碩人挈二子取喪歸葬子復不肖家貲蕩析至不能給朝餔趙德老觀文亦厲氏婿碩人從女婿也憐其貧老無歸招至四明里第養之終身碩人間出訪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廬門庭整潔花竹蓊茂顧使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翻覆不可料如此方泳盛時鄉里奔走承迎雖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斯不然泳銜怒卸越時德斯為里正泳風邑宰稽治百端冀其祈已竟不屈會之甫

殂乃追一介致書於泳啓封乃樹倒猢猻散賦一篇泊新州之貶又以詩贈行云斷尾雄雞本畏犧憑依撥禍復何疑六千里路新州瘴歸骨中原是幾時泳得詩慚極然無如之何

黃洽德潤事阜陵人或議其循默淳熙末上將內禪一日退朝留二府賜坐從容諭及倦勤之意諸公交贊公獨無語上顧曰卿以為何如對曰皇太子聖德誠克負荷顧李氏不足母天下宜留聖慮上愕然色變公徐奏陛下問臣臣不敢自默然臣既出此語自今不得復覲清光陛下異日思臣之言欲復見臣亦不可復得矣退即求去甚力壽皇在重華宮每撫几歎曰悔不用黃洽之言或至淚下

光宗逾年不朝重華宮壽皇居常怏怏一日登望潮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鬧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好自叫耳淒然不樂自此不豫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閉戶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後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後貶嶺南屢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久之益公每舉之以為士大夫求路之戒

李全擾淮時史彌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能傳全軍已渡江過

行在京師人民惶惶彌遠夜半忽披衣而起有愛寵林夫人見其意似非常亦推枕隨之忽見彌遠欲投池中林急扶起泣告曰相公且少耐偃寢數日後得趙葵捷書

彌遠死已久一夕其家聞叩門聲曰丞相歸舉家駭匿比入門燈燭紛紜升堂郎君子婦皆出羅拜訊慰平生歷歷囑家事索紙筆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復舊為群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旦預陳易簀之辭竊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為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

門遭時多難安敢顧微軀而思求路屬敵強鄰之壓境率騎兵倅將以徂征違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冀後圖衆口皆誑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為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慚覆載俯愧勛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官霽怒收瘴骨於江邊九廟闡靈掃妖氛於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蓋似道手筆也

常州蕭掖任丞監司家富而性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奇貨嘗置別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士大夫競傳其語

傷逝

離則人生影幻未免我輩情深淚碑誄墓埋玉亡琴存遺愛絃輟知音然而臧性不貴喪明有儀彼神傷者何以爲心

集傷逝

雷宣徽有終顛涉道嘗因讀吏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横戈開邊拔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錢思公謫居漢東日撰一曲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淺每歌

之酒闌則垂涕時後閣尚有故國一白髮姬乃鄧王俶歌鬟驚鴻也曰吾憶先王將薨預誡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爲送今相公其將亡乎果薨於隨鄧王舊曲亦有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頗相類

江幾鄰休復云胡翼之凶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寺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假述時無復此事（胡瑗字翼之）

熙寧三年京輔猛風大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數寸既而華山震阜頭谷圯折數十百丈蕩掩十餘里覆壓甚衆唐天寶中冰稼而寧王死故當時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又詩有泰山其頹哲人其萎之說衆謂大臣當之未數年而司徒侍中魏國韓公薨王荆公作挽詞畧曰冰稼嘗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蓋謂是也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磨毀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視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而死

蘇子瞻云昔劉原父謫知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自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嘗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父没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強人意今復死矣何將復見此俊傑人乎

東坡初入荆溪有樂死之誌継而抱疾稍革徑山老惟琳來候

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然生死亦細故耳後二日將屬纊聞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坡言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語畢而終李秃翁曰西方不無此便是疑信之間若真實信有西方正好著力如何說著力不得也

東坡訃至京師王定國及李豸皆有疏文張耒時知潁州聞坡卒爲舉哀行服出俸錢於薦福禪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謫房州別駕

李方叔祭東坡文有云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安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

不盡傷閒所求聞吾將安放特冰華居士錢濟明祭披文有降鄒陽於十三世夫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之云在宋爲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

元祐黨籍皆一時名賢逮宣和中往往多在鬼錄獨劉器之范德孺二公在未幾器之訃至晁以道對賓客誦南嶽祈推天柱峯之句至哽咽不得語客皆投袂以道徐曰耆哲凋喪殆盡緩急將奈何客曰世未嘗乏材前輩雖殄瘁之感安知無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於世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始閱方書而濟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爲應所須而取効速也時坐客無不嗟嘆其言

有爲呂與叔挽詩云論禮三千目躬行四十年

韓子華兄弟皆爲宰相門有梧桐京師人以桐木韓家呼之以别魏公也子華既下世陸司農爲作挽章云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皆紀其實也

宋稗類鈔卷之六終

宋稗類鈔卷之七

金沙　潘永因長吉氏編輯
　　　兄永園大生氏訂定

宗乘

空空釋部荷荷艮苦天竺眞如雨花可覩豈必火書訶佛呵祖集宗乘（宋承五季敝殘之餘去聖日遠微言中絕洎乎中葉伊洛關閩一時蔚興而理學眞傳俾彼雲漢其道彌尊焉敢附諸釋乘至於宗門提唱義更玄微近世盲師庸髣跡遍天下靡不託附師承豎拂拈槌同夫登場傀儡及叩其所有率皆糟口掃除語言文字以文荒謬故遴其近裏著已足與吾道相啓發者以著於編并云儒門淡薄收拾不住也）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往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眞廟時人也

歐陽文忠官洛中一日游嵩山卻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脩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文忠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對曰甚久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曰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

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其膝之屈也　此公屈膝為曾此事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為燒煉而不以示人熙寧初再罷相守亳州有圓照大本者住蘇州瑞光方以其道震東南潁州僧正顒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公聞而致之亳館於書室親作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顒視室中有書櫃數十其一扃鐍甚嚴問之左右曰公常手自啟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弗得公適至問狀顒即告之曰吾先為公去一大病矣公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即不問自是豁然遂

有得顒曰此非我能為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偈通圓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也薨之夕有大星殞於寢洛人皆見之

富文忠公深達性理熙寧中吳處厚官洛下公時為亳守遺吳書託為訪荷澤諸禪師影像處厚因以偈戲之云是身如泡幻盡非真實相況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惟當清靜觀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既又以手筆覘之曰承此偈見警美則美矣理則未然所謂無可無不可者書亦得不書亦得就其中觀像者為不得不觀像者所得如何禪在甚麼處似不以有無為礙者近乎通也思之思之　此公致此語

熙寧前未有談禪者自富鄭公得法於圓照大本於是一時翕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惟司馬溫公范蜀公以為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說而溫公尤信蜀公遂以為識溫公曰吾豈謂天下無禪但吾儒所聞有不必棄我而從其書耶此亦幾所謂賢與而文不與者後因蜀公不納乃以書戲之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別溫公極樂已到至處乃能知其不異

張文定公方平奉佛甚謹杜祁公衍獨不信佛法每對客譏笑有一醫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先而乘機

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藏楞嚴裹了不即往既至公怒問楞嚴何等書而讀之朱出袖中首軸呈之公覽竟索餘軸不覺遂盡十卷乃絕歎以為奇書因與朱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鄉若有得大加崇信

大覺璉禪師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仁宗皇帝詔至後苑齋於化成殿齋畢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又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啟白滿謝恩畢倡曰帝苑春回皇家會啟萬乘既臨於舜殿兩階獲奉於堯眉爰當和煦之辰正是闡揚之日宜談祖道上副宸衷請白璉遂陞座問答罷乃

曰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流通何內誠有多談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溪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若向迦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爲之化焉知有恁麼事皇情大悅　得卒

慶歷中士大夫多脩佛學往往作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溫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

不然則非子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顔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或問范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爲信耶

楊次公留心釋典嘗上殿神宗問佛法楊並不詳答直云佛法實亦有助吾教既歸人言聖主難遇天公平日所學如此今乃唯唯何也楊曰朝廷端欵明辯吾懼度作難師

晏景初尚書請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何以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麵湯餅乎景初曰有麵則拙婦亦辦矣僧慚而退（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

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燈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

光豈足以配日月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爲然

宇木晉獅子營公在翰林時進講上問曰三教何者爲貴劉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舒王丁太夫人憂讀經蔣山與元禪師游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王益叩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世緣深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

余見長官
談禪議以
儒論其徒
亦敬而奇
非謂以道
身徵此刹
公之號史
不一等

可嘆

心未平以我平之心經世何貽能一念萬年豈又多愁而學
劘倣戲於道爲所知時此其三也特視名稱如脫屣君滋甚
如頭陀此爲近矣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
爲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符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麗
閉目不窺月以談禪爲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
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一番公案 狂云一番障礙也）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而諸
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少間則必
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閉救之
當以何衞曰麴糵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

佛國了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
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
學之者耶意亦將有以曉公而公終不領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
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
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
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
岐下聞河陽豬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豬夜逸去買他
豬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慚今
荆公之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

維摩軒
廣法說佛語
大蘇而極唱
棒一派爲禪
林說長於撈
讀學者往往
以佛語搜得
而覺道之士
遂以宗乘
錚達摩莫
摩軒之號
人懷遮覺
以金剛經註
中庸者耳
亦見其類
此者曷有爲
雜在釋老名
然先生固清
康任德非空
名謂聞者也

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保國稱善（[illegible]是）
如李說
蘇子瞻云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欲一物不芥蒂於
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
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可也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求解宅
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師歸西湖舊處即今出別候指揮
東坡於是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
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
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

住聽話

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别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
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椎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
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即以筆記於
窗間曰山堂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毘一箇僧
蘇長公赴杭過潤佛印正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入方丈見之
師云内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
牀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内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
議所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置几上師曰山僧
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内翰欲於何處坐公未即答師急呼侍

維作此頌空如佛印乞見佛

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遂取衲裙相報公有絕句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韓熙載妓樂數百月俸盡以散之常敝衣芒屩作瞽者持獨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又裴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乞食自謂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二事甚類坡詩似用裴事

坡叅玉泉皓禪師師問尊官高姓坡曰姓秤秤天下長老輕重師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坡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坡題自己眞容偈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眞容二字賊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爲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矣因請書以行佛印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知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林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眄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鸞駕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卧處著衣喫飯處痾屎撒尿處

的是坡公詩似集中未載

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腳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東坡云元豐七年十二月浴泗州雍熙塔下戲作如夢令兩闋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戲但洗但洗俯爲世間一切此曲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馴後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山谷嘗言利害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名種子也人從無名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惡利惡害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存宿卽決不可計較而爲之且猿騰鳥逐至於澌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此山谷有

此兩對爲大官者加了不知

僕相國仁爲翰林院長公翔望集諸翰林諸習謂之諸公學識者已從之汝終當從之對雖禪頭至堂人把掃地矣

得於學佛者今人罔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爲可恥然亦何曾似渠用工解說到此地位

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關西爲同行秀已應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以挾其友登雲天而翔而安止荒郊破院單丁五十年秀將以書致安安未嘗視棄之侍者不解因間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痴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燃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蓄數百閒漢此眞開眼尿牀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亦自此微矣

張丞相天覺喜談禪初爲江西運判至撫州見兜率從悅與語

意合遂授法悅黃龍老南之子初非其高弟而江西老宿爲南所深許道行一時者數十人天覺皆歷詆之其後天覺浸顯諸老宿畧已盡從來膚淺傳南學者乃復奔走推天覺稱相公禪天覺亦當之不辭近歲遂有爲長老開堂承嗣天覺者前此蓋未有勢利之移人雖此曹亦然也初與老南同得道於慈明者有文悅住雲峯其行解堅高畧與南等從悅既因天覺而重故其徒謂雲峯悅爲文悅以別之

呂申公公著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游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禪寺隨僧齋粥講說性理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好詩

饒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親于翁昔與之游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閒誦詩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如是我乃不能耶徑往白崖問道八月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遍參諸方至浙樂靈隱山川因掛錫焉琳有疾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親爲文爲其疏云無復救藥更逐瘞藏之後何變成佛不居靈鷲之老支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松道人詩文皆高妙名倚松集

如璧江西進士饒節次子也少年嘗投書於曾子宣論新法不合乃祝髮更名長於詩其梅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又答呂居仁云長憶他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難吟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繼作呂

紫薇云饒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嘗勸予專意學道詩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飼速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兩頰紅好貧夜牀三十餘胡床趺坐究幡風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升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烟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傚

惻怛忠厚

其久師多專殺也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爲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老陞座上設御幄於旁以聽其僧祝曰伏願皇帝陛下愛國如身視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憂勤庶尹百僚謹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里永爲趙氏之封疆即時有僧問話云太皇居何處答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播莫不稱歎嗚呼太皇之聖華裔稱爲女堯舜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

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葉石林云佛氏論持律以隔墻聞釵釧聲爲破戒蘇子由爲之說曰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爲破戒子由蓋自謂深於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場內外墻壁初誰隔限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墻爲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爲釵釧又是一重公案尚問心動不動乎

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戰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猪首骨齧之猪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北齒白中得肉如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

壇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晁載之伯宇嘗記其事晁無咎又作贊以稱歎之

政和丁酉眞州慈受禪師懷深近赴村落富人家齋見群犬爭齕嚙一牛脛骨狂噬相嚇不已村人持梃驅逐亦竟不去衆異之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已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珞相好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佛之慈悲化身無乎不在以警於好殺者俾生信心哀愍有情故示希有之異爾提者得不少悛乎又其歲眞州郊外一屠家一牛買肉歸者往往於封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脈中皆有舍利也大小不一光瑩如玉萌數家皆有之自爾一村

之民不復食牛

徽宗時濟南府開元寺因更脩掘地得石碑蓋會昌中汰僧碑也字皆磨滅惟八字獨存云僧盡歸山尼皆嫁發僧惡碑之後有詔改沙門爲德士遂符其言

和尚置梳篦亦俚語言必無用也崇寧中改僧爲德士皆加冠巾蔡魯公不以爲然嘗爭之不勝翼日有冠者數十人詣公謝髪既未有皆爲贋髻以簪其冠公戲之曰今當遂梳篦乎不覺烘堂大笑冠有墮地者

眞定大歷寺有藏雖小而精巧藏經多唐宫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塗金匣藏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

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于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故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字整潔而詞甚悽惋、所記止此、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火、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

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入院之際、適値重九、指座云、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爲之擊節、呼彼老而汩沒於名利之場、貪得不休、升高履險、而不知戒、其有愧此僧之詩多矣、

熙寧間、駕部郎中徐師回、記其所親官於河朔、夜見司理院獄屋高處有光、駭人、明日而赦下、州人怪之、上尋光處、得文字三十八、其辭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法有緣、佛法相因、行念觀世音、坐念觀世音、念念不離心、念佛從心起、有張氏子病目、念此得瘥、

胡少汲夜夢游一寺、與勤和尚、祠僧六七人、共步長廊、少汲手持長鏡、劃青方石、如錐畫沙、書六句頌云、我行世間多動少息暫休寶坊、萬慮入寂、明日入山、八面受敵、勤和尚隨句徵哦、旁皆嘆息、中有一僧云、萬慮俱寂句法甚勝、明日是將動也、似覺復寐、自理前頌、增作爲主人動、轉爲客二語於出句止、廣爲八句、

道教

推億萬年言崇五千繼素生宛羽衣翼然天書之始道君詔
焉集道教

柴通位字文元本綿州彰明縣弓手公幹山獎觀一鷹帶綠條胸絆於林間柴喜其俊異又疑豪子所畜遂取以歸道遇少年就索柴即與之少年娩謝傳以符術授丹筆一枚曰遇人疾厄當書符以救之柴歸縣不喜執役遂竄迹兩蜀到處每書符以治疾亦時得金以助行橐後游太華見陳希夷問子何處得太乙真君筆乎方知得遇乃太乙即求披戴住閿鄉縣觀中真宗西祀回名對賜坐問以無爲之要賜茶藥束帛

時百餘歲嘗服氣能長嘯精神如中年人觀即唐軒轅游宮有明皇詩及所註道德經二碑真宗作詩賜之改賜祥符觀額邑人後呼爲柴先生

劉叟道者漣水人生有奇相右中手指凡七節父母異之令出家依文殊院即院之隅雙松間一席當空爲棲隱地強名曰藥師菴其實無屋廬也蓬首裸足不問寒暑雖積雨雪宛轉泥淖間所藉席非甚敗不輒易隆冬則臥雪浴水盛夏或擁爐附火傍有物若施狀動止與俱逮師示滅亦不復見菴絕人迹蕪穢不治有頹翁者日來掃除師亦聽焉獨菴傍十步禁不聽治每事已即去師必指一磚謂曰下有錢可取翁發磚輒得之日易其處止五十文翁他日覩其多也兩手掬之其數自若師既絕物願見者足纔踰門輒嫚罵疏其隱諱皆控其所不聞於人者發之必慚退雖不得見恥心且格矣有民婦賫幣求見師厲聲曰若事姑不謹何見我爲不用汝物也可抱柱若婦意其使之聽命也既及柱則旋柱疾走若有牽制是不得脫自晨達午不解鄉人請師師曰今縱汝去鄉人曰是嘗苦其姑推磨始坐此乎久之名聞京師太宗召見賜褐加禮遣還祥符中章聖復召館於開寶寺造塔道者院與石頭道者同對上用明皇飫張果故事賜酒師引飲無難色侍者下咽輒仆師摩其項擊以三掌平愈如故上益異焉昭陵爲太子師撫之曰他日爲四

十二年太平天子復命宮中同裝服畢出俯敬師閉目端坐問數十人內至一人遽起曰願善待此人他日爲陛下作得家主乃章獻明肅太后也既辭歸上賜兩褐并金器等物師復有一目生於掌中不以示人唯二聖親覽焉淮楚吳水患而漣泗尤被其酷泗衝淮汴下流二川與衆水東至泗益千里而合復道漣入於海海潮來去漣當其咽師之未滅與滅之後屢顯功力以禦水災漣人尤德之議者謂僧伽居泗以制淮水之衝師居漣以禦潮波之害非偶然也師之法號曰澄因大師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於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

無屋所夢得無類此

一處開宼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殿前有山甚高山面一洞上既入乃招群公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水極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處重樓複閣金碧煥爛有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笙簫振林木至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於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群臣自失者屢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欲噬公方甚怖時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瞋目罵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耶道士惶駭而退蔡君謨嘗夢爲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角不正手爲拔之曰骨已正矣翼日李士寧道人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此蓋方術家幻惑人之事爾

樞密安公諱犯御名傳元祐末爲江東漕因游廬山太虛觀未至數里間有道士紫衣皂巾領徒七人迎謁既而不知所在問左右皆無見至觀謁陸靜修仙師遺像則宛然其人也元符庚辰公再到賦詩曰昔年游歷訪寬旌多謝仙師數里迎今日重來知有意此身應不爲公卿

韓待制子蒼言貴城山中一道士命小童持錢湯瓶出觀買酒小童中道登廁以瓶掛樹端瓶重木弱爲風所搖木葉揩磨所著處皆成金色徐以木葉再揩未至處則表裏黃赤即煅以火付市貨之得上金之價自是陰識其木試之輒效年逾六十寓滑州天慶觀以老病不出幾十年未嘗乏絕私念欲傳其術而未有可付者會觀前一賣卜老人不問年之荒歉以一斗求息一文意其爲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酒肆

密告以意老人曰余能是久矣其人不之信期他日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扃觀戶鄰房數輩穴壁竊窺之則見二人破一釜各以火煅天下藥物少間傾注於地赤金爛然方把玩稱歎不虞窺牽者一擁而入倉皇不及收因之喧哄爭奪二人者竟壓死矣衆亦因是坐獄蓋天地至寶鬼神所秘而二人輒私用之宜於不免也

臧論道郎中知洪州日有老兵爲園子能致非時果菜臧氏子弟稍異之問之則紿以得於市使他人求之終不得也密察其所爲則無妻息獨臥園中草舍往往夜定有語笑聲及迫而近之則又寂然其後論道從容投接益久纔略告曰今夜

三更漏點中半公能獨步至園中當有一語授公苟少差違則遂成虛矣論道其夕不寐夜分具袍笏將出其妻苦問之不得已以實告其妻不測而強制之漏向盡論道急趨草舍而老兵已死矣論道歎恨彌日使人舉而葬之屍如輕泡

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栽花釀酒以延客居於觀之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款門求見喜談論善作大字何欣然接之款留數日乃別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號落拓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以不知謀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絕往還忽有一道人亦美風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曰我坐接無賴道人幾死於囹圄豈敢復見汝耶因大怒闔扉拒之而此道人蓋永嘉林靈噩也旋得幸貴震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必厚報之若水乘驛赴闕命以道官至蘂珠殿校籍觀殿修撰父贈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嘗罵之朝夕憂懼若水爲揮解且以書慰之始少安觀中人傳以爲笑

林靈素以術顯附之者多得美官或題靈素畫像曰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眞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

位教之尊奉前代如秦皇漢武間亦留心於此然至於道君則亘古所未有也宣和中黃冠出入禁闥號金門羽客氣焰赫

然而林靈素爲之宗主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與廷臣等一日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急致之俄震雷大霔霔皆濁流少頃即止中使自外入言內門以外赫日自若上益奇之宣和末死於溫州未死前先自籍平日錫賚物寄之郡帑且爲治命殮以容身之棺棺中止置所賜萬歲藤杖封瘞甚固建炎初惟下溫州籍其資而已後數年有內侍劉太尉之姪避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虬衰丈夫負壁而立熟視乃靈素也劉叩先生何得至此曰吾以命耳向不早爲此身首異處矣倏失所在後葬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棺開穴深數丈果得之時又有王仔昔者初館於蔡京屬大旱徽宗焦心禱雨每遣中使持一幅素紙求仔昔書皆爲禱雨也一日中使再持紙至仔昔忽書一小符仍札其左云焚符湯沃而洗之中使不肯受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之駭異蓋上先默禱而寵嬪赤目者因一沃而愈詔封通妙先生後以語言不遜殺之（仔昔一作脅息）

王仔昔倨傲又少戇帝待以客禮故其遇臣閹若僮奴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譖之甚力獄中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竟被誅

宣和間林靈素希世寵倖數召入禁中賜坐便殿一日靈素俟趨趨階下曰九華安妃且至玉清上眞也有頃果中宮至靈素再拜殿下繼又曰神霄某夫人來已而果有貴嬪繼至者靈素曰在仙班中與臣等列禮不當拜長揖而坐俄忽睥睨階曰是間何乃有妖魅氣也時露臺妓李師師者出入宮禁宣詔而師師至靈素怒目攘袂亟起取御爐火箸逐而擊之內侍救護得免靈素曰若殺此人其屍無狐尾者臣甘罔上之誅上笑而不從

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一道者怒目立於前靈素問爾何能道者曰無所能靈素曰無所能何以在此道者曰先生無所不能何以在此徽宗異之宣問實有何能道者對曰臣能生養萬物遂下道院取可以有種者得茴香一掬命道者種於艮岳之址仍遣衛監送於道院中是夜三鼓失所在翼日視艮岳茴香已成林矣

宣和間崇尚道教四方矯僞之徒乘間因人以進者相繼皆假古神仙爲言公卿從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資息者淮甸間人最狂妄言師許旌陽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史言師鍾離先生劉棟者棣州人嘗爲舉子言師韓君文三人皆小有術動人資息後有罪誅死棟爲直龍圖閣宣和末林靈素敗乞歸唯老志狡獪有智數不肯爲已甚館於蔡魯公家自言鍾離先生日與相往來自始至即日求去每戒魯公速避位若將禍及者魯公頗信之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一日苦口爲魯公言其故翼日魯公見之輒瘖不能言索紙書云其師怒泄天機故瘖之魯公爲是力請乃能於盛時遽自引退魯公有妾爲尼嘗親見老志事魯公每聞其言亦懼常咨語所親矣喟然曰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惜其聽之不果也

蘇公詩
黃鶴樓
前月滿
川抱關老
卒飢不
眠者也

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敬禮之神翁臨別獻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横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鼇背上行當時不知詩意謂何後兩宮北狩高宗匹馬南渡即位至建炎庚戌正月二日帝避兵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於鎮之福濟寺前以候晚潮顧舟人曰此何灘曰牡蠣灘遙見山上有閣巋然問居人曰此何山曰金鼇山高宗乃登焉入閣見神翁大書往年所獻詩在壁間墨痕如新方信神翁能前知爲神仙中人也

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澈名曰石照其右鉅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即拜洞下一夕月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云汝何人也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饒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則

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藏於軍資庫中

報應

顏冉無年胥滂有害久貴林甫令終秦檜謂天恢恢亦時昧昧君子當之不生感慨享悴茝蘭無榮蕭艾集報應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禳謝因請章旨趙難言之從枕躍起索筆自書曰情關母子弟及自出於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祟遽逞強陽瞰臣血氣之衰肆彼魘呵之厲信周祝靈魂於鳩鶵何晉丞雪魄於雉經倘令帝心訴既不誣管蔡幸原臣衷事堪永謝朱均云云寄封令弗發向空焚之火正熾亟而此章為大風所掣吹墮朱雀門為人所得傳誦於時

趙韓王久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道士姜道元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勳臣奈何冤累不可避姜又叩曰冤者為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一火字而已道元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遘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即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或云昔病見廷美坐於床側與之忿爭而卒

唐路巖為相密奏臣下有罪應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驗其實至巖賜死乃自罹其酷行刑之地乃楊收死所蓋

收爲嚴所陷者盧栩多遜貶朱崖知開封府李符白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不甚惡春州近在內地至者無生還宜以多遜竄春州外示寬宥而實寘之必死之地普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欲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元豐六年王荆公改春州爲陽春縣隸南恩州既改爲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趙普以秦王廷美居西京非便諷李符上言安置房州又恐符言洩乃坐符他事貶之符固枉做小人普亦忍矣哉）

徐鉉竄邠州而卒其家挈喪歸葬道出一邑時索湘爲邑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放吏徐鉉來謁曰僕有少懇僕在江南爲學士時嘗爲人以一寶帶投執政變一獄雖事不在法然不免以贓名污身今旅櫬過海帝廟下恐不爲帝所容君爲邑宰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爲吾謝之帝必難拒言訖不見湘感其誠乃爲禱謝柩舟過果無纖瀾處灣暮鉉復來謝含喜歘然而去以此知受贓枉法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

張尚書詠守成都夜夢詣紫府眞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眞君降階接之禮甚恭揖尚書坐承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云有命召之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所見者問平生有何陰德眞君禮遇如此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時以錢三萬緡收糴米糧俟至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在我初無所損

而小民得濟所急尚書嘆曰此宜居吾之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承事名兼濟其子孫青紫不絕云

夏英公素好術數凡陰陽山水之說無不收迨其薨於洛中待善地以葬時其子龍圖安期以貴顯嘗開塋域不自督促委之幹者其地乃古一侍中葬穴也其故鄰碑刻具在幹者以大事迫期遂諱不白而易之取棺碑於旁近埋之既葬未幾龍圖死其婦孝家貲數萬毀蕩其次子又得罪廢斥

淸遼叡遠言嘉祐中其兄文通自越赴杭所經諸堰皆集牛以運舟是時夏暑堰上儔宿以俟之夜久人靜聞以行相呼云今吾輩有何生活答曰明日沈幾兒子過於越任杭州又云沈幾果有子知杭州乎歎息不已使臣者審其聲甚椎重非人聲又深夜野次更無外人其言氣非流俗因熟察之乃堰數牛也張芸叟聞其事而言曰既以行呼豈非沈之親朋耶因果之說凡緣厚而無功澤於民者即轉生爲衆生駝馬復以大力償衆人耳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竟入武夷山棲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汝抱大罪奈何與妄念於帝所夔叩首自列生平脩謹雖微物不敢殺而況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汝弗察

也其罪入均受於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嘗聞陳睦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州民有姜襃沉香者浣衣井傍其嫡子適墮井其妻誣沉香擠之訟於州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掾鞫治之既獄具郎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廟師邢頗從仙人遊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答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爲之愕汗廢食屢日

故滄州節度使朱信本銀夏部落以軍功起家纖嗇聚斂爲時所鄙於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會緍何啻千緍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在不敢自專但厚利貸於富室其券詞有鐘聲纔絶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一瞑目即還也於是私募僕夫十餘輩飾以珍異袍帶令伺宅傍候其出擁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華美其黨皆京師搖唇鼓舌游手無賴日有十數貸其嬉游則稱信愛孫賞誇其用度則鄙吝石崇王愷諂佞互致譏駁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至錢去便到其速如神至於筵會有奉其歡心者器皿之具盡傾以與之嘗謂盡此生逸樂惟我而已至信卒時已用過十餘萬及信葬畢籍其餘者比信時十去五六加以恣縱蕩費更踰於前以至鬻田園邸舍未周歲而日入之緍亦絶其弟方四歲乳母與家人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爲餓鬼乳母

貪官而子
孫福蔭
者余見多
矣吾邑某
氏者貴甫
也其家不
旨亦其子
樂爲乞丐
家法盤本
守桐川邑令
過予不耐
杖之錢者
曰此某公子
也明日矣

乃抱小兒詣府陳訴是時真宗在壽邸尹開封聞之赫然怒具以上言舉餘財盡與弟供奉者斥出之一簪不著其手仍除其班籍因茲索然無歸寄迹旅店乃歷自來游從處求衣食往既數四皆有厭心遂於京師代獄卒擒鎖警夜聊足糊口素不服勞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猢猻爲戲聚集市人供奉者形質么麼頭頳尖薄克肖猢猻復委質於戲場搴頸跳擲不已旁觀者爲之汗顏而彼殊無怪也公侯之裔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其子何足怪耶

唐盧坦字保衡始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諭曰某巨室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之於人也黃裳驚異其言

謝絳吳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制誥然輕黠利唇舌人罕測其心時謂之士面觀音與[illegible]同年素爲諷所薄及麗籍訟諷兩被黜時王堯臣當制絳求代草其詞籍詰末曰季孫行父之功子不忘矣蓋指諷爲四凶也論者益畏之未幾出守南陽疾亟自噬舌嚙其血肉而卒聞者深鑒之

陳公洎爲開封功曹時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死一卒公嘗驗問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苟我而申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

穫吾嘗任咎乃手自為牘以白府尹程琳大喜曰古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即為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是遂顯清名不數年歷官清要其孫道履皆以詞學為一時聞人蓋陰德之報也

舊制沙門島黥卒溢額則取一人投於海殊失朝廷寬宥之意馬默知登州建白乞後溢額選年深至配所不作過者移本州牢城以廣好生之德神宗深然之著為定制後馬夢有告之者爾本無子且無壽上帝以爾請貸罪人賜一子且益壽云（罪人定額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溢額則糧不足且地狹難容寨主李慶一任至殺七百餘人）默以貸罪人事獲報生子純字子約紹興中為江西漕時

梁企道楊祀為帥每強盜勅下貸命必配潮州諭部吏至郊外即投之江中子約云使其合死則自正刑典以其罪止於流故赦其生猶或自新既斷之後即平人爾倘如此與殺無罪之人何以異乎二公由此不咸後以他事交惡於朝俱罷去默字處厚仕至諫議大夫壽八十子約亦以大中大夫致仕壽八十一而終

馬巨濟之父中年未得子母為置妾媵偶獲一處子質色殊麗父忻然納之但每對鏡理髮即避匿有沮喪之容密詢其故乃垂泣曰其父守官某所不幸物故不獲歸葬鄉里母乃見鬻得值將畢葬事今父死未經卒哭詢約髮以白繒而以絳綵蒙之懼君之見耳無他故也涓父惻然乃訪其母以女歸之且為具舟載其資裝遣送是夕涓母夢羽人告之云天錫爾子慶流涓涓後生巨濟即以涓名之涓既赴御試畢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須作十三魁涓歷數其在太學及預薦送止作十二魁心甚憂之逮至賜第則魁冠天下果十三魁也

李士衡為館職使高麗一武臣為副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疎漏副使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己物以避濕漏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爾船重必難免副使倉皇取載物投之海中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止船定既而檢點所投皆

副使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無所失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衆僧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為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初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為何如刁曰但打得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以為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實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亦不自安後數歲害發背終日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腳人百許多在前月餘遂卒當韶未病時涇原宰王

直溫一夕忽夢奉天符令斷王韶公事直溫熟視罪人廐兒肥矬矮其吏宣判將韶決脊杖配洪州覺而以韶名字問人或告以樞密使王韶亦躯肥矬矮直溫異之未幾聞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

大觀中有人於京師賣靴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焉詰之鋪翁云一官員携來脩俟其後至可問有頃其人果來乃其父也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士人追隨約二三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相教其父曰爾可學鎭江葛蘩士人遂造蘩問何以爲幽冥所重蘩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

又問何以爲利人事蘩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與以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至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在長久而已後有異僧見蘩在淨土境中蓋其能以利人爲急則日用無非利人之事矣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王豪兇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進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畧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於縣以爲逢迎詩縣令高登閩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大理寺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務德滋本亦檜黨待之獨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可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許浦吾邑之地名也　盦

龍舒人劉覲任平江許浦監征其子堯舉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試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其重扃棘闈無他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課既得意出院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覲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鄉君首薦覲前欲視其榜傍一人怒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榜矣覺言其夢而憐頗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雜犯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既歸覲以夢詰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雖首薦於舒亦竟不第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齧無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絕魁偉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

人曰爲盜脫饑耳得食則已柰何廣殺凡擄獲士人及僧道輙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婦女以獻者置別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擇配嫁之一日遇宴帳下諸人有譖之者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吉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須有罪耶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即就地坐瞑目合爪視之死矣遇雖殘忍亦爲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沽釣獵中以救人如吉殆是耶

大內都知宣慶使陳永錫言上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人年近五旬志性素謹自入中年即飯蔬誦經有程課宮中呼

爲看經劉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斂於給事每上食則就案析治脯修多如上意宮中呼爲尚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於尚食既諾之而反從中下石小嬪知之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於天帝即自縊死不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時五月三日也至輿尸出閤門棺斂初舉尚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於地視之則群蛆裹雜而穢氣不可近舉看經之衾香馥襲人面色如生於是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不可不爲之戒也

章思文福唐人家世貧窶思文以鈎距心計致富初一武臣監秀州華亭縣鹽場贓汚不法多受亭戶賄賂任思文以爲腹膂約所得中分之武臣者以方在任欲匿其迹故受賂多寄思文所信之不疑也秩滿受代往取思文盡乾沒不與武臣者不勝憤恨致疾以死思文暮年始生一子鍾愛之而其子幼則多病治療之費竭產不恤年六七歲竟死思文慟悼提不身代之也蓋棺之際痛不能捨復舉面幕撫之則其子面已變如向武臣之狀盛怒勃然懼而亟瘞之

衞仲達字子達秀州華亭人爲館職時因病入冥府立於庭下俟命有四人者坐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曰爲他試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

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迴掘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吏人捧籌書出盈庭即有一秤橫前兩皆有枰吏舉其籌置東枰枰重壓至地地爲動搖衞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云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箸大吏持下置西枰枰亦壓地而東枰高舉向空大風欻起卷其紙蔽天如烏鳥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衞坐衞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

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状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行止在君非臣也君言得用豈但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導歸後位至吏部尚書

河南民家婦某元兵下江南婦被擄給與夫行求數年得之湖南婦已妻千户其饒於財情好甚洽視夫姑若途人會有旨凡婦人被擄許夫贖取敢匿者死某懼罪乃遣婦婦堅不行夫姑留以俟婦閉其室弗與通遂號慟頓絶而去行未百步青天無雲而雷迥視婦已震死矣

大德間荊南境内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洞中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咆哮怒視目光射人内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烏得去因紿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推愚者於外虎即蹲踞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險矣天道果夢夢耶

神鬼

陰陽謂道言之靈聲息者驚疑畏首畏尾正則爲神論非無鬼魍魎問影訛説雖虚罔聲爭光現形則偉新者大故者小試問登仙有幾集神鬼

維陽大内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都之開寶末年焉而宫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徒雩祀謝見上帝而歸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矣虚曠蕭自金鑾殿後號白晝人不敢入入則多有異轟或大然斗蛇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聲之聲不絶也宣和末有監宿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因納凉於殿廡間至點時後天尚未昏黑從者堅請歸舍寂聽

俄忽聞蹕聲自内出即有衛從簇紛執紅綃金籠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人衣黄衣如帝王狀腕間尚帶鮮血擁從甚盛徐行由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避入户避之得詳眡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本納凉故妨其行蹤也乃以手兩指按其臥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於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徧以示人維陽士大夫多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

冀公王欽若淳化二年自懷州赴舉與西州武覃偕行途次圃田忽失公所在覃遂止於民家散僕尋之俄見僕潤步而至驚悸言曰自此數里有一神祠見公所乘馬弛轡宇下其徑

至嵩屏有門吏約云令公適與王相歡飲不可入也其竊窺見其中果有笙歌杯盤之具章急與僕同往見公已來將半酣矣詢之笑而不答章邦到民家指公會處乃裴晉公廟章心異之登第後不數年爲翰林學士使兩川回軺至褒城驛方憩於正寢將吏忽見導從自外而至中有一人云唐宰相裴令公入謁公欣然接之因密謂公大用之期乃懷中出書一卷示公以富貴默定之事言終而隱及公登庸出倅新圖田神祠爲文記之

韓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今在衡州之耒陽縣元豐初年旱暵縣令禱之不應析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爲形而祠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題詩於壁云波穿火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長孫枝予每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之問神苟許其請雖冒險以觸憲網必爲之倘不諾其請卒不敢違也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封物命所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許之祭曰弗償其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禦災捍患爲可恃惴然不敢少懈也近世士大夫家亦漸習此風其稍有識者心知其非而見女子之易惑故牽於閨幃之愛亦遂徇俗殊可駭歎且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有以酒食是嗜而竊福以饕餮於愚鹵之民豈所謂聰明正直者耶至於嶽也瀆也古先賢德有功於人載在祀典血食一方者吾敢不欽奉之乎所謂郎者姑者安能禍福於忠信之士吾所未信也世豈無一狄公爲一華之木居士既爲今之所焚矣彼庸兇者復假托以惑衆此尤可笑云余又聞蜀人言陳子

昂閬州人州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遂更廟貌爲婦人裝飾甚嚴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巵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不辭則新木居士亦奚爲不可乎聞者絕倒

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爲一廟杜十姨爲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爲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而我乃爲十姨何雌我耶大小孤山在江湖中嶷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小孤側有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今小姑廟像乃一婦人勑額爲聖母廟

西京龍門山在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廟中神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其居人云此乃豁口大王也

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問牛王爲何人乃冉伯牛也

西遊記出則此爲牛魔王矣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孔子絶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曹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王一字而釋氏附會爲一字王佛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不可勝數

六一居士曰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兼顏柳爲世所珍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絶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憤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其後又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其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腳留神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語舉子不能道也

洪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改爲二日他皆類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爲作陰府追鬼以獵張老鬼子欣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真要得一冥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何如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自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奉陰府牒追君張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巾有兩角横其首張老驚號卽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眞牛頭獄卒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今二十年懼不敢歸今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弄假却成眞矣拜謝而逝

多活二十年宜罰是不重耶

舊傳荆州江亭柱間有詞云簾卷曲欄獨倚山展暮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漉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烟叢裏黄魯直讀之淒然曰似爲余發也不知何人所作筆勢類女子又淚眼不曾晴之句疑爲鬼魅夕夢女子曰我家豫章吳城山附客舟至此墮水不得歸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能識之魯直驚悟曰此必吳城小龍女輩也時建中靖國元年云至乾道六年吳明可帥守豫章其子登科同年生朱景先因孫來見得攝新建尉值府中葺吳城龍王廟命之董役忽憶荆州詞以爲語意憤抑悽斷殆非龍宮娟雅出塵之度爲賦玉樓春一闋書於女祠壁云玉階瓊室氷壺帳憑地水晶簾不上兒家住處隔紅塵雲氣悠

揚風淡蕩有時閒把蘭舟放霧鬢霜鬟乘翠浪夜深滿載月明歸畫破琉璃千萬丈是夜夢旌幢羽葆儀衛甚盛傳言龍女來謁宴飲寢昵如經一日夜言談瀟灑風儀穆然將別謂朱曰君前身本南海廣利王幼子行游江湖爲我家壻妾實得奉箕帚今君雖以宿緣來生朱氏然吳城之念正爾不忘以故得祿多在豫章之分須君官南海陽祿且盡當復諧佳偶言訖愴別而去旣覺亟書其事識之特未暗南海語爾後浸淫病瘵家人疑其有祟挽使罷歸明年丁艱服闋調袁州分宜主簿須次家居縣之士子昔從爲學者相率來謁因話袁州風土偶及主簿廨前有南海王廟朱恍然自失明日抱疾遂不起竟未嘗得至官凡兩攝職於豫章所謂多得祿者如是而已意其初撰詞時方寸墮妄境故契神女之夢豈黠鬼乘念託以爲奸者歟

資聖寺在海鹽縣西寺有寶塔極高峻四面層層點燈照東海行舟者皆望此爲標的焉有海濱業戶某與兄弟泛舟入洋口接鮮風濤驟惡舟楫悉壞俱溺於海其家日夕號泣一夕夢其夫歸曰我未出海時先夢神告曰來日有風波之厄不可往吾不信遂死於此初墜海時彈指隨波已去數百里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他佛事祭享皆爲諸鬼奪去我不可得獨有資聖塔燈光明功德浩大

[illegible]

耳其妻因營家貲入寺設燈願式夕又夢夫來云今得升一等矣

洪揚祖嚴州人入太學以三舍法釋褐嘉熙庚子間爲京局官一日偕友人泛湖至三賢堂登岸縱步得小逕松竹蕭然頗訝前是未覩行數武新宅一所青衣候門曰娘子待官人久矣衆與俱入主人延客啜茶於堂則姣然少婦也謂洪曰別來安否洪恍然曰娘子誰氏婦人曰官人遽忘妾耶洪諦視良久念姻戚間無有而其貌頗類舊所狎妓漫曰子非某人乎婦人曰是也洪曰子下世久矣吾嘗燒香送喪湖上今乃不死豈而家紿我乎婦人笑曰妾果死矣曰死則何以在是曰世間如我者甚多特人不識耳因相與道故舊臨別謂洪曰世事可知得嬉且嬉三十年後此爲血池衆出門大驚曰吾曹乃白日見鬼耶使其僕插竹記路明日率十餘友再往則榛翳無跡不可復辨矣其甥黃宗仁爲洪撰墓誌不敢盡言但云公遇異人告之將來世變遂以詩酒自婺世事罕嬰懷抱云又開禧中有一官人到部僦旅樓而居後樓亦一官人以妾自隨前樓人聽其言語歌聲宛然亡妾也心甚訝之一日俟其主出推窗呼之妾亦倚窗而望前樓人曰汝非某人乎曰是也曰汝死久矣何爲在此曰世間如我輩不少第不爲人所覺耳前樓人見國事日非常懷杞憂因問曰汝在

此條語頗似蒲留仙而事亦奇詭可入志異、蒲君聊齋志異是家緣之不特事皆採遠印行文亦皆托垂飾讀之欲嘔

陰間必知陽世事國祚如何曰不遠矣但觀浙江潮若不來國必亡矣至理宗時潮頭漸擊西興浙江亭遂爲沙漲之地

李通判者忘其名一女旣笄選擇佳壻久未有可意者一日有陳察推者通謁與李有舊敘話甚款因言近喪偶且及朞矣言及歔欷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不自勝李女自青瑣間窺之竊謂侍婢曰是人篤於情義如此決非輕薄者得爲之配亦幸矣因再三詢其姓氏每言輒及之陳時年逾強仕瘠黑而多髯容狀塵垢素好學能辭翰書札李喜之每歎曰使其年貌稍稱吾女亦足壻矣女聞之竊謂傅姆曰女子托身惟擇所歸年之少長貌之妍醜豈論也哉由是家人頗識女意媒議他姻則默不樂父母怪之曰豈宿緣耶乃遣媒通約陳初固拒以年長非偶其議屢格則女輒憂懣或慍不食父母憂之固請不得已乃委禽焉女喜甚旣成婚伉儷和鳴撫二女如已出謂陳曰女已長婚對當及時不宜緩也朝夕屢以爲言且廣詢媒妁不半載而嫁其長女傾貲奉之陳曰季女尚可二三年妻曰不然趣之尤力陳辭曰縱得壻今無以備奩具妻曰但求壻吾爲營辦又數月亦受聘亟議嫁遣陳曰奈何妻忽謂陳曰君昔貯金五十星於小甖中埋床下盍取用之豈於已女而有吝耶陳大驚曰汝何從知之但笑而不言蓋陳實嘗埋金他人無知者因取用

今則鬼氣薰蒸不但鬼致且楊也

之不朞年而二女皆出適妻謂陳曰吾責已塞今無務事矣當置酒相賀乃與陳對飲極量歡甚各大醉而寢翼日寢覺妻忽驚遽大叫曰此何所耶顧陳曰爾何人耶陳大驚疑其心疾媵侍輩圍守妻驚恐惶惑問曰我何爲在此媵侍曰夫人成親一年豈不省耶妻都不曉俄其父母至撫慰之因歷言其本末妻大慟曰父母生女不爲擇配此人醜老可惡忍以我棄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夢覺前事皆不知之陳亦悟埋金之事惟其亡妻知之疑其繫念二女而魂附李女以畢姻嫁也後竟仳離而改醮焉異哉

福州海商楊氏父子三人同溺於汝洋共附一木遂漂墜鬼國中烟火聚落悉如人世但其人形軀枯悴生理窮窶每相報云去某州某縣赴法會則各有喜色往往盡室以行大率醉歸挾餘饌分餉三楊積以充饑或數日不食枵腹竟夕居數年不堪鬼氣薰蒸父兄皆死惟幼子存一旦見飛符使者從天而下訪問此子衆鬼謀曰使去則不可若不去又已有他姓名令隨隊而行戒瞑目勿開旣登途耳畔聞風雨波濤之聲甚厲良久脚履平地見僧振鈴呪食衆人爭盡入而楊生蔽身大樹之上時持食物出餽忽振鈴舉誦大悲呪楊少年時能之自墮異域已廢忘一聽其聲使能憶亦隨口持誦鬼不復相視會散掃跡楊彷徨到曉往來見者指爲猿猱乃下

樹與人說本末始認得夜來沿席正其家也楊氏一門且駭且畏妻亦不敢深相認識經日驗其無他方悲泣存問積久漸復人色。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儈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有餘年累貲千萬淳熙中遇盜於鯨波一行盡遭害楊偶先墮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沉浮漂至一島捨而登岸信脚行入一洞男女雜沓爭來聚觀多裸形而聲音可辨認一婦人若最尊者稱爲鬼國母侍衛頗衆令引當前問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脫姑委命逃生應曰願住母卽分付小襃爲治一室使爲夫婦約近二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無異嘗有數卒持

書至曰眞仙邀迎國母請赴瓊室卽命而出自此旬日或一月必往其衆悉從楊獨處洞中他日言於母乞侍行母曰汝是凡人欲去不得如是者累累致懇忽許之飄然履虛如躡烟雲至一館宇優樂盤殽極爲豐潔主者占位而坐鬼母導楊伏於卓幃戒以屏息勿動移時宴罷乃焚燒楮鏹漸次聞人哭聲審聽之蓋其妻子與姻戚也楊從桌下出喚家人名皆以鬼物交口唾罵唯妻泣曰汝沒大海杳無消息當時發喪行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道場追薦莫是別有強魂附托耶楊曰我元不曾死具道所遇曲折方信爲然鬼母在外招喚繼以怒罵然不能相近少頃寂然楊氏呼醫用藥調治幾歲顏狀始復。

臨安府天慶觀有老道士劉虛靜年七十餘寓雲安堂且於天尊像前注香冥禱意甚虔至觀有小道士伏暗中默聆其禱乃云虛靜年老單羸一身常恐一旦數盡身實草野若蒙上天賜以白金十星爲身後之備志願足矣小道士乃取白鑞範爲小錠俟其夕禱卽遙擲其旁虛靜得之驚異伏謝再三不復細視姑謹藏之語其徒曰人之誠悃常患不至耳雖天道高遠而聽甚卑無不從人者小道士復欲戲之因又祭求視其所獲請之旣數不免示之小道士卽懷之疾走以示衆人相與笑其狂昧虛靜從而執之且熟視其物曰此

非我所獲者喧譊不置必欲訟之官小道士家素饒於財衆道士勸諭之曰汝若致訟則所費不止此不若如數償之遂眞有所獲雖虛靜一時非意之禱而造物者宛曲取付蓋亦巧矣。

降仙之事人多疑爲持箕者狡獪以愚旁觀或宿構詩文託爲仙語或云能致鬼之能文者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賦觴爲題詩云寒巖雪壓松枝折。斑斑剩畫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劒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採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飛落江天月。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人有請仙問得失者賦詞云凄凉天氣凄凉院宇孤鴻

嚴宗疫
金園薛
體郛

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書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淳祐間有降仙於杭泮者或以鬼議之大書一詩云眼前清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可超海也須覆雨更翻雲或以功名爲問答云朝經暮史無閑日北履南鞭知幾年踐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譏也又董無益常記女仙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墻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寂小窗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浸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亦可喜也又宋慶之寓永

嘉時遇郡歲鄉士從之結課者頗衆適逢七夕學徒醵飲有僧法辯者善五星每以八煞爲說時人號爲辯八煞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除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復請韻宋指辯云以八煞爲韻意欲困之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咿軋尤兵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寂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警敏可喜又李知父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醉穆體大書一詩云猩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持箕者皆悚然驚散知爲淵

紹祀
代虞
誥

聖在天之靈爲之凄然又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將軍子弟因請紫姑神侯降焉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如平日眞跡也復書一絕云經畧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辨空自遊魂遍九州丞相秦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多有死者又鄧端若少時傳得召紫姑咒訣而所致皆女仙喜作詩嘗爲鄧氏婦女賦衣領及裙帶三絕句清婉可誦衣領篇云小剪雲羅雪色白香襟隨意作眞行新詩便是班昭戒勝却閒書坐右銘其二云時樣新裁段色衣不將綵線縷花枝慇懃只要詩仙句繡出分明一段奇裙帶詩云尺六腰圍柳樣輕娉娉嫋嫋最傾城羅裙新

剪湘江水綴步金蓮襪底生時庭前桃正華或請賞詠應聲落筆云武陵溪上舊時花兩岸晴紅爛彩霞試問劉郎緣底事花開時節未還家其他所作聯句對皆機警敏捷了不俟思而成又吉州人家邀紫姑正作詩適有美女子在其傍因請詠手即書曰笑折夭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窗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爲憶相思倚却針信筆而成殊不思索頗有雅致（沈彥博詠纖手云會見花前揀俏枝宛如春筍露參差金釵欲溜輕扶髻寶鑑重臨淡掃眉雙送纖纖扶索處半揎羅袖暗鬭春香聰聞把問斷馬性揭朱簾問阿誰）又吳興周權選伯乾道五年知衢州西安縣招郡士沈延年爲館生沈能邀紫姑神

敝然之中道州何以是乃所以學江疏後李冰之子封許

鋏未來事多驗尤善屬文淸新敏捷出人意表通判方楽宴客就郡借妓周適邀仙因求賦一詞往侑席指撫内一捻紅牡丹令詠之名瑞鶴仙用捻字爲韻意欲以險困之不思而就云覩嬌紅細捻似西子當日留心千葉西都競栽接賞園林臺榭何妨日洒輕羅慢褶費多少陽和調燮向曉來露浥芳苞一點醉紅朝頰雙靨姚黃國艷魏紫天香倚風羞怯雲鬟試插便引動狂蜂蝶況東君開宴賞心樂事莫惜獻酬頻叠看相將紅藥翻階尚餘侍妾既成略不加點又有名箕仙賦詩以芭蕉一葉置袖抑之即賦一絶云袖裏深藏一葉青仰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窗雨欠滴瀟瀟一兩聲可謂

絶妙此必平生以詩名世者可與八煞之詞類耳又客有降仙者心疑捧箕者自爲之因命題賦筆且令作七言律詩頃刻輒就云兔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頴繼尖圓拙夫堪笑堆成塚豪客會同掃似椽窗下玉蜍淵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縱使人爲其速亦不可及也

蜀中灌口二郎云是李冰第二子初封王號至徽宗改爲眞君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之云我向來封王有血食之奉今祭我以素食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封爲王當有威靈相助魏公遂乞復其封每歲人戶祭賽殺羊萬頭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因之得稅又利路梓潼神極靈兩神若割據兩川然

廣德軍祠廣德王姓張名渤前漢吳興郡烏程縣横山人始於本郡長興縣顺靈鄉發跡役陰兵導河流欲抵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荆溪疏鑿聖瀆王先時與夫人李氏密期每餉至鳴鼓三聲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厥後因夫人遺飧於鼓爲烏啄而鼓鳴王以爲餉至至則無有逡巡夫人至鳴其鼓王反不至夫人遂親至河所見王爲大豕驅役陰兵開河瀆王見夫人未及變形從此恥之遂不與夫人相見聖瀆之功遂息逃於廣德縣西五里横山之頂居民思之立廟於

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立其廟由是歷漢唐五代以至本朝水旱災沴禱之無不應都人以王故呼豕曰烏羊

怪異

六合內外何所不有君子道常齊諧何志春秋紀災亦以表異妄聽妄言姑以醒睡集怪異

王師取青唐時大軍始集下寨治作壕塹鑿土遇一瓶得琉璃瓶瑩徹如新瓶中有大髑髏其長盈尺瓶口僅數寸許不知從何入此亦異矣主帥復命瘞之

張文定公齊賢裔孫名虞卿者居西京伊陽縣水鎮得古瓦瓶於土中色甚黑頗愛之置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其凍裂明日視之凡物有水者皆凍獨此瓶不然異之試注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瓶於篋傾水瀹茗皆如

新沸者自是始知寶惜後爲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厚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識其爲何時物

又天台陳逵善淳熙中自監左藏庫出知開州得一銅銚濶徑剛三寸下刻三足上有蓋其薄如紙或告之曰投食物於中燃紙炬燎之少頃即熟陳試取猪石一雙使庖人如常法批切漬以鹽酒仍注水焉自持一炬燎其腹俄聞銚中汩汩有聲及炬盡舉蓋石子已糜熟自是每夙興必用此法具食乃出視事

歐陽文忠公嘗言昔日在彝陵從荊德泊舟於漢江對岸中夕後聞語言歌笑男女老幼甚衆亦有交易評議及叫賣果餌之聲若市井然迨曉方止翼日問之舟人云聞聲但不見人而四瞻皆曠野無復蹤跡文忠乃步於岸遂至有一城基近村而詢之曰即古隋地也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奉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筯撫海鹽伏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錢匕專主興陽後因蔡元度就其體取鹽而龍死則加醯焉閱數日用之尚有效後聞歸蔡元長家云

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居民舍宇物物可數又有客寓宿福清紫薇院至三

鼓後忽聞院後讙呼交易之聲儼如闤闠皆是鬧音甚且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寺僧云一歲中凡數次知此稱之見市

余尙書靖慶歷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竟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其聲自一大栢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甚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季弟從窮其怪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於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酉陽雜俎云京西持國寺前有楓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

所使巧匠解之及入內廻匠白木無他異全大嘆惋令膠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余工也遂別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

慶歷中有客僧届一寺呼淨人酤酒寺僧惡其行奄奪瓶擊庭前柏樹其瓶百碎酒凝著樹上如綠玉擣之不散客僧曰某嘗持般若經須傾此一杯即諷詠瀏亮乃將瓶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涓滴無遺令僧謂酒爲般若湯蓋因此也

仁宗朝江沔建州人以布衣游場屋三十年未成名在京師殊無聊忽一日支體屢欠伸猶不快偶持重物乃微快因漸取最重物持之滋重滋快嘗過貴使門外見大扁石試捧之舉

甚易又游相國寺與衆書生倚殿柱觀倡優沔陰抱殿柱柱即與礎離沔以脚撥一書生衣尾入柱下從而壓之俄頃欲去而不可沔笑曰相戲耳爲啓柱而脫之於是都下相傳沔有神力或勸勉應武舉者曰他人壯勇自少得之今君得於中年蓋天所賛也沔從之遂中第然官止殿直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棊每至此時則博棊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市人蔣家有十二鐘能應時自鳴豈非古器之靈異乎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舁至郡中數日方

同治中甘肅某縣有山徙三行波水至十餘里乃止山巔石多未甚損壞茲許鈞庵親見之

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獺師

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峯崩峯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簸揚七社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四傍草木廬舍比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熙寧八年陳州大霜城內外數里間厚冰上有稜文隱起如鏤琢彷佛成攀枝孩兒好事者以墨塗而印之傳視親舊其枝葩蕤妙與吳蜀所織爭工云郡守陳襄述古以上聞

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於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家奉佛甚篤因有此異

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冰自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謂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芍藥者細花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宣義郎萬延之錢塘人性剛不能屈曲州縣中年拂意而歸徙居餘杭行視苕霅陂澤可爲田者即市之歲收租入數倍萬斛常語人曰吾以萬爲氏至此足矣即營建大第爲終焉之計家蓄一瓦盆初赴選時過都下銅禁嚴甚因以十錢市

此亦誠語事計共附音節之比之矣

之以代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注湯頮面既覆盆出水面有餘水留盆凝結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衆人異之以爲偶然明日用之則又成雙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盆水村竹屋斷鴻翹鷺宛如畫圖遠近景者自後以白金爲護什襲而藏遇凝寒時即預約客張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其最詭異方上皇登極而致仕郎例遷一秩萬遷宣德郎誥下之日適其始生之辰親朋畢集是日復大寒設盆當席既凝冰成象則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龜鶴在側如所畫壽星之像觀者莫不咨嗟嘆異以爲器出於陶葦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異若此竟莫有能窮其理者然萬氏自得盆之後雖

資用饒溢其剩下益甚役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家費用幾二萬緡而娶其孫女奏補三班借職延之死三班亦罷入鬼錄餘資爲王氏席卷而歸二子日就淪替今至寄食於人衆始悟萬氏之富如冰花在玩非堅久之祥也後歸蔡京家云

福州近郊幽嵓院資産甚盛有大甑米號千人甑床蔡君謨作帥因聖節宴犒遣人舁至使厨久之院僧禱護伽藍神云春會動無甑床何以聚衆施利不至神亦何依一夕公獨坐便齋聞喏聲不見形問何人神對幽嵓院每歲侍春會以贍衆願請甑床歸給長住公頷之明日公庫半夜失甑床公令問

近時湖北荊州伐一木二兩有天開文運四字余得其福本縣書香雅

乾清宮有一器大如斗舜時黏合未知中空否思拱琭

幽嵓果已還院郡人莫不異之

右班直張擇爲父置棺鋸解之木內有泗州普照化王之形眉目衣座皆具隱然如畫郭功甫爲文以記其事

宣和間新喻傳侯初爲蘄春蔡氏壻登第六年婦家簇蠶不繭緣屋吐絲自然成段長丈餘廣數尺奕奕正黄厚薄如一若有邊幅然鄉人以爲祥賦詩盈軸有一聯云園客有絲難比龕鮫人無杼自成綃稱爲絕出

崇寧間漁人夜舉網鏡湖覺甚重殫加挽拽竟不能舉召集同輩合力久而方升乃一大古鏡方五六尺厚五寸形模奇怪或持以鑑形於昏暗中臟胃肝鬲皆洞見之置之舟內欲明

日賫詣越府貨於市忽鏗然有聲光采炫晃溺水如晝儀填復躍於波心風激浪湧移時始定

沈存中云予於譙亳得一古鏡以手循之當其中心則鏑然如灼龜之聲人或曰此夾鏡也然夾不可鑄須兩重合之此鏡甚薄略無銲迹恐非可合也就使銲之則其聲當銑塞今扣之其聲泠然纖遠既因按抑而響剛銅當破柔銅則不能如此澄瑩洞徹歷訪鏡工皆惘然不測

郢州漁人於漢水下網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群小蛤蚌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經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

荃錄

賞錄之年取出觀之余嘗寓目焉

云醫博士稱比陽縣令朱均旋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畢解露潰爲士豪李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給筒復養之水中各至欲見則出以示之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晨興忽見一塔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而隨波傾颭若欲倒者商舉家及舟師人人見之皆驚怖誦佛既漸近有僧出塔下舉手揖曰元來是裝塔施主船淮上方火災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未幾乃聞塔燬於火矣

後魏永熙三年二月永寧寺浮圖災其年五月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見之俄而霧起浮圖遂隱

大溪山在廣州境山舊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土人預備墨紙刷帚至期入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凹隙若鐫刻者急以墨刷其上覆紙印摸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咒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咒術藥方應用無不驗蓋南法之所由也

林靈素未遭遇時落魄不檢嘗從旗亭貰酒久不歸值主人督之靈素計窘即舉手自捫其面則左頰已成枯骨髑髏餘半面如故謂其人曰汝迫我不已我且更捫右頰矣其人驚怖竟爲折券

華亭德藏寺鐘音極洪亮嘗見故老云初鑄時有匠者云此鐘未可便扣俟吾行至六十里乃擊之及去方至新坊十八里寺僧遽扣之匠人聞其聲歎曰聲止於此今寺中鐘自新坊十八里外不復聞矣怪哉

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敷榮數日易以他水變態愈奇盡春垣乃止又秀州呂氏家冰花有文樓觀車馬人物芝蒂芙蓉重葉牡丹長春萱草薜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

同治十一年余寄里居同鄉氏人家階石中望見桃花一枝生動如畫又一人家鍋底有文每日異哉

徐州護戎陳皐供奉行田間遇開墓者得瑪瑙盂圓淨無雕鏤文盂中容二合許疑古酒巵也陳用以貯水注硯因見硯之中有一鯽長寸許游泳可愛意爲偶汲水得之不以爲異也後取置盆中盡出餘水驗之魚不復見復酌水滿中須臾復一魚泛然而起以手取之終無形體可拘竟不知爲何寶也時水曹趙子立被旨開鑿呂梁之險辟陳督役目覩斯異因言頃在都下偶以百錢於相國寺市得一異石將爲紙鎭遇一玉工求以錢二萬易之趙不與工歎息數四曰此寶非余不能精辨餘人一錢不值也持歸幾年了無他異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視之中有泓水一鯽躍出撥剌於地急取之亡矣是亦斯盂之類也又昇丹雜記所載晉出帝既遷黃

吾邑張氏於
蜀江中得一石
手叩之空空[illegible]
石內浸水中則
出[illegible]紋去注面
[illegible]間[illegible]石刻
錯[illegible]如以金
[illegible]入者也
則為[illegible]

誕妄

龍葬丹主新立名與相見帝因以金盤魚盆爲獻金盆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靜治化金藥成點磁盆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圓三尺中有木紋成三鯿狀鱗鬣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涌起頃之遂成真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illegible]人鑄銅爲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今世所傳雙魚洗諸白容器也烏得是漢物

西域有沙海正據要津其水熱如湯不可向邇亘古未嘗通中國忽一夕有巨獸骨浮水面亘其骨長數十里横于兩涘如津梁然骨中有竅可容並馬繇是西極之路始通其國謀往來者每以膏油塗其骨令潤澤一旦枯朽摧折則無復可通

故耳

鮮于伯機爲翁云北方古寺中有大鐵鍋可作數百人飯一夕忽有聲如牛吼曉起視之已破矣於鐵竅中有蟲色皆紅尾數百枚猶有蠕動者鐵中生蟲亦前所未聞也

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華裔圖山青水綠河黄路白粲然如畫真異物也後聞徙置大廟中作拜石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腳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公儀宦州縣時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爲害至烏腳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爲毒水所霑兢惕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至於没頂及出之舉體黑如昆侖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瀕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士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於此山中梁以爲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同發視之乃見有邱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龜他所以其穴葬親其後梁生三子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亦官於朝徙居廣州蔚爲士族人謂之龜葬

西法電氣
過銅則傳

內侍李舜舉家曾爲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爲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牆壁

窗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爲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亦難哉

溫州巨商張愿世爲海賈往來數千里未嘗失利紹興七年涉大洋遭風漂其船不知所届經五六日得一山修竹戛雲彌望極目乃登岸伐竹十竿擬爲篙艣之用方畢事見白衣翁云此是何世界非汝所當留宜急回不可緩也船人驚呼[illegible]曰

求輩已迷失路將葬魚腹仙翁幸垂教如何可達鄉間翁指東南方衆得善還十竹已雜用其九畱抵岸有倭客及見畱奴望桅檣拊膺大呌可惜者不絕口旣泊纜衆凝歸船內見一竹尚在爭欲買因吾不論價愿度其意必欲得試索一千緡衆齊聲答曰好即就近取錢以償愿曰此至寶也我適相戲耳非五千緡勿復議衆商尤喜如其數輦錢授之而後立約約成愿問之曰此竹旣成交易不復翻悔然我實不識是何寶物幸爲我言之對曰此乃寶伽山聚寶竹每立竹於巨浸中則諸寶不采而聚雖累千萬價亦所不惜愿始嗟歎而付之

華亭縣市中有小常賣鋪適有一物如小桶而無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旣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此者凡數年未有過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舶老商見之駭愕且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值其人亦驗黠漫索五百緡商嘻笑償以三百即取錢付驗因叩曰此物我實不識今已成交得錢決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其名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吾事濟矣

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啓嘗言其始仕在八番時乘傳出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驛有馬絆出在江上不若勿行士啓漫不省即遐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剌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語侏離莫能曉諦其意則甚哀窘士啓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禱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遐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覩一物如小屋大竟滚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剌赤烏剌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爲其所啗云

宋元王之夢似如

方技

承蜩弄丸莊叟侈言日者龜策史公樂道壽授異人術窺秘奧占星望氣而知微延醫訪卜以再造雖貴于妙得其傳亦在乎師心居要集方技

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布策成卦曰當遷徙問損人丁否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占亦如前苗疑之執其裾問爲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前二人吾祖吾父也今朝廷廣池將及吾穴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領之即以表聞已而掘地得龜數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龜悉輦送他水蘇心遠云或謂物之靈無如龜故決嫌疑定猶豫必問之龜今禍福休咎龜不自知反決之人人靈乎龜靈乎

韓王琥普初罷隴西巡官到京至日者王助卜肆問命次簾下看范魯公騶殿之盛歎曰似此大官修何甚福來得到此之九朴王一等助曰員外郎日富貴更強似此人何足歎羨將來便爲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太宗萬幾之暇留心奕棋自製三勢一曰對面千里勢二曰天鵞獨飛勢三曰海底明珠勢一時近臣例以棋圖頒賜故王元之詩云太宗多材復多藝萬幾餘暇翻棋勢對面千里爲第一獨飛天鵞爲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御製中使宣來侍近臣天機祕密通鬼神所以紀其事也

王冀公欽若

張僕射齊賢漕江南日以書薦王冀公於錢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于邸不容通謁王踞踏門下厲聲詬闘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此不知何人若形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耳願延入使某一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遠人神貌疎瘦擧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竦然側目諦視既退稍類異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希白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眞

拜（錢易字希白吳越王倧之子）

晁文元公迥少聞方士之術嘗見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其後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耆年之後愈覺清徹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

太平天威往往如是安得云雷霆哉

張乖崖太平興國三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戈臥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擧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夫何有司以對偶顛失因黜之選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摶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善風鑒一見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譬如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

吳中傳錢武肅王葬括地得石刻曰子孫千億兄弟仇敵

座客無奈唯賴子誠之。然祿後年，此地非棲憩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粲，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希夷以詩遺之云：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卻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翦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叛，此征吳入蜀之驗也。屢乞閒地，朝廷終不允；因腦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張堯封，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術者謂曰：觀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甚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後以溫成皇后故，屢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向文簡公父欲葬其母，時開封府城外有地，讖云：綿綿之崗，勢如奔羊，稍前其穴，后妃之祥。術者以穴在一小民菜圃中，恐民不肯與，因夜葬其地。民以告，訴於府。府尹令重與之價，仍不廢其葬。次年遂生文簡公。欽聖后，文簡孫也。

張九歌，慶歷中居京師，雖盛冬單衣。燕王奇之，常召見，與之酒。歲餘，見王曰：將遠游，故來別，有小伎欲以悅王。乃取羅重疊剪為蜂蝶狀，隨剪皆飛去，莫知其數。少頃呼之，蜂蝶皆來，復為羅。王曰：吾壽幾何？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堅。後浮圖災，王亦薨。

熙寧八年，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參政絳為翰林

[illegible]

學士，判群牧，常問三命僧化成曰：呂參政早晚為相？化成曰：呂給事為參政，政如草屋上置鴟吻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時有消息？成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元憮然不測，亦潛紀之。既而呂權日盛，臺諫噤口，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化成漫浪之語，促召而詢之。成曰：言必無失，姑且俟之。公愈笑其術之非。既而聞御史蔡成禧入劄子，言呂參政兄弟，呂罷政事，實始此日也。

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徙居建安，貲產豪盛。子弟中名湜者，少年俊爽，負才氣，酷嗜賭博，雖常獲勝，然隨手蕩析於狎游。厥父

屢訓責之，殊無悛心。父怒，因縛空室，絕其飲餌，飢困瀕死。家老嫗憐之，破壁使之竄。父審其去，亦不問，但謂其必隕溝壑。湜假貸族黨，得旅費，徑入京師，補試太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一相士，以技顯，其肆如市。湜往訪之。士曰：君氣色極佳，吾閱人無如君者，當擢巍第。即大書於壁曰：今歲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所好固如昔。時同榜有兩蜀士，皆多貲，亦好博。湜宛轉鈎致，延之酒樓上，仍令僕携博具立於側。蜀士見之而笑，遂戲於小閣，始約以萬錢為率。戲酣志猛，各不能中止，累而上之。湜於此藝得奇法，是日所贏六百萬。如數籌取，以歸邸。又兩日，復至相士肆。士驚曰：君今日氣

色以非前比魁選豈復望誤我術矣湜請其說士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潤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善爲牟利之舉以負神明哉湜悚然盡以實告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士曰既已發心寘知之矣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求蜀士還其所得太半迨庭策唱名徐鐸首魁湜爲第六

邵堯夫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推園中牡丹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觀迨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相踶絕銜斷轡自外奔入馳驟欄上花果毀焉嘗言天下不可講此學惟司馬君實章子厚兩人蓋君實不肯學子厚不可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藏以皇極經世行于世

徽宗在潛邸客使人持誕生年月俾術人陳彥論之彥一見聞詫使若來再三詰之乃告以實彥曰覆大王彥即今明歸六十日內至富貴後以隨龍官至節鉞政和全盛日彥嘗以運數中微密告於上徽宗爲作石記埋宣和殿下

潘璟字溫叟崇寧間以醫稱視古無愧虞部員外郎張咸妻孕五歲南陵尉富昌令妻孕二歲團練使劉彝孫妻孕十有四月而俱不產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妄以孕者非也於是作大劑飲之咸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令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彝孫妻墮大蛇猶蜿蜒不能又遊

祥星井告余一法與此略似云築一室四黑屋上鑿小孔於三伏日正中時仰臥以艾布臍下使日光透下臍之熱氣從入腹作聲能療痼疾愈并道方令失之

田郎中張讜妻年四十四而天癸不至溫叟察其脈曰明年血潰乃死至期果以潰江令王彝夜夢與婦人謳歌飲酒晝不能食者已三歲溫叟治之疾稍平而婦人色加沮飲酒易怠而謳歌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若疾雖衰而未愈也倘夢見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則愈矣後果夢之遂能食如故其他所治若此者甚多

趙三翁者名遹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鎮人授道要於孫思邈至宣和壬寅歲年一百八矣於技術無所不通能役使鬼神知未來事爲人噓呵按摩疾痛立愈保義郎頓公孺苦冷疾二年至於骨立三日正灼艾而翁來悉令撤去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天窓放日光下射使頓仰臥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乘日光炙之移時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腹中如雷鳴下泄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爲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仍令滿百二十日自是宿疴如洗壯健似少年時翁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之不審虛受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且又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但五六七月爲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煖斗盛炭火慢熨之以悶濃艾氣爲度亦其次也其術出奇而中理皆類此寓縣暨門山道友龐澗雲往獨竹嶺瀑水潭側登沅茅其精舍高與郎築室以居既而百怪畢見未及一年

五箭之說未有亦知

宋以前相墓術之說雜出亦術士妄談可發余哂甲戌三月

禍變相尋庠詣翁告以故翁曰得無居五箭之地乎庠曰地理之說多矣獨未聞五箭者敢問何謂也翁曰峯巒嶺脊陵首龍背土裹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灘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湃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燥斥岸沙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蟲毒蟻冢散若壞壞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巘峻壁巉巖銳鋒峭岫拔刃攢鍔鋒齒露骨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蕭颯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用在要回環紆抱氣象明遜形勢寬閒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爲上地固不必一一兆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庠敬受其教居止遂寧翁亦不知所終

張鬼靈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爲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輩至錢塘尉黃正一爲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飯延致請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言兆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墮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今日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次年登第也今不

古言卜葬之吉於典禮先王之親見神鑿為吉兆則遠近儒可甚說余之言[illegible]於是說者以孝則不能無殺迷何[illegible]富貴以地不吉佑也

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鳥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殆其倫乎爲述是年春祀某乘馬從之馬至潭側忽大驚躍卸勒不制即與某俱墜潭底逮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中飛出鵓鴿爲可賀也宏曰前日某家臥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爲克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鬼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爲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耳後二歲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政宣間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術者謂士大夫窮通在我可否之間因是此輩益得以恣依揣摩時事以售其說

臨安中瓦在御街上士大夫必遊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近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而我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古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郡守閫帥者日以殺人爲事耶老師歎服

宣和初蜀人王俊明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吾夜以盆水直氐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宣德門外窖掘土二尺試取一塊嗅之枯燥索莫不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脉又絕而爲萬乘所都可乎即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

靖康間有龍伯康者不知何許人遊京師飲市肆中叫呼大嘯時或箕踞笑歌恢諧縱謔旁若無人衆目爲狂生不知異也一日被酒從城外過大閱之所戲挾弓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衆方驚訝忽指其地而謂衆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若等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滅之兆也因嗟吁長歎不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如其言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輙配遠行亦此字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與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論說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來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座客甚多石詳觀謂朝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

固知是公內助所書耶尊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欲力謀遷動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著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閤其家物產亦蕩盡否以也字著土則爲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俱是否曰誠如所言然此皆非所問者賤室懷妊過月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旁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著虫爲虵字今尊閤所妊殆虵妖也然不見虫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百數小虵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後復拆字謂秦頭大垂壓日無光忤相檜死於戍

建炎間術者周生善相字車駕至杭時金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即爲兀朮不旬日果傳兀朮南侵當趙秦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遂秦書人字密貼日下日字

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驗

耿聽聲者兼能嗅衣物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百柄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扣之耿嗅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已薨此其故物也從居候潮門內夏震微時嘗爲殿巖饋酒於耿耿聞其聲知其必貴遂以其女妻其子子復娶其女時郭棣爲殿帥耿謂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使他日皆爲三衙扣爲何人則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輅時皆爲將官獨震方爲

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爾乎耿曰吾所見如此可必也耿因與三人結爲義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聞軍中金鼓有殺聲兵將動君三人皆當此而顯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輅爲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震則以誅韓功相繼爲殿巖虎亦忝馬跡皆列節度使其悉如其言

靈源禪師住龍舒太平精舍有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有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爲蘇課無驗凡爲達官要人言俱無驗至爲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目見靈源問其故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爲詭辭其不驗要不足怪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覘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爲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覘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部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殺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旣日暮風益烈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嘲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爲撫

掌而對曰微子我幾忘之即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盡如晴夜月色瀲灩秋毫皆覩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復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四明僧奉眞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奏課於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絕逾宿矣使奉眞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眞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

術也及投藥至曉乃能張目稍稍復吸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喜甚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漸紓耳無能爲也後三日果卒

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異疾不能食聞葷腥氣輒嘔惟用一鐺旋煑湯沃淡飯數七食之每用鐺亦須滌十餘次不然更覺腥穢不可近也食已鼻中必滴血一點羸憊瘦削醫莫能愈乃趨郡謁史載之史曰俗醫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歎也君之疾在素問經中其名曰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則子母氣和飲食甘美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名曰食掛晝食不下脾瘀而成疾耳遂製藥服之三日覺肉香啖之無所苦自此嗜食宿恙頓除

見李濤曾詩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鍼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竟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鍼時亟令尋逐道人已莫知所往矣公歎息曰某無意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復持此誤他人耳是夜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矣足疾旋瘳

趙信公在維揚制閫日有老張總管者北人也精於用鍼一日信公侍姬苦脾血疾垂殆時張老留傍郡亟呼其徒治之乃

西法蠟人可拆視藏府蓋未嘗以此參驗鍼工

刺足外踝二寸餘而鍼爲物氣所留竟不可出其徒倉皇請罪曰穴雖中而鍼不出此非吾師不可請急召之於是命流星馬宵征凡一晝夜而張至笑曰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鍼法耳遂別於手腕之交刺之鍼甫入而外踝之鍼躍而出焉即日疾愈

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至一茶久婦人醒曰患平矣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忽爲棘刺刺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適所刺者人邪穴也（一作百邪穴）

章叔恭佐襄州日嘗獲試鍼銅人全像以精銅爲之腑臟無一不具錯金書穴名於孔旁每用以試醫外塗黃蠟內實以汞俾醫以分折寸按穴投鍼中穴則鍼入而汞出稍差則鍼格而不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後趙南仲得之歸於內府

龐安常視孕婦難產曰兒雖出胞而手執母腸胃不復脫衣即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痛即縮手而生及覩兒虎口果有鍼痕

括之縉雲有業醫挾術頗精一日忽夢追至城隍主者戒云凡北之人虐南人蓋有數若南人將北勢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無赦趙某者昔在宿州殺人至多獲罪於天今

使之得痞疾而死或以數二石酒二斗雞四隻相遺汝慎勿往不然道天之罪不可逭也然於次日必有葉氏亦以此數相償且有重獲也旣覺惴惴然遂往廟中炷香甫歸家而趙氏令人果以物至相遺遂辭以疾不往次日葉府名醫疾愈以物酬謝乃雞酒穀如夢中之數故功獲謝而避則殛矣

蔡州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千金方其間藥石分兩皆不遺一字或問此有何文理而可以記乎大均言若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

紫霞翁精於琴曉音律有畫魚周大夫者善歌關令寫譜參訂雖一字之誤必隨證其非或即之云五凡工尺有何

義理而能默誦如流翁笑曰君特未究此事耳其間義理更有甚於文章不然安能記之

賈師憲少年日嘗馳馬湖山小憩樓頭頃忽有布衣道者睥睨曰官人可以愛重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旣而酣博平康至於敗面他日復遇道者頓足驚歎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李國用登州人嘗爲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明兼能望氣襄陽未破時元世祖命卽其軍中望氣行驗兩三舍卽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氣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未幾果下襄陽

碓銘

近年吐瀉療多寒無難[illegible]當致多不效如用依標之序先生降症再審其病而發藥

金壇鄭王祿福唐人術數頗工常云天運四百二十年一周而七百甲子備位天地人江河海鬼凡七今正行鬼役十八年復行天當有異人應時而出又云唐明皇時正行天元故也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方施之貧下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蓋富貴人平日護持甚謹其致疾必有漸發於中而見於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人驟得於寒暑燥濕饑飽勞佚之間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相契况古方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產及人稟賦亦異以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病亦不可盡廢也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止用鴨嘴膽礬一味研細以釅醋調灌即大吐去膠痰立差然膽礬難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備以備用也熊膽善辟塵其試法以淨水一器塵羃其上投膽粟許則凝塵忽然而開以之治目障翳極驗每以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腦一二片或淚癢則加生薑粉些少時以銀箸點之絕奇赤眼亦可用

見七一運待其時時

膽蜜之熬用可[illegible]

工藝

進道莫非技形下何必器刻楮與斲輪精出考工記集工藝

開寳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皓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皓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有木經三卷行于世世傳皓惟一女每臥則交手於胸爲結搆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錢氏據兩浙時於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帥登之患其塔動匠師云未瓦上輕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賂以金釵問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定不動矣匠師如其言塔遂定蓋釘板上下彌束六幕相聯如胠篋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動人皆服其精練

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舊儀不同最爲巧捷起爲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爲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爲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即自執長牌循環而出

從前笑此說今知是真工夫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爲宮室層樓設御榻以備游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即車出澳中水船乃笐於空中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爲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爲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環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爲燕請以環腳爲鏁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從之燕爲人長者博學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一日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

但微頷之而已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吾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斲輪解牛者何以異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至京師翰林象字待詔數人聞其名心未之服俟其至乃共詣之云聞先生之藝久矣願一見筆法以爲模式伯益命帖紙數張縱筆作二圖其一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棊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行筆之粗細間架之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歎驚服再拜而去

慶歷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迎簡斃之以獻荆王王館於門下會大使言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王試使爲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丈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柏木爲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爲小竅灑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

絕如此數月井幹爲之一新井利復舊

金陵人有發六朝陵寢得古物甚多有得一玉臂釵兩頭施轉關可以屈伸令圓僅於無縫爲九龍繞之功侔鬼神世多謂前古民醇工作率鹵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則百工不苟後世風俗雖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豕戲
菅棘

武林有爲禽蟲戲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諭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竪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蓄蝦蟆九枚於席中置小墩其

此三種
近世尚
有此技
丐者藉
以趁食

最大者乃踞坐之人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作數聲亦如之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又練細蟻黃黑二種各有大者爲之將領揷旗爲號一鼓對壘再鼓交戰三鼓分兵四鼓偃旗歸穴謂之螞蟻角逐又以蠟嘴鳥作傀儡唱戲曲以導之拜跪起立儼若人狀或使之啣旗而舞或寫八卦名帖指使啣之縱橫不差或拋彈空中飛騰逐取謂之靈禽演劇雖小技殆有神術焉

九江有碑工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間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劖之辭曰小人家

舊貧窶止因開蘇學士黃內翰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餽以酒而從其請此載揮麈錄又正史所載須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於州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柯竹誰知焦桐真覺晉曠調鍾州鳩論樂亞擊鳴韶挺飛清角公子通微聰不可學集音樂

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萊公時柘枝妓云尚能歌其曲其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渾脫解之類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脣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商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蘊謂之叫曲（舞柘枝本出柘跋氏之國流傳訛爲柘枝也）

歐文忠公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公每飲酒必使彬爲之往往酒行遂無筭故有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政和間郎官有朱維者亦善音律而尤工吹笛雖教坊亦推之流傳入禁中上皇喻旨名維試之使教坊善工在傍按其聲樂工皆稱善遂除維爲典樂維嘗言琵琶以下撥重爲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櫟絃護索之稱文忠嘗問琵琶之妙於彬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爲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爲之耶故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者遂傳彬果以皮爲絃其實非也唐人記賀懷智以鵾雞筋作絃人固疑之筋比皮似有可作絃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聲商安在以絃爲奇耶

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良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其律法同管也

都下一小兒纔三歲無有難曲按皆中節都市觀者如堵教坊伶人皆稱其妙在母懷食乳探手指應節蓋宿習也

理宗朝張循王府有獻白玉簫管長二尺者中空而瑩薄奇寶也內府所無卽時有旨補官未幾韓蘄王府有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鵝管其聲清越真希世之珍也此二物皆在軍中日得之北方卽宣和故物也

飲食

觀頤而得大欲所存老饕用物惟禍之門飢不期鼎食渴非待銜尊飯稱香積酹出孤村淡有至味何必甞龍羹集飲食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食經上因問食品稱珍何物爲最易簡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爲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燒火乘興痛飲大醉就寢四鼓始醒以東谷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盎不暇呼童披衣掬雪以盥手亟引數缶連沃渴腸咀虀數莖燦若金脆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腊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因循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

前輩云一郡之政觀於酒一家之政觀於虀盎二事若善則其他可知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麥心麪作槐芽溫淘糝以襄邑抹豬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鬭品少焉解衣仰臥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一大快（一作山谷語）

詩人多用方言俗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軟飽故東坡詩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放翁詩云澆書滿挹浮蛆甕攤飯橫眠夢蝶牀莫笑山翁見機晚也勝朝市一生忙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別黎子雲秀才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菜錢（南荒人謂糯米爲具理）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斌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籜龍稱冤莫采錄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青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謂坐客云吾固不愛作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從而獎之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束見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筍

目之及觀涪翁所自敘則其所食乃取乎甘非貴乎苦也南康簡寂觀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疏食山間茶亦甘況逢苦筍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爲森森正且嚴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荼苦者果何謂哉又涪翁在戎州日過蔡次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於翁因名之曰味諫軒其後王子予以橄欖送翁翁賦云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之諫果也

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佐誇傳南人說橄欖回味謂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棗兒已甜

半日矣。坡詩蓋用此意。

東坡嘗約器之同叅玉版。器之每倦山行，聞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何名。坡曰：玉版。此老師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方悟其戲。

范忠宣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餐餺飥，不知身之在遠也。蘇文忠五帖，其獻蠔帖極言蠔之美，至令叔黨勿宣傳北方君子，恐求謫海南以分其味。又云：惠州市肆寥落，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買，時囑屠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熱煮熱酒漉，隨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牙綮間，如蟹螯逸味。率三五日一餔。吾子由三年堂庖所餽，芻豢滅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北人食麪曰餺飥，俗語作不托）

京師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育女則愛護之如擎珠捧璧。稍長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雜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稱。就中廚娘最爲下色，然非極豪貴家不可用。嘗聞時官中有婺人某者，奮身寒素，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淡泊，不改儒酸。偶奉祠居里，便覺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都下廚娘，烹調極可口。適有便介如京，遂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曉書算，旦夕遣以詣直。旬餘果至。初憩五里頭時，遣腳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序慶幸，即日伏事左右，末乞以四輪接取，庶成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可及。守一見爲之啓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裙綠裳，參視左右，乃退。守益喜過望。少選，親朋皆議舉觴奉賀。廚娘遽至請曰：未可展會，明日且具常食五杯五分。因請食品菜品資次，出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爲羊頭簽，菜品第一爲蔥虀，餘皆易辦者。廚娘援筆疏物料，內羊頭簽五分，各用羊頭十箇；蔥虀五碟，合用蔥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儉鄙，姑從之，而密

覘其用。翊旦，廚師告物料齊。廚娘發行奩，取鍋銚盂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璀璨溢目，皆白金所爲，大約計六七十兩。至於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旁觀嘖嘖。廚娘更團襖圍裙，銀索攀膊，掩臂而入，據坐胡牀，徐起取抹批臠，慣熟條理，真有運斤成風之妙。其治羊頭也，漉置几上，別留臉肉，餘悉置之地。衆問其故，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頓他處。廚娘笑曰：若輩真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蔥虀也，取蔥微徹過沸湯，悉去鬚葉，視碟之大小分寸而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醯浸漬。凡所供備，芳甘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箸無餘，相顧稱善。既

撤席廚娘整衿再拜曰此日試廚幸中台意須照例俾給守方遲難廚娘遽曰豈非待檢例耶探囊取數幅紙以獻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動賚絹帛或至百疋錢或至百千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副私竊喟歎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酒筵不宜常設此等廚娘不宜常用不兩月尋託他故善遣以還遠近聞而笑之

楓窗小牘曰舊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盤案亦復擅名如王樓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餅薛家羊飯梅家鵝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爊物石逢巴子肉之類皆聲稱於時逮南渡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兒妳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皆當行不數者宋五嫂余家蒼頭嫂也每過湖上時進肆慰談亦他鄉寒故也悲夫（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爭赴之遂成富媼）

金陵士大夫淵藪家事鼎鐺種種臻妙羹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硯餅可映字亦可作勸盞飯可打擦擦臺濕麵可穿結帶兼具嚼著驚動十里人

故都李和爆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紹興中陳福公長卿及錢上閣愷使金至燕山忽有兩人持爆栗各十裹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裹自贊曰李和兒也揮涕而去

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之莫

竹子是
何物

榠樝今
不知何名

能及一對至值十縑一牀至三十千一牀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陸放翁家舊藏一對臥者背有小字云鄜畤田玘製紹興初避地東陽山遂失去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始與竹子俱來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尊俎間光彩的皪如金彈丸都人初亦不知貴後因溫成皇后特好食之由是遂重京師吉州人最珍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菉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唐鄧間多大柿初生堅實如石而澀凡百十柿以一榠樝置其中（柤榨木可）則紅熟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榠樝音冥查木名似梨而酸）

淮南人藏鹽酒蟹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可經歲不沙

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鄉里所產容齋鄱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鱉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腳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張景公安人仁宗召見問曰卿江陵有何勝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又問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鱉裙羹

有唐茶品以陽羨爲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袞爲建

近來惠山泉亦登天府矣

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硏膏茶其後稍爲餅樣至本朝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士大夫珍尚鑒別俱過於古丁晉公爲福建轉運使始製爲鳳團後又爲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以上供雖近臣之家未嘗見也天聖中又爲小團其品逈加于大團賜兩府止於一團惟上大齋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以金八人析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賡唱文詩熙寧末神宗詔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然密雲之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

長沙造茶品具極精緻工直之厚輕重等白金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間以相誇侈初未嘗用也范蜀公與司馬溫公同游

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而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長沙茶器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銀盒貯之趙南仲帥潭日嘗以黃金千兩爲之以進尚方穆陵大喜蓋內院之工所不能爲也

惠山泉頃歲亦可致於汴都但未免瓮盎氣須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拆洗惠山泉天台竹瀝水出於高巖寺僧斷竹梢屈而取之若雜以他水則亟敗蘇才翁與蔡君謨失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蘇劣用竹瀝水煎方能取勝

蔡君謨善別茶後人莫及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採造得茶八餅號石嵒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精品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輒曰此茶極似能仁石嵒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帖驗之乃服王荊公爲小學士時嘗訪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擇絕品茶親滌器烹點以飲公公於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幷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眞率

蔡君謨製小團其品尤精於大團一日福唐蔡葉丞秘教

召公啜小團坐久復有一客至公啜而味之曰非獨小團兼有大團雜之丞驚呼童詰之對曰本碾造二人茶繼有一客至造不及乃以大團兼之丞神服公之明審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末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末若以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綑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

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丁晉公有北苑茶錄三卷世多指建州茶焙爲北苑故姚寬叢語謂建州龍焙面北遂謂之北苑此說非也官苑非人主不可稱按建茶供御自江南李氏始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又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三十餘萬斤其茶以京挺爲名又稱北苑亦以供奉得名可知矣李氏都平鄴其苑在北故得稱北苑水心有淸輝殿張洎爲淸輝殿學

士別置一殿於內謂之澄心堂故李氏有澄心堂紙其曰北苑茶亦猶澄心堂紙耳李氏集有翰林學士張橋作北苑侍宴賦詩序曰北苑皇居之勝槩也掩映丹闕縈迴綠波珍禽異獸充其中修竹茂林森其後北山蒼翠遙臨複道之陰南內深嚴近其帷宮之外臨周王之平圃小漢武之上林云云嗣李氏亦有御製北苑侍宴詩序其畧云城之北有故苑焉遇林因歎末娿於離宮均樂同歡尙慚於靈沼以二序觀之因知李氏有北苑而建州造挺茶又始之因取此名無可疑者

山簡寂觀覘出苦笋而味反甜歸宗寺造醎虀而味反淡山中人語曰簡寂觀前甜苦笋歸宗寺裏淡醎虀蓋紀實也

宋稗類鈔卷之七終

宋稗類鈔卷之八

潘永因長吉氏編輯
金沙
兄永圖大生氏訂定

古玩

玩物玩人至前無因石而題璞賡且亂眞貌奇好古破產志貧邈銅狄以摩娑不知有漢認前朝而磨洗如見先秦集古玩

鄱陽張世南宦遊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益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黄響搨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逈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黄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黄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眞靑綠井口之類方爲眞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文細紋粟紋蟬紋黄目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蜼凫雙魚蟠虺如意圜絡盤雲百乳鵝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穟草瑞草篆帶（若蚪結之勢）星帶（四有飾以星象）輔乳（鐘名用以節樂者）碎乳（鐘名太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

硬黄說不詳此而未明了

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鐘鹿馬洗鵝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夜鼎齊侯鐘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鐘（大曰特中曰鎛小曰編）鼎尊罍彝舟（類洗而有耳）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也有鑿蓋足類壺）瓶爵斗（有耳有流有足流即觜也）巵觶（之豉切酒觴也）角（類爵而無柱）桮敦盌（其形方）盞（類鼎而矮蓋有四足）豆甗（牛偃切無底甑也）錠（徒徑切又都定切）斝觚鬲（形製同鼎漢志謂空足曰鬲）鍑（才宥切似釜而大其寶鑴小釜而有環）盉（戶戈切又胡臥切盛五味之器也似鼎而有蓋有背有執攀）壺（其類有四曰圓曰匾曰方曰溫）盦（于合切覆蓋也似洗樣而腹大有足有提攀）瓿（蒲後切類壺而矮）鋪（類豆鋪陳爲獻之義）罍（類釜）鑑（爐木器上方如斗鏤底如風窗下設盤以盛之）匜（代支切沃盥器）盤洗盆鋗（呼圓切類洗鍋當云小盆也）玉杅罌錞鐸鉦（而類鉦而矮）鐃戚鐓（飾物柄者）奩鑑鐙節錢戈矛盾弩機表坐旐鈴刀筆杖頭蹲龍（宮廟乘輿之飾或云闌楯間物）鳩車（見戲之具）提梁龜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概難於盡備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款識乃分二義款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寖久其色微黄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爲眞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爲眞古器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鍾鼎彝器辨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

見夏琱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竅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淺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是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滅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淘亦盡至有鋤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僞者以漆調朱爲之易辨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款紋亦不同識乃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蹇字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葢陰識難鑄陽識易爲決非三代物也顏色臭味足矣二書之論銅器固已粲然具備然清修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款識法帖及重廣鍾鼎韻七卷者宣和博古

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俅嘯堂集古錄黃睿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之以經庶可言精鑒也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需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榜於家庭以十千贖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與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

六一居士曰余家有玉罌形製甚古始得之以爲碧玉在潁時嘗以示僚屬坐間兵馬鈐轄鄧保吉眞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余偶以金環于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如研中磨墨（今翡翠不能屑金非宋時之翡翠矣）

王荆公受賜玉帶闊十四掐號玉抱肚眞廟時趙德明所貢至紹興中王氏猶藏之曾孫奉議郎璹始復進入禁中

東坡爲李伯時作洗玉池銘曰世忽不戢以用爲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遺璧歸玩齊璜盜竊鼠亂鄭璞鵲抵晉棘維伯時父弔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劍璏璲珌錯落其室既獲拱璧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蠻貊節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瑕然環玦

援手之勞終睨莫捨得喪在我匪玉欣戚抽翰銘之維以咏德伯時自爲跋曰元祐八年余時仕京師居紅橋子第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致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謂余曰斷不爲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爲子銘其唇而號爲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六雙琥璏三鹿盧環琫珌璏瑑杯水蒼珮螳螂鉤佩柄珈瑱拱璧是也伯時既下世池亦堙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子因避時禁磨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置宣和殿十六玉唯鹿盧環從楚龍眠餘悉歸內府

東坡有與李方叔公擇蓋恐方叔賣所遺玉鼻騂爲立公據以便之公擇券也山谷跋曰予贈妙墨作券或責方叔賣成之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痒痛者從傍論砭疽爾

此亦入古玩類

蔡君謨爲歐陽文忠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文忠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文忠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佳物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王禹玉作龐穎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參以古法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及第試卷亦是其一

翰林學士王寓謝賜筆札記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凡草四制翼日遣中使至玉堂賜以上所常御筆研等十三事紫青石研一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筆一金華筆格一塗金鎮紙天祿二塗金研滴蝦蟆一貯黏麪塗金方奩一鎮紙象尺二薦研紫柏牀一王方啓封睦研間漬墨未乾奩中餘麪猶存承平文物之盛可想見也

黏麪疑即今之漿糊

王著字知微一字成象成都人僞蜀明經及第蜀平赴闕太宗以字書訛舛俾士人刪定有以著薦者加著作佐郎令模閣帖著有研格書奩銘云爰有愚叟棲此陋室屈雨可蔽戶庭不出知足爲富娛老爲逸貂冠蟬冕虎皮羊質

處之勿疑永爾終吉（同時以酒失儀之王著別是一人）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鼎款識曰王命元臣官此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迨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梁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荊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數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事獨國朝來寖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爲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甗尊彝

之學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欵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覩聞者作爲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間太上皇即位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貴愛有一器動直金錢數十萬後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冢墓破伐殆盡矣獨政和間爲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

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宣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窺聽亟微訊知爲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于人物而百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後又刱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考驗者俄遇僭亂都邑傾覆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金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名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尊之規模龍瓿雁鐙之典雅者以委蔽手供熾烹腥鱗濕滅散落不存聖賢之厄古今之恥莫甚乎此言之可爲於邑至于圖錄規模則班班尚在期流傳於不朽云作古器說

宣和間內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隱者悉獻於上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直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冢墓無所不至往往數千載之藏一旦皆見吳珏爲光州固始令光申伯之國而楚之故

封也間有異物以僻遠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贖既而罷官幾得五六十器與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間半猶三代物後余中表繼爲守聞之微用其法亦得十餘器范之才爲湖北察訪有紿言澤中有鼎不知大小耳見於外其間可過六七歲小兒亟以上聞詔本部使者發民掘取凡境內陂澤悉乾之穿地數十丈訖無有之才尋見謫

崇寧中朝廷定雅樂下靈壁縣造石磬成每泝汴進納縣別有小河取都下稍徑或由此河載磬以入則磬聲率不協律此理殆不可曉

[illegible]寧[illegible]濟南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膩光欲滴

扣之聲及百里北齊時移於都內使人擊之其聲杳絕却令歸本寺扣之聲如故時人語曰磬神聖戀光政

宣和殿所藏殷玉鉞長三尺餘一段美玉文藻精甚三代之寶也後歸大金今入大元每大朝會必設於外廷（輟耕録所載芽正斧以形製考之疑即此鉞）

宣和間蔡州一士人書屋中忽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毎巳時輒至午乃隱去士人異之捕置鐵絲籃中迨午則堅冷化爲石矣質巧天成鬼工不能加明巳復蠕動旣而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之攜至京見中人梁師成師成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禁中有玉鼠玉兔咸以時見卽其類也士人遂獻之

章申公嘗一古銅蟾蜍研滴毎注水滿中置之研側不假人力而蟾蜍口出泡泡潰則滴水入研已而復吐腹空而止米元章見而異之求以古畫博易申公不許

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皤腹中空毎焚香置爐邊烟盡歸腹中久之復自蟾蜍口噴出亦異物也毗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出遊偶藥市見一銅鼎已破闕旁一人贊取之旣得叩何所用曰歸以數爐炷香環此鼎香皆聚於中試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異

劉卿任待制言宣和時王黼宴從官於私第毎客各出一寶器勸酒侍兒捧一物至卿任前宛若疊轂俄而瀉酒其中錚然有聲隨酒漲起酒滿如常盃飲盡復如故名破壺盃云是南方軟琉璃也（令未詳）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燕之餘展玩摹搨不少厭怠四方獻奉無虛日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御府所藏多無題識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不可求爲可恨耳

嘉泰間章文莊公穎以右史直禁林時宇文紹節挺臣爲司諫指公爲謝深甫子肅丞相之黨出知溫陵旣而公入爲言官遍歷三院爲中執法時挺臣以京湖宣撫使知江陵府入覲除端明學士徑躋有府而挺臣懷前日之疑矣且不敢釋文莊識其意乃抗疏言公論出一時之見豈敢以報私憾乞趣紹節受職未幾公亦登政地相得甚驩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盃侑酒色如截肪眞于闐產也坐客皆誇賞之挺臣忽旁睨微笑曰異哉先肅愍公虜中使金日嘗於燕山獲玉盤徑七寸餘瑩潔無纖瑕或以爲宣和殿故物平日未嘗示人今觀此色澤殊似於是坐客咸欲快覩趣使取之旣至則玉色

製作無毫髮異衆客驚詫以爲千鉶之合不足多也公因舉盃以賜挺臣而挺臣復欲以盤奉公相與遜讓者久之不決時李壁季章在坐起曰以盤足盃於事爲順衆書不得辭也公遂謝而藏之徐以他物爲報

文莊公少好雅潔居一室必汛掃塗飾陳列琴書親朋或譏其隘陋無遠志一日大書素屏曰陳蕃不事一室而欲掃除天下吾知其無能爲矣作小詞極有思致其小重山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欄紅藥已抽簪雨餘風軟碎鳴禽遲遲日猶帶一分陰把酒莫沉吟身閒無箇事且登臨舊遊何處不堪尋無尋處惟有少年心

李淳風論辨眞玉云其色如肥物所染敲之其聲清引若金磬之餘響絕而復起殘聲遠沉徐徐方盡填唐州任參政之子喻宇義可收一璧凝滑如脂略無瑕鈌惟有兩點大赤黳盡

沁

尸必也擊之清韻悠揚政如淳風之說與世所見水蒼玉不可同日而語

晉天福中平居誨從使于闐爲判官作記紀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崙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一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而玉隨地而變故其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漲玉隨流而至多寡由水大小水退乃可取

乾隆時開拓新疆于闐貢玉最夥有白玉黑玉綠玉黃玉琢爲璽印器皿及石陳設未發現初元有[illegible]有玉山高尋丈運來數之詔至京棄置道旁沙磧中至今猶在

方言曰撈玉國主未採禁人輒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八寶從于闐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表語而後答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五百國條貫主師子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爲難得似你尺寸的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尺寸的即奉上也當時傳以爲笑後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大抵玉分五色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纍水亦分九等上之上之中之下中之上之中之下下之上之中之下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

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於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曆於萬年八索用九可謂切事

犀之類不一生邕管之內及交趾者角紋如麻燦而少潤來自舶上出大食者理潤而倒光采瑩徹若傳以膏甚有花紋而尤異者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葉或如山水或飛走或龍魚或成神仙宮殿至有衣冠杖屨眉鬚毛翮鱗

犀之類今已絕無聞有繫香酒瓷者皆熟犀其黑者限以今來了無花紋

角完具若繪畫然爲世所貴其價不貲或以爲犀受一物玩之久則物形漸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者其紋有正插有腰鼓插方其未解時鮮海人亦未知其異故波斯以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言其難識別也犀之通天者自顧其影則怖故常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耳取犀之法多於山麓植木如羊家棧犀前足短止則憑木而息久之木蠹而折犀亦踣焉土人因格殺之犀亦歲退角自培土埋僻處時復發視驗其有無人跡得之潛易以木角犀不能辨若直取之則徙窟他山不可復得矣

犀紋以麤細爲貴賤貴者有通天花紋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長且銳白星徹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雞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緜者以盛米雞見即駭其眞者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俗所謂離水犀者是也犀以黑爲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暈曰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南中有僞者磨之漸熱乃驗犀性涼磨之不熱

大觀間京師和劑局一日請得內帑藥犀百數中一株大絕常犀因不敢用復納上朝廷命工解以爲帶工覩之極駭歎以爲聖德感召所致蓋倒透中反成正透而猶黃暈中有異雲一朵雲中夭矯一金龍飛盤拏空角爪俱全遂爲御府第一號瑞雲盤龍御帶

一云犀工董進善別犀一日御藥郝隨呼至其第出數犀示之董於內指一犀曰此犀大異餘常物也郝語之曰汝先名其中物狀爲何董曰不知此犀曾經衆工審定否郝曰衆工已皆具名狀供證獨留以驗汝精識耳即盡出衆工所供凡三十餘狀董閱畢內推一工所供云是正透牙魚者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進觀之乃一翔龍所恨左角微短耳郝未試其言亦大異之即令具軍令狀云若果不謬輒當奏賞既剖視悉如所言有詔製爲帶成以進御錫賚有加

德壽在北內頗屬意玩好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時網羅人間以供怡顏會將舉慶典市有北賈攜通犀帶一因左璫以進於內帶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爲元日壽卮之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偶有璫見之從賈求金不得則摘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宜視之如言遂却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

韓似夫嘗言出使金國見金主所繫犀帶倒透中正透如圓鏡狀光綵絢日似夫注視久之金主云此石晉少主歸獻耶律氏者唐世所寶日月帶也又命取磁盆一枚示似夫云此亦石主所獻中有畫雙鯉存焉水滿則跳躍如生覆之無他矣

二物誠絕代之珍也

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於秦漢所謂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秘色窯器世言錢氏有國日進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秘色來如向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鬬遺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以瑪瑙末為油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世尤艱得故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窯質頗麤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

邵局襲故京遺製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油色瑩徹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窯餘杭窯續窯皆非官窯比若謂舊越窯不復見矣

窯器俱謂之磁器者蓋河南磁州窯最多故相沿名之柴窯最古成器不可得今人得其碎片俱用以裝飾玩具世傳世宗燒造時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柴窯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哥窯與龍泉窯皆出處州龍泉縣南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窯生一所陶者為哥窯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

漁洋居
易錄謂
今宣窯
一瓶者
係在京
師慈仁
寺一買[illegible]
價在常
熱方供
寺五[illegible]
余屢視
慈仁寺
瓶者而
無歸方
發之係
則久矣之
矣

為龍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濃淡不一其足皆鐵色亦濃淡不一舊聞紫足今少見焉惟土脈細薄油水純粹者最貴哥窯則多斷文號曰百圾破龍泉窯至今溫處人稱為章窯

饒州景德鎮陶器所自出大觀間窯變一旦色如丹砂說者謂熒惑纏度臨照而然物反常為妖窯戶亟碎之不敢以進御以非可歲供物也但上之磁器惟取其端正合制瑩無瑕疵色澤如一者耳民間燒磁舊間有一二變者大者亦毀之蓋覺小者藏去為詭寶價與金玉等窯變雖珍奇止之杯斝用於宗廟朝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不免毀裂竟同瓦礫而

賤瑣者以供富室私玩矣以變為故

王蜀報朱梁信物有金稜碗越瓷器致語云金稜含寶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響乃吳越錢鏐事梁所燒秘瓷相沿以奉柴世宗所謂柴窯者其色如天其聲如磬精妙之極今不可復覩矣

宣和中宮中重異香廣南所進篤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香軟香之類篤耨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貢數十斛白者止三斛以瓠壺盛之香性薰漬破之可燒號瓠香白者每兩直八十千黑亦三十千外庭得之以為珍異又貢猫兒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投之即滅亦云能解蠱毒之藥

政和四年太上於奉宸庫中得龍涎香二琉璃缶多分賜大臣近侍其形製最大而外視無甚佳每以一豆許爇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略不歇於是太上始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歸禁中因號曰古龍涎諸大璫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爲穴而以青絲貫之佩於頸時於衣領間摩挲相示以爲誇炫

龍涎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審龍已去往視必得龍涎涎遺石上爲太陽所爍則結聚成片隨守視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讐殺

一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一云龍涎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眞龍涎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篆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

宣和時嘗造香於睿思東閣南渡後如其法造之時號東閣雲頭香

今日燕集往往焚香以娛客蓋亦有謂黃帝云五氣各有所主惟香氣奏脾漢以前無焚香者自佛入中國然後有之楞嚴經云純燒沉水無令見火此正佛燒香法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避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

玫瑰油出北朝色瑩白而氣芬馥不可名狀法用衆香煎煉北人極珍之每報聘禮物中止一合奉使者例獲一小甖其法秘不傳也宣和間周武仲憲之使金過磁州時葉著宜遠爲守祝周云回日願以此油分餉旣反命以油贈之葉云今不須矣比禁中厚賂金使遂得其法煎成賜近臣色香更勝北來者婦翁蔡京新寄數合且云公還朝必有索者今反獻一合周亦不受也方珍國餽所輸不過一合而貴近之家餽遺數倍足以知其侈靡之甚也

端研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潤而澤儲水發墨抑之有

聲但性質堅礦斷裂尤多瑕疵秋楓巖石色微濃可亞下巖堅潤不及檳榔巖一名中巖桃花巖一名上巖二巖石俱皆沙壤相雜無水泉色澹而燥肌理稍麤然中巖又勝上巖新坑石色帶紅紫其文細密材質厚大無瑕然止是崖石頗乏堅潤後歷石與新坑略相似又處其次西坑六崖石色青微黑佳者如歙石麤羅紋而發墨過之石眼圓暈數重青白黃黑相間極大者爲最勝土人以晶瑩圓明無瑕翳者爲活眼形模相類不甚鮮明者爲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者爲枯眼

端溪硯有三種曰巖石曰西坑曰後歷石石色深紫襯手而潤

扣之清遠石上有點青綠間暈圓小而緊者謂之鸜鵒眼此巖石也採於水底最爲貴重其次色赤呵之乃潤亦有鸜鵒眼色紫文慢而大乃西坑石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石理極慢乾而少潤鸜鵒眼反大類偏斜不端謂之後歷石西坑研三當巖石之一後歷硯三當西坑之一

李後主嘗買一研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傳數十家爲米老元章所得後米歸丹陽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棄獮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群

本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研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研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雲眼過眼錄曰米氏研山後歸宣和御府今在台州藏覺民家極珍秘不可見之）

晏元獻夫人宋初功臣王超女樞密使德用妹也有一研甚奇王氏舊物也號傳埍研初傳晏元獻次傳富鄭公三傳馮文簡四傳史聖予五傳滕子濟皆登二府眞盛事也又有古犀帶一亦元獻舊物并歸滕氏

丁晉公自海外徙光臨終以巨箧寄郡帑中上題云後五十五年有姓丁者來此作通判可付開之至是歲有丁僑者來佐郡政即晉公之孫計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啟視之乃黑匣貯端研一枚上有小竅以一棋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溫潤不可名狀丁氏子孫世寶之又陳公密子爽知端州日聞部內有富民蓄一研甚奇至破其家得之研面世所謂熨斗焦者成一黑龍奮迅之狀二鸜鵒眼以爲目每遇陰曀則雲霧輒興公密歿歸於張仲謀詢政和間遂歸內府祐陵置於宣和殿爲書符之用靖康之亂龍德宮服御多爲都監王珠藏匿事露思陵欲誅之王子裳爲棘卿爲之營救以此研爲謝至今藏於家二研眞希世之寶也又聞其客云今內府有佳研名蒼龍橫洛其說正與前所云相合疑即此研云

大觀東庫物有入而無出只端研有三千餘枚張滋墨世謂勝李廷珪亦無慮十萬斤

高平呂老造墨常山遇異人傳燒金訣假出視之无礙也有敎之爲研者研成堅潤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書呂字爲誌呂老死法不授子而湯陰人盜其名而爲之甚衆持至京師每研不滿百錢之值至呂老所遺好奇之士有以十萬錢購一研不可得者研出於陶而以金鐵物劃之不入爲眞唐靖處士王衷天誘所藏沉泥研正紫色而堅澤如端溪石扣之鏗然有聲以金鐵劃之了無痕釁或疑是澤州呂之

所作而研首無呂字其製巧妙非俗士所能為天訝云米元章見之名孫真人研是非故無所稽考自是一種佳物也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漲水暴至遷寓莊戶草廬莊戶硯工也夜有光起於支牀之石異而取之使琢為研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在焉因目之為斗星研汪自是家道饒益懼為強者所奪秘不語人每為周旋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視之方臘之亂亡之矣

周仁熟與米元章交契一日米言得一研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贗居半特善誇耳米起取於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米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為尤物未知發墨如何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米變色曰公何先恭後倨研汙矣不可用為公贈繼歸之竟不納

米自言春和便思弄筆札手龜不作乃可自滌研若不自滌者書皆不成

曾公袞見黃實師是嘗言生平有二事稍堪自慰元豐甲子為淮東提舉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歸舟中以揚州廚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後十五年為發運使時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犢鼻自滌研於淮口索篋中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送入趣其滌研未畢也

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凡頑石捍堅磨墨者用力太過而疾則兩剛相拒必熱而沫起俗言把筆如壯夫磨墨如病兒貴其輕也石末本瓦研唐世尚未知有端歙石嘗是以瓦質不堅磨墨無沫耳今或急於磨墨而沫起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蕩磨即不復見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

研之美者無過於端溪而唐詢彥猷作研錄乃以青州黑山紅絲石為冠以為紅絲石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文之美者則有旋轉其絲凡十餘重次第不亂資質潤美發墨久為水所浸漬即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靈者非他石可與較

議故列之於首米元章則以唐州方城山葛仙公巖石為冠以為方城巖石石理白者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則已下而不熱生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歲久不退常如新成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二公俱於翰墨留意者其說俱未當也紅絲石文彩誠如彥猷之說但石理麤慢殊不發墨特堪為几案之玩耳方城石色如端溪堅重緻密作研極剉墨不數磨而已盈研元章性急以磨墨甚易為快耳然多損筆墨士人謂之筆墨劊子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為之所以晉人用凹

李格非硯墨辯說

心硯欲磨墨貯潘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遂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烟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邽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偽也墨亦不精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祐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峯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做古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陳贍張谷名振一時之後又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覲嘉禾沈珪金華潘衡之徒皆不愧舊人宣政間如關珪關瑱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惟亦有佳者唐州桐栢山張浩製作精緻膠法甚奇遂壓京都之作前者數工所製好墨者往往韞藏至今存者尚多予舊有此癖收古今數百笏種種有之渡江時為人疑篋之重以為金玉竊取之殊可惜也今尚餘一巨挺極厚重印曰河東解子誠又一圭印曰韓偉昇膠力皆不乏精彩與新製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也士大夫留意詞翰者往往多喜收蓄雖李楙升文叔獨不吝之嘗著硯墨癖說云客有出墨一函其製為璧為丸為手握凡十餘種一一以錦囊之䟽曰昔李廷珪為江南李國主

父子作墨絕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墨無繼者矣自吾大父始得兩丸於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為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黃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於是以兩手當心捧研惟謹不敢蘸然余私怪余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說甚辯余曰吁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余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罌不用墨也客復曰余說未盡其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皆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逮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往往失去乃易墨何嘗苦少墨也雖是說則碑印文書人乃常常少墨耳客心欲取勝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異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研屏人雜錯以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當自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碔砆之所以不可以為玉魚目之所以不可以為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攷其實用而眩於虛名者多

矣此天下寒窮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於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淸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又相反也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彭門寇鈞國家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璧粲然滿目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佳墨七十枚而猶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公卿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戲之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淒然云

昭陵晩歲內宴與大臣侍從從容談笑且以香藥名墨遍賚焉一人得李超墨而蔡君謨所得乃廷珪時覺其人竊歎有不足色因私語能易之乎其人唯唯然但習聞廷珪爲貴而不

徽州墨工言膠須兩十年者自經粤寇佳烟爲有而陳膠絕無故新製之墨多贋

知有超也既易輒欣然及宴罷騎從出內門去將分道君謨於馬上長揖曰還知廷珪是李超兒否

何遠春渚記聞曰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宴華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墨取四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遺者因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已意合而成章雖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雪堂義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爲集衆美以爲善也

宣州筆工諸葛氏自右軍以來世其業其筆制散卓也當元符崇寧時士大夫如米元章輩之好事者爭所寶愛亦皆散卓耳及大觀間已有黃魯直樣作棗心者蔡魯公不獨喜毛穎亦多用長鬚主簿遂有魯公筆毫樣似又爲蔡元度出觀文樣既數數更其調度奔走時好至與挈竹麻閻閭貨雜子入奴臺手抄圭撮者爭先步武矣政和後諸葛之名於是頓息

周弁陽言先君善書體兼虞柳余書學柳不成學歐又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蓋所謂不善操舟而惡河之曲也雖然前輩善書者亦莫不留意於此焉王右軍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

郎非流紈豐素不妄下筆韋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字方寸千言韋巢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絕漢世郡國貢兔雖趙爲勝歐陽通用狸毛筆皇象云宜指毫筆委曲宛轉不叛散滑密沾汙墨須多膠紺黝者如此逸豫餘手調適而心嘉娛正可小展試世惟米家父子及薛紹彭留意筆札元章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哺物此最善喻然則古人求書不留意於此獨率更令臨書不擇筆並得如意要是古今能事耳

皆宋法

入法

用筆者天流美者地凡庸豈知嚴放隨詣妙悟入法專精一藝畫被書衣淵深雅嗜集入法

本朝能書世推蔡君謨然得古人元妙者當遜米元章米亦自負如此嘗有論書一篇及雜書十篇皆中翰墨之病用錫林紙書贈張太亨嘉甫蓋米老得意書也其論書云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爲溢詞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蹟跋尾間或爲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注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家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江南吳皓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小兒尹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之謂尹知也老杜作薛稷惠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而視之乃是勾斂倒收筆鋒畫畫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以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真趣

不陷醜怪真字甚易惟有體勢難為不如畫算勻而勢活也字之八面惟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始勻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為醜怪惡札之祖自柳始世有俗書唐官誥在世為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甚失當徐浩大小一倫是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此云真書有[illegible]也）為真卿辟客書韵自張顛血脈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不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凡俗差生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真蹟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顏傑思也柳出歐陽為惡醜怪札之祖自此世人始有為俗書蓋緣時君所好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其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惟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

小篆猶
春宗

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敢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折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張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作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當展促也予嘗書天慶之觀天之二字皆四筆慶觀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雖真有飛動之勢也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其雜書十篇云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濃徐浩晚年用力過更無氣骨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係南嶽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智永臨集書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蹟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收不及也 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鮮知之予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幕山樓臺榜乃關蔚宗二十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 智永硯心成臼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

深臬

以上皆米老所說

書也因思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字用意相鈎連飛復傾一筆直到底也若旋安排卽觔活勢耳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萬等古人書不如此學吾家多小兒作草字大段有意思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人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法書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不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算子然真草須有體製乃佳耳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為蛟龍發相纏今見其本乃如奈重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世之論書者多謂書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語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嬙容貌雖不同而皆為麗人然手須是手足須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雖形不同掠須是掠磔須是磔千變萬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縱其精神筋骨猶西施毛嬙而手足乖戾終不為完人蓋得師法律度備全猶是奴書然須自此入過此一路乃涉妙境無跡可窺然後入神

書貴遒健瘦硬忌肥厚重濁老杜云書貴瘦硬方有神歐陽永叔評書亦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味必不佳而命之為俗物矣江南李後主善書嘗與近臣論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者後主鄙之曰真卿之書有法而無佳處正如扠手並腳田舍翁耳慎伯筠中書王逢原贈之詩有曰鐵索懸纏臥龍偃蓋言其筆法老勁也東坡見其題壁曰此有何佳但似篋束枯竹耳所賜有戴叔倫碑是其遺跡

宣和間蔡賓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絛約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鉅字畫潦草然皆遒勁可愛蓋危迫窘急中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峯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仙云櫻桃結子春光歸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鈎羅幕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迷劉而無結尾云延仲為補之云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魂消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讀之可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一貴人家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於秘閣世傳為閣帖是也中間有宋帖多出王溥家溥祁公之子國初藏名書畫最多奇蹟而

當時摹勒出待詔手筆多失精剛亦有偽本如李斯書乃李陽冰王宮德政碑文也石後於禁中被燼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于家爲絳本慶歷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於州廨爲潭本絳本雜以五代近世人書微出潭下希白自善書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於木板無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燾爲館職取淳化所遺與近出者別爲續法帖十卷字多作燾體又愈下矣

仁宗萬幾之暇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形物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

進自謂窮盡變態上亦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又出三百點外尤爲奇絕

歐陽文忠公云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又云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余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何如哉又云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往時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生平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爲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好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壁耳

張公觀家藏有唐柳公權手筆啟草二紙其一云上翰林柳學士某謬至顯榮皆承閱之昨者璽書慰勉蘭省遷超雖非意欲壯於軍威在外臣轉深於官誠此皆學士曲垂獎會潛爲扶持繼音容於北風爲主人於東道況兼姻婭早接清華推魏公感外家之情用何氏奉諸姨之敬念深外妹亦愛愚夫道已隔而分更敦官轉尊而志愈下藏之不忘佩以彌芳愚捧冰霜邈同雲漢仰計亘霄路於臺閣隔人烟於禁垣嘯傲霞高從容日近閒揮彩筆時弄紫泥益彰叔寶鸞鶴之姿轉映王恭神仙之狀便當遨乘顥氣濯弄瑤池秉陰陽之爐錘

輔天地之橐籥異時獲賜今日先知瞻望風猷常在瑰夢某再拜其二曰侍郎頡頏重霄騰凌迥漢列名仙館絕跡人寰潤飾洪猷承迎中旨金華瑞露雲表先嘗玉蕐靈桃憁閤暗識方矜獨步誰敢爭衡況藝奮神工時推妙翰鳳鸞異態龍虎殊姿白首何人墨池誰子後生是畏前輩有言若非恩與神凝韻無俗累則安能致兹道逸超彼等彝窮鍾蔡之楷模入王張之閫域往者韋相公嘗謂侍郎能以筆諫者今則行執陶鈞坐登台輔終提一筆以絕百僚後命之來延頸而俟某素無勳效叨濫寵榮一授藩垣兩遷官秩猶以撫牀操扇虛識孤虛誇馬彎弓未爲遲暮誓將丹懇以奉休明所冀侍

此公之
柔柳
藏北
柳書

鄭猥錄孤微終垂庇遇使其晚節無媿平生下情云云兩帖前輩皆跋為柳筆然非公權亦不能作此但敘中有筆諫語或他人遺柳敘柳自書之耳

長安今府宇即唐尚書省府錄廳前石幢即郎官題名石也張長史書序筆畫端嚴張平生作字詭怪顛倒殆難辨識至為楷法整若軍陣乃知能事之極無所不可

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一世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荊公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如許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荊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荊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荊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識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

章丞相申公子厚以能書自負性喜揮翰雖在政府暇時日書數幅嘗書論書九事其內一則云吾每論學書當作意使前無古人凌厲鍾王直出其上始可即自立少分若直爾低頭就其規矩之內不免為之奴矣縱復脫灑至妙猶當在子孫之列耳不能雁行也況于抗衡乎此非苟作大言亦至妙之

宋范
二謂
文公
書正
楊凝
式

此句至
名言之句
之意節

理也禪家有云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此語者乃能曉吾言矣夫於師法不傳字學廢絕數百年之後欲與起之以繼古人之迹非至強神悟不能至也又云力在手中而不在手中必須用力而不得用力應須在意而不得在意此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傳者也學佛悟吾此語可以撒手到家矣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極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髣髴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倣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為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為換鵝字近月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作紛冗宗儒致簡相寄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云劉十五孟父論李十八公擇草書謂之鸚哥嬌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書如何僕答之可作秦吉了矣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謂鸜鵒也）

黃山谷跋東坡帖曰東坡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千行又兼董孝子廟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言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

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三尺安在哉前王所是以爲律後王所是以爲令余嘗以此論書而東坡輒絶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塗說者亦多以爲然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臥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重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余書雖不工而酷喜論書固不能如經生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義味曠百世而與之友故作決定論耳山谷又評東坡帖曰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葱葱散於筆墨之間此所

以他人終莫能及東坡嘗自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氣拂拂從十指中出也趙子俊孟頫有東坡書迹甚佳後有一人題云觀此真跡始覺僞者爲可笑也最善下語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内府復加蒐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掇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數紙皆爲利誘盡歸諸貴近并輸積天上矣

晁無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迺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默識也

黄山谷云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何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金購藏耳廬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也

評東坡書者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

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賣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於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錢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於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邱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吏磨墨

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書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友正既未嘗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

黃山谷與王立之東有云來日恐子瞻來可備少紙於清涼處設几案應之如張武筆其所好也

徽皇聞米芾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研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名米書之上映簾觀賞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米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即以御筵筆研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二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劄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上米乃顧直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盂閤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上嘗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芾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如何曰臣書刷字

芾為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復召芾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乞宣取筆研上指御案間研使就用之書成捧硯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沾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也京奏曰芾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此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米芾行書倣羲之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晚年出入規矩深得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得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寸紙數行人爭售之以為珍玩至於請求碑榜而戶外之屨常滿家藏古帖由晉以來者甚富乃名其所居為寶晉齋暇日好事之流出其所有奇蹟以求跋語增重其書而芾或喜之即為作古紙臨倣便與真者無辨兼以偉岸不羈口無俗語頎然束帶一古君子故睹其詩者有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之句然議者謂其書神鋒太峻如強弩射千里又如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真草隸篆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如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倣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若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又芾之詩文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固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之

黃山谷在宜州嘗為余若著書後漢書范滂傳字數寸筆勢飄動蓋悼黨錮之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置巾箱緘繩題跋如牛腰焉既乃躬蹈其禍可謂奇讖忠定之子崇憲字履常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

若著倅宜州時黃魯直謫居是邦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扎掃迹若著慨然爲之經理館舍敬遇不怠遣二子從遊奉几杖執諸生禮中日欲求書魯直問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漢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然魯直顧曰漢書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習者敬歎之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有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自顧無所有惟玉麈尾即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州包鼎畫虎障子獻之皆不驗夜熟念曰猶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即取視之恍惚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試持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張帆一餉而濟竊計江神必元祐遷客所爲不然何嗜之深耶

槜李一士人號嗜古遺墨購得龍眠歸去來卷順事布景繪境神妙子瞻書其詞曾入勝國內府有虞趙諸公跋恒展玩不釋手後爲楚中學使攜以自隨遷秩將渡洞庭夜夢一神人冠裳齋邀告曰君有東坡龍眠手蹟願出賜可乎士人呈卷神撫歎動色須臾不已隨拱手而別既覺懷

卷及過湖衝風倏起崩浪刮天舟幾覆士人悟昨夢乃惶遽拜祝曰神欲吾卷耶舉篋投之風浪頓息乃知神蹤異跡鬼神亦重之也

高廟嘗臨蘭亭賜壽皇於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進兩宮篤學如此世傳智永寫千字文八百本於此可信矣

宋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嘉禾之廣陳修雅博識善筆札工詩文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遇其會意時遂傾家易之不靳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如水僊爲尤奇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東西薄遊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與不識望而知其爲米家書畫船也庚申歲客輦下會菖蒲節一時好事者邀子固各攜所藏買舟湖山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絕茂處矚目絕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爲真謫仙人異時蕭千巖之姪洸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禊叙後歸之俞壽翁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泛而歸至霅之弁山風作舟覆幸值支港行李淋漓無餘子固方被溼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因題八言

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其帖後歸之悅生堂今復出人間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丹青

雲漢北風覺熱覺寒雖忘金粟不朽齊紈牛推戴畫馬宗韓獨寫照偏易索癡好古君子亦愼鑒觀集丹青

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十卷自軒轅時至會昌元年能畫者三百七十餘人其敘畫之源流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按字學之部其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繪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曰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挂也以采色挂物象也故鍾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淸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故陸士衡云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

妙詳解騎有人云畫樹有不可法觀此非特樹法亦然

畫此之謂也其論畫六法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傅采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眾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乎立意而歸乎用筆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

器耳差易爲也斯言得之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故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乃譎怪之狀斯言得之至於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然今之畫人麤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采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其論畫體工用榻寫曰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爲上品之上神者爲上品之中妙者爲上品之下精者爲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爲中品之中余

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眾妙其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能周知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宋郭若虛著圖畫見聞志六卷自唐會昌元年至神宗熙寧七年能畫者二百七十四人其論製作楷模曰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畫人物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有善功方便之顏道像具修真度世之範帝王崇上聖天日之表外譯得慕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尚紛華侈靡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作醜魏（尺者反）馳趡（於鬼反）之狀士女宜秀色婑（烏果反）媠（奴坐反）之態田家有醇

甿朴野之真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于書衣紋有重大而條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樛枝梃幹屈節皴皮紐裂多端分敷萬狀作怒龍驚虺之勢聳凌霄翳日之姿山石多作礬頭亦爲稜面落筆便見堅重之性皴淡即生窊凸之形破墨之功尤難畫畜獸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質肥圓毛骨隱起畫龍窮遊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畫水湯湯若動使觀者有浩然之氣畫屋木折算無虧筆畫勻壯深遠透空畫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篠老嫩苞萼先後自然艷麗閑野逮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性畫禽鳥識形體各件之

異悟翺舉飛集之態其論氣韻非師曰謝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凡畫氣韻本乎遊心神采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未行當散不散似物凝滯不能流暢也其論古今優劣曰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

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居寀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鄧椿著畫繼十卷自熙寧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能畫者一百一十九人其論述曰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

論古畫
眞偽

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爲第一而若虛獨歸于軒冕巖穴有以哉又曰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眞誤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爲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眞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復休首推之爲當也又有畫繼補遺一卷不知誰所撰則自乾道以後至理度間能畫者八十餘人爾後陳德輝著續畫記一卷再自高宗建炎初至幼主德祐乙亥能畫者一百五十一人然與畫繼補遺則相出入者甚多書僅可考閱姓名無

足觀也趙希鵠洞天清祿集云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麤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爲之然止是生搗令絲匾不礙筆非如今煑鍊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僞作者則否古畫色墨或淡墨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僞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米芾畫史云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裱若不佳換裱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艷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

以熱湯湯半熟槌如銀版故作人物精采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紋麤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皆生絹南唐畫皆麤絹徐熙絹或如布絹素百破必好畫裂文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掐亦蘇不可僞作其僞者快刃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掐又堅紉也湮染者色棲縷間乾熏者烟臭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真絹色澹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烟熏損本色染絹作濕香色棲塵文間最易辨仍蓋色上作十重古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僞作國朝東楚

湯垕字君載號采真子著畫鑒一卷論歷代名畫悉有依據其雜論曰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況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今人看畫由自己見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其意者爲佳不合其意者爲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僕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濶之意見圖畫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徧借記錄髣髴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名迹參考古說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過爲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至於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本不識物亂訂真僞令人短氣古人畫稾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天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嶂不可枚舉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在體肌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好名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鑒賞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不能奪也觀六朝畫先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概十中可信者一二有御府題印者尤不可信古畫東移西掇持補成章此

弊自高宗朝莊宗古始也余友人吳興夏文彥字士良號蘭渚生其家世藏名蹟鮮有比者朝夕玩索心領神會加以遊于畫藝悟入厥趣是故鑒賞品藻萬不失一因取各畫記圖畫見聞志畫繼續畫記爲本參以宣和畫譜南渡七朝畫史齊梁魏陳唐宋以來諸家畫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搜潛剔秘網羅無遺自軒轅時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能畫者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又女真三十人本朝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餘年間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其考覈誠至矣其用心良勤矣所論畫之三品蓋擴前人所未發論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

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僞者雖極力揣摹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唐及五代絹素麤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也御題畫眞僞相雜往往有當時名筆臨摹之作故秘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爲眞迹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自能識也吁可謂眞知畫者哉

夫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種趙松雪出於李龍眠李龍眠出於顧愷之此所謂鐵線描也馬遠則出於吳道子此所謂蘭葉描也其法固自不同畫山水亦有數家關仝荆浩其一家也董源僧巨然其一家也李成范寛其一家也至李唐又一家也此數家筆力神韻兼備後之作畫者能宗此數家便是正脉若南宋馬遠夏圭亦是高手馬人物最勝其樹石竹筆甚遒勁夏圭若用焦墨是畫家特出者然只是院體

山水之爲物禀造化之秀陰陽晦暝晴雨寒暑朝昏晝夜隨行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如萬頃波者未易學也如六朝至唐初畫者雖多筆法位置鮮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虔之輩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別出新意一洗前習迨於宋朝董源李成范寛三家鼎立前

無古人後無來者山水之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二三人終不逮也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廐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爲太僕卿太僕廨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概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駿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者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東坡善於畫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嘗自言其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耶草蟲之爲我耶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非有法之可傳也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眞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

抵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峰之頂宛有返照之色此妙處也

郭熙河陽溫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喜甚乃於縣庠宣聖殿內圖山水窠石四壁雄偉清潤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所得極意於此筆矣熙能爲遠景意趣益新略不相襲貴人家收熙一景山水二十四幅挂高堂上森然若在林壑間未易得也思後爲待制乃重資以收父畫欲晦其迹也

廬州東林寺有畫須菩提像梵相奇古筆法簡易眞奇畫也題

曰戊辰樵人王翰作此乃國朝開寶四年也南唐自周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國中士大夫以爲恥故江南諸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但書甲子而已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僞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花竹蜀平黃筌并弟居寶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著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畧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己言熙畫麤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粉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國初修老子廟廟有吳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以三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迺以車載壁沉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以請隱士隱士弗辭有老畫工貪緣以至者衆議誰當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不敢當讓者再三隱士遂就東壁畫天帝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慘澹經營不復相顧及成王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

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其自是焚作具不敢復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骨相當嗔目怒鬚可比騶馭近侍清貴也骨相當清奇麗秀可比臺閣至於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麗秀其貌謂賤隸若此則何以作近侍近侍纔可強力少加則又何以作輦中之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字骨相蓋吾生平未嘗見者此所以使吾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天上人也爾所作怒目虬髯則人間人耳人間人則面目氣象

皆塵俗雖兩藝與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畫耳工徃自毀其壁以家貲償之請隱士畢其事

武宗元真廟朝比部員外郎也畫手妙一時中岳告成名宗元圖羽儀於壁以名手十餘人從行既至武獨占東壁遣群工居西幕以幃帳群工規模未定武乃畫一長脚幞頭執撾者在前諸人愕然且怪笑之問曰比部以上命至乃畫此一人何耶武曰非爾所知既而武畫先畢其間羅列森布大小臣僚下至厮役貴賤形止各當其分幾欲飛動諸人始大服

名畫李成以山水供奉禁中然以子姓競貲爲宮市珠玉大商不易爲人落筆惟性嗜香藥名酒人亦不知獨相國寺東宋藥家最與相善每往醉必累日不特縱稟揮灑盈滿箱篋即鋪門兩壁亦爲淋漓潑染識者謂畫壁最入神妙惜在白至上耳

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畫鍾馗像因使鏤板賜二府吳冲卿時爲相欲賜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賜此出異恩當稍增之乃賜五千其後遂爲故事明年除日復賜例授五千冲卿因戲同列曰一馗足矣衆皆大笑宣和間一二大臣恩幸既殊將命之人有飲食果實而得五十千者日或至一再賜也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以觀畫而以手模之相傳以爲色不印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永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綫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綫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范忠宣傳藏一江都王馬李伯時見之稱嘆失措借歸累日用意模寫竟不能下手復還之但以粉牌榻其上云神妙上上品江都王馬云某看之累日不能下手聊留數字以見歸白之意時米元章爲郎每到相府求觀不與言唯遶屋狂叫而已

宣和間李伯時畫幾與吳生等有持其一二紙取美官者踵相繼而伯時無恙時但諸名士鑒賞得好詩數十篇爾

趙廣合淝人本李伯時家小史伯時作畫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幾能亂真建炎中陷賊賊聞其善畫使圖所掠婦人廣毅然辭以實不能畫脅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拇指遣去而廣畫實用左手亂定惟畫觀音大士而已又數年政死今士大夫所藏伯時觀音多廣筆也

壓畫當見白板差大壓不知此彷法合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摴蒱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投迸盆中五皆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效閩人語耶衆賢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蓬省群玉堂屏有坡翁所作石竹相傳淳熙間南安縣某人取之長樂僧寺壁間去其故土而背施髹漆匣以持獻曾海野曾後復獻韓平原韓誅籍錄送官

唐韓晉公滉墨古好書聞建業古壁餘蕭子雲一蕭字遂置南徐海榴堂右壁朝夕對玩後李約載以入洛特建精室藏之因題爲蕭齋

米元章酷嗜書畫尤工臨寫嘗從人借古畫自臨橅搨竟并以真贋本歸之俾其自擇而莫辨也巧偷豪奪故所得爲多

元章知漣水日客鬻戴嵩牛圖元章借留數日以摹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來乞還真本元章怪而詰之曰爾何以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此則無也又在眞州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意以爲難元章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元章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遽與之

蜀中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鬭牛也牛鬭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鬭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驗物不審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

翟院深北海人工畫山水年少時爲本郡伶人一日郡守宴集方在庭執樂忽遊目若有所寓頓失鼓節樂工舉其過而劾之守詰其故院深具以情對曰性本善畫操撾之次忽見浮雲在空宛若奇峰絕壁眞可以爲畫範目不兩視因失鼓節守歎而釋之

戴琬京師人在翰林恩寵特異工畫翎毛花竹嘗得入閣供奉後因求畫者甚衆徽宗聞之封其臂不令私畫故其畫傳世者鮮唐吳道元入供奉爲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

王晉卿家嘗寶徐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二幅晉卿每歎闕其半徽廟一旦訪得之乃從晉卿借半圖晉卿惟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秘爾徽宗令匠者裝成全圖招晉卿以[illegible]因卷以賜一時盛傳人已棟異厥後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也米上

天縱雅尚已著藩邸之時矣及踐祚後留意搜求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喬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輩至末年上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也最襄於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不可勝會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諸帖真奇絕蓋亦爲多焉又御府所秘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爲第一曹髦卞莊子刺虎圖第二謝稚烈女貞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與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稚亦晉人烈女謂緑珠實當

時所筆又如顧長康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圖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足數然虔人經乃褚河南所書而閻博陵繪其相類多有此于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氣短

劉夫人建炎中掌內翰文字善畫人物師古人筆法及寫宸翰酷似高宗甚愛之書上用奉華堂印（印有大小）又有一印云閑鬪須酒之燕嘗用劉伯倫事又有瑞文圖書

劉貴妃臨安人入官爲紅霞帔遷才人累遷婕妤婉容紹興二十四年進賢妃頗恃寵驕侈嘗因盛夏以水晶飾腳踏帝見之命取爲枕妃懼撤去之金主亮大舉南侵謂其倖臣秘書監張仲軻曰向者梁珫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姿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所謂因行掉臂也

王直方詩話云歐陽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作韓幹畫馬詩曰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求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余以爲若論詩畫於此盡矣然晁以道和公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

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又足補坡公之未備也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窯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服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絹素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

今所謂瀟湘八景是

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成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得進

劉斯立學易堂記云圖畫對面稍熟似覺厭之則別展挂行步從旁玩之忽漫驚目更有新意家所藏甚儉由此常若有餘

東坡跋畫苑云君厚畫苑處處不充篋笥出不汗牛馬明窗淨几有坐臥之安高堂素壁無脊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

種花菓法

草木

昔人經疏傳及殘叢萬花爲谷百果有宗圖香蘭曉洛美材穠相矜言樹丞喜哦松咏檜君子休題蕃龍集草木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盛種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樨徘徊黃薔薇正月下旬宜接桃梅李杏半丈紅臘梅梨棗栗柿楊柳紫薇二月上旬可接紫笑緜橙匾橘已上種接並於十二月間沃以糞壤三次至春時花果自然結實立秋後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黃海棠寒球轉身紅祝家棠梨葉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種法並要接時將頭與木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縛上用箬葉寬覆之如剪苗稍長即撤去箬葉無有不成也

滕處士昌祐字勝華攻畫畫花竹鳥獸體物像形巧妙入格所居州東北隅竹樹交藝景像幽寂有園圃池亭徧蒔花藥凡壅培種植皆得其法以藥苗爲蔬藥粉爲餌年八十五書畫未嘗輟焉廳壁懸一大粉板題園中花草品格名目百餘件亦有遠方怪草奇花蓋欲資其畫藝爾圃中有一柿樹夏中圍坐十餘人救張如蓋無暑氣云柿有七絕頗宜種之一有壽二多陰三無禽巢四無蟲蠹五有嘉實六木固七霜葉紅面堪翫有一盆池云初埋大盆致細土拌勻入生葱滿糟各少許深二尺餘以水漬之候春初掘取藕根麄者和煎三

張相國之仔百花庭

種果法

節已上四五莖埋入深澗令近盆底候及春分葉生當年有花夫藕有四美根爲菜花爲翫實爲果葉爲杓池沼亭檻之前爲瑞草萍蘋藻荇不得與侔也圃中有慈竹叢生根不離母故名以慈也有釣絲竹以其弱杪低而垂至地也有紫竹葉細而青莖瘦而紫亦謂之墨竹有對青竹身黃色有一脈青節節相對故謂之對青也有苦竹葉穠多陰亭高之時粉香籜翠有桂竹扶疎藂茂瀟灑亭臺無出此數君也俗以五月十三日種竹多遭烈日晒乾圃中竹以八月社前後是月天色多陰土濕竹以此月行根也凡欲移竹先掘坑令寬大以冰調細土作稀泥即擁竹四面鑿斷大根科連根以繩鋼定舁時勿令動著根鬚開土舁入坑致泥漿中令泥漿周匝徧滿乃東西搖之復南北搖之令泥漿入至鬚間便以細土覆之勿令土壅竹本根也若竹稍長者芟去頭葉縛竹架之恐風搖動即死每窠相去二尺餘不須實踏只以一脚踏之則來年生笋速也宜於園東北軟土上種之竹性多西南行根不用頻澆水水多則肥死圃中有梨名車轂圍一尺摘時先以布藁盛之落地即碎有金桃色深黃剖之至核紅翠如金味美爲桃之最有柿楮色如玉向陽處有朱點如粒顆有重四兩者其栽果法以冬至後立春前折美果直枝須竹鶴膝大如拇指者長可二尺劉子芋魁中掘泥令熟調泥[illegible]

若種蓮[illegible]桑樹[illegible]年[illegible]五歲也

接果法

細切生葱一升許攪於泥中將芋塊致泥中以細土覆之勿令堅實即當年有花來年始實絕勝種核接果樹法凡欲接果先得野樹子酸澁不美者如臂已上然後尋美果枝選隔年有鶴膝向陽者枝長不過二尺過則難活至時剪下便銜于蘿蔔中欲不洩其氣也冬至後十日立春前七日其野樹皮潤萌芽未發時將野樹以鋸截之去地五七寸中心劈破深二寸許取美枝或一枝或兩枝斜剸勿傷其皮插于野樹罅中外與野樹皮緊緊相著用牛糞泥封之與箬籜包裹其接處以麻紉纏定上更以黃土泥塔頭裹之勿使雨水透入野樹或旁生芽葉即取去之若依此法則當年有花必矣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甎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脚子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託地陰翳無可臨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曠可以就賞而未嘗著一實裕陵嘗指而嘉歎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明年此木遂花而得實數斛上大悅命宴太清以賞之仍分頒侍從又朝廷間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憩形便之次至圖載有秦隴

[illegible]

吳中家
重蘭花
不材蕙
如印草

秘一株雖質幹不枯而枝葉皆無存者既得固閉猶陵披圖顧問左右偶以御筆點其枝問而歎其閱歲之久也後郡蔡秦覲楮忽復之一枝再榮殷中有記當時秦圖歡賞之語私相發異謂天人筆澤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昔唐明皇曉起臨苑中時春候已深而林花未放顧視左右曰是須我一判斷耳亟命取羯鼓一曲未終而桃杏盡開即棄杖而詫曰是豈不以我爲天公耶由是觀之凡爲人君者其一言動固自與造化密契雖於草木之微偶加眷矚而榮謝從之若響應聲況於陞黜賢否意所與奪生殺貴賤之間哉

馬塍藝花如藝粟槖駝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編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此雖揠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之性而後能臻其妙耳

洛陽牡丹之品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色如鵝雛而淺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

京師
十種
稀有
西山
靈護
洞地
黃山
高多
院茶
黑五

蘭之有
品題最
貴者金
色次則
綠花斜
水仙斜之
數種三
奉直數
十百金

一本純黃也而於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暈縷之其心紫蕊亦金粉縷之牛氏乃以縷金黃名之以蘧篨作棚屋圍幛復張青幕護之於門首遣人約止遊人人輸千錢乃得入觀旬日間其家獲數百千郡守聞之欲翦以進內眾園戶皆言不可曰此花之變易者不可爲常他時復來索此品何以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爲辭乃已明年花開果如舊品矣

閩廣多異花悉清芬鬱烈而末利花爲眾花之冠嶺外人或云抹麗謂能掩眾花也至暮則尤香今閩人以陶盎種之轉海而來浙中人家以爲嘉玩然性不耐寒極難愛護經霜雪則多死亦地土之異宜也碩博文持約議官省愛而賦詩云

竹梢脫青錦榕葉隨黃雲瘴頭暑正煩見此萼綠君欲看僑不吐藏意久未分最憐月初上濃香夢中聞蕭然六曲屏西施帶微醺叢深珊瑚帳枝轉翡翠裙譬如追風騎一抹萬馮群銅瓶汲清泚聊復爲子勤願言少須臾對此聲參軍觀此詩則花之清淑柔婉風味不言可知矣

余未嘗此
花聞
稱作
惡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爲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鬣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李義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得詩翠粒照晴露皆以粒言松也酉陽雜俎云五粒者當言鬣自有一種名五粒皮無鱗而結實多新羅

雌竹

嫁杏

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竄也（凡欲移偃盆栽者當去老竹本根惟留四旁鞭根則無不偃茂）

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故種竹當種雌自根生上至生梢一節發者爲雌物無逃於陰陽可不信哉

榆之早花者皆嫩樹故得春最早樹老則得春漸遲亦猶人之氣血衰旺老少之異也此說前所未聞

朝議大夫李寇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媼至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尊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明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浙間亦聞有嫁樹法

南方雖產橘然亦畏霜吳中洞庭霜最多即無所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橘最佳歲收不耗

朝奉郎劉國均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有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即攬取渡旁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采用傾之不出而斤重如故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亦透成金色

臨安僧法堅言有歙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藥也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方呻吟牀第問客就詢之云爲腹脹所苦即取藥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急起排戶視之則其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客大駭挈裝而逃遠明主人視之了不測其所以及滌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矣乃密瘞其屍既久經赦客至郵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菌不可妄食建寧縣山石間忽生一菌大如車蓋鄉民異之取以爲餽食者輒死死菌爲羹照人無影者不可食食之殺人菌每生於幽隱下溼之地或蛇虺噓氣所成食之皆能害人人

京師鮮蕈有大徑二尺者 [illegible]

毋輕不貲之身以嘗試之嘉定乙亥楊和王墳上感恩菴僧德明遊山得奇菌歸作糜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不潔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汙至膚理拆裂而死其度牒尚藏菴中年有久定保安治象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咸淳壬申臨安民家因出郊得佳菌作羹恣食是夜鄰人聞其家擾笑有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衆排闥而入則其夫婦一女皆殞越嘔血倚壁抱柱而死矣案間尚餘杯羹以俟其子適以未還幸免於毒

[illegible]

西藏有雪蓮可鮮長尺許性熱藥肆中此充貨於紙[illegible]產淡中鮮香如紙[illegible]鄭[illegible]有知子知人外[illegible]社稱賢今[illegible]

回回國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類人形若人參之狀其國名之曰押不蘆生土中深數丈人或誤觸其毒氣必死取之法先於四旁開大坎可容人然後以皮條絡之皮條之系則繫於犬之足旣而用杖擊逐犬犬逸而根拔起犬感毒氣隨斃就埋土坎中經歲然後取出曝乾別用他藥製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雖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後別以少藥投之則活蓋古華佗能刳腸滌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藥也今聞御藥院中亦儲之

宋景文筆記謂蜀中有蓮大如雀𣪞葉宥如錢幹亦有絲其華盛開則向日朝指東午遡南夕則西指隨日所至蜀人名

曰朝日蓮按鄭熊番禺雜記海南有向日蓮花似木芙蓉而極香其花東西向日至暮而斂一呼夜合然則朝日蓮不特蜀中有也

京師中太乙宮道士房有楮結實如楊梅徽宗輦觀之題楊梅軒李似矩吳正仲皆有詩正仲詩云陰陰綠葉不勝垂著子全多欲壓枝却得君王留一顧故應雨露亦饒滋五月霏霏雨不開若耶溪畔摘楊梅朱光忽向靈窗見疑是雲根越嶺來雖將客漬借微酸小摘曾聞釘玉盤爭似江南風致在瓶紅初向綠陰看越中楊梅最佳土人謂之楊梅又北人以梅汁漬楮實俗以參假作楊梅故仲至後二篇皆及之

今鄱陽湖有龍將軍廟先子任江西學使舟至廟下謁[illegible]

章門[illegible]

鳥獸

鵲御書虎識字鸚鵡能言猩猩善醉莫謂二蟲何知蠢亦得氣之始靈猶介族之龍逸若空羣之驥庶幾多識之一班用飽便便之腹奇集鳥獸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官林希言子中致詔

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徑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旣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臙脂爛然有光穿一剪綵花過其尾尚赤其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色少頃行上屋梁復乘紙旛腳而下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恆遊舟檝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以此辨之

國朝金龍四大王著靈異於江淮間同治戊辰余其行過微山湖之後舟膠有蛇入余舟日寺午也本以兇不宵入前一日過綦佯大瓷盒入焉是夕後舟新

無竟吟黃大王至矣香火滋郵頸不少動明日秦紅日中急求手並稱水而緒緒成文即首顧盼乎晚泊大王廟奉之入廟後乃不見稱之靈迹余有記詳之

鐵圍山叢談曰小龍靈異見諸傳說甚悉崇寧中淮水暴漲而汴口橋舟不能進一日晡夾小龍出遶綱之舟尾有柂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又緣柂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一聲汴口官私舳七百隻皆自相撞擊至碎死數十百人朝廷聞而不樂乃命官爲驅邸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復出大漕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偕上計入覲天子可乎龍即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奩中不動大漕遂攜至都輦先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宋入內爲具酒核以祝之龍輒躍出奩中兩爪據金盃飲幾醉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甕貯龍爲親加封識焉降付都門外汴水龍祠中一夕封識如故視甕中則巳變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仍大新其祠宇至大觀末魯公謫東南舟行始抵汴口而小龍又出迓魯公然小龍所隸南北當江湖間素不至兩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於是家人大小咸歎異疑必有故明日而召命至復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魯公貶嶺外余從行至江陵將遵陸至鼎澧間公易舟因改舟行趨湘宮之沙頭一倉官解舍纔弭楫則小龍復出見魯公爲之涕下且感念龍神乃不忘恩舊如此余戲公曰固知小龍之必來爾公愕詢其故余曰

咸豐朝西域貢馬有一角在

此亦出公之門也苟毋加意於是無世情者則今日必來使此龍一出世間有世情當又不來是烏足辱人懷抱耶公乃收淚而笑

處士李璞居壽春一日登樓見淮灘雷雨中一龍騰拏而上雨霽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拾視之其中有龍蟠之跡宛然鱗鬣爪角悉具廬宕山中有潭深窅不測石壁上鑴螺龍郡三字不知何時書也晴晝日光下注髣髴見一螺殼大如數石甕龍出其中與此政類

橫海清池縣尉張澤居於鄆州東城夜自莊舍還而月色昏暗殆不辨跡偶過道傍木枝燁然有光因折以燭路至家插壁間醉不復省矣晨起取視則枝間一龍蛻大如新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抑之有聲如玉石且光瑩奪目遇暗則光燭於室遂寶之傳玩好事沈中老云紹聖間其從兄爲青州幕官因修庭前葡萄架亦得一蛻形體皆如張者獨無光彩耳神龍變化故無巨細但不知有光無光又何謂也

成都府園西樓有大蟒居之率嘗扃鎖虞經臣作帥宴客樓下蟒忽遺溺正中一武臣之肩須臾皮肉潰爛成瘡得妙藥治之方愈經臣爲文遣吏祭之即日毀樓蟒亦不見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傍有碧紋如雲霞因名日碧雲霞上征太原往來乘之上下山嶺

身旁東華門內村出附上駟院郡歧收爲金屬見之

如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上下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圉人供芻粟或少偈則嘶鳴奮躍蹀齧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骨立人不忍視眞宗遣從靈駕至永熙陵乃斃詔與桃花犬同坎瘞

義騎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鐵騎也成家世隸赤籍開禧間金犬入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淮民習安倉卒間賊至而逃者萍滿野成狥地至花靨見病駒焉跻而瘠骨如堵墻行逐水草步且僵烏鳶啄其上流血赭髁莫適爲主藥而得之會罷兵歸閭以豐秣幾半年瘠革俾完毛彩復生日置之槽櫪愁愁然與群馬不相顧特一出繫廡

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陬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卒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執撾候晨雁鶩行立俟頤指午退以爲常馬或賊齧不任相通融爲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騎往始命鞁騠鳴人立左右驟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執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妄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鞚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磬控緩亟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於河群馬皆裼而騎相望後先騎之馭者終莫敢竊覘其臏鬣稍前即噬嚙之軍中咸指爲鷙悍擯弗齒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姦弄潢池兵府符下統府請兵三千人以往成與行崎嶇山澤坦若方軌至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縣成出搏鬭四五合幾敗之矣或以鉤出其腋及鞬而墜死焉官軍亟鳴鉦騎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偈狠恃勢每出掠率強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踏進退折旋奧樞卽不勝喜騎以上廐賚豆粟濯泉翦鬣用金玉爲鐙鞚鞦韉極其鮮明群渠皆釃酒來賀輜重卒有爲賊掠取者知之曰騎他日未嘗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邪竊怪之於是日遊其騎於峒壑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晩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柵官軍聞有寇至拔

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騎以來騎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控勒不止則怒以鐵鎞擊之脅盡傷騎不復顧月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騎也是異服者必其魁相與逐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於軍曰得元礪之弟矣譟而進賊軍大駭軍士踴躍爭奮遂敗之悉露羽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日須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恥其功之出於馬也沒騎之事騎之義遂不聞於時居二日騎歸病傷不秣而死稗官氏曰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騎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爲正報施以爲仁冀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義以死

非德其孰能稱之恥彼仰秣而戀豆歷跨下而不知恥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絕景之技才不勝德嬔之駑駘何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掇取著於篇

一唐興元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適於馬肆有致骨馬於肆者結繮交落其頭二力士以木挺叉其頭三四輩執撾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之狀幼清迫而察之訊於主者且曰馬惡無不具也將貨焉惟其所酬耳幼清以三萬易之馬主慚其多旣而聚觀者數百輩詰幼清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體骨德度了非凡馬是必主者不知俾雜駑輩槽棧陷敗糞穢狼籍刷滌不時芻秣不適蹄蹻蹂奮蹇跂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得伸久無所賴發而狂躁則無不爲也旣晡觀者少閒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清自持徐而語之曰爾才性不爲人知吾爲汝易是鏁結穢雜之物馬弭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剪刷別其槽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小變逾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乂嘶如龍顏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畢再遇兗州驍將也開禧用兵屢立戰功金人認其旗幟卽避之屢遷至鎮江都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霅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駔異常獨主翁能馭之再遇旣死其家以鐵絙羈之閑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爲赴敵於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乃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

熊居山中雖行數千里悉有潛伏之所必在石嵓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不知路

世傳補助奇僻之品有所謂山獺者云以少許磨酒飲之立驗然本草醫方皆所不載止見桂海虞衡志云出宜州溪峒峒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峒獠尤貴重之能解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之立消其土人號之曰插翹一枚值黃金數兩抱木枯死者土人自稀得之殺死者功少劣私貨出界者罪至死方春時搖女數十歌嘯山谷以尋藥挑菜爲事獺一聞婦人氣輒躍升其身粘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而藏之土人驗之之法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卽趯然而動然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數歲得其一二則其人可立致富矣

范忠宣宰襄邑有一鳥類鸛灰羽赤喙數遊圃中衆見其異以計羅得畜而馴之愛食蛇虺纔入日中卽爲水半年一縣蛇虺幾盡竟不知其名也有廣南賈者過見之曰此橙雞毒鳥也後其一死居無何忠宣閱廣南異物志曰橙雞鴆鳥之別

炎 旅鳥

今年新安之隣六邑於今秋螟虫稼田野有鳥來食以為大奇 丁酉六月

名如大駮即命殺而焚瘞之

至和中彭乘赴任邑至金城驛方具食聞如以手搭撥鼓聲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鶬鳥禁也鬼車俗稱九頭鳥陸長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鳥世傳此鳥昔有十首爲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爲災咎故聞之者必叱犬滅燈以速其過澤國風雨之夕往往聞之六一翁有詩曲盡其悲哀之聲然鮮有睹其形者淳熙間李壽翁守長沙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每脰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爲用至有爭拗折傷者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之左飛樓複道近接禁御主嘗得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踞主第擣衣石上其狀類野鳧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略不畏憚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

鼓山有老僧嘗登靈源洞見一禽自海上至身大如牛翼廣二三丈餘下村疃間低飛搏食餓攫二大羖羊復望海而去識者云是虎鷹能捉捕虎豹

紹興二十六年淮宋之地將秋收粟稼如雲而蝗蟲大起翻飛蔽天所過田畝頃刻而盡未幾有水鳥名曰鵚形如野鶩而高且大脛有長嗉可貯數斗物千百爲群更相呼應共啄蝗盡其嗉不食而吐之既吐復啄連城數十邑皆若是才旬日

蝗靡孑遺歲以大熟徐泗上其事於金廷下制封鶖爲護國大將軍

萬安軍南並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言本交趾人處海船壞於此崖因庵焉畜一雞大如倒挂日置枕中啼即夢覺又畜玉獅小於蝦蟆風度清癯以綵繫几案間道士與則跳躑登几唇危坐分猊顆而食之又有龜狀如錢置合中時揭其蓋使出戲衣袖間手調之出此三物從予乞詩余熟視曰公小人國中引道者吾詩便詎能摹寫高韻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埜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以下有皮累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遁必復至失子家伺之其家知爲所竊則集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群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鑴非鑄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何用也

河州有禽名骨託狀類雕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縶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

軟爛如泥矣

夔峽間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嘗相離虞者必雙得之閉雌於籠中縱雄出食食飽輒歸縱雌亦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高廟駐蹕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口呼萬歲官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繫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略不驚怪比上膳時行在輒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對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廟為罷膳泣下後此鳥隨至臨安忽死高宗親為文祭之云金距綵衾何意未崇求

軒髮散纓羅闕死不逮長江來自汴水匪饑則附曰忠自矢謝跡雲端投身禁裏每呼舊人以嬉近侍禽言若斯鳥官誰似云胡委羽歸魂鶉尾借號有鳥來朝無雉漸肯為儀歷仍輝祀尚饗宸翰灑灑一時大手當為閣筆

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高宗一日問之曰頗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使送歸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黃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蔡丞相持正謫新州侍兒從焉善琵琶遂名之素養一鸚鵡甚慧丞相欲召琵琶即一扣響板鸚鵡傳呼琵琶逝後一日誤扣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宋時有秦吉了能人言倭裔欲以錢十萬貨之主人告吉了曰貧故貨汝吉了云我漢禽不願入蠻裔因不食死又匡山宋亡時有白鷳在籠見帝入水遂踴躍哀鳴竟與籠同墜水中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鬭取之者掃落葉為城置媒其中而隱身於後操網焉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鬭而網已起無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好潔獵人於茂林間淨掃地稍散穀於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

啄則以粘竿取之鹿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蹊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為環置其所行處鹿足一絓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閩中好食蜂子人不能識其穴往來以長紙帶粘于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鸛能敕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鴆能巫步禁蛇啄木遇蠹穴以嘴畫字成符則蟲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鷙莫能見燕啣泥避戊己故巢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啣艾置巢中燕輒避去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媼曰雞寒上

距鴨集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味於翼間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而雌爲猫所斃雄啁哳久之翩然而逝少選引一雌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墜地至晚群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卷耳實蓋爲雌所毒也吁乎禽鳥妒其前雛一至於此

羅州山中多孔雀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尾大而綠光翠奪目然自愛其尾欲棲息必先擇致尾之地南人捕者先施網罟須俟甚雨尾霑而重不能高翔初爲所擒則雀欲展其翅恐傷其尾至死尚愛護之士人有活取其尾者持刃於叢篁幽間處藏蔽其身伺其過則急斷其尾不急斷廻首一顧即金彩無復光翠故生者爲貴也爲婦人首飾及扇拂之類或生擒獲者餉饋如京洛間鴉鹿以充口腹其味亦如之解百毒人食其肉飲藥無驗其首與血解大毒蛇與孔雀偶得其卵者使鷄伏卽成其名曰都護初年生緣毛三年生小尾生小火眼五年生大火眼大尾乃成如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彫與花萼相榮衰每至晴明軒翥其尾自廻顧視之謂之朝尾須以一間房前開窗牖而向明方東西照映向裏橫一木架令棲息其性愛向明飼之以米穀豆麥勿令闕水與養鷄無異每至秋夏於田野中拾螽斯蟋蟀活蟲餵飼之凡欲餵飼引於廳事上令慣見賓客又盛夏或患眼痛可以鵝翎筒子灌

少生油以新汲水洗之如眼不開則擘口餧以少魚鰕不爾餓損及切蘍少許餧之貴其凉冷如食有餘則愈切不可與鹹酸物食食則減精神昏暗毛色驯養頗久見婦女童竪彩衣綬帶必逐而啄之或芳塒媚景聞絲竹歌吹之聲必舒張翅尾眄睞而舞若有意焉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卽五靈脂當盛暑時文彩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縠雛遂自鳴曰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甘湛溶鄉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核儕類則便志滿意得出肆入揚以爲天下無復我加矣及乎稍遇貶抑遂若喪家之狗垂首貼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視寒號蟲何如哉是可羞也

北方凡皂鵰作巢所在有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彀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多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鵰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養鷹鷂者其類相語謂之咊潄咊音以麥反三館書有咊潄三卷皆養鷹鷂法度及其醫療之術

杜詩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白鳥爲鷺非也說者謂是蚊蚋梁元帝金樓子云齊威公臥于栢寢白鳥營營而求

鷹[illegible]付物此詩[illegible]

飽公開翠紗之厨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傷永而退有不知足者長號短吸而食及其飽也腹爲之潰蓋戒人貪也

書記三白鳥近未可爲

内庫書中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元帝謝王仲宣昔在荆州著書數十篇荆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荆州焚書一語前後一轍也詩以弔之曰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卷皆薛濤箋所鈔惟今朝字誤作金朝徽廟惡之以筆抹去後書竟如讖入金也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罥於蛛網蛛往逼蜂反爲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乃徐徐行入草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漸消輕捷如故

關中無螃蟹元豐中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借去挂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蝗飛或墜陂浸中輒化爲蝦有漁人置網湖側蝗墜壓網至没漁人輒有喜色明日舉網得蝦數斗

狗最畏寒凡臥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警則翦其尾鼻寒無所蔽則終夕警吠

披沙揀金豈無遺珍臨流網魚寧有逸鱗耳目有限見聞日新窮搜羅網之外以慰求備之心集搜遺

顔之推曰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把之梁必沉溺於川原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行已也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旣荒滿地生荆棘黄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於峻及爲人而立於獨者可以警矣

呂獻可以追尊濮園事擊歐公如曰首開邪議妄引經誣以枉道悅人主以[illegible]利負先帝者凡十四章具載奏議中司馬文正作序乃首[illegible]歐公諫臣論以爲誠言文正之意以獻可能盡歐公所書[illegible]之事使歐公得以無怨歟抑亦歐公但能言之而實能行[illegible]不然獻可排歐公爲邪反以歐公之論序獻可之奏又以爲誠言可乎歐公晚著濮議一書與獻可[illegible]獨歸過獻可可爲甚矣

[illegible]代時[illegible]姓呂[illegible]侍郎者三人皆名族俱有後仕本朝爲相呂琦晉天福中爲兵部侍郎曾孫文惠端相太宗呂夢奇後唐

長興中爲兵部侍郎孫文穆蒙正相太宗曾孫文靖彝簡相仁宗太宗[illegible]亦盛呂咸休周顯德中爲戸部侍郎七世孫正愍大防相哲宗興哉

太祖以歸德軍創業升宋州爲歸德府後爲應天府太宗以晉王卽位升幷州爲太原府眞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爲壽春府又嘗爲襄王升襄州爲襄陽府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爲江寧府又嘗爲慶國公以慶州爲慶陽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升齊州爲興德軍又嘗爲宜州刺史鉅鹿郡公岳州防禦使升宜州爲慶遠軍邢州爲信德府安國軍岳州爲岳陽軍神宗自潁王升儲以汝陰爲順昌府又嘗爲安州觀察使光國公以安州爲德安府光州爲光山軍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爲延安府又嘗爲東平軍節度使均國公以鄆州爲東平府均州爲武當軍徽宗自端王入繼升端州爲肇慶府又嘗爲寧國公平江鎭江軍節度使以寧州爲興寧軍平江鎭江並升爲府欽宗自定王建儲升定州爲中山府高宗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府孝宗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爲建寧府并升隆興寧國常德崇慶諸府皆以其潛藩分建之地也

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卽便鈔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門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亾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淸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乃陰縱之

王荆公在金陵有僧淸曉於鍾山道上見有童子數人持幡幢羽蓋之屬僧問之曰往迎王相公幡上書云中舍法性外習塵氛到寺未久聞荆公薨

或問李伯紀後來當國蔡京如不死如張邦昌正典刑否晦菴曰靖康名流多是京晩年牢籠出來的人才伯紀亦所不免如李泰發是極硬底人亦爲京所羅致他可知已

宣政間凡危亾亂字皆禁不得用

有人問尹和靖靖康中孰可以爲將曰种師道又問孰可以爲相曰久曰也只教他做

秦檜一日在其寺中慶聖節一樹上貼一榜子云秦相公是細作是時陳應之到廟堂問和親之故秦云某意無他但人志有一六十歲老親在遠須要取來相聚因顧左右取國書看檜掩其前後中間有云不求而得可謂大恩蓋指河南也

徐師川微時嘗遊廬山遇一宦者鄭諶與之詩曰平生不喜劉

黃策色色門中皆有人後徐入樞府鄭時適用事似有力焉

三蘇文未出學者爭傳誦徐禧之文禧師川之父黃魯直之妹
壻也永樂之敗禧死難

岳太尉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

李濤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其人無走處乎曾聞人言虎識
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虎遂去

靖康京城不守王時雍盡搜取婦女與金人時號雍爲金人外
公

南渡後福建賦稅猶易辦浙中全是橫斂丁錢有至三千五百
者人由此多去計會中使作宫中名字以免稅辛幼安云曾
見糞船亦揷德壽宫旗子

王介甫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獨此法不曾行得

晦菴云有一等人能談仁義之道做事處却乖此與鬼念大悲
呪一般更無奈他何

胡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可如
何遂回入書室作小册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以觀玩從
此遂不復卞急

文潞公嘗曰人但以彥博長年爲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
戚皆亾一時交遊彫喪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
者

董敦逸吉水永豐村落人哲宗時爲吏部侍郎抵鄉人呼爲太
學者以訓童稚童稚業不精進董責之自言幼入上庠廿載
豎者凡幾年今汝若此何以有成耶其鄉人答曰公言過矣
侍郎乃董十郎兒賢郎乃董侍郎兒蓋董起白屋父行第十

仁宗慶歷初急於用賢當時有聲望者王兵部素歐陽校理修
余校理靖魚工部周詢四人並命作諫官朝野相慶時惟魚
望不及三人蔡君謨時爲校勘爲詩慶之曰御筆親除三諫
官士林相賀復相歡魚聞之乃曰弓亦與士論何顏復當諫
列遂乞辭職朝廷從之乃過臺御史郎除蔡代知諫院是時
諫院號稱得人魚在臺亦稱職旋拜中丞而卒

李端懿李端愿問卜人李易簡曰富貴吾不憂但問壽幾何易
簡曰二君大長公主之子生而富貴窮奢極欲又求長壽當
如貧者何造物如此無乃太不均乎遂不與卜

謂當世丞相有答伯庸詩云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
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爲餓夫

緜州諸邑各有所出謂之八子巴西紗子魏城扇子羅江犬子
神泉榛子彰明附子龍安杏子鹽泉綠子石泉猴子巴西紗
一疋重二兩婦人製爲夏服甚輕妙魏城以一繭造一扇謂
之繭扇輕薄可愛

紹聖初史禍起曾子固供以曾預修神宗實錄被謫中書舍人

林希子中草詞云謂爾同爲謗訕則於今其藁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人以爲得實

元豐中光祿卿范拱辰爲進士時遇五臺山僧號稱知人拱辰以前程問之僧以手帕裹一大錢贈之曰謹守終有所見拱辰祕而識之其後登第死於江南饒州鑄錢監

眞宗朝簽書樞密院馬公知節武人方直眞誠眞宗東封下至從臣皆齋戒至岳下撫問執政曰卿等在路素食不易時宰相臣僚有私食驢肉者馬乃對曰亦有打驢子喫的及還都設宴開封府先命巡吏屏出貧民於城外上御樓見人物之盛喜顧宰臣曰今都城士女繁富皆卿等輔佐之力馬乃奏

曰貧者總趨在城外左右皆失色眞宗以爲誠而親之事多類此馬公一日從爲遊幸群臣皆賦詩馬素不習文眞宗強之奉詔詩成乃奏曰臣不善書乞宜陳堯叟與臣書眞宗如其言時陳爲首相議者惜之

徽宗在藩邸楊震給事左右最爲周慎嘗有雙鶴降於中庭左右皆賀震急逐去云是鸛非鶴也又一日芝生寢閤左右復稱慶震急刈除曰是菌非芝由此信任彌篤

對草尚能攔浪藕絲不解留蓮此一聯東坡在黃時戲書也又云湖上秋風聚螢苑門前春浪散花洲王文甫所居在黃之車湖即武子故居宅枕大江即散花洲也東坡屢過其家戲

絅張石達皆改聲

此二語似未完

書此

秦少遊南遷舟過南康宮亭廟下見湖月光彩特異因憶昔在雲老惜竹軒所見景色與此不殊其夜夢美人自稱維摩散花天女以維摩像求贊少遊愛其書謂非吳道子不能作天女戲贈詩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異秋眠惜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少遊贊曰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分似九應笑蔭覆大千作獅子乳不如搏取似陶家手既寤因自書之其眞跡落雷州天寧寺

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亭有金線泉石甃方池廣袤丈餘泉亂發其下東注城濠中澄澈見底池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

水面以油滴一隅則線斂遠去或以杖亂之則線輒不見水止如故天陰亦不見齊爲東方名郡而張氏濟南盛族園池乃郡之勝遊泉之出百年矣士大夫過濟南至泉上者不可勝數而無能究其所以然亦無一人題詠者獨蘇子瞻有詩曰檜旗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奇然亦不能辨泉之所以有金線也曾南豐亦有金線泉詩曰玉甃常浮灝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雲依美藻爭成縷月照寒漪巧上弦已繞渚花紅灼灼更縈沙竹翠娟娟無風到底塵埃盡界破冰綃一片天又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遊張氏園亭欲泉上有金線珍珠之目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

郭藩重君之孫全墨之宋版升之得之去中
乙亥二月無錫於王中得黑宋集多矣此墨如中從此校另題在

丞聽也嘗邀范晏飲於亭蓮題一絶於壁云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爲之頓賤時熙寧元年七月也王禹玉言於司馬文正公使人就市買之信然一兩直錢千四百味苦而香酷烈又言潭州益陽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不可食有齎其米至京師者禹玉以相貽其狀信米也而色黑如炭又言荊襄之間天雨白氂如馬尾長者尺餘瀰漫山谷亦有齎至京師者嘗輅所謂天雨毛賢人逝者也

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父嘗寓焉一日過山谷論文山谷傳少游千秋歲詞嘆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叶功父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而未有以郤之次日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得一海字韵功父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父不復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郤之也

閩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交過爲仙遊令及受代有一吏酣醉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檢之尾曰竊銅鐵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錘因決杖徒之未幾移治鄞渦名爲御史中丞

宋太祖改元乾德賞儀辯其爲僞蜀年號太祖歎其博洽及見宋朝類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也此不惟年號同并謚號亦同矣

宋太宗謀伐燕趙普一代宗臣極論爭抗至曰此際官家何須留意不須留意四字浸入士大夫之心腹初而闖壯而行而宋之社稷斷送金元之手矣然中令疏云所得者少只於得少之中猶難入手所失者多更於失多之外別有關心自是奏疏名語

亦不曰稱名語

世傳王荊公與程明道論新法其子元澤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大聲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法乃得行其氣象失措是一紈袴無賴子弟熙寧中神宗再名荊公衆問公來否元澤乃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何難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鄰以其修身齊家事事可爲子孫法也其雅嚮推厚又如此何一人迥別乃爾又嘗聞荊公每獨處論量天下人才首屈指於元澤曰大哥是一箇其次即呂吉甫章子厚蔡元度兄弟以下十餘人皆至卿相而元澤則早亡荊公雖偏不至溺愛不明至此豈毀譽成敗皆未足以盡人耶

靖康金退之後吳敏孫傅等秉政有十不管之謠云不管太原却管太學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砲石却管安石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子管界却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却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腐儒之誤國又豈下於妖人賊子乎

建炎時謠曰仕途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是受招又曰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繙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竪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

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群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隨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誌之

宋稗類鈔卷之八終

世説新語三卷

（劉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註

世説敘錄二卷

（宋）汪藻撰

宋刻本

世說新語三卷（內府藏本）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義慶事蹟具宋書。孝標名峻、以字行、事蹟具梁書。黃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肇於劉向、其書已亡。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說新書可證。不知何人改爲新語、蓋近世所傳。然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所記分三十八門、上起後漢、下迄東晉、皆軼事瑣語、足爲談助。唐藝文志稱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十卷。崇文總目惟載十卷。晁公武謂當是孝標續義慶元本八卷、通成十卷。又謂家有詳略二本、迥不相同。今其本皆不傳。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與今本合。其每卷析爲上下、則世傳陸游所刊本已然、蓋即舊本。至振孫載汪藻所云敘錄二卷、首爲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字異同、末記所引書目者、則佚之久矣。自明以來、世俗所行凡二本。一爲王世貞所刊、註文多所刪節、殊乖其舊。一爲袁褧所刊、蓋即從陸本翻雕者、雖版已刓敝、然猶屬完書。義慶所述、劉知幾史通深以爲譏。然義慶本小說家言、而知幾繩之以史法、擬不於倫、未爲通論。孝標所注特爲典贍、高似孫緯略亟推之。其糾正義慶之紕繆、尤爲精核。所引諸書、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賴是注以傳。故與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同爲考證家所引據焉。

金澤學校
尊經閣章
金澤文庫

世說新語上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爲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閹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官官反爲所害）爲豫章太守（海內先賢傳曰蕃爲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時超世絕俗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跽曰式）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爲稺獨設一榻去則縣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爲牛醫潁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閬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大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恭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清易挹耳）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清妙有文武儁才遷司隸校尉爲黨事自殺）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三秦記曰門一名河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爲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爲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稚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陳昌人爲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群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

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箸厀前于時太史奏眞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海內先賢傳曰陳諶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何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黨）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諶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一作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閑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郯人魏司徒）歆蜡日（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已來臘之明日爲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爲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捨所擕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擕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敘曰歆爲下邽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

（之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蓋精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趁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爲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誡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格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集序曰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叙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壻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濬沖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爲掾晉踐祚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爲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憔悴哀毀不逮戎也）武帝謂劉仲雄（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不夜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爲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隸校尉）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肜字子徽位至太宰栢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以卒）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已取與任心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冲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二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眞嘗爲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眞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風王駿（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爲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鎭關中爲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土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事

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荊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餉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正執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飢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資供贍元皇徵爲領軍遷司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郗公亡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諮議歷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爲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寮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啖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爲中領軍逼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飡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訥字士言范陽遒人九世孝廉訥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溫嶠薦爲光祿大夫）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王乂別傳曰乂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

（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王丞相（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為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禄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齋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為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為勝汝耶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悅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為老嫗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擔兩兒盡死不如弃己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弃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暮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旣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歷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虨以善弈聞）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開（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元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顥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illegible]遊揚士居止京邑內持法網外允具瞻弘道之法[illegible]也以業滋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岇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栖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巍然郡人嚴憚之觀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

（馬也）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它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爲楚令尹）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顗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䂮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兖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惙聞閤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劉尹別傳曰惔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蓽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

史侍中丹陽尹爲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爲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案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爲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明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所坐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爲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悅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疾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書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邪范

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旣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椀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說之俄為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為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元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温甚愛之臨終命以為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祗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覬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覬亦以率易才悟者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覬覬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覬仲堪不許）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鬬生之無慍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鬬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為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楊佺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懼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都既憂慼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澤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為比位至中書令荊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玄也）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諮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轉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紿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涕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劣不能翦定兇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

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銍人父康有奇才儁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

（端晃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弟以養老亦如言宥之栢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逸逃於海上聚衆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為臨淮太守辛昺斬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遺以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餓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為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為眞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莞童會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係祿頒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弊以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水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為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飲廣州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為詩云云）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閬也）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儁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作色（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汙

（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是遂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袁閬本於太尉掾未嘗爲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穉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融也）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爲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以告韙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爲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弈棊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饑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法焉二子髫齔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爲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弈棊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況顛沛哉盛以此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爲刑戮所苦不爲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虞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傴僂爲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

宗放孝子孝己（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未詳）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慙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荀爽一名諝漢南紀曰諝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三日而至三公）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因閬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爲中軍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若不為悖德乎

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摻撾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為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游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牋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為漁陽摻撾蹋地來前躡馺腳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忼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褌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褌畢復擊鼓摻槌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撾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己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慙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異之曰士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數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諸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師中郎將從攻洛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八）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耶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用奴而自稱是耶徽歸刈頭幘

（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眞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之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爲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禹爲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趍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許由巢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古史考曰呂不韋爲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爲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疋）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爲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世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illegible]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illegible]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文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網目不疎（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爲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曰可令二子來於是勑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將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末傳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甘

（[illegible]叡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illegible]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是為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暢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文帝敘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仕正始中曹爽用為尚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宦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出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書早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小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佯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鬚不多閑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常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親遠游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嚴尤三將敘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七寸周髀之書也）寸管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亦六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毋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謚景王）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為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

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爲世範行爲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帝王府爲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爲衞瓘所害）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太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嵋山中也）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固必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人有無外物不足佛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笑曰何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悅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世咸熙二年受禪）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悅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悅群臣歎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所以爲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扇屏風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爲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爲荀顗所害）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爲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卿字仲思爲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滋令）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群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採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隨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隨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隨侯鄙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採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案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矣）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教誨也）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行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游有何語議濟云云）還樂令（廣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晉書

（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乂平北將軍夷甫早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爲石勒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爲趙王倫所害）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戎也）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爲時人物所宗）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儁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孫子荊（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爲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爲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群仕至馮翊太守）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沖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爲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章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乂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處朝望加有婚親群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乂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儁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皇帝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耶）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

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叡字景文祖伷封琅邪王父恭王瑾嗣帝襲爵爲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是以耿亳無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爲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勿以遷都爲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媟也汝南賁泰淵清操之士嘗歎曰汝潁固多賢士自頃陵遲

（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袪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爲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周侯（顗也）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也）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鄖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爲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爲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讚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瓘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爲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運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騏驥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度江求爲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已見）不徒東南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爲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閡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蕃光祿大夫琨少稱儁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左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異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爲并州刺史爲段日磾所害）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覦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遊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今吾阼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儁清徹英穎顯名爲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抗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敍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

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溫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殄絕晉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上聞者莫不踊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遊樂不住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熟（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間已舉兵討之故含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

王丞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泥首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群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揚雄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呪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座）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俯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矜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為此象）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摯氏世本曰瞻字景將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內史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史敦曰何為不可瞻時因醉曰昔上服皆可用賜彈亦可賜下乎敦曰非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摯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猗據荊州以拒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為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

（人著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沉（孔氏譜曰沉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弈全椒令父群鴻臚卿沉至琅邪王文學）沉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爲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爲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黙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尸唯袈裟法服存焉）林公曰澄以石虎爲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輒將寨旗勸死誅勸諸兒襲阬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遊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汝取來翫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鯤子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齠齔喪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弔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恨（陶氏敘曰侃字士衡本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江南亦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荊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劍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爲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扼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刀故不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者豎刀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以爲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卞令（別見）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瀏陽令庾亮爲荊州以爲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小）

（興書曰潜處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潜時在郡逼爲諮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跡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爲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少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稱論者以爲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故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

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娑羅雙樹間入般涅槃床北首大地震動諸二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氏族所出未詳法暢著人物論自敍其美云語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稺恭爲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稺恭潁川鄢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傳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搖之風不滅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以白羽扇獻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聞異也）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成皋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鍾期也夔舜樂正）稺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眞長何以處我眞長顧王曰此子能言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裒宜秉朝政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爲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謁園陵薨諡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衛詩也殳長一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爲殷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爲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

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栢之質凌霜猶茂（顧悅之爲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松栢之姿凌霜猶茂臣楡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迺歎曰既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如何（漢書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棘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爲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眞於壽陽既而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耳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鎭壓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簡文登祚復入太微帝惡之（孫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焉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之）時郗超爲中書在直（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否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鎭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爲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衞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壓彊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爲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塗中）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爲叔父廙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沉思道術村吟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敘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宣勸學召見宴暱拜爲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爲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爲之敘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鄭亂而佳小心敬愼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戚而公府掾及夫人並辟秉群從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雍雍如也任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揩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爲無與爲善白夫子之歎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感歎）羊權黄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見）作羊秉敘絶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悅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名播天聽然胤絶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眞長別後相見（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爲夫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業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群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絶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眞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河由劉天之嵩也）

劉尹云人想王荊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荊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乂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眞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大就蚤卒）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比（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衞鞅衞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爲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艷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弈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有文才所箸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

（太守丞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滎陽太守）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歜黔子於陵子仲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土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廣漢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爲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准的如此論其土則群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

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詢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壻爲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綜百揆引羨爲援頻莅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爲徐兗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登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二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陵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爲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欲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爲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聞言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堅拂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翫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爲後來知名歷吏部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答曰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阬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爲雲陽今復名曲阿）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安也）以問子弟車騎（玄也）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弈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往以宦人至於賜予不過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龢小字徐廣晉紀曰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仕王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暮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鄳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殷揚州（殷浩別見）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瑯邪臨沂人也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為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為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酃故麤有才具（阿酃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為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渙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亮直故位不顯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鍾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高崇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因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爲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魔士夫好相善為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當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悅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薨號哭罷市）故不如

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床繐帷月朝十五日輒使

（向長作傳）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爲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讖書曰晉氏祚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爲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松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

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卞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栢擢幹竦條潭壑鏡澈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謝玄）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爲之讚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幹扶踈）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自皓然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苻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純嘏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

曾祖軌永嘉中爲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襲位自立爲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爲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贈侍中）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爲桓溫參軍甚被親昵）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illegible]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曰寒風）

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寧作豫章（中興書曰寧字武子愼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嘿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爲桓玄所害贈丞相）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脩制荀樂之風（荀顗荀勗精定法制樂則未聞）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苻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穎發英聲少著）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鏡適王恭子愔之）謝爲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諮議外示縶維而實以乖閒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爲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寧異謀（阿寧王恭小字也）云是卿爲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大夫豈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爲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爲主簿從討袁眞封交阯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即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住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脩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群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平終至康寧導之策也）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

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

桓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床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聞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悅之引為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貲性甚貪客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絕迕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厠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筆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宜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序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懽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瑍秘書郎靈運歷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伏誅）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脩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脩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政事第三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爲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爲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吳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

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爲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州牧）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宛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謚康侯）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爲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勗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尚書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爲晉律薨贈太宰）與羊祜共咨太傅鄭沖（王隱晉書曰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縕袍不以爲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沖曰皐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沖乃粗下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沖然後施行）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爲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乂兄也性高朗而率烈至爲賈充所親待山濤爲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爲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諮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爲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爲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爲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祕書丞（山公啓事曰詔選祕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爲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

（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爲祕書丞）紹諮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不自容將解褐故咨之於濤）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爲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沖淡寡欲無所脩尚累遷東海内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爲鎮東引爲從事中郎）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爲穽於國中也民以爲大不亦宜乎）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録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寗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寗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二十歲則可以達矣寗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成公之師也）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録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曰雅字彦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瑜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微爲琅邪國上將軍超爲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愼密爲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絶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儋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爲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愼嘿如此遷右衛大將軍）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側匡衛與石頭中人密期拔至尊出事覺被害）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逖子渙女蘇峻招祖約爲逆約遣柳以衆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永字思妣）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爲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悅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顒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群胡同笑四坐並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進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陸太尉詣王丞相諮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殷羨言行

（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折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貴不復稱論然二捉三治二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它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常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弈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弈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三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虞存弟謇作郡主簿（孫統存誄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邁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棊品曰謇字道直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汝何處得此人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共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皋陶謨一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

可以和靜致治（東陽記曰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大守江惇傳曰山遐之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爲揚州從民譽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彊氐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糺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太爲吏部郎（王忱已見）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爲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不害物爲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皋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爲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隲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群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又接顧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右戚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

（餘盃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爲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爲作訓解舉孝廉爲尚書郎九江太守）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衛邶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援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候）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面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爲傅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爲時士所嫉文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爲高識所惜如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理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然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

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隷鍾會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釋頃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諮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閑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亦）

（起居注曰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名論）

諸葛厷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厷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厷字茂遠琅耶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々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鬲也心下為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止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相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

（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爲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絶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爲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絶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

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學博士）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遒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爲友（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捨去傲然無營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爲復可耳遂爲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綽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適遐也）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爲業善叙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爲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衛玠始度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爲業避亂江東爲豫章太守王敦引爲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謝甚悅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爲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能自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他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懽或聽歌而慼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虱著頭而黑麝得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豈唯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門比

（與王喬爭年何爲不可養生哉）言盡意（歐陽堅石言盡意論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爲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爲亮司馬非爲長史也）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爲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並爲王導所辟）輒翣如生母狗聲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群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蒐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覽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爲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耳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爲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中興書曰裒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裒孫盛並已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

遂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故爲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德爲道苞爲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胡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閒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軍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飢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劉惔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

何以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爲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已見）中郎都無言支曰嘿而識之乎（論語曰嘿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嘿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胷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儁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流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一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眞教則通脩萬善功不爲己悉皆廣濟故以大道爲名也）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苟子王脩之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隷行書號曰流弈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瑯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歿與脩同年故脩弟熙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林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娶太原王韜女名綏）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支爲法師許爲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

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慙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辯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爲大品略者爲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不遇深以爲恨其爲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爲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爲然遂止）

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脩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情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辯從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爲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粗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粗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色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而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屎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爲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

（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羅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爲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蜜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崤謂二陵之地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崤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已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

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即用爲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爲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敷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爲校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他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他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爲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誡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

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遠）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蓍龜圓應不可爲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粗說己語亦覺絕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苟子來（苟子王脩小字）與共語便使其唱理便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廣校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脩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僧疑斯文爲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爲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圓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力七覺之屬）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慧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爲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燃燭之費識鑒淹遠高悟冥賾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岳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漢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鍾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鍾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鍾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太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娶東平王訥之女字僧首）及王家見婿孚送弟俱往時

永言父東陽尚在（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彪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殷氏譜曰仲堪要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彥）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篇也）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爲新拔者久之

殷中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敘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雋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敘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頌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爲要解號之曰心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翫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敘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奧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祗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

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煑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耶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爲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後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無懽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沖已見）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耻下問唯恐人不勝己也世事多險故治退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荀綽兗州記曰准有儁才太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籍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爲殿中御史思少孤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爲祭酒賈謐舉爲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止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礉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

（習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爲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已見）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于家）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名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迕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爲一朝萬朞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慌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

爲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爲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己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孝學恭誨夙夜是敦）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毋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一作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廣字季思東平人泮成都王爲太弟欲使北廣子繇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秦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交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士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爲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

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敳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敳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頹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illegible]逆[illegible]乃諮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阮孚云（阮孚別見）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為儁以亮為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名賞（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滎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晉漢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illegible]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illegible]也況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退仕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氏譜曰退憑婿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

（體逆此之理書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一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如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慎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也）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仿佛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爲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稚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爲啓作語林榮倘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爲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歔孝廉父霸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

（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遡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爲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辭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爲負版絝（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爲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沖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閤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即於閤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絕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爲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爲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武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爲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云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爲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武之節信爲允也溫泫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出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凱之博學有才氣爲人遲鈍而自矜尚爲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歎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人遂經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丘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儁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讚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絜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沖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桓玄常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閒誄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兩反壑豺狼翹陸領擢高梧林殘松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愛旌芳郁文多不載書）

桓玄初并西夏領荊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後揚佺期遂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干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廳事上版至即答版後言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爲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藴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爲記室參軍

孟昶爲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建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爲謝玄參軍苻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爲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爲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金澤文庫

尊經閣章

世說新語中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金澤文庫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並已見）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確然不群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栢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敕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群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容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慼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群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空不進爵文帝）

（久不懌以問尚書陳群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群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悅喜義干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悅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魏志曰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祚而稽留不及群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悅之擢爲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二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于荊州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爲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卒於渭南）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于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卒撫御又戒政嚴明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澁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爲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衞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爲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將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爲大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干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爲令史責人邪卿便爲吾作辭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

（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在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爲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爲鍾毓可謂謬矣）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擧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擧大體能使群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淵司徒第二子無謇諤風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騫嘗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入爲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郯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群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

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電晦冥）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群之子也）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逌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干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祚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顗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嘿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

（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前也案荀勗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閒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爲世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況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瓚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子之屬而不相容也）他人能令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荆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荆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預少賤好豪俠不爲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裴叔則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爲安陽令民生爲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和嶠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記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爲令而荀勗爲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短箸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

問晃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賛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雅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爲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横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黄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絶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絶（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内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黄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内温縣領牧向雄送御犧牛不元呈郡輒隨此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是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爲黄門侍郎奮爲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賛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内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内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爲兵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群小不復朝覲遂爲長沙王所誅）嵇紹爲侍中詣冏諮事冏設宰會召若旟（齊王官屬名曰旟字虚旟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祕書監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檢齊王起義艾爲新汲令舉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却不受冏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葢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珽咸熙中爲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雲別見）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寧有不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獐舉弓而射即中之獐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明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内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三日畢還見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歸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别之感無異生人復

（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椀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椀可顧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椀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椀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欻有一老婢問充得椀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今視卿椀甚似得椀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爲冠族父踈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庾敳）庾曰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脩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勞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土之祭也）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爲鬼非也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如著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祚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滎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爲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協）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却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床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

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並非嫡后所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爲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採摭典故以何爲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會無奇說便爲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爲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彪庾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郞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虨（虨別見）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裒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裒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合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顗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凌物顗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爲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爲從事中郞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阿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爲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爲人所殺）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床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爲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儁辟充爲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逡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爲之失色由是忤敦出爲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爲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爲驃郞蚤卒時爲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爲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顗已爲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群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顗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太真爲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顗相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顗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爲此者乎處仲很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爲荊州群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搤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荊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床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鬬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子道有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六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咸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佰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群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

（後賢記曰群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弈全椒令群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爲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欲誅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爲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鄭玄曰鳩搏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陽（孔坦）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床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爲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爲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群也）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爲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

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眞汝南西平人少以學隱退而才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叔眞鄧粲晉紀曰初有譖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爲荆州左遷侃廣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令侃將莅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諮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頤也）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眞膝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床席蔡公先在坐不悅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沖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祚會群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出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宗驂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

（再隆者冰之勲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虨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爲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范汪棊品曰虨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庾冰）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迴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卧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床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中興書曰温曾爲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温使君鬬戰者以温爲將也）桓甚有恨容（劉尹眞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虨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爲尚書郎幸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否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當固執其貞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庾羲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簡文）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眞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挺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記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

（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爲烏程令（[illegible]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爲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旣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頹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索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旣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爲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蓋楚熊繹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屬湘境故爲桂陽人含海太守彥曾孫滎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爲駕以官廨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爲材織葦爲席布衣蔬食宴若有餘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荊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共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柱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

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桓爲兒求王女王許諮藍田（王坦之王述並已見）旣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蒱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爲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爲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作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橙上題之比下須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敳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敳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敳以義正器宇知名當世歷佐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諮）直喚人取酒自飲一椀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宋書曰敳即湘東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相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爲黃門郎距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至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爲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爲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荆州刺史後爲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甯已見）張因正坐斂衽王熟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即甯妹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

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舉善以數民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江表傳曰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日骨

（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未與廣陵散於今絶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諮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閑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絶也）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爲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閒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顚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爲譏世祖患之乃發口言曰以戎之爲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取楊駿女駿誅以楷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準爲鎭東將軍

（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帝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正戲不時爲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眞是闘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兾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爲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爲長史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爲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穨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頠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知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爲文士而經事爲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裴頠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不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諸王所居）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机案閒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勒本幽州冠族賓客塡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屛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艷字子良永興長父裴字季顯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迴轉不得快熟許上牀便咍臺太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驥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隗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眞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佐名裒時直爲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爲潮漂没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爲塘因以爲名也）爾時吳興沈爲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爲傖）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覔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也）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晏別傳曰晏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監陽平太守曼頹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競曰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眞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箸白帢憑兩人來詣丞相）和覔虱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虱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三弟奔溫嶠）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柁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庾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爲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敕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佯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顔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頤大司馬桓溫稱爲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正值收庾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爲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閉希難進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爲溫所誅）薈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爲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英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爲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斆其詠莫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箸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郤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

謝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足得龍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道林爲哀帝所迎遊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爲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蒲柳人本姓衞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爲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着待之爲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爲劉眞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箸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棊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體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圍棊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氐賊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爲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僞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爲傲達仕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脩常貫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苻堅遊魂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薈小字也）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爲徐州故云使君）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譸張（玄叔父安曾爲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衞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

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爲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哭星按泰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爲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桮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桮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晳慢戲之流（文士傳曰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踈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踈之足以爲束氏晳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爲餅賦諸文文甚俳諧三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謝混小字也）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王睹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興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腳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敘寒温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群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爲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累遷尚書令贈太常）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爲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爲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爲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鬭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讎也頗聞謝罪）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閒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嘏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群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中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爲桃林華山之事息役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爲人常簡默蓋以爲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閒無所標名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狡虜欻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晻晻爲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乂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乂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爲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爲揚州潘滔初爲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爲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茌平人師歡家傭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桀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爲左前督桑敗其推勒爲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正號死謚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

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不知書自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爲不可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衛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傳嘏極貴重之謂之寧武子仕至太保爲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群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

氏儒雅荀葛清）先爲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語林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無量終當死塢壁間（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爲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爲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爲王致力乘中鳴雲露平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爲荊州既而忘之以爲南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囂典軍校尉父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爲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武衛將軍用爲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

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哀厄必與慜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抗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懼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欲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爲比中郎將荊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爲會稽太守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含之投舒舒遣軍迎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酈寄賣友見譏況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試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所得乃益器之後爲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遊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嘆嘉善酬對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逵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絕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栖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爲憂歎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爲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翼弟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風桓溫從子豫章年三十六卒）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云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之代爲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爲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爲從軍司馬簡文不許退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

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華陽國志曰李勢字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賨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險遠而溫衆寡少懸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向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妓携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氏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苻言已當王應苻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爲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爲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群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及遣告晉曰已爲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氏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略）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秘書監歆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後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爲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王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成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也歷尚書令左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父蘊王忱並已見）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恭爲王緒所間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澧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

脩長又爲桓宣武所知淸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續晉陽秋曰脩字武子南平人父冑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鑒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脩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脩旣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脩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鎭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許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爲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爲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已旣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爲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

陳仲舉常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常歎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採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同陰陽百神臨觀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爐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illegible]淵淸峻貌[illegible]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疋（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爲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尙絜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恒撫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釋褐爲郡功曹黜惡云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淸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爲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淸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爲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學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遼東公孫度專禮之中國旣寧欲還鄉里爲度禁絕原密自治[illegible]落曰移北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illegible]人

（命諸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步空走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頠已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爲掾不聞爲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戎爲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爲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以[illegible]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謚元公配饗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汪廧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玄會嘏濤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弈爲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弈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亦有

並歷雍州刺史尚書）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名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器然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父祕京兆太守繇歷車騎掾要樂國禎女生五子秉給式亮忱也）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歎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爲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爲散騎郎山濤舉爲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弈見之心醉不覺歎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己多違禮度濤舉以爲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眞寡欲則迹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爲勝己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

（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爲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群時類傳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爲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懍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俊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歎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儁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數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爲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值明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官

裴僕射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

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補臺郎建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裵回懸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爲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復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誠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栢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揚烏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爲主簿俊常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内史爲成都王所害）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珎寶著文章爲錦繡藴五色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書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漠字沖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眞長祖也（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秘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漠少以清識爲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爲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爲襄州刺史以貞簡稱按劉氏譜劉邠妻武周女生粹宏漠非王氏甥）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晉後略曰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宗正生蓀入王故事曰蓀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歷清職仕至侍中爲長沙王所害）蓀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隸校尉慎字曼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也）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

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也）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黃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係）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伏處所糧廪運轉事無疑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為名裴邈彊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紹清遠雅正（已見）濤子簡疎通高素（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漠等齊名遷尚書出為征南將軍）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初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為賊所害）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群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敳為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

汲郡人眞淑平粹有識淸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代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八王故事曰玄爲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琅邪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胡象後胡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外太學堂歎曰建此堂也將何爲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爲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庾敳）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晉諸公贊曰溫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

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泣而去之位至司徒左長史）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儁元甫之清中（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爲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爲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訥娶潁川庾琮之女字三壽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嵩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敳不爲辨析之談而舉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涵許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敳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劉琨稱祖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虞預晉書曰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逖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爲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爲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慷慨以中原爲己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爲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餘家北度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不敢復闚河南石勒爲逖母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頃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爲我也天未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敳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敳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作雅人自多於邃（王舒已見王邃別傳曰邃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剛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舒邃並敦從弟）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眞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爲意絕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顗爲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迎蜀賊顗狼狽失據陶侃求之得免顗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顗顗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箸（高坐傳曰庾亮周顗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披衿致契曾爲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一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爲標之極但宣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箸當年出倫其爲名士所歎如此）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應也）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肸也晉大夫）

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矣）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人名曰澄弟四子微澄別傳曰微邁上有父風）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虞預晉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爲王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卞望之之峯距（卞壼別傳曰壼字望之濟陰寃句人父粹太常卿壼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斂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衆拒戰父子二人同死王隱晉紀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爲名士語林曰孔坦爲侍中密啓成帝不宜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當敢爾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按二氏譜羲之是敦從父兄子）（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爲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晉陽秋曰顗正情嶷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媟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爲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曾祖彪祖脩有名前世父囂典軍校尉淮元康末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消搖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士惜而不遣召爲軍咨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矣）位望絕爲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何充已見）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晉陽秋曰充導妻之子明穆皇后之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名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上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曹嘉之晉紀曰疇有重名永嘉中爲閻鼎所害司徒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群英紛紛俊乂交馳述獨蕭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蘊）王丞相以

其東海子辟爲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譏贊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楊淮有六子曰喬髦朗琳俊偉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庾公每追歎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眞從子庾公（琮字子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奥太祝令父賦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眞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剡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爲輿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邑上岸消搖見一空宇有似廨舍彝訪之云輿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彝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裒簡穆有器識故爲彝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爲諸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庾

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暱之以爲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陽丞早卒成帝納乂女爲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穉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乂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非盛德之風可樂也詠）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爲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倩小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溫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穉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屛之高選爲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之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爲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王濛子脩並已見）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爲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眞（徐廣晉紀曰述貞審眞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己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爲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眞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

堂復何爲簡選王曰非爲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吉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群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己必無（中興書曰江權字道群陳留人僕射彪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逌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儁于時之桀（沉存顗奉此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孫興公目之曰沉爲孔家金顗爲魏家玉虞爲長琳宗謝爲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眞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眞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別傳曰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愠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親不脩小絜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爲自遒上歎林公器朗神儁（支遁別傳曰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没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眞長標雲柯而不扶疎（劉尹別傳曰惔既令望姻婭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

宿物（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擇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爲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眞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爲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遒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器儁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悛陳留人僕射彪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案詢集詢出都迎姊於路詠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繆矣）

阮光禄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王應竝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鯤通簡有識不脩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

（玄遠甞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冲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溫有平蜀洛之勲擅遷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爲揚州溫知意在抗己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爲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洎溫在西蕃之其盛名飆朝廷請爲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縉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溫集載其平洛表曰令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論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爲令達阮遙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聰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溫時在姑孰）桓公遙

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爲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爲後進冠蓋也）

孫興公爲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譜曰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別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更聽王又曰自是鉢釪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恒尋遁遇祗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聽講衆僧向高坐者是鉢釪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嵇叔夜琴賦也劉惔眞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遐黃門郎）揔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頻秦書曰釋道安爲慕容儁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衆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仍分僧衆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焉）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爲土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目曰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爲汰贊曰凄風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忤事外蕭灑神內快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五年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爲惔誄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

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嘉賓郗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迴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一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爲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産琅邪人僕射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嗜之字脩載琅邪人荊州刺史廙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脩之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尚年長於惔神穎風彩而曰北面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爲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彪兄弟群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彪及弟淳從灌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稚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暢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豐車服雖朞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案謝公蓋以工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眞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脩齡王胡之小字也）謝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朗我家亦以爲傲朗（晉諸公贊曰祖約少有清彤）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暢能清言）

（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苟子秀出阿興清和（苟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河一作朾又作仃又作打）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冑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義正稱爲尚書左丞有進繩操爲石勒所害贈太尉）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冑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早知名魏朝爲治書御史）

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壻（岳集曰堪爲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如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峩峩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鄧攸旣棄子遂無復繼嗣爲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栖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與潁川荀羨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爲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按述雖簡而性不寛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旣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眞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膝賞對夜以系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部尚書）

世目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眞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語林曰羊職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大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爲論兄輩誰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眞長故不奠耳見子敬尚至之況眞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膝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苽故自未易有（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爲可解儻小名有兩耳）雖不相關正自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器風神調暢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愔愔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范寧王忱並已見）卿風流儁望眞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贍）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閒遂致疑隙（晉安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爲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勠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爲然而慮弗見用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閒恭乃於衆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惋悵謂忱爲構已也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直元烈忱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爲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儁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左中郎將爲王允所誅）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爲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沈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淑陳蕃少有高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爲目）元禮居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爲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冠衣禮彈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乂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沈書曰八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蜀志曰周瑜爲南郡士元爲功曹瑜卒士元送喪

（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西並會閶門與士元言）見陸績（文士傳曰績字公紀幼有儁朗上[illegible]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為交友任至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而卒）顧劭全琮（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槩為大司馬）而為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

或問如所目陸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頦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瑯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為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得失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群寮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以其謀逆伏誅）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為長史遣使蜀但與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陔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脩學動止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群（典略曰彧字文若潁川人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彧為人英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荀顗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顗字景倩彧之子蹈禮立德思義溫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為一代之制轉太尉為台輔德望清重留心禮教卒謚康公）

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歷太子左率）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名亞於楷歷中書黃門侍郎）裴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

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儁（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彥爽朗有遠意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爲後出之儁爲裴頠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爲二千石髦爲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蔡亭人祖瑾樂安長父艷魏洛陽令納歷司隸校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裴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沒爲賊所殺）

王夷甫云閭丘沖（荀綽兗州記曰沖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沖清平有鑒識學有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益世然聞義不惑當世涉事務於平允深[illegible]必引經誥飾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以爲損恭素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爲侈不以爲僭至於白首而清名令望不渝於始爲光祿勳京邑未潰乘車出爲賊所害時人皆痛惜之）優於滿奮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始高平人爲人通[illegible]識爲吏部郎揚州刺史齊王冏起義隆應懷稽留爲參軍王邃所殺）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兗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沖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沖之虛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旨要不爲辭費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故王中郎作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名[illegible]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爲天下上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敦以澄敦莫已若也及澄喪敗敦世譽如初）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敦性彊梁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曾無異色若斯傲很豈憚於周顗乎此言不然也）後度江左不能復爾三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騑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虞光祿傳曰騑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翻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䇿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徵爲金紫光祿大夫卒）王丞相嘗謂騑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固曾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居當爲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爲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兼之者其在卿乎騑未達而喪（虞光祿傳曰騑未濟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清正嶷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毋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爲四友今故答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

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己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櫱（虞預晉書曰嶠厚自封植嶷然不群）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鄰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爲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槩爲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敞比溫仲武議郎祭酒者也（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仕至議郎年二十卒敞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顗比（按顗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晉諸公贊曰夷甫性矜峻少爲同志所推）

宋禕曾爲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未詳宋禕）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鯤比亮不聞周顗）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眞獨簡貴不減父祖曠然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作階故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寶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求尚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儻亦同乎）

世論溫太眞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閒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郤志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爲郡箸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己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何次道爲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充所暱庸雜以此損名）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爲宰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爲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已見）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鑒長子也淵端純素無執無競簡曠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

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理本眞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儁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友忠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勖馮紞爲武帝親幸攸惡勖之佞勖懼攸或嗣立必誅己且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勖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勖曰百寮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紞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勖紞閒己憂忿不知所爲入辭出歐血薨帝哭之慟馮紞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多謂立惠帝爲重桓溫曰不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已輿隸且知其若此況宣武之弘儁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遐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

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眞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爲宗焉）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眞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溫別傳曰興寧元年以溫尅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入參朝政）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爲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群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已見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遠歷侍中廷尉卿）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倫黃門侍郎巖

（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爲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居然自勝（言率任天眞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爲管仲（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已見）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閒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眞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爲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林曰劉眞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孔嚴也）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過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云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爲相國取重爲左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數逼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爲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爲宛陵令述之爲宛陵多修爲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知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子年十三倚床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儁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叙致過之其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興書曰萬之爲豫州氐羌暴掠司隸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衆入頓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衆之和北中郎郗曇以疾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回還南遂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爲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

（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奭字文時彭城人劉氏譜曰奭祖昶彭城內史父濟臨海令奭歷車騎咨議長沙相散騎常侍）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與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虨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石崇金谷詩叙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箸後後之好事者其覽

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公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啓事曰愉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名士傳曰敳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潤於林道（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祿大夫逵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黄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講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有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郗嘉賓道謝公造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凡徹詣者蓋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儔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庾龢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相

（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缻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蜍（蜍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志（晉百官名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慤則天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君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殷羨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羨曰此公好舉素手槌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伶朗達有儁才于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此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晉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祕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

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爲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濛質而惔文也）

袁彥伯爲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爲人冀小卻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葉以觀其意丹推之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爲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群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子長卿初爲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爲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

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綏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爲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謐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仕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羲之而言勝胡之）

桓玄爲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也）于時賓客爲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

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樝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愼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敕免罪（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乳母乃先見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活邪尚何還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母徙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漢書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illegible]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為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納賢何為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任竪刀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邪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朞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所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群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綝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諡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

三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爲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此王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颺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蓍思爻亦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其桑椹則懷其好音況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位重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益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裒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又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爲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泓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蚤卒）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相高平人武帝時爲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塡門遂死于几下故懼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爲高不亦惑乎）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乂第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脩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爲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爲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内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群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爲名言（晉陽秋曰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illegible]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illegible]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闓（葛洪富民塘頌曰闓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書曰闓晉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卿）在小市居私作都門早閉晚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檛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爲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元帝爲安東王循爲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群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爲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爲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早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佗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爲楊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諂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爲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京）請吏部郎陸邁與俱（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軍守尚書吏部郎）將至吳密敕左右令入閶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爲知言）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閒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荆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爲漢高魏武何如（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消如此哉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一坐莫答長史江虨曰願明公爲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爲桓宣武從事（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令爲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

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爲建武將軍江夏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須煩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不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我有雋才與兄珣止有名而聲出珣故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

殷覬病因看人政見半面殷荆州興晉陽之甲（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覬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惟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鄡陽男食邑茲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

（下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江親覩神靈乃封俗爲大明公四時秋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俠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室岩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爲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敘直嘆其奇而已矣）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乂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爲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悅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王深爲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爲孝武所待不爲相王所昵恭抗表討之車僚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欻欻曾不

慮獄吏之爲貴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常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爲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才學思幹魏武爲丞相辟爲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慚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爲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

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絶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録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泝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爲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爲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椑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荅之與帝心同衆伏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訛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噉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顔遂使温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迺釋然諸公共嘆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奬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迴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眞等嚴辦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温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爲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温長子也仁至豫州刺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向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弈弈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箄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箄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髣髴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

（[illegible]阿鰾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爲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複褌乃云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箸襦下亦當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爲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暑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續[illegible]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沖別傳曰沖字玄叔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大將軍自目高朗踈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莫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太子好武養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更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閒之而止

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己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稚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才能豐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掃蕩群凶之志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宣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爲荆州雅有大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罪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御役三州悉其帑實成衆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燿威漢北也）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

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纑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鵝者仲子頻顣曰惡用此鶃鶃爲哉後母殺鵝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鶃鶃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爲相乃夫婦逃去爲人灌園）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荆州刺史贈司空）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爲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父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逵爲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衆號孫郎平定江東爲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愼勿北渡語

（西薨年二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司命之辭）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世說新語中

金澤文庫

尊經閣章

世說新語下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魏志曰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須長四尺甚有威重）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爲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爲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爲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爲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

（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閑暢）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顇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亦滿載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儁）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答曰

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爲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還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仕至脩武縣令）

語又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頹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群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淵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杖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始熟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爲宮使人守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末有謠歌曰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舋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寢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卞壼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頹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

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爲後來之美又西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爲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也）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書林曰吾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疏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省敬和遥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内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安詳）公亦萬夫之望不如僕射何得自没（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黒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吴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群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處别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中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横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横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没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乃入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

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絶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没）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

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絜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列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裙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莫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己比苻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昶矜嚴有志局少爲王恭所知隨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眞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爲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荊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爲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爲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爲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尸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眞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

（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聞之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武子死乎客皆愁）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早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恤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改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脩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亮子會會妻父彪並已見上）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為此鬼所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旌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鴉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霣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法虔道林同學也儁朗有理義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鼓琴也）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二先愔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為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桓氏為其謀王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愍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

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爲荒楚丘隴化爲宿莽遺迹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緬傷懷其爲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爲中書郎，少亡（綏已見）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壻謝氏以猜嫌離隙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爲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纊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己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徵）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範已見）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爲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爲治護元性剛直以爲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却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忽忽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眞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有爲之外、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啾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爲之道論五帝三皇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胸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捨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郡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薾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慙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卽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巨源爲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耶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

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廞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覽疾不能行坐常仰卧彈琴讀誦不輟河淵王辟大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臨兄南康司徒王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廞嘗爲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廞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爲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隱遁）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楊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常獨寢歌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山石（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爲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爲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苻堅臨江荆州刺史桓沖將盡訏謨之益徵爲長史遣人船往

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翛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直己匱乏村人亦知之甚厚為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驎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裋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就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只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湯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子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絕人好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

（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傍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中興書曰逯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逯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讓筐篚之遺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為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不果遺（約嬡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

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尚書郗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爲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諫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爲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久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悅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違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明以觸文帝諱故改爲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阿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悅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爲后班婕妤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爲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婕妤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妒婕妤恐見危乃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既沒文皇帝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

（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敎之者曰爾爲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爲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爲而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具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彦尉氏人清眞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稽康爲友仕至河内太守）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爲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内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

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爲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洗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爲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爲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

（晉諸公贊曰允有王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爲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爲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爲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爲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

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爲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爲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慼容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于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傅暢干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晉陽秋曰濤雅量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俯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爲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群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王璜即廣宜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爲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淑性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辭[illegible]之理乃下詔敕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illegible]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illegible]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

（以安李婉乃知充出世下人爲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虛不敢當盛禮皆賛既云世祖下詔不遺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彊很豈能就李而爲之拜乎皆爲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賛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荃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爲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臣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鍾郝爲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宣胄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氏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賛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爲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爲趙人用爲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爲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爲齊王所誅）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爲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猪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爲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爲妾妄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逵未詳）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髮（一作髲）賣得數斛米

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廼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于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薦剉給喹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讌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沖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妬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凶妬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字惠彥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徒跣求進閽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崇溫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沖娶琅邪王恬安字女也）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愔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重淵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沉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

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弟二字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外孫也）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姊）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閎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守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殷撫尸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己所治鍾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鍾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閒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鍾律既鑄律之管慕求古器得周時王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鍾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音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鍾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

（子本銘遂以爲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墮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録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卽亡羊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陳氏譜曰述字嗣祖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冢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烏子相冢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數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脈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須臾兒下羊膋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爲診脈處方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傅玄彈棊賦叙曰漢成帝好蹴踘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箸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帝自叙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爲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記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勑兒孫勿復學書（文章叙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恆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箸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勗以寶劍付妻）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圍棊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弈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逵不遠千里往豫章師事范宣宣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矜尚其術好丹青妙絕於時嘗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韮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詬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古賢皆爲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爲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敎丹朱語林曰王以圍棊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圖寫特妙）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仲堪眇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敎更質傳敎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髯珣行狀短于時荊州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爲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眞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也丘淵之文章錄曰系字敬魚仕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迴坐傾睞移晨達暮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暻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

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内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隷何曾亦在坐（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隷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憚之仕晉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毁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爲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毁幾滅性然爲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毁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毛公注曰酒病曰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爲人通達仕至兖州刺也）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兵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爲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爲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嘗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幝衣諸君何爲入我幝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爲幝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幝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棊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

大布犢鼻幝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揔角乃竪長竿掛犢鼻幝也）

阮步兵（籍也）喪母裴令公（楷也）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喭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傍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致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猪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爲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頠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攞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劉道眞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眞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眞道眞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脩性簡任）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艼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

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堤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爲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爲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讌甕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爲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昌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昌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話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衞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眞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蒱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卞壺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莫不祗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眞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衞君長爲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衞箕踞相對彌日衞往溫許亦爾（衞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爲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爲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爲洛市肆上鴝鵒舞甚佳）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尚頗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已見）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裒尚叔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已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爲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乃再請即迴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倜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恪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樗蒲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耽耽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呼袒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迴至半路却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游肆名阜勝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耽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在適謝尚）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荆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荆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鱠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鱠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鱠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鬚髯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爲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爲雍州刺史）雍州在内見有毾㲪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見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怍容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

闕觀宇内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夕乃往荆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樏（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之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爲羞桓溫嘗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羅大笑之始仕荆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此之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席赴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爲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說薨於益洎）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貟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

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今云挽歌未詳）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裴啓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鴝鵒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車騎王洽別見）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驎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欲爲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爲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王薈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爲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迴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抑玄爲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自達（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字爲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爲神靈寶僣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

（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喭以大飲爲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孰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爲情死（王氏譜曰廞字伯輿琅邪人父薈衞將軍廞歷司徒長史周祇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三吳廞居喪拔以爲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廞反喪服廞大怒即日據吳郡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廞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爲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十五隨父渾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曰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爲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爲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也尤好酒籍與戎醻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桮三人各自得也戎爲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就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爲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仲悌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爲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

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爲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illegible]者以弟澄爲荊州刺史從弟敦爲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illegible]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斂衿飾容端[illegible]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中興書曰奕字無奕郎出爲晉陵太守）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見）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爲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嘗著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徽之爲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

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恬已見時爲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悅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倩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溫故爲超所憎）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彊（顧氏譜曰辟彊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迴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見）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爲孫峻所害）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爲輔吳將軍）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上（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爲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共

嘲毓景王曰皐繇何如人對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晧嗣位爲晉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晧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爲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淸泠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溫顒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大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庾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爲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舉其縣也宗正卿或曰士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爲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袤司空）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商或尪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文士傳曰華爲人少威儀多姿態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辭麗英博而有此稱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

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友有秦生者雖有姉夫之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溫長仁顒潁川荀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爲之慨然又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醜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焉雖以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爲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精造我以形我爲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眸子擒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辟易坐者竦跽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崎嶇如此者敵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佩紱以當笄袷以代綱旨味串嘗食粟茹菜隈摧謂藝壞汙黑歲貿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殺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過我斜我從子如佽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爲人寶也則當如皐陶后稷咸伊陟保乂王家不封殖子欲爲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軫之陸生鄧公轉禍爲福令辭從容子欲爲進趣也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然雖欲忘陵雲日子欲爲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索漁父之逸濟棲遲神丘壑則巨壑此一介之所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交儒墨塊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爲於處進無望於三事而徒設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敎謹今矣以受性拘係不閑禮義設以天幸爲子所寄欲使吾爲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謂後身以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息此曰老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

（州地網剛德之尤不訪以拘木則褰裳赴沂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遊而以蠛蠓同情不聽我謀悠悠哉俱寓人體而獨爲子的且與人其倫喻子儕偶于不如大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圖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煎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沖司空昶次子司徒渾弟也醉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爲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薦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二十五卒大將軍爲之流）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隱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已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

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羨已見）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諸葛恢已見）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淘（吳人以冷爲淘）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椀謂伯仁曰此椀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答曰此椀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顗好媟瀆故）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疎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

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牸有盤辟之好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眞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敘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妬葬寶父時因推箸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甦說寶父常取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琛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机枕上新衣易己體上所箸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王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淸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戸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俗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鎭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狹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勵還夏口）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眞長見其裘東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淸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爲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爲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窨室蓄火時如蠶室時平陰有蠶室儈）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集翕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小草）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爰客詣孫監値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爰客同爲學生爰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爲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汪別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爲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斗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眞長笑其語

劉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搨臘亦放何必其鈴鈴邪（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温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西公）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郗曇王脩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爲復後王可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太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爲讎習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荊蠻荊之蠻也玁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須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須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爲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而終）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爲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撰蜀志以愛憎爲評也）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群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

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上一謔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顗字長齊會稽人祖衛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顗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眞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脩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爲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已見）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爲下機嫂不爲炊後爲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衆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乎）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祇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

無恙

苻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苻堅從兄宕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爲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爲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太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佷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衆讒而殺之）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羲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不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眞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爲晉陵公主訪婿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臠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爲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愼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愼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來貢於是肅愼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櫝如初）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叔王澄也）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爲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爲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囂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爲土地之主而於申上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鑠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奕遜使啓鎮東從今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爲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從縣治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是金陵本治處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稱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已見）元規復可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克兒（晉諸公贊曰克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克別傳曰克祖睦蔡邕孫也克少好學有雅尚體皃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嘗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爲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吏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克歷成都王東曹掾故乘東曹妬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

（王大愧後貶蔡曰吾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克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謝歆金昌亭詩叙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爲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比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慙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㹠虎犢還其所如（虎㹠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眞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曰殄盡瘁病也）褚大怒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迴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鎭西書與殷揚州爲眞長求會稽殷答曰眞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爲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劉鎭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鎭南將軍荊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爲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爲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眞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䚡（數角反）中爲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眞長學此言者眞長曰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爲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青鑒寔行仁義避太山胡毋仁戎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覽而姿仍清惠近是上不以示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

（駞動之情既薄又愛該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冠軍參軍偃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劉尹江虨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虨以手歙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眞猪儻遇風雲爲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胥者高邑人好吹竽養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术昌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吁將有匿術孫綽爲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引寒泉饑食昌蒲所牧何物殆非眞猪儻逢風雲爲我龍攄）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眞猪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惔之妹）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爲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邴原別傳魏五官郎將嘗與群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誚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寮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奇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虺凡）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

云箸膩顏帢緰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沮之帢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著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爲高足弟爲而論之不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庾龢裴啓已見）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

方皐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支遁傳曰道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公爲疑謝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皐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儁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儋纏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牝而黃使人取之牡而驪公曰毛物牝牡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皐之觀馬者天機也問其精云其麤在其內云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旣而馬果千里足）

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敍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鎭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龢次女僧韶適殷歆）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孰視殷曰阿巢故似鎭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鎭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龢祖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捋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苻堅太子也堅爲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爲將玄敗宏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爲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禾之字興道琅邪人祖廙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禾之歷永嘉太守正貟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

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三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謂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箸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卧牀上劍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跱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讎隙有何意故而制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

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食帝過愒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狠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耶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興人也姦慝好利爲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繈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

（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卞壼不欲亮曰蘇峻犲很終為禍亂鼂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温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愆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温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他我為卿保之庾從温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温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按温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暅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邃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虚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計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父彪已見上）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虨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虨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背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歎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

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處之小字處之字文將歷州別駕不就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温請范汪爲征西長史復表爲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爲東陽太守温甚恨之汪後爲徐州温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温坎憾奏汪爲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温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招之汪數日辭歸温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墳來迎之事竟去耳温愈怒之竟不得意）

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遏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譽爲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與別厷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厷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荊州記曰四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猨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僞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温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爲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慼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別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爲桓温參軍數從温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温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雖遇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

（曰褒翫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翫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爲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爲美賢）

桓宣武旣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叔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踈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衞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爲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旣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爲東陽愈憤怨乃桓脩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俛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旣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爲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旣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爲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旣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昬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常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悅女遽還錢乃釋然

衞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衞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

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充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者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愼不可令大郎知（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黄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爲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河東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黄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襬以手擎飲食蒸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襬一作𧝝）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軍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鴆不得過江爲其羽檪酒中必殺人愷爲翊軍時得鴆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諡曰醜）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蓱虀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

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爭相誇眩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軿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亦有陰紅也甯戚經曰棰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膁踈肋難齝龍頭突目欲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衵因直內箸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爲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爲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爲不及也）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爲車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芒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不平濟爲河南尹未拜行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爲不長怙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任濟遂斥外）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二歲早死原憲已見）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相魯家累千金終於齊）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原憲以甕爲戶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馗子太始元年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

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爲貴故羲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爲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方正）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兄）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蒱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眞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甞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時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少時石民死王忱爲荊州佛大忱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帬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鬬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爲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他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數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郯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作傅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拜太傅尚書左僕射）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疏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然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弟二子任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不拜而遂為妾媵若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沙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幰遶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索戎服著衣帢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

（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者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歎）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琨為并州牧糺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無成功也劉膌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衆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歎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叅軍呂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衆視近日之言無慚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illegible]顗初爲臺郎淵既上官素有[illegible]氣以僞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明帝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丈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摴蒱臨當成者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溫氏譜曰嶠父擔娶清河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遭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得其令八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

（但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反云此人可起即拔錄繼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眞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歎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牖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爲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與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沠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嘗臥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爲爾寂寂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疾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横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弈）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

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爲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爲此死賢於讓揚之荊（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忖己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爲荊州聞苻堅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爲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閑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肥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勳克舉慚惋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已遣道人竺僧懸齎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殺之）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脩褘）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

槃盛水瑠璃椀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譖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亨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爲勸學章取譬焉爾雅曰螖蠌小者蟧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蟚螖即爾雅所謂螖蠌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裒弟二子年三十三云）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韋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爲中令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爲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爲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諮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嘗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煗鮆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廢爲庶人義旗初爲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

行國寶大喜其夜開閤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宮將從而入紹舍見爲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宮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如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神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曰不憂死矣遂納之有寵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妾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眞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宣以色爲至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皆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粲雖褊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

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若有言而背粲減於是內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閭（充別傳曰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閭言後必有充閭之異）後妻郭氏酷妬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爲性高朗知后無子甚要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其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稱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妬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季字彥才吳郡吳人爲下口督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遡江而上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爲驃騎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妬乃罵秀爲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群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爲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中看見壽悅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

及期往宿壽蹻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illegible]字德眞南陽赭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洽恬）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爲琅邪太守孫秀爲小史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爲馮翊太守趙王倫爲征西將軍秀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碁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歎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爲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潘金谷詩集序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坑坑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鄧粲晉紀曰琨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爲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勞譙王遜子也爲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鈆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舉逆召丞爲軍司馬）

（乃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以義敦遣從母弟魏乂攻承王廙使賊迎之禦於東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愍王）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稚（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衞軍將軍）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庾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爲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爲物所疾加平南將軍）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箸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頓人奉曾孫也爲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歎曰所謂文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王脩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爲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中興書曰褚裒爲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者之裒與桓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前意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敘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遐邇共悉脩齡兄弟豈容不知法盛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爲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羲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爲會稽艱居郡境王羲之後爲郡申尉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爲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周行郡境而不歷羲之臨發一別而去羲之初語其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爲僕射更望會稽便自越然述既顯授又按檢會稽郡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數羲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左相王陵以爲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起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比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爲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沖後娶[illegible]）

庾（藝太字蘇言於帝曰脩小為玄所傳言論常斷將脩憾焉密有圖玄之意翁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我等何忍骨肉[illegible]居案乃止）

世說新語下

尊經閣章

世說敘錄

汪藻

世說（隋書經籍志世說八卷宋臨川王義慶撰世說十卷梁劉孝標注梁有俗說一卷）

劉義慶世說（唐書藝文志劉義慶世說八卷小說一卷劉孝標續世說十卷）

世說新書（李氏本世說新書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顧野王撰顏氏本跋云諸卷中或曰世說新書凡號世說新書者第十卷皆分門）

世說新語（晁文元錢文僖晏元獻王仲至黃魯直家本皆作世說新語）

按晁氏諸本皆作世說新語今以世說新語為正

兩卷（章氏本跋云癸巳歲借賈氏本㠯德行至仇隙三十六門離為上下兩篇）

三卷（晁氏本以德行至文學為上卷方正至豪爽為中卷容止至仇隙為下卷又李本云凡稱世說新書者皆分卷為三）

別本作上

[illegible]

八卷（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八卷）

十卷（南史劉義慶傳著世說十卷錢晏黃王本並十卷而篇第不同）

十一卷（顏氏張氏本三十六篇外更收第十卷無名只標為第十卷）

按王仲至世說手跋云第十卷無門類事又多重出注稱敬胤審非義慶所為當自它書附此世說其止於九篇乎隋書志稱八卷似是然則九篇者或以文繁分之耳以余考之隋唐志皆云世說八卷劉孝標注續皆十卷而義慶傳稱十卷則世說本書卷第今莫得

不考於孝標注中時有稱劉義慶世說云云者則今十卷或二書合而為一非義慶本書然也世傳第十卷重出者或存或否劉本載祖士少道右軍王大將軍初尚主兩節跋云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載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糾繆右二章小異故出焉趙氏本亦以為余始得宋人陳扶本繼得梁激東卿本參校第十卷事類雖同而次敘異又互有所無者仲至之言是也則此卷為後人附益無疑今姑存之以為考異載之敘録而定以九卷為正用錢文僖本分為十卷

三十六篇（錢晁本並止三十六篇今所録十卷是也諸本自容止至寵數為第七卷自任誕至輕詆為第八卷自假譎至仇隙為第九卷以重出四十九事錢晁所不録者為第十卷）

三十八篇（邵本於諸本外別出一卷以直諫為三十六姦佞為三十八唯黄本有之它本皆不録）

三十九篇（顏氏張氏又以邪諂為三十八別出姦佞一門為三十九）

按二本於十卷後復出一卷有直諫姦佞邪諂三門皆正史中事而無注顏本只載直諫而餘二門亡其事張本又并邪諂在姦佞上文皆舛誤不可讀故它本皆削而不取然所載亦有與正史小異者今亦去之而定以三十六篇為正

考異一卷

人名譜一卷（有譜者三十六族兩王謝羊庾荀袁褚裴殷孔江陸楊蔡桓范何陳孫衛賀郗傅顧阮無譜者二十六族周劉張李陶嵇山祖諸葛鍾混卞樂杜戴韓習許和吳伏高虞馬蒲蕭又僧十九人）

書名一卷

考異

共五十一事唯劉琨命胡騎祖約道王右軍王敦初尚主豫武帝會三節前篇所無餘悉重出疑敬胤專錄此傳疑糾繆後人妄取以補亡書所載正文與前篇時有損益而注多不同雖傳寫舛繆難讀然皆諸史所不載者棄之可惜其所載以宋齊人爲今人則敬胤者若標以前人也今取前篇正文所有而此篇所無者以白字別之其用字不同者以注白字別之此篇所有而前篇所無者以黑圈別之

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慙榮跪答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是以耿亳無定處九鼎移遷洛邑願陛下無勿以遷都爲念（太妃建置下邳于東齊事廣陵相陳敏亂據江東顧榮等誅敏永嘉元年五月上還國六月進軍下邳治顯九月到揚州治武曰元帝値陳敏亂不得渡停淮陽宿預城三年旋之以實（一作實）先後唯鎭下邳及在琅邪國不應停宿預城裹命爲長史王導爲司馬顧榮爲軍司賀循爲軍祭酒十一月太妃薨爲本國琅邪上便欲奔喪顧榮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喪詔聽二年三月上還琅邪國四月葬太妃上還建康詔以宣城郡三萬戶會封五年詔以會稽二萬戶增封上爲鎭東將軍騎府府召儀同三司胡騎至于歷陽杜弢大亂荊湘二州爲墟[illegible]上都督江揚交廣湘五州六月王彌入京師天[illegible]塵于平陽荀藩推上爲盟主六年妃虞氏薨七年二月天子崩于平陽皇太子即位于長安是爲建興元年詔上爲侍中左丞相三年詔上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持節侍中如故四年天子幽于虜庭平東將軍宋哲奉宣顧命詔上便統衞萬機五年改爲

建武元年上即晉王位立社廟于建康上大辟掾屬世謂之百六掾或曰不得者以爲恥而志士不爲初議者求去琅邪而爲晉王導以見州府之事諱之或曰晉者天下之號也昔魏晉無以承變革之運故宜建國以基業耳今琅邪晉之侯伯若以天下無主便宜登大位若即當正位出身以後之無所辟也若使不然則脩桓文之事今建小晉於大晉之中未見其可弗從立琅邪世子紹爲晉太子封次子裒爲琅邪王二年平北將軍魏該表列大行皇帝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棄背萬國上乃登壇即帝位改爲大興元年立太子紹爲皇太子五年改永昌元年郭璞尤之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年有並日之號其將有二主興之平王敦遣逆至石頭殺刁協戴淵周顗閏月帝崩年四十七葬建平陵今在雞籠山南于時議上祖宗諡號王敦不聽荀崧上曰中宗元皇帝聰明監照知略淵宏在簡惠崇上儉素以法御下明於黜陟宋典上所親也其人犯法免官（一作宮）與斬其司馬以徇桂陽太守程甫王敦所私奢侈踰度上遣御史載弘檻車斬之永康令胡母崇使橫百姓懼罪亡叛既而歸首於朱雀門頓顙二百除名爲民徐州刺史蔡豹征伐違律斬而磔之以鄧攸爲吳郡諸葛恢爲會稽並清公卹民惠愛邦國山陰令徐虞餘姚令謝勉在縣忠公惠下皆加顯擢尚書郎胡暘有幹能以爲建康令致有善政道上言草安侯相李詮襄安侯相孫逸臨律長杜隆考績三最並應超遷詔曰速叙尚方令劉璋所作鎧用物節儉得長甚多詔曰所出毛長皆以賜璋以勸在事容納直言虛己而待自元康喪亂迄于永嘉三才俱盡六合殄（一作灰）滅咸以爲中宗道格少康事邁周宣王導勳高寵艾功踰申部信其然矣故能日月私於東南宇宙構於揚越豈唯民免魚肉（一作民免爲魚）俗不左袵而已至乃江左運歷三代唐虞迭興爲元帝生明皇帝琅邪孝王裒武陵威王晞東海哀王沖琅邪悼王渙簡文皇帝敬胤按元帝之鎭建業于時天下雖亂而朝廷猶存經年之後方還本國葬太妃方伯述職何謂爲寄也敬胤按元帝永嘉元年以顧榮爲安東軍司五年進號鎭東榮爲軍司其年榮卒後七歲元帝方爲天子豈得此時便爲陛下已曰遷都邪）

右言語門已見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桮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內（畢卓字茂世新蔡人也祖衍字泰林業安太守父諶字正黯中書郎卓與阮放桁彝謝琨胡母輔之羊曼光逸阮孚號爲八達卓位至吏部郎）

右任誕門已見

劉越石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歔欷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棄圍而散走或云是劉道眞（勍傖以爲曾連談笑乃可以卻秦軍越石一嘯犬羯犇走未爲信然也）

右前卷所無邵本收在雅量門

劉琨稱祖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祖逖字士穉范陽遒人也祖偉字元雄父武字林宗上谷太守王隱晉書曰逖司州主簿秀才大司馬齊王掾太傅主簿汝陰太守部勒流民至泗口安東逆版領徐州逖屯淮水南於廬州起冶鑄軍器累遷鎮西將軍大興四年薨贈車騎將軍逖州吏謝敞府參軍李悌上書頌求開府祖約逢書開視輒寢之悌等謂此自前州府本意得之與失無與後故空通之約不聽悌常憤然文皆遠布晉陽秋曰逖通濟不拘小節年十五未知書計每之田舍輒以兄意以穀帛周貧乏與劉琨俱爲司空主簿友善每夜言世事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與足下相避中原耳永嘉末帥親黨五百家避地江淮所乘車馬以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資有無與衆共之又多筭略中宗以爲徐州俄爲軍咨祭酒居丹徒經年不得調賓客多暴傑士拜待之如子流民萬數揚土大飢客從攻剽劫盜爲吏所按並皆護之逖求北征中宗給千人資使自招募逖率其衆一旅濟江中流擊檝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定譙梁衆二千人與石勒接境不

使已附者侵未附者歲中河南盡降有質於胡者僞掠其鳩以令其質胡欲渡河皆先以告交疏賤隸一作賊疑待之如九族懲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子弟負擔勸督農桑收葬枯骨爲之祭醊兗豫之民聞其死無不流涕爲立祠逖既破桃豹進雝丘石勒不敢闚兵河南脩復逖母墓求與交好百姓皆不意破亡之後重遇父母逖方欲濟河掃定冀朔聞載州督之甚悵快則吳人無大致遠段遣置妻子汝南大山中孫盛曰逖廉頗李牧也王敦害逖扇動郭默章建劉頭等又璽令背逖鄧粲晉紀曰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京都大亂逖率親舊數百家下所乘車馬給同行老疾者身步涉資糧湯藥與衆共之衆推爲行主禁令肅然法自親始上以爲左丞相軍咨祭酒朝廷草創臣主之權未殊刀協劉隗內外逆性偶黨不數細節以是見出爲豫州給千人粟布使自招募逖與臨淮張其部曲作劫求財以聚衆刀協等以逖不時進討奪其豫州以衆授荀組以逖爲輔國將軍一本以逖子換諡爲輔國將軍逖乃進征所向皆平及三百姓如喪父母譙處立祠逖子樓諡誰極羨字玄舒州治中羨子肇負外常侍肇孫茂之法開獻之等）

右賞譽門已見

劉琨善能延衆招逃而拙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敬胤按琨以永嘉元年爲并州于時晉陽空城逈然寇盜四交而能收合大衆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若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且匹荒之世千里無烟豈一日而有數千人歸之未足以成功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世說苟欲愛奇而不詳事理也）

右尤悔門已見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梁果有餘（軼字彥夏平原人也曾祖歆字子魚太尉祖表字偉容太子少傅光祿大夫父驥字世駿河內尹晉諸公贊曰軼遊於當世清慎沉安人物接無大小故衆論識之軼至散騎常侍江州刺史鄧粲晉紀曰軼表陶侃領江州義軍將赴

（司馬越佩謂其兄子臻曰華侯雖有匡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鎮東不平禍亂將作不可託也豫章太守周廣起衆攻軼軼是以敗軼由太傅長史爲江州有藩臣之節憂國之誠晉陽秋曰軼少有志力在江州威刑因禮洽於民庶甚得江表歡心與周馥同契中宗使周訪將兵代屯尋陽觀其廢興衛展與周廣襲軼軼軍敗奔安城追斬之及五子傳首建業干寶晉紀曰司馬越以太傅從事中郎華軼爲留府長史永嘉四年十一月太傅長史華軼爲江州威風大行有匡天下之志遣貢入洛命使者曰洛道不通皆過輸琅邪王以明吾爲司馬氏也五年七月琅邪王改易華軼不從命與裴憲連和軼走入山進捕梟首誅其五子赦其妻子二後得免王隱晉書曰軼爲江州自以素受洛臺所遣晚受大傅教軍及糧助討石勒等賊又本壽春節度武諫宜受江東節度軼云唯欲見詔書遣詣揚州還軼意守故揚州請討軼即時待前史衛展禮薄與豫章太守周廣共爲內應軼走展追獲又殺軼一子）

右識鑒門已見

祖車騎過江左爾時既公私儉薄常亦無好服（玩）後王庾諸公共往（祖就）忽見祖裘袍重疊珍飾（飾）盈列諸公怪而問之祖曰昨夜已復在南塘下發（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王隱晉書曰初逖爲濟陰太守部勒流民至泗口元帝逆版須徐州又至江南十五六詣丹陽太守王導乃得一相見遣逖爲豫州絹布三千疋使自募人得七八百了不給仗西臺徐州丞相又遣逖曰大陰奴爲喰麥屑邪何以白饘拒守逖盡殺之逖與胡相對逖鐵令作白布囊盛土千數賊欲取之曰因令檐曰米賊遂得米無限胡饑石勒遣十驢負米逖知之攻取盡得桃豹乃走）

右任誕門已見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更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

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語卿阿黑何敢不遜催攝回（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腳令上王聞（之）乃（而）止（舊云王敦甚憚祖逖或云三有異志祖曰我在伊何敢聞乃止逖以太興（一作和）未死數以永昌便遣逖）

右豪爽門已見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北平（王乂）（平北）聞其佳名知其常親供養乃以二（兩）婢餉之因以爲吏（因取爲中郎）人有（人有）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答曰（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納字士言祖逖兄也晉諸公贊曰納以名理稱歷清職大寧中爲左丞累官至護軍詹事徙尉洛陽破入吳王隱晉書曰納九世孝廉諸母三事齊冏霸城令[illegible]士時少府士寶秀才納門寒初品爲征西參軍太子舍人看言名理文義可觀廷尉卿晉昌公秘書監洛陽敗避地壽春同周馥觀天子丞相以爲軍咨祭酒納密白二弟難保弼士以白納約逖憎納如鮮朝廷因此甚棄納納志意自若溫嶠以納父黨拜之因理納諸童人更往察納如嶠言始共務之得除光祿大夫納婦程玄良女納畏婦卒無子）

右德行門已見

祖士少道王右軍王家阿菟何緣復減處仲（王隱晉書曰約字士少逖弟也舉平陽孝廉司州辟七府辟成皐令至泗口安西逆教臨淮太守丞相錄事從事中郎司直劉隗奏免約曰約變起蕭牆患生婢僕結恨闇昧禍發牀褥身被刑傷傷其骸膚惱深恨大幾致凶害聽者疑怪談者紛紜安東不聽約去歷官大子詹事侍中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達壽春胡騎數千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大懼攻胡以組繫鐵鉤撓城樓樓杜折壞又作鐵鉤鄒（一作櫊）城登梯待上所撓樓城西）

此角行憤三十步壞約始大怖使戴洋呼孫叔敖伍子胥鄉若使胡奴得城當能持白酒寸脯管鄉前不急令風轉賊退當上肥十中後風轉哺賊退約以兄弟並爲鄉鎮鄉公初出便開府令敗攻宮師五千救蹇忠功不報於是因蘇峻約兄子行爲與兵參軍及羨子胄咸同之邵陵令陳先帥衆至約聽事約在內約佃客閭秀（一作禿下同）亦老白鬢謂是約便斫晉斷稱萬歲秀户覆不見面先試反視知非即出約自譙還壽春約欲據武昌溫嶠將吳兵我持中國兵往可制捶驅丞也溫嶠見約書長歎虎之約兵叛散約怖使戴羊於黃門戶中穰厭之約到歷陽騰曰城外有騎當列止有千人突約因丞救石勒勒大待遇紛約本幽州名族賓客墳門勒登高望見車騎甚勞曰約將數百人投石勒勒弗見欲誅之以關中未定故未斬戮程遐曰天下粗定宜顯明逆順此漢高顛丁公也祖約猶存自用惑之石勒乃給曰祖侯遠來歸未得善中可集子弟一時俱見至日勒辭以疾令遐請約及諸祖無少長既至知禍乃大飲醉飽笑外孫悲泣於市約中外子姪百餘人悉屠滅之婦女班

賜諸胡逃有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在雍丘告安曰醜胡石勒爾類也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安既投石勒遂爲大將祖約之誅安多將徒於市觀看組何盜遊燕亍道重藏之以爲人自逾道重時十歲胡滅來犇重名姜小字休兗既至京都並以其士稱之子縉紳互往視之或問頗識其父不答曰識其慘婁飯色歷歷狗群顧既甚駭於是婚宦失流莫不歎恨之也

右前卷所無

王大將軍（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口邊（壺口）盡缺（一本於此卷後復出一段云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曰云云以如意打王唾壺唾壺盡缺）

右豪爽門已見

王大將軍眉自目高朗疏率學通左氏

右豪爽門已見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敦無子以兄含子應字安期爲子）

右賞譽門已見

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幼輿（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衍）若在當復絕倒（時）人以玠爲王人（玠傳曰前篇問一夜極談而發病因以遂死此又曰彌日可謂日于惜也）（魏正始何平叔等善談玄理）

右賞譽門已見

王大將軍下庾公（庾）閤聞居（處）有四友何者（爲）是答曰君家中郎（子嵩）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公（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曰何者是王曰噫自有人（許）（王）左右躡（庾）公（庾）公乃止（敦意自許）

右品藻門已見

王敦（處仲）世許（其）高可（尚）之自（目）嘗恣欲（於聲色）體爲之弊左右（有）諫之（者）敦云（曰處仲）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可開內後閤（乃開後閤）於是逐（出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

右豪爽門已見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爲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位望殊爲陵遲卿亦是因與之處至世目楊朗沈審經斷（前卷此八字別見一段一）

右賞譽門已見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王輒扇障面不得住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是我進伯仁退（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也父俊字開林鎮東將軍祖咸字雖熙睢陽令晉陽秋曰汝南賁泰淵顗顗舉寒素秘書郎永嘉末犇江南頗有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王敦下顗長史郝嘏令顗避難顗曰吾寧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顗被收經太廟顗大呼賊臣王敦枉殺忠臣兵以刃傷之斬于石頭鄧粲晉紀曰顗代王平子爲荊州入境便狼狽失據陶侃別將吳寄救免之顗還往武昌入爲吏部尚書用羅弘治陵太守弘父母陷賊不時葬赴有司奏禁止顗除弘名請議顗與王導云朝士詣紀瞻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顗於衆中欲通之露其穢惡有司奏顗顗昏耽于酒狀發所藏詔貴瀆之王敦使繆坦收顗顗過太廟大呼收者以鎗傷其口血流至踵敦參軍於敦坐標蕭馬在頭被殺[illegible]門剛家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以下官此馬丹陽記曰王敦斬顗及戴淵於唐積石下顗尚書左僕射敦卒後贈戴顗而不及顗顗弟讀上表詔之乃贈左光祿開府諡康侯顗生閔頤等頤字子朝護軍頤生琳字僮林東陽太守玄孫顯今尚書郎顯今散騎郎父字文子驃騎司馬文子生停之字元変太常御停之生高字善長吳興太守高生踐思高弟朗字利義太子中舍人朗生仁昭今新安太守）

右品藻門已見

王大將軍稱王夷甫太尉處衆人之中如似珠玉在瓦

石間

右容止門已見

石崇王愷競以豪侈相夸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將軍與丞相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性一作不耐酒）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大將軍每固不飲以觀其變（每[illegible]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見孺子將入於井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王敦可謂非人王丞相德音記曰王敦曾要公詣王君夫聽妓妓吹笛小失君夫便令黃門牽箸階下打殺之敦顏色自若公還歎息語從弟廙弟敞穎曰稱是君處世當有如此事也）

右汰侈門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王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立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先聞應當來密具舟船以待之應竟不得來深以爲恨（應字安期含子也繼敦爲子武衛將軍王彬字世儒丞相從弟也父正字士則都官郎中興書曰弱冠州郡禮命並不就光祿傅祗辟渡江揚州刺史劉機以爲建武長史中宗以爲賊曹參軍轉鎮東與敦參軍累遷軍咨祭酒員外常侍侍中從兄敦入石頭中宗使彬銜使慰勞會敦殺周顗彬往哭尸哀慟泣右既而見敦敦怪有淚痕之處問其所以彬曰向哭）

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伯仁疇曩與君亦行忠烈之軌遂爲逆一本遂作遏其有何罪所致禍勃然曰兄抗旍犯順殺戮忠義謀圖不軌禍及門戶敦大怒厲聲曰小人之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爾邪丞相導在坐勸彬起謝彬曰昨暴腳痛不能拜且此復何所謝意氣自若敦曰腳痛不能拜一本無不能拜三字孰若頸痛然猶以至親不忍加害用爲豫章太守彬爲人僕一作儉素方直風味之好雖居顯貴常布衣蔬食遷江州刺史蘇峻平更築宮室彬爲大匠遷尚書僕射薨贈常侍特進衛將軍亭簡侯彬生彭之彪之等王敦反逆彬從兄睿一作遒黨同凶惡敦平以憂死唯丞相導與彬行滅親之誅忠於社稷王含字處弘敦兄也敦以爲驃騎開府荊州刺史與錢鳳爲逆帥眾京師敗歿舒字處明敦從弟也父會字士和御史舒爲敦所知友少高尚年三十州禮命太傅辟並不就敦爲青州舒往依焉敦嘗拜秘書監以兵亂路險弃公主特金玉寶物於地以一乘還洛時人無不競拾唯舒不取敦深知之參鎮東將軍事溧陽令肅祖爲東中郎妙選上佐舒爲司馬轉後軍宣城公褒議轉車騎司馬褒它本下兩褒字作裒薨舒代褒任爲北中郎徐州刺史大寧初王敦以舒爲荊州刺史稍遷尚書僕射拜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表父名會不行朝議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表音雖異而字同乞換它郡乃改會爲鄶蘇峻作逆假舒節都督揚州刺史事舒討賊所在平定陶侃監浙東五郡詔書爲江州不平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彭澤穆侯舒生晏之允之允之字淵猷將軍番禺忠侯允之生希之希之生沖之沖之生範之範之生述之範之字貞子武陵內史範之生橫之橫之字孟光南郡太守橫之生謙之儉之等也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而死以爲君子不事所非不非所事舒若以敗天生豺狼則不應少長受其友愛既蒙其力兵之侵委體自親情過友于永昌之始風義靄同大寧之初曾無異議敦死含用乃遣軍逼迴征虜使爲汨羅上違與禮下傷骨肉舒若以含父子元惡欲義以底親則拘之司敗朝有明憲昔鄭寄猶以賣友見譏況毗兄弟以求安乎若夫王舒可謂非人乎敬俾以爲割不及嗣賞延于世大懟既斃含等從逆使投身虜自竄三危於國何傷骨肉以全王彬折凶謀於逆

（[illegible]受三驅於正可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矣）

右識鑒門已見

王大將軍初尚主豫武帝會既外殿覺上（上覺）不平如坑穽中行乃顧看四坐無出其右者意尋得定（晉安帝女舞陽公主字脩禕）

右前卷所無

王大將軍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云謂廁上亦下果食之遂盡（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豆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右紕漏門已見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亦楚音（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語言伎蓺之事人人皆人多有所知唯王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武帝即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楊桴搥痛搥（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於是舉坐歎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上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搥小異敦以扇柄机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搥使視之云船入夾一作峽口以應知鼓善於敦也）

右豪爽門已見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多

於遼最是臣少所知拔（一作拔）中閒衍（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眞副卿請論處明既（一作槩新）疎無知之者吾嘗以卿言爲意殊未有所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便使過（一作便得過）不知便使負實

右賞譽門已見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一作美麗）藻飾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莫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服衣意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右汏侈門已見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卞望之之峯距（協字玄亮勃海人也父攸字偉林御史中丞祖恭字孝先鎭南軍司馬晉陽秋曰協有史學忠於事上濮陽江文長沙王左司馬永嘉犇建康朝儀悉協所謂也鄧粲晉紀曰協中朝爲博士疏朗多通朝廷創軌度多協所制性麤雄多忤王敦將誅協協入見上上令丞協年老不能騎馬爲追兵所及或曰協逃江南山中爲敦兵所追協位至尚書令左光祿大夫彝字大倫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彝子逵等同恒玄爲逆伏誅卞壼字望之濟陰人也父粹字玄仁中書令祖統字建業琅邪太守晉陽秋曰壼懷帝世著作郎明帝宮中郎長史琅邪世子師御史中丞守尚書裁斷幹實忠於事上厲然欲軌正叔世不肯苟同時好在尚書中最任職明帝器知之欲以褒與爲己任阮孚朝之曰卿恒如含瓦石不亦勞乎答曰諸君自慢一作漫弘風尚執其鄙吝非我而誰庾亮召蘇峻壼固爭之未辯壼司馬台勸畜良馬少備不虞

壼曰逆言之理無不濟如其不然命也豈須馬乎峻而壼二子盱眕並死於宣陽門內御士翟湯聞之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壼尚書令鎭軍將軍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忠貞公始贈尚書郎弘納議乃加侍中鄧粲晉紀曰咸和初貴游子弟多欲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莫此之甚中朝傾覆實此之由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同乃止明帝初崩皇太子將即位羣臣進璽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秋導聞之乃輿疾而至壼子瞻字彥道廣州刺史瞻生嗣之字奉伯中領軍嗣之生延之上虞令延之生彬彬令南郡丞）

右賞譽門已見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値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

右賞譽門已見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遂欲舍明帝而立簡文于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禮不順（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順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而慮諸公必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見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協）周王乃既入始至階頭帝便逆遣傳詔卻遏使且就東廂周侯未悟即略卻（卻略）下階丞相乃披撥傳詔[illegible]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不見臣帝默然無言[illegible]徐出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然後始定周[illegible]方慨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

知不如也（鄭后名春滎陽人也祖含臨濟令父愷征西參軍后先適田氏永嘉亂渡江入宮生簡文簡文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初封會稽王又封琅邪王右將軍太常卿撫軍將軍開府錄尚書司徒丞相並不拜上性好卜筮每事由之從事中郎丁纂諫曰行路之人並云大小事皆因左右須卜筮而斷並不納太和六年桓溫劫廢天子立為帝改年曰咸安元年二年七月崩葬高平陵廟曰太宗生三男道生昌明道子道生拜世子給事中太宗上表廢之昌明為孝武皇帝道子大傅會稽王郜胥按晉書中宗始議立太子以琅邪王褒賢於肅祖欲建立王導說以立子以長且諱又賢不宜改革舊制中宗猶疑導日夕諫故肅祖得立王丞相德音記曰明帝字立奴宣城公字亙奴並[illegible]許家安東欲立美奴公以明帝長經月不定上以美奴先妃所養公固執之明帝乃立令云立簡文謬矣）

右方正門已見

許侍中與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爾時已自被遽遇遊宴集略無不同嘗夜在王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己帳中眠顧至時曉猶展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自咳咍臺大鼾丞相顧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得眠處（許藻字思文義興人也衞尉卿祖豐字子良永興令父裒字季顯烏程令顧和字君孝吳郡人也曾祖容字季則吳持節鎮南將軍荊州刺史祖相字令光臨海太守父欽字子固處士晉陽秋曰和二歲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驥也與吾宗者仕州司徒掾王敦主簿御史中丞吏部尚書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尚書僕射尚書令左光祿開府尚書令贈侍中司空謚曰穆公和五子治隱淳履之臺民隱字仲舒輔國參軍隱生敷敷別有說淳字叔平仕衞將軍淳生放放字彥祖散騎常侍放生軌尚履之字叔仲左西掾履之生鮭沖悰忻沖字祖順散騎常侍沖生叔道悰字祖長安西掾悰生疑琰緒一作續琛吳郡太守尚書琛生寶先寶先建康令寶生將等臺民大僕卿臺民生阮之）

（鄭與和也）

右雅量門已見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正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不盡意三理而已然婉轉關（一作開）生當無所不入（聲無哀樂養生二論並嵇康作）

石文學門已見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始呼與共棊王手常嘗不如江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棊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公不得爾傍亦有語客王曰此年少戲乃不惡王徐假道舉首曰此少年年少非唯圍棊見勝（江虨字思玄陳留人也祖祚字伯倫父大元散騎常侍虨少博學善文為江左第一州舉秀才平南溫嶠參軍州別駕司空掾長山令累遷黃門郎車騎庾亮長史征西庾翼諮議參軍吏部郎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護軍參軍參軍一作將軍右將軍會稽內史尚書僕射穆帝欲於殿庭立鴻祀虨以不可乃止轉護軍將軍國子祭酒卒生敳字仲凱驃騎諮議參軍敳生析奚恒黃州刺史夷字茂遠尚書僕射生湛之字淵之左光祿大夫開府湛之生恁宗學著大著作郎恁生斆[illegible]南康王友）

右方正門已見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數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自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歎欲（數數一作）爾時不可得爾（羊曼字延祖太山人也祖發字伯子淮北護軍父暨字齊青州刺史曼少縱誕無行檢與胡母輔之等八人）

（昏飲經悖自相題目爲入達世稱曼爲都致阮放爲宏伯郗鑒爲方伯胡毋輔之爲裁伯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劉綏爲委伯羊曼爲憨伯號兗州八伯古之八元以陳留江淵以能食爲穀伯史疇大肥爲笨伯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曼弟聃以狼戾爲鎖伯以擬古之四凶按江淵學士中興初爲國子祭酒大鴻臚襄邑李矦淵生象猩象字元衞尉定矦六世孫淹今驍騎將軍猩字虔南康太守猩子靜建安太守靜生隆籍奥等隆給事中隆生歆永等歆武昌太守歆生該安西參軍事該生綀等籍臨水內史籍生嶷吳令嶷生法眞等奥御史中丞生臻又等史疇位至豫章太守御史中丞武昌內史民其後也江淵儒學爲業史疇名行無違以能食體肥並云四凶可謂誣矣羊聃凶狂信四凶矣曼位至丹陽會稽太常卿曼生賁字虎賁秘書郎也）

右企羨門已見

過江初拜官相輒飭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饌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一作乃）精隨客蚤晚不問貴賤羊固俄臨須（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者猶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腆華乃不如曼之眞率（固字道安臨海太守父悔一作坦守長樂車騎從事中郎祖保字謀甫御史中丞國子祭酒侍中一本作侍御史）

右雅量門已見

王公曰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右賞譽門已見

祖約就王丞相宿（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尚公頭鬢未理體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夜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右賞譽門已見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悅字長豫丞相子也少以相長知彰箸稱侍講東宮拜騎都尉稍遷中書郎蚤卒贈常侍始興貞世子白）

右排調門已見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識之（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嘗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讚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賞歎甚深[illegible]（欵賞晉陽秋曰東海王述字懷祖父承字安期東海內史述爲丞相王導掾左軍長史臨海太守會稽內史征虜將軍揚州刺史散騎常侍尚書令衞將軍贈驃騎將軍兩府舊國簡侯述二子坦之禕之）

右賞譽門已見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牀呼共坐來此是君坐（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充字次道廬江潛一作灊人也智祖貞字元餘光祿大夫祖惲字稚叔豫州刺史韓督字彥安豐太守晉陽秋曰充有文義王敦辟爲掾轉主簿王導器之欲使繼相及爲宰相所昵庸雜起佛宇供養沙門百數徵使役民功賞萬計而姓有第一作子能成帝崩庾冰欲立長君充欲立皇子爭之不能乃言於康帝曰去年陛下龍飛者庾冰之功臣無預焉驃騎將軍開府錄尚書揚州刺史贈司空謚曰文穆公）

右賞譽門已見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

充何少爲王公所知重是故屢發此歎（今西州也丹陽記曰揚州廨王敦所創也揚州舊治壽春唯劉繇治曲阿吳範諸葛恪則建業晉自周浚至王敦仍吳之舊敦後領州牧及桓溫桓玄悉治敦王茂弘已來及桓謙則在建康永嘉元年顧榮誅陳敏揚州刺史劉機治建康王敦代機元帝渡江居城府敦便立州廨於此及王茂弘爲州又脩舍守令之制置多茂弘遺事也宋大明中分此廨爲二王第元徽初改創今無後昔構矣）

右賞譽門已見

王丞相性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能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敕去曰慎不可令（一作使）大郎知（韓詩外傳曰宋燕相齊見逐歸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皆伏而不對燕曰悲夫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之饒謹對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君廐馬有餘粟果梨後宮以相擲士不得一嘗綾紈綺縠從風而弊士不得以爲緣夫財幣者君之所輕命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君所輕而使士行其所重譬猶鉛刀畜之而不將用之不亦難乎燕慙曰燕之過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家語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强孔子不受獻者曰天暑市遠衍之不售不若獻之君子弗拜受使弟子埽除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務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賜可無祭乎）

右儉嗇門已見

王丞相夢人欲以百萬錢買長豫丞相甚惡之潛爲祈禱者備矣後作屋忽掘得一窖錢料之百億大不歡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

王長豫爲人恭謹順事親有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恬字敬豫丞相第二子也中興書曰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爲公門所重晚好士多伎藝善奕江左第一州別駕秀才司空辟琅邪王友中書郎詔以爲中書父固辭之時南蠻校尉陶稱告庾亮反詔以恬爲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萬人監江州諸軍戌石頭導薨去職俄而明後一作後制城起一作越恬爲前位守石頭還豫章太守不之還後軍吳郡加常侍徙會稽內史常侍將軍如故遷中軍將軍謚曰曼侯子混浩等）

右德行門已見

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爲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奩簏封而不忍開（前卷自丞相至長豫亡不載自爲人恭順至不忍開爲一段）（曹夫人彭城人也父部字道武鎮東軍司馬祖詡字祖嗣征西參軍也）

右德行門已見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使俠其人有才理體勝望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駿字長文祖翻字仲翔侍御史駿光祿大夫駿生谷字長風吳國內史谷生宗尚書郎宗生鷟賚珍繁賚孫懋令北中郎咨議珍生元黃門郎繁生路路生安令正員外郎桓彝字茂倫譙國龍元人祖楷字正則濟北相父顥字景耀公府掾晉陽秋曰彝漢太常桓榮九世孫也有鑒識比之許郭爲宣城內史遇蘇峻之亂爲韓晃所害贈廷尉卿彝五男溫雲豁秘沖雲字雲子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謚曰貞侯雲生厚元道誰序字始恭宣城太守贈江州刺史序生建之放溫等別有說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曾祖潛一作潜字賢）

偁吳[illegible]傳祖竺（一作笙）字元從吳豫章太守父恬字公默新東太守晉陽秋曰愉[illegible]忠清行已有佰歷官至車騎將軍開府餘不亭侯[illegible]愉少時嘗得一龜放之餘不溪中龜連三左顧一愉心怪焉及封餘不亭工人鑄印龜逆三左顧三[illegible]之以告愉愉聞之曰有此因取而愉佩焉生安國閥閑字須言建與本守閭生辭字季恭光祿大夫既府靜生山士山民等山士會稽太守山士生景亮太子舍人景生廣令太尉西曹掾山長析與太守山民生道存令步兵校尉安國別有說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父固字子賤吳司徒知覽字孝連始平長史（一本無史字）潭光祿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會稽時人謂之會稽三康（一作俱著名之時人謂之會稽）[illegible]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或問雅雅曰象大狩也取其音狩也故為大郡然象以齒焚身後當為人所殺而最其郡後為吳郡尹為沈充所殺

右品藻門已見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為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一作盛）目左右無莫不悚懼召諸公來溫嶠至[illegible]謝但求酒及炙王公導須臾至徒跣下牀也謝之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廼釋然而解諸公共歎王公機悟名言（敦時在南州病已固不能下都是王含錢鳳留也晉陽秋曰紀[illegible]晉紀並曰賊至溫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上欲親帥六軍之不得度大怒嶠陳方重之計久之乃赦賊果不得渡而說云帝令斷橋不順旨與明文有違丹陽記曰大桁者吳時南津大橋也[illegible]曰朱雀橋安吳東門號青龍門西門曰白虎門北門曰玄武而南門乃曰公車未備四方上名則橋曰朱雀將用[illegible]三門翊太寧二年王含軍至岸陽尹溫嶠燒絕之以遏南寇定後京師頗有事故至度恃無以復之故壞[illegible]（一作脊）白[illegible]為浮航至咸康三年侍中孔議復橋於是稅術之行者其材又值羌（一作覽）官初創乃（一作及）將架橋轉以治城故浮航相仍至今太元中驃騎府立東桁改朱雀為大桁晉起居注曰白舟為桁都水使者王讓立之溫嶠字太眞太原人也祖恭字仲儀濟南太守父憺字少卿河東太守晉陽秋曰嶠為司隸都官從事庾敳有重名具瞻所推而頗聚斂積實嶠舉敳京都伏之莫不斂手數更器之大郡舉灼然司空辟永嘉還鄉里參平北劉琨軍事司空右司馬行上黨太守建興起居注曰大將軍琨遣右司馬溫嶠西討胡至上黨石勒要之琨與戰勒委建武初遣嶠奉表勸進宣暘琨至上甚重之王導等並交之中宗即位詔留拜散騎長史太子中庶子屢上直言及作臣箴明帝詔命文章悉令嶠具草詔以為中書令辭乃免永昌元年王敦至石頭太子欲出擊之嶠苦諫未從又扣馬說以持重之宜乃止御史中丞梅陶馳勸太子行以鞭擊抗曰社稷事去矣敦聞嶠諫太子出要之請為左司馬晉紀曰王敦以不孝皐明帝衆言曰太子道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行集衆問嶠太子何如人答曰小人無以測君子又問聲色甚厲答曰鉤深致遠非愚淺所識然以禮事親（一作[illegible]性言之）可稱為孝義悉敦與嶠言論往往諷以大順敦神色不平嶠乃勸其府事交其腹心吐誠敦命驗每事咨度錢鳳為之聲價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信之欲樹為京尹使構天門嶠辭非才言甚苦切敦問其人嶠稱舉錢鳳愈自委服固舉嶠或曰鳳頗嘗譖嶠嶠患之後敦大會使嶠行酒錢鳳託醉不飲嶠以手版搏鳳耳曰溫太眞行酒錢鳳安敢不飲於是鳳言之敦以私憾不納也敦既遣嶠為揚州及別執手復垂涕嶠亦淚流至閤復還如此者再三敦益信之及至都便立太寧中敦作逆詔加嶠中壘將軍嶠表敦舉狀敦聞失起聲曰溫小子凶狡要當生縛族后稷然穣然（一作記）初云敦已死數日與王導書後書曰太眞別未幾日作此事羣公見之咸共駭怖敦卒加嶠前將軍咸和初出為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以為刺史宜治豫章都督宜鎮武昌嶠聞蘇峻敗京都鎮勢單登舟推陶保為盟主保先箴庾亮曰吾疆埸外將本非國家顧命大臣今日之事本不敢當嶠諭請畢辭屈曲竹人相述嶠參軍王愆期曰蘇峻豺狼如遂須至四海雖廣明公寧有容足地乎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為公痛心況慼

（父情邪乃許之江州食盡于荊州侃大詬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兵糧唯欲得君爲主今戰無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州民便欲西歸嶠始恐侃不同故甘言以請焉而侃至以爲謠己嶠卑辭謝之曰且勝虜之[illegible]安可于下哉侃將李陽曰今事若不捷雖有粟焉得而食諸侃乃以米五萬斛給軍峻平嶠游于江州[illegible]贈侍中驃騎開府重贈大將軍諡忠武公嶠平王敦功封新建縣侯平蘇峻封始安郡公二男式之放之安城太守封宗蕩浦又改南野今猶有後裔）

右捷悟門已見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公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之（一作塵）曰元規塵汙人（丹陽記曰冶城去宮三里吳時爲鼓鑄之所後吳平猶不廢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本命在申爲土地之字而於申上大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應遷撤冶鑪東徙冶宋安寂遂若東安今東冶地里名葛宴乃下寺爲揚州以城內爲國觀郭之所處也在周公孫三下城疑是金陵本理也按漢高祖六年令天下縣邑城秣陵不應獨無傳者云孫權築冶城爲鼓鑄之所既已立石頭爲塢不容近立此小城豈是徙縣治空城而置冶耳今還巷東同舊亭里是宅縣俱西處高原也）

右輕詆門已見

任育長（一作長育下同）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皆一時秀彥（一作皆時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擇選女壻從挽郎搜（一作換）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云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諸人（先顗）度時賢共至白石（一作石頭）迎之人猶作疇昔時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既覺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怪色乃自申明云向問向飲爲熱爲冷耳（一作餉爲冷爲熱耳）嘗行從棺底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育長名瞻樂安人也祖暉字叔季大將軍掾父混字仲仁少府卿過江爲侍御史天門太守瞻妻光祿顧含女生王戎已有一女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平初爲侍中安豐求女壻於世祖挽郎之中此不然矣）

右紕漏門已見

晉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嘗常流涕諫之帝許之即命酌酒一酣從此是遂斷（舊云酣酒一觴因覆杯寫地遂斷也）

右箴規門已見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字祖根是中外孫年[illegible]七歲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在於鐙下二小兒共敘主客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右夙惠門已見

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陸玩拜司空陸辭不獲已乃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以爲知言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植石之臣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規箴

右箴規門也日

王子猷已大司馬見溫（桓騎）車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右簡傲門已見

琅邪臨沂王氏譜（見世說人物可譜者自臨沂王氏而下二十六家然世說所記止於晉末今用諸史譜至陳隋）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融 祥（融）肇（祥）俊（肇）遐（俊）恪（遐）筊之（恪）恢（嘏）藻（偃）瑩（[illegible]）寔（瑩）瑒（沖）

覽 夏 根（[illegible]）悅（導）臻 懽之 偃 懋 亮（攸）沖（[illegible]）

馥 導（裁）恬 湜（悅）嘏（湜）詡（誕）攸 [illegible]（[illegible]）融（[illegible]道）瑜

烈 穎 洽 浩（恬）誕 錫（弘）僧晃（[illegible]）道琰（[illegible]）規（騫）

芬 敞 協 珣（洽）弘（珣）深（[illegible]）僧衍 [illegible]（[illegible]）承（暕）褒（規）

裁（覽）含（基）劭 珉 虞 猷（柳）僧達 藉（[illegible]）幼

基 敦 薈 謐（協）柳 遠（[illegible]）瞻（[illegible]）騫（儉）訓 溥（銓）

會 舒（會）俞（含）穆（劭）濤、微 僧祐（遠）暕 廓（泰）

正 邃 應（[illegible]）默 曇首 僧謙 儉（僧綽）泰（慈）祥（筠）涉（錫）

彥 廙（正）晏之（[illegible]）恢 朗（珉）僧綽（曇首）遜 筠（揖）銓（琳）

琛 曠 彪之 欣（[illegible]）練 僧虔 慈（僧虔）琳（份）錫 湜

彬 頤之（廙）悍 瓘（[illegible]）奐（[illegible]）志 僑（[illegible]）僉

稜（琛）胡之 崑（[illegible]）球 楷（[illegible]）揖 誦（融）通 寬（固）

侃 耆之 晞之（[illegible]）琇 粹 彬 衍 勸

薈之 仲之 簡（[illegible]）彧 寂 翊（琛）質 元禧（[illegible]）

羲之（曠）茂之（胡之）智 寔（[illegible]）蘊（楷）紹（肅）固

慧之（[illegible]）丞之 超 筵之（沖之）份（粹）理 克（[illegible]）元壽

彭之（彬）和之 僧朗（[illegible]）憕之（裕之）網（彧）謙之（[illegible]）孝康（誦）

彪之 隨之（之耆） 鑒 瓚之 續 儉之 雋 康 祐（清）

翹之 偉之（之亶） 惠 昇之 約 峻（之秀） 深（珉）

玄之（之戴） 泰（戢） 標之（之鎮） 彪（奐） 綸之（之延） 遷（紹）

疑之 華 羅雲（之弘） 融 德元（晏） 昕（之綸）

凝之 琨（懌） 曇生 琛 進之（之輿） 清（之進）

肅之 陋之（之崑） 晉 曜 爽

徽之 洮之（之希） 曄（之韶） 弼

操之 虔之 悅之（之靖） 彤

雄（覽從祖兄） 渾（雄） 戎（渾） 万（戎） 獻之 裕之（之悅） 進之（之納） 叡

乂 衍（乂） 興 越之（元虎） 坦之（之恂） 遂之（之琰） 肅

愔 玄（邗） 臨之 烈之 珪之（遐之從弟） 秉

詡 詹（澄） 望之（之詡） 韶之（之偉） 元弘（之泰） 長文（定）

澄 徽 楨之（之徽） 佟

靖之（之獻） 橫之（之乾）

納之（之臨） 秀之（之昇）

瓌之 延之

泰之（之望） 思玄（羅雲）

思徵

思遠

晏（普曜）

詡

晏之（之沖）

素（弘充）

一世

琅邪王氏本居皐虞後徙臨沂漢大夫吉生御史大夫駿駿生漢大司空崇崇孫後漢中大夫遵生青州刺史仁仁四子曰誼曰叡曰典曰融（字少主叢太守　虞宰裕表二首　罕叔生誼　叡典融）

二世

融字巨偉辟公府不就

祥　融子字休徵晉太保睢陵公泰始五年薨年八十五謚曰元

覽　融子字玄通晉光祿大夫卽丘子咸寧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曰貞

雄　覽從祖兄魏幽州刺史

[illegible]弟

三世

肇　祥子晉給事中始平太守以嫡子庶不得封

夏　祥子蚤卒不得封

馥　祥子嗣封睢陵侯晉上洛太守謚曰孝

烈祥子蚤卒

芬祥子蚤卒

義覽子字士初晉撫軍長史（晉史導傳作鎮軍司馬）襲即丘子

基覽子字士先晉治書御史

會覽子字士和晉侍御史

正覽子字士則晉尚書郎

彥覽子字士治晉中護軍

琛字子瑋晉國子祭酒

渾[redacted]子晉涼州刺史[redacted]陵亭侯

乂雄子字叔元魏平北將軍

四世

俊[redacted]子晉太子舍人永世侯

[redacted]子嗣封[illegible]陵侯百散騎郎

導數子字茂[redacted]小字阿龍[redacted]太保司徒大司馬太傅丞相勢封[redacted]丘子進封武[redacted]侯又進封始興郡公咸和五年薨年六十四謚曰[redacted]獻

穎[redacted]子字茂英晉議郎不過江年二十卒、

敞[redacted]子字茂平晉辟丞相祭酒不就不過江襲封堂邑公年二十二卒

含基子字處弘晉光祿勳驃騎將軍

敦基子字處仲小字阿黑晉大將軍年五十九卒導從兄

舒會子字處明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彭澤縣侯謚曰穆

邃會子字處沖晉平西將軍

廙正子字世將晉平南將軍護南蠻校尉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

曠正子晉淮南太守

彬正子字世儒晉光祿勳尚書右僕射年五十九卒贈特進謚曰肅

稜琛子字文子晉豫章太守為王敦所害敦從兄也

侃琛子晉吳國內史

戎渾子字濬沖晉司徒襲封京陵公後以功封安豐縣侯食邑二千戶薨年七十二謚曰元敦衍從兄

衍乂子字夷甫晉中領軍尚書令太尉年五十六卒

愔乂子臨淮太守

詡夷甫弟字季胤晉修武令

澄乂子字平子晉建威將軍荊州刺史軍諮祭酒南鄉侯年四十四卒謚曰憲

五世

遐俊子字栢子晉鬱[illegible]太守贈光祿大夫謚曰靖

悅導子字長豫小字阿太一曰大郎晉吳王友中書侍郎贈常侍始興見其子

恬導子字敬豫小字阿誰或曰螭亮晉後將軍給事中吳國會稽內史（一作是郡太守）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謚曰憲

[illegible]導子字敬和晉建武將軍中領軍升平二年卒年二十六

福導子字敬祖晉元帝撫軍參軍龔武岡侯蚤卒

劭導子字敬倫小字大（又吾）建武將軍尚書僕射中領軍卒贈車騎將軍謚曰詹

薈導子字敬文晉鎮軍將軍散騎常侍贈衛將軍

瑜舍子晉散騎常侍

應本舍子為敦後晉武衛將軍

晏之舒子晉護軍參軍爲蘇峻所害

允之舒子字深（一作淵）猷晉建武將軍錢唐令衛將軍番禺縣侯年四十卒謚曰忠

頤之廙子襲爵晉東海內史

胡之廙子字脩齡晉司州刺史

耆之廙子字脩載晉中書郎

羡之廙子晉鎮軍掾

羲之曠子字逸少小字阿菟晉臨川太守右將軍會稽內史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藉之彬兄子安成太守

彭之彬子字安壽小字虎㹠晉黃門郎襲爵

彪之彬子字叔虎小字虎犢晉光祿大夫尚書令儀同三司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謚曰簡

翹之彬子晉光祿大夫

方戎子年十九卒

興戎庶子襲爵

玄衍子字眉子晉陳留太守

詹澄子蚤卒

徽澄子字幼仁小字荆產晉右軍司馬

六世

恪遐子領軍將軍

臻遐子崇德衛尉

混本恬子爲悅嗣字奉正晉丹楊尹襲爵贈太常

洽恬子

珣洽子字元琳小字法護或曰阿苽晉前將軍司徒東亭侯卒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

珉洽子字季琰小字僧彌代獻之爲中書令時謂小
令太元十三年卒年三十八贈太常
謐本劭子爲協後字稺遠襲封武岡侯桓玄太保義
熈三年卒贈司徒謚文恭
穆劭子字伯遠晉臨海太守
默劭子晉吳國內史左光祿大夫
恢劭子晉右衞將軍
歆薈子晉建武將軍吳國內史
懌薈子不慧
崑之晏之子嗣爵
晞之允之子嗣爵
仲之允之子
茂之胡之子字興元晉陵太守
承之胡之子
和之胡之子字興道永嘉太守
隨之耆之子晉上虞令
偉之羨之子本國晉郎中令
玄之羲之子蚤卒
凝之羲之子晉江州刺史大將軍會稽內史（字叔平）
渙之羲之子

肅之羲之子字幼恭晉中書郎驃騎咨議
徽之羲之子字子猷晉黃門侍郎太元十三年卒與獻
之同特
操之羲之子字子重晉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羲之子字子敬晉中書令時謂大令贈侍中特
進光祿大夫謚曰憲
越之彪之子晉撫軍參軍
臨之彪之子晉東陽太守
望之翹之子不仕

七世

欣之恪子豫章太守
懽之恪子廣州刺史
嘏混子字偉世宋中領軍尚書侍中始興公
誕混子晉雉鄉侯宋作唐縣侯輔國將軍
弘珣子字休元宋錄尚書事太保中書監文昭公
虞珣子字休仲宋廷尉卿
柳珣子字休季宋光祿大夫東亭侯
孺珣子宋光祿大夫
曇首珣子宋侍中太子詹事豫寧縣侯元嘉七年卒
年三十七謚曰文

朗珉子宋侍中

練珉子宋侍中

瓘謐子

球謐子字蒨王宋尚書左僕射年四十九卒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琇謐子

簡穆子

智穆子宋五兵尚書

翹穆子

僧朗默子宋右僕射

鑒默子

惠默子字令明宋贈太常

泰廞子爲王恭所殺

華廞子字子陵宋侍中右將軍新建縣矦元嘉四年卒年四十三謚曰憲

琨懌子齊侍中襲爵年八十四卒贈左光祿大夫

陋之崑之子襲爵

沖之晞之子

肇之晞之子襲爵

裕之茂之子字敬弘宋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二十四年薨年八十八謚文貞

鎮之隨之子字伯重宋宣訓衞尉

弘之隨之子字方平不仕元嘉四年卒

韶之偉之子字休泰宋祠部尚書給事中

楨之徽之子字公幹晉侍中

靖之獻之子宋司徒左長史本獻之另子

納之臨之子字永言宋御史中丞

瓌之臨之子字道茂宋司空咨議參軍

泰之望之子不仕

八世

恢嘏子宋游擊將軍襲爵

偃嘏子字子游宋左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

翊誕子蚤卒

錫弘子字寡光宋左衞率江夏内史

深虞子字景度宋新安太守

猷柳子字世倫宋侍中光祿大夫襲封東亭矦梁侍中謚康矦

遠孺子字景舒宋光祿勳

微孺子字景立宋贈秘書監中書侍郎

僧謙孺子宋太子舍人

[illegible]綽曇首子宋中書侍郎侍中襲封豫寧侯爲元凶所

誅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愍

僧虔曇首子齊侍中左光禄開府儀同三司永明三

年薨年六十贈司空謚簡穆

奐本粹子爲球後齊左僕射給事中雝州刺史

楷僧綽子宋太中大夫

粹僧綽子字景深小字彥孫齊黃門侍郎

彧僧綽子爲智後字景文宋太傅年六十卒贈開府

儀同三司謚曰懿

定侯華子嗣爵

範之沖之子字貞子宋武陵内史

恢之裕之子宋新安太守

瓚之裕之子宋吏部尚書謚貞子

昇之裕之子宋都官尚書

標之鎭之子宋安復令

羅雲弘之子宋平西長史

曇生弘之子宋吏部尚書太常卿

普曜弘之子宋秘書監

曔韶之子宋臨賀太守

悅之靖之子宋侍中

准之納之子字元魯宋丹楊尹贈太常

逡之瓌之子字宣約齊南康相光禄大夫

珪之逡之從弟齊長水校尉

元弘泰之子宋平固令

九世

藻偃子宋東陽太守

懋偃子字昌業宋光禄大夫南鄉侯

攸偃子字昌達宋太宰中郎贈給事黃門侍郎

僧亮錫子襲爵華容公齊受禪降爵爲侯

僧衍錫子宋位侍中

僧達錫子宋中書令黃門郎

瞻猷子梁侍中吏部尚書

僧祐遠子字胤宗齊黃門郎

儉僧綽子字仲寶齊侍中尚書令太尉襲豫寧侯永

明七年薨年四十八南昌文憲公

遜僧綽子宋丹楊丞晉陵太守

慈僧虔子字伯寶齊冠軍將軍永明九年卒贈太常謚

曰懿

志僧虔子字次道梁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安

攝僧虔子梁太中大夫

彬僧虔子字思文梁祕書監謚曰惠

寂僧虔子字子玄梁秘書郎年二十一卒

藴楷子字彥深小字阿答宋湘州刺史給事黃門侍郎吉陽男伏誅

份粹子字季文宋安成內史齊尚書左僕射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監丹陽尹謚胡子

絢彧子字長素小字[illegible]宋秘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

繢[illegible]子字叔素襲封曲安侯齊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謚靖子

約[illegible]子梁侍中左尚[illegible]廷尉

彪奐子

融奐子齊中庶子

琛奐子齊司徒從事中郎

爽奐子

弼奐子

肦奐子

叡奐子

肅奐子後魏楊州刺史

秉奐子後魏幽州刺史

長定侯子嗣新建侯

佟定侯子嗣封

横之範之子字孟光南郡太守

秀之昇之子字伯奮齊輔國將軍吴興太守謚簡子

延之昇之子字希季齊尚書左僕射謚曰簡

思立羅雲子

思徵羅雲子

思遠羅雲子齊侍中年四十九卒贈太常謚曰貞子

晏普曜子字休默一字士彥齊驃騎大將軍太子少傅

詡普曜子齊少府卿廣州刺史

與之淮之子宋征虜將軍

素元弘子

十世

瑩懋子字奉先梁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謚曰靖

亮攸子字奉叔梁中軍將軍豫寧縣公左光祿大夫謚煬子

茂璋僧衍子字脩光梁給事黃門侍郎

道琰僧達子宋廬陵內史

長玄瞻子

藉僧祐子字文海齊作唐侯相中散大夫

騫儉子字思寂一字玄成梁給事中侍中中書令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金紫光禄大夫諡曰安

暕儉子字思晦梁國子祭酒卒諡曰靖

泰慈子字仲通小字養梁驍騎將軍諡曰夷

筠揖子字元禮一字德柔小字炬梁太子詹事六十九遇賊卒

琳份子字孝璋齊司徒左長史

儁績子不慧齊建安太守

誦融子後魏黃門侍郎

衍融子魏侍中

翊琛子後魏國子祭酒

紹肅子後魏中書侍郎

理肅子齊著作佐郎

謙之禎之子

儉之禎之子

峻秀之子字茂遠梁金紫光禄大夫諡惠子

綸之延之子字元章齊侍中都官尚書

德元晏子初名湛宋車騎長史

進之輿之子梁左衛將軍建寧公

十一世

寶瑩子梁新安太守嗣爵建城縣公

沖茂璋子字長深陳特進光禄大夫東安亭侯年七十六卒贈司空諡元簡

融道琰子字元長齊中書郎寧朔將軍年二十七卒

規騫子字威明梁左戶部尚書南昌侯卒贈光禄大夫諡曰文

承暕子字安期梁國子祭酒黃門侍郎卒諡曰章

幼暕子梁東陽太守

訓暕子字懷範小字文殊梁侍中年三十六卒諡温子

廓泰子

祥筠子陳黃門侍郎

銓琳子字公衡梁駙馬都尉侍中丹楊尹

錫琳子字公嘏梁吏部郎年三十六卒贈侍中諡貞子

僉琳子字公會梁太子中庶子贈侍中諡通子

通琳子字公達梁黃門郎陳侍中特進諡曰成

勱琳子字公齊陳司空諡温子

質琳子字子貞陳都官尚書諡安子

固琳子字子堅陳中書令太常卿諡恭子

克儁子侯景太宰侍中錄尚書事陳尚書左僕射

孝康誦子後魏尚書郎中

儁康誦子齊文襄中外祭酒

深翊子東魏開府記室參軍

遷紹子襲爵

昕綸之子

清進之子陳安南將軍中盧公

十二世

瑒沖子字子璵陳侍中贈特進謚光子

瑜沖子字子瑤陳侍中謚貞子

褒規子字子淵後周光祿大夫少司空石泉康侯

溥銓子字伯雅

陟錫子

偍錫子

寬固子陳侍中

元楷肅曾孫兵部郎中

元壽肅曾孫吏部郎中

猛倩子字世雄本名勇隨開府儀同三司歸仁縣公

謚曰成

此瑯邪王氏也與晉陽王氏異譜然世說云王武子與從兄恬不平則初亦一族其載王氏有兩渾（一知子一）（戎父）兩澄（一衍弟一濟弟）兩安期（一含子一湛子）兩愷（一字茂仁一字君夫）兩綏（一愉子一戎子）兩處沖（一遐一湛）兩乂（一衍父一緒父）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

柔　機（柔）　默（[illegible]子）　佑（默）　嶠（佑）　淡（嶠）　度世（淡）　華（[illegible]）　和（華）

澤　昶（澤）　沈（機）　浚　詡　藻（詡）　將（藻）　恭　簡（恭）

渾（昶）　尚（渾）　卓（濟）　遵業（[illegible]）　紐　熙　墨亨

深　濟　胄　瑒之（述）　[illegible]　履（[illegible]）　慧龍（[illegible]）

淪　澄　述（承）　處之（述）　愷（坦之）　爽

湛　汶　延（[illegible]）　禕之　愉　綏（愉）

承（湛）　又（[illegible]）　國寶　納

[illegible]　緝

緒（國寶弟）

一世

威十九世孫生柔生澤

二世

柔字叔優漢匈奴中郎將

澤字季道漢代郡太守

三世

機柔子魏東郡太守

昶澤子字文舒魏司空京陵侯謚曰穆

四世

默昶兄子字處靜魏尚書

沈機子字處道魏鎮南將軍晉御史大夫尚書令博陵公泰始二年薨謚曰元

渾昶子字玄沖襲京陵侯晉錄尚書事元康七年薨年七十五謚曰元

深昶子字道沖冀州刺史

淪昶子字太沖大將軍參軍

湛昶子字處沖晉汝南内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

五世

佑默子晉北軍中侯

浚默子字彭祖嗣爵晉幽州刺史

尚渾子以父功晉封關内侯

濟渾子字武子晉太保累遷侍中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

澄渾子字道深

汶渾子字茂深

承湛子字安期襲爵藍田縣侯晉鎮東府從事中郎東騎將軍東海太守年四十六卒

六世

嶠佑子字開山晉廬陵太守謚曰穆

訥佑子字文開新淦令

卓濟子字文宣嗣爵晉給事中

聿濟子字茂宣襲母公主爵封敏陽矦

述承子字懷祖晉尚書令襲封藍田矦年六十六大和三年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避帝諱改曰簡

延緒祖

七世

淡嶠子晉右衛將軍侍中尚書廣州刺史

濛訥子字仲祖晉司徒左長史年三十九卒

導素浚孫

坦之述子字文度小字阿訥晉中書令北中郎將左衛將軍襲封藍田矦年四十六卒追贈安北將軍謚曰憲

處之述子字文將小字阿智州辟别駕不就

禕之述子字文邵小字僧恩晉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

乂緒父

八世

度世淡子驍騎將軍

脩濛子字敬仁小字茍子晉著作郎中軍司馬二十四卒

蘊濛子字叔仁小字阿興晉左將軍左僕射會稽內史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光祿大夫

崇之導素子

愷坦之子字茂仁襲爵大元末爲侍中右衛將軍贈太常

愉坦之子字茂和驃騎司馬輔國將軍桓玄尚書左僕射前將軍

國寶坦之子晉尚書左僕射後將軍丹楊尹

忱坦之子字元達小字佛大晉建武將軍荊州刺史卒贈右將軍謚曰穆

緒國寶從弟祖延蚤終父乂撫軍琅邪內史與國寶亂政爲王恭所討

九世

華蘊子蚤卒

恭蘊子字孝伯小字寗晉前將軍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

熙蘊子字叔和小字齊

履蘊子

爽蘊子字季明小字睹晉黄門侍郎侍中寧朔將軍

綏愉子字彦猷晉中書令冠軍將軍荊州刺史

納愉子

緝愉子散騎侍郎

十世

和華子秘書郎

簡恭子散騎郎

曇亨孫子宋給事中

慧龍緝子後魏寧南將軍荊州刺史長社穆侯

王太保（祥）　丞相　王公　司空　王茂弘　阿龍（並導）

大將軍　王大將軍　阿黑（並敦）　世將　平南　江州（並廙）

世儒（並彬）　王長豫　阿大　大郎（並悅）　王敬豫　吳郡

王擒　阿擒（並恬）　王領軍（洽）　王敬倫　大奴（並劭）　王衛軍（薈）

王司州　阿齡　王脩齡（並胡之）　王脩載（耆之）　虎㹠（彭之）　虎犢（彪之）

王右軍　右軍　逸少　阿菟　我家臨川（並羲之）　王丹陽（混）

王東亭　王元琳　法護　阿護　阿苽（並珣）　王僧彌

小令（並珉）　王武岡（謐）　東陽　阿林　江州（凝之）　王子猷

王黃門（並徽之）　王咨議（肅之）　子敬　大令　、阿敬　王令（並獻之）

王平北（乂）　衷甫　王太尉　太尉（並衍）　、王平子　阿平（並澄）

王安豐　濬沖　阿戎（並戎）　王眉子（玄）　王荊產（微）　司空（昶）

京陵（渾）　參軍（淪）　王汝南　武子　驃騎（並濟）　安期

東海　王車騎（並承）　王藍田　懷祖（並述）　王文度　王中郎

安北　王北中郎　阿訥（並坦之）　阿智（處之）　僧恩（禕之）　王僕射（愉）

王佛大　王大　阿大　王建武　王荊州（並忱）　王長史（[illegible]）

長史　仲祖（並濛）　王敬子　王敬仁（並脩）　王光祿　王孝伯

王甯（並恭）　王齊（熙）　王睹（爽）

陳國陽夏謝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衡 鯤（衡） 尚（鯤） 康（本奕子出後尚） 肅（本淵子出後康） 靈祐（本虔子出後肅） 鳳（靈運） 超宗（鳳） 才卿（超宗） 藻（才卿） 禕（僑） 貞（藺）

裒 奕（裒） 淵（奕） 玩（靖） 靈運（瑍） 萁（絢） 璟（瀹子） 幾卿 哲（譓） 儼（諓）

據 靖 虔 絢（重） 紹（瞻） 謨（朏） 微（璟） 僑（覽） 佔

安 玄 瑍（玄） 瞻 枼（晦） 颺（莊） 諼 札 藺（經）

万 朗（據） 重（朗） 晦 世平 朏 譓 嘏（舉）

石 允 裕（允） 𣊍 瓀（恂） 顥 覽 經（安玄世孫）

鐵 瑤（安） 純 [illegible] 肌 嵸 舉

琰 甝 恂（裕） 莊 瀹

韶（万） 述 綜（述）

汪（石） 該（瑤） 約

邈（鐵） 模 綷

沖（鐵） 澹 承伯（本模子出後該）

璞 曜（思）

肇（琰） 弘微

峻 曷（[illegible]復子出後明慧）

混 惠連（方明）

思（韶） 惠宣

喻 復（明慧從兄）

明慧（本忠子出後汪）

方明（沖）

一世

纘典農中郎將生衡

衡纘子國子祭酒

二世

鯤衡子字幼輿以功封咸亭侯豫章太守四十三卒贈大常謚曰康

裒衡子字幼儒太常卿吏部尚書

三世

尚鯤子字仁祖小字堅石初爲王導掾襲爵咸亭侯鎮西將軍卒年五十贈散騎常侍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

奕裒子字無奕晉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贈鎮西將軍

據裒子字玄通小字虎子號中郎年三十三卒

安裒子字安石晉尚書左僕射太保贈大傅年六十六卒謚文靖

万裒子字万石晉豫州刺史淮南太守散騎常侍卒年四十三

石裒子字石奴晉中軍將軍尚書令南康郡公開府儀

同三司六十二卒贈司空謚曰襄

徽奕三子字鐵石永嘉太守

四世

康本奕子出後尚

淵奕子字叔度小字末義興太守

靖奕子太常

玄奕子字幼度小字遏晉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封康樂公太元十三年卒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獻武

朗據子字長度小字胡兒晉東陽太守蚤卒

允據子字令度宣城內史

瑤安子襲爵琅邪王友蚤卒

琰安子字瑗度小字末婢晉輔國將軍以功封望蔡縣公會稽內史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謚忠肅

韶萬子字穆度小字封車騎司馬三十三卒

汪石子嗣爵蚤卒

邈鐵子字茂度晉侍中吳興太守為孫恩所害

沖鐵子字秀度晉中書郎為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

五世

肅本靖子出後康

玩靖子豫寧伯

虔靖子

瑍玄子秘書郎蚤卒

重朗子字景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

裕允子字景仁宋武帝尚書左僕射義熙十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純允子字景懋劉毅衛軍長史南平相

魋允子字景魋司徒右長史

述允子字景先小字道兒宋吳興太守左衛將軍

該瑤子嗣爵東陽太守

模瑤子光祿勳

澹瑤子字景恬柏玄太尉柴桑侯元熙中為光祿大夫兼太保持冊禪宋宋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璞瑤子字景山光祿勳

肇琰子晉驃騎將軍為孫恩所害贈散騎常侍

峻琰子晉建昌侯為孫恩所害贈散騎侍郎

混琰子字叔源小字益壽襲爵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

思韶子一名恩字景伯晉黃門郎武昌太守四十七卒

喻復明慧從兄明

方明沖子宋侍中丹楊尹會稽太守

六世

靈祐本虔子出後譜

靈運瑍子小字客兒襲封康樂公宋永嘉太守臨川內史元嘉十年伏誅年四十九

絢重子字宣映宋文帝鎮軍長史蚤卒

瞻重子字宣遠（名檐字通遠）宋豫章太守年三十五卒

晦重子字宣明宋領軍將軍散騎常侍建平郡公伏誅年三十七

皭重子字宣鏡宋黃門侍郎

遯重子

恂裕子字泰温鄱陽太守

綜述子太子中舍人與范曄謀反伏誅

約述子亦以范曄伏誅

緯述子尚宋文帝長城公主正員郎

承伯本模子出後該有罪國除

曜思子小字阿多御史中丞

弘微思子繼從叔峻名密避所繼諱以字行宋中庶子侍中建昌縣侯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贈太常

暠喻復子出後明慧宋受禪國除

惠連方明子宋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年三十七卒

惠宣方明子臨川太守

七世

鳳靈運子隨靈運徙嶺南蚤卒

世基絢子

紹瞻子

世休晦子

世平皭子

孺子恂子宋西陽太守

朓緯子字玄暉齊中書郎東海太守尚書吏部郎下獄死年三十六

莊弘微子字希逸宋中書令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憲子

八世

超宗鳳子齊竟陵王征北咨議

璟孺子子[illegible]左戶尚書侍中

謨朓子梁[illegible]安令王府咨議

颺莊子[illegible]晉平太守贈金紫光祿大夫

朏莊子字敬沖齊侍中司徒尚書令中書監謚曰靖

顥莊子字仁悠宋豫章太守齊竟陵王友吏部北中郎長

嵸莊子

瀹莊子字義潔齊太子詹事永泰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

九世

才卿超宗子

幾卿超宗子梁左光祿長史

徵璟子南蘭陵太守

諼朏子司徒左長史東陽內史

譓朏子右光祿大夫

覽瀹子字景[redacted]吳興太守贈中書令

舉瀹子字言揚梁尚書令太清二年卒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世

藻才卿子

栝譓子字穎豫梁廣陵太守陳吏部尚書卒謚康子

僑覽子一云父玄大梁侍中字國美太清元年卒

札覽子一云父玄大梁侍中字[redacted]高湘東王咨議

嘏舉子字含茂梁侍中中書令郎官尚書卒謚光子

綏安七世孫北中郎咨議參軍

十一世

稈僑子

僾嘏子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

伷嘏子尚書僕射

藺經子字希如梁散騎常侍見孝義傳

十二世

貞藺子字元正陳丹陽丞父子並見孝義傳

別族

謝太傅同時有謝奉者會稽人字弘道安南將軍謝氏譜云祖端父鳳弟聘字立遠侍中廷尉卿非陽夏族也

謝幼輿　謝豫章（並鯤）　謝尚書　尚書（並裒）

謝仁祖　謝鎮西　堅石　謝掾（並尚）

征西　晉陵（並奕）　虎子　中郎（並據以居兄弟之中故謂之中郎中音丁仲切万稱中郎異此）

太傅　謝公　謝太傅

安石　僕射　文靖（並安）　謝中郎

阿大中郎　阿万（並万）　石奴（石）　封胡遏末（韶朗玄淵）

謝遏　車騎（並玄）　謝胡兒　東陽（並朗）

末婢（琰）　益壽（混）　謝康樂（靈運）　謝安南（奉）

泰山南城羊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續	祕（續）	祉（祕）	秉（繇）	楷（忱）	綏（楷）	孚（綏）	法興（祜玄孫）
	衜	繇	給	權	賁（曼）	輔	戎（玄保）
	耽	發（衜）	式	曼（暨）	不疑（權）	玄保	咸
		承	亮	聃		欣（不疑）	粲
		祜	忱（一作陶）			徽	希（玄保兄子）
		瑾（耽）	倫（發）				
		琇	暨（一作監）				
			伊				
			篇（發子出後祜）				
			玄之（瑾）				

一世

續字興祖祖侵漢安帝司隸校尉父儒桓帝太常續南陽太守四十八卒

二世

祕續子京兆太守

衜續子上黨太守

耽續子太常

三世

祉祕子魏郡太守

繇祕子車騎掾

發衜子孔融外孫位都督淮北護軍

承衜子蚤卒

祜衜子蔡邕外孫字叔子晉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卒年五十八贈侍中太傅謚曰成進封鉅平侯

瑾耽子尚書右僕射

琇耽子字稚舒晉甘露亭侯散騎常侍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威

四世

秉繇子字長達出後祕

給繇子

式繇子

亮繇子字長玄晉大鴻臚為劉元海所害

忱繇子（一作陶）字長和晉徐州刺史太傅長史掌家陰侯

倫發子散騎常侍高陽相卒年六十

暨發子（一作監）陽平太守

伊發子車騎晉充揚州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張昌所殺贈鎮南將軍

篇本發于出後祜嗣鉅平侯散騎常侍

玄之瑾子晉光禄大夫持進興晉侯侍中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五世

楷忱子晉尚書都官郎

權忱子黃門郎

曼暨子字祖延王敦右長史晉丹楊尹爲蘇峻所害贈太常

聃暨子字彭祖晉

六世

綏楷子中書侍郎

賁曼子尚明帝南郡悼公主祕書郎蚤卒

不疑權子桂陽太守

七世

孚綏子字子道

輔綏子字幼仁

玄保綏子宋金紫光禄大夫散騎常侍特進卒謚曰定

欣不疑子字敬元宋新安太守中散大夫元嘉十九年卒

徽不疑子字敬猷宋河東太守

八世

法興祜　封鉅平侯黨桓玄誅

戎玄保子宋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

咸玄保子

粲玄保子

希玄保兄子字泰聞宋寧朔將軍廣州刺史

別族

固字道安臨海太守

鑑字景期太子左衞率豐城縣侯光禄勳

曇謝安甥

已上三人皆泰山人恐亦一族

羊叔子　羊公　太傅（[illegible]祜）　羊長和（忱）

子道　羊侯（並孚）　羊稚舒（琇）

潁川鄢陵庾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十三世

乘　嶷（乘）（遁）袞　怞（袞）頠（蔑）準　悅（準）道　騫　儼　彌　持

遁　峻　琛　蔑　會　楷　鴻（楷）倚遠　曜　傪容

珉（峻）澤　羲　恒（和）登之　弘遠　漪　曇嬰（泳）

琮　楫　龢　玄之（統）仲文　徽之　泳

敳　亮（琛）統（懌）攸之（希）

懌　希（冰）叔璧（友）

冰　襲　廓（蘊）

條　友

翼　蘊

倩

邈

柔

方之（翼）

爰之

一世

乘漢司徒辟有道徵不就

二世

嶷乘子魏太僕

遁乘子廉退不仕以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

三世

遁子諸史不傳

峻遁子字山甫晉秘書監御史中丞侍中諫議大夫

常侍

四世

袞[illegible]子字叔褒見晉孝友傳府部庾昱行

琛[illegible]子字子美見晉外戚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咸寧六年薨謚文康

珉峻子字子琚晉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長岑男追謚貞

琮峻子字子躬太尉掾

敳峻子字子嵩晉吏部郎爲石勒所害

五世

怞袞子

蔑袞子中興初侍中

澤袞子

楫袞子

亮琛子字元規晉司空贈太尉謚文康

懌琛子字叔預晉輔國將軍西中郎將年五十卒謚

衛將軍謚曰簡

冰琛子字季堅晉會稽内史車騎將軍贈司空謚忠成

脩琛子字幼序琛諸子中最凡劣贈左將軍

翼琛子字穉恭晉征西將軍永和九年卒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

六世

願羨子安成太守

會亮子字會宗小字阿恭年十九爲蘇峻所害

羲亮子字羲叔小字道恩晉吳國内史

龢亮子小字道季晉中領軍

統懌子字長仁小字赤玉晉建威將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

希冰子字始彥晉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護軍將軍

襲冰子

友冰子字惠彥又字弘之小字玉臺晉中書郎東陽太守

蘊冰子晉廣州刺史

倩冰子字少彥小字倪太宰長史

邈冰子會稽王參軍

柔冰子晉散騎常侍

方之翼子代翼守襄陽

爰之翼子字仲眞小字園客輔國將軍

七世

準羲子豫州刺史西中郎將

楷羲子西中郎將爲桓玄所害

恒和子字敬則尚書右僕射贈光祿大夫

玄之統子宣城内史

攸之希子

叔宣友子右衛將軍

廓蘊子東陽太守

八世

悅準子字仲豫晉司徒右長史義熙中江州刺史

鴻楷子字伯鸞

登之廓子字元龍宋豫章太守

仲文廓子宋廣平太守吏部尚書

九世

道愍冰玄孫齊射聲校尉見南史孝義傳

仲遠登之子宋豫章太守贈侍中

弘遠仲文子字士操齊江州長史

十世

徽之弘遠從弟御史中丞

佩玉　沭五世孫宋長沙內史

曜　弘遠子年十四代父外

漪　徽之子齊邵陵王記室

泳　徽之子

十一世

沙彌　佩玉子梁長城令見南史孝義傳

仲容　漪子字子仲安成王中記室尚書左丞

晏嬰　泳子

十二世

持　沙彌子字元德梁尚書左丞錄　見南史孝義傳

別族

又闡字仲初亦潁川鄢陵人與亮同族祖輝字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闡仕至吳國內史年五十四卒諡曰貞子書嗣之湘東太守

庾公　庾太尉　司空　允規

庾文康（並亮）　司空　庾吳郡（並冰）　庾穉恭

庾征西　小庾　庾小征西（並翼）　庾道恩（羲）

庾道季（和）　庾長仁（統）　王嘉宗（蒼）　庾倪（倩）

園客（爰之）　伯鸞（鴻）　庾子躬（琮）　庾子嵩

庾守郎（並敳）　庾仲初（闡）

潁川潁陰荀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遂

（遂）昱　彝（昱）　攸（彝）　緝（攸）　彪（孫攸）　蔌（彪）　𩬪（蔌）　藉（藉）　倳（倳）　赤松（子）

淑

曇　衛　析（衛）　適　顥（湛）　澹（羨）　羨　猗（羨）　龔（恂）

旉（淑）　悅（儉）　紹（紹）　融（紹）　愔（惲）　晙（攸）　序（悅）　洹（序）

儉　衍（組）　閎（諶）　鮎（惲）　愷　緯　歆

組　諶　惲（彧）　霬　悝　邃（番）　識（悝）

靖　彧（一作俁）　俁　寓（俁）　羽（寓）　門　汪（邃）

燾　棐　詵　徽　緝（昌）　奕（俁）　逵（彧）

詵（一作汪）　顗　昌（顗）　藩　顒

爽（一作諝）　棨（組）

肅　眄（棨）

一世

遂　荀卿十一世孫

二世

淑　遂子字季和朗陵侯相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

三世

昱（淑）子字伯脩沛相與竇武謀誅官官死

曇（淑）子字元智廣陵太守以昱禁錮終身

旉淑子

儉淑子朗陵長蚤卒

緄淑子濟南相

靖淑子字叔慈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謚玄行

先生

燾淑子

詵淑子

爽淑子（一作諝）字慈明漢司空六十三卒

肅淑子

四世

彝曇子州從事

衢曇子

悅儉子字仲豫漢黃門侍郎累遷祕書監侍中年六

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衍緄子字休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封列矦

諶緄子字友若

彧緄子（一作郁）字文若漢侍中尚書令萬歲亭矦光祿

大夫參丞相軍事年五十卒謚曰敬咸熙二年贈

太尉

棐爽子射聲校尉

五世

攸彝子字公達漢中軍師陵樹亭矦魏尚書令年五

十八建安十九年卒謚曰敬

祈衢子字伯旗濟陰太守

紹衍子太僕

閎諶子字仲茂太子文學掾黃門侍郎

惲彧子字長倩虎賁中郎將又閎從孫亦曰惲字

景文太子中庶子恐非是

俁彧子字叔倩御史中丞

詵彧子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蚤卒

顗彧子字景倩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建始

十年薨謚曰康

粲彧子字奉倩卒年二十九

晒棐子蚤亡

六世

緝攸子蚤没

適攸子嗣爵

融紹子字伯雅與王弼鍾會齊名洛陽令參大將軍

軍事

甝惲子嗣爵散騎常侍廣陽鄉矦年三十薨

霣惲子中領軍贈驃騎將軍謚貞矦
寓俁子字景伯與裵楷王戎齊名晉尚書
徽顗從孫爲顗後
昺眪子字公曾晉侍中濟北郡公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太康十年卒贈司徒謚曰成

七世

彪攸孫陵樹亭矦進封丘陽亭矦
顥彪子字愠伯羽林右監蚤卒
[illegible]霣子少府

愷霣子晉侍中南頓子征西大將軍
悝霣子護軍將軍贈車騎大將軍
羽寓子晉尚書
輯昺子嗣爵衞尉謚曰簡
藩昺子字大堅尚書令西華縣公年六十九建興元年薨贈太保謚曰成
組昺子字大章侍中司徒録尚書事太尉年六十五卒謚曰元

八世

崧顥子字景猷光禄大夫録尚書事年六十七咸和三年薨贈侍中謚曰敬
馗羨從弟
畯輯子嗣爵謚曰烈
綽輯子字彥舒司空從事中郎
邃藩子字道玄侍中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靖
闓藩子字道明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贈衞尉謚曰定
奕組子字玄欣散騎常侍侍中咸和七年卒贈太保謚曰定
羨崧子以祖昺功封穎陽亭矦

蕤崧子字令遠東陽太守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崧子字令則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北中郎將徐兗州刺史右軍將軍散騎常侍升平二年卒年三十八贈驃騎將軍
序馗子爲顗後封臨淮公
欽馗子
識畯子
汪邃子嗣爵
達闓子

十世

籍 褻子散騎常侍大長秋

猗 羨淡子

恂 序子嗣爵

十一世

伯子 猗子宋司徒左長史東陽太守

龍符 恂子嗣爵

十二世

赤松 伯子子尚書右丞

跋

淑ノ三：漢史云儉緄靖壽公汪袁漢書肅勇三國志云倚紛

靖壽詵爽肅勇世說云勇儉緄靖壽詵爽肅

荀朗侯（淑） 叔慈（靖） 文若 荀君（彧）

荀奉倩（粲） 荀中郎（緄） 荀濟北（爽）

尊經閣章

陳郡陽夏袁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

良 昌 安（昌） 賞（安） 彭（京） 賀（彭） 閎（賀） 秘（閎） 湛（質） 淳（湛） 植（淳） 覬（植）

璋 滂（璋） 京（安） 湯 平（湯） 忠 諳（忠） 豹 洵（豹） 顗（洵） 昂

敞 盱（敞） 成 弘 熙 堯（熙） 准 覬 象（覬）

湊（滂） 保（湊） 逢 紹（逢） 尚 宏（昌） 淑 粲（渥） 最（粲）

霸（從） 寓 隗 基（逢） 曜（術） 山松（方平） 景 儁 廓之

徽 奐 沖（準） 術 質（耽） 犁（生） 嶷

敏 準 耽（沖） 喬（瓌） 成子

亮（霸） 昂（猷） 明子

一世

良 漢平帝時太子舍人成武令

子

長子

三世

安 昌子字邵公漢司徒章和四年薨

四世

滂 璋子字公熙漢司徒

賁安子尚書郎

京安子字仲譽侍中蜀郡太守

敞安子字叔平漢司空

渙滂子字曜卿魏御史大夫

霸渙從弟字公恪魏大司農

徽渙從弟司徒辟不

敏渙從弟河隄謁者

五世

彭京子字伯楚漢南陽太守光祿勳議郎尚書

湯京子字仲河漢太尉司徒安國亭侯年八十六卒

有子十二人

盱敞子光祿勳

侃渙子字公然魏黃門選部郎遷尚書蚤卒

寓渙子字宣厚未官而卒

奧渙子字公榮光祿勳

準渙子字孝尼晉泰始中爲給事中

亮霸子河南尹尚書

六世

賀彭子字元服彭城相

平湯子蚤卒

成湯子字文開左中郎

逢湯子字周陽漢司空執金吾嗣侯贈車騎將軍號

特進諡宣文

隗湯子字次陽漢獻帝太傅

沖寧子字景玄光祿勳

七世

閎賀子字夏甫一字孟一向不仕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就家存沛相）

忠賀子字正甫沛相

弘賀子字[illegible]甫不應徵

紹逢孽子出後成字本初漢冀州牧兼督冀青幽并

四州太尉大將軍建安七年薨

基逢子太僕

術逢子字公路漢左將軍徐州刺史

耽沖子字彥道晉歷陽太守卒年二十五

瓌侃孫字山甫晉國子祭酒追贈光祿大夫諡曰恭

猷侃孫字申甫侍中衛尉卿

八世

祕忠子字永寧郡門下議生

譚紹子繼伯父字顯思青州刺史

熙紹子字顯雝幽州刺史
尚紹子字顯甫嗣冀州牧大將軍
曜術子吳郎中令
質耽子字道和琅邪內史東陽太守
喬瓌子字彥叔小字羊龍驃騎將軍湘西伯卒年三十
三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
勗猷子臨汝令

九世

湛質子字士深尚書右僕射義熙十四年卒贈侍中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敬
豹質子字士蔚丹楊尹太尉長史義熙九年卒
方平喬子大司馬掾琅邪太守
宏勗子字彥伯小字虎晉東陽太守時號袁家嗣美太
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

十世

淳湛子
洵豹子宋吳郡太守謚曰貞
濯豹子揚州秀才蚤卒
淑豹子字陽源宋太子左衛率爲元凶所害贈侍中
太尉謚忠憲公

山松方平子晉吳郡太守爲孫恩所害
翹子宏子
成子宏子
明子宏子臨賀太守

十一世

植淳子
顗洵子字國章宋安北將軍尚書左僕射
覬洵子
粲濯子字景倩初名愍孫宋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
司徒
景儁宏玄孫宋淮南太守

十二世

戩顗子黃門侍郎伏誅
昂顗子字千里梁司空薨年八十謚曰穆王
彖覬子字偉才小字史公齊侍中隆昌元年卒謚
曰靖
最粲子字文高年十七以救父爲齊高帝所害
廓之宏曾孫字思度齊殿中郎太子洗馬

別族

峻渙八世孫字孝高梁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

又煜之字元祖義熙初拜侍中祖王孫司徒從曾父
綸臨汝令又悅之字元禮驃騎咨議爲孝武所誅父朗
給事中並陳郡陽夏人

袁泰高（闕） 袁君尼 袁羊（喬）
袁彦伯 袁虎 袁開美（並宏）
袁彦道（耽） 袁府君（山松） 袁侍中（恪之）

（愚按相袁元和姓纂皆以安君爲一世熙是五世孫熙尚漢末人湊五世得豫喬東晉人若共爲一世指去不應如是之遠况豫袁愛叔乃去喬閔孫也則遂反與豫爲之孫同列合差六世又若可疑未知孰是）

河南陽翟褚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䂮	顗（䂮）	翜（顗）	希（翜）	爽（歆）	秀之（爽）	傳之（秀之）	淵（傳）	賁（淵）	霽（賁）	翔（向）	亮（玠）	遂良（亮）
	說	裒（洽）	歆（裒）		粹之	湛之	澄	蓁	向（蓁）	玠（蒙）		
	洽	熙			陸之	貞之	炤（法顯）	游（炫）	蒙（湲）			
	裕				梭之	法顯	炫	湲	隨			
	祥				浚之	悛之（裕之）	漨（叔之）		球（[illegible]）			
						叔之		續（[illegible]）				

一世

䂮字武良晉安東將軍

二世

顗䂮子

說䂮子

洽䂮子武昌太守

裕䂮子

祥䂮子

三世

翜顗子字謀遠晉護軍將軍散騎常侍年六十七咸康六年卒贈衛將軍諡曰穆

裒洽子字季野晉衛將軍中書令侍中録尚書事都

鄉亭侯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太傅謚元穆

四世

希裒子豫章太守

歆裒子字幼安散騎常侍秘書監

熙裒子

五世

爽歆子字弘茂小字期生晉義興太守贈金紫光祿大夫

六世

秀之爽子字長倩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宋武鎮西長史

粹之爽子

陟之爽子

裕之爽子晉史作諭之字叔度宋散騎常侍番禺縣男景平二年卒

淡之爽子晉史作炎之字仲原小字佛佛宋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廷尉卿左衛將軍侍中謚質

七世

儁之秀之子

湛之秀之子字休玄中書令宋丹陽尹尚書左僕射大明四年卒謚敬侯

貞之秀之子

法顯秀之子鄱陽太守

恬之裕之子

寂之裕之子著作佐郎蚤卒

八世

淵湛之子字彥回齊司徒錄尚書事驃騎將軍侍中薨年四十八贈太宰謚文簡

澄湛之子字彥道侍中右軍將軍

炤法顯子字彥宣召爲國子博士不拜

炫法顯子字彥緒齊散騎常侍卒年四十一贈太常

貞子

曖寂之子太宰參軍蚤卒

九世

賁淵子字蔚先齊侍中永明七年卒

蓁淵子字茂緒違武帝領前軍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

游炫子

澐字士洋炫子梁中書侍郎湘東王府咨議參軍

漢炫子御史中丞中書侍郎

續瓔子太子舍人

十世

霽賁子

向蓁子字景政侍中梁廬陵長史

蒙澐子太子舍人

隨澐子驃騎從事中郎

球續子字仲寶梁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給事中

十一世

翔向子字世舉梁吏部尚書太清二年卒

玠蒙子字溫理陳御史中丞贈祕書監

十二世

亮玠子唐左散騎常侍陽翟矦

十三世

遂良亮子唐中書令河南文忠公

褚季野　褚太傅　褚公（諱裒）　褚期生（奕）

河東聞喜裴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茂	潛（茂）	秀（潛）	濬（秀）	憬（濬）	嗣（彰）
	徽	黎（徽）	頠	嵩（頠）	原（開）
	輯	康	粹（黎）	該（出後戩）	成
		楷	苞	詵（粹）	範
		綽	純（康）	晌	
		頲（輯）	盾	軫（苞）	
			邵（一作郃）	丕	
			[illegible]	彬	
			輿（楷）	挹（憲）	
			瓚	殼	
			憲	開（武）	
			禮	湛	
			遜		
			遐（綽）		
			畿（頠從弟）		
			邈		
			武（頲）		

一世

茂字巨先漢靈時歷郡守尚書討李傕有功封
吉平侯（晉史云漢尚書令）

二世

潛茂子字文行魏大司農尚書令光祿大夫清陽亭
侯正始五年薨贈太常謚曰貞

徽茂子字文季魏冀州刺史蘭陵公謚曰武

輯茂子

三世

秀潛子字季彥魏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
廣川侯晉司空[illegible]鹿公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謚元公

黎徽子字泊宗一名演魏游擊將軍晉秘書監

康徽子字仲豫太子左衛率

楷徽子字叔則晉散騎常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臨海侯年五十五卒謚曰元

綽徽子字季舒黃門侍郎蚤卒追贈長水校尉

穎輯子司隸校尉

四世

濬秀子嗣爵晉散騎常侍蚤卒

頠秀子字逸民襲爵晉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左僕
射年三十四爲趙王倫所害

粹黎子晉武威太守

苞黎子秦州刺史

純康子黃門侍郎

盾康子徐州刺史

邵康子（一作卲）字道期爲晉元帝安東將軍府長史轉
散騎常侍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中郎將

廓康子中壘將軍

輿楷子字祖明襲爵散騎侍郎謚曰簡

瓚楷子字國寶中書郎

憲楷子字景思[illegible]豫州刺史沒中[illegible]將石勒大中大夫
司徒

禮楷子

遜楷子

遐綽子太傅東海王主簿

嶷頠從弟

邈頠從弟字景聲太傅從事中郎

武穎子字文懿[illegible]大將軍玄菟太守

五世

憬濬子不惠別封高陽亭侯

嵩頠子字道文中書黃門侍郎蚤亡

誐出後[illegible]散騎常侍以父功封武昌侯

詵粹子大常卿

晡粹子

軫苞子

丕苞子

彬苞子

掑憲子爲石虎所誅

㲉憲子石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爲虎所誅

開武子字景舒慕容太常祭酒

湛武子字仲則河南太守

六世

翽軌子西涼武都太守

原開子

成開子

範開子

裴族

啓字榮期河東人父稱豐城令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祖昧父珪恐亦一族松之子駰駰子昭明昭明子子野

裴冀州（徽）　裴令公　元公（楷并）　裴僕射

裴公　裴成公（二）　裴散騎（遐）

陳郡長平殷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褒　旻（褒）　敞（旻）　羨（識）　浩（羨）　消（浩）　孝祖（羨曾孫）　汪（敞玄孫）　高明（汪）　不害（高明）　鈞（[illegible]）

璹　識（璹）　融　師（融）　仲堪（師）　簡之（仲堪）　仲文　孚（孝祖族子）　一疑（元素）　梵童（[illegible]）

茂　道裕（茂）　曠之　元素（仲堪孫）　恒　不占（道矜）

康　覬（康）　景仁（道）　道矜（景仁）　孚（淳）　不齊

仲文　穆（允）　淳（穆）　琛　不佞

叔獻　護（仲堪弟子）　沖　叙（寧）

允　淡

通（仲堪從弟）

一世

褒

二世

旻褒子

璹褒子

三世

敞旻子

識璹子濮陽相

四世

次識子字洪喬晉豫章太守光祿勳

融識子字洪遠晉太常

五世

浩羨子字淵源晉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永和十二年卒

師融子字子栢晉驃騎咨議參軍晉陵太守沙縣男

彦融子晉太常特進光祿大夫

康融子晉吳興太守

六世

涓浩子爲桓溫所害

仲堪師子振威將軍荊州刺史爲桓玄所害

道裕茂子叠六

覬康子字伯通晉南蠻校尉贈冠軍將軍

仲文康子東陽太守伏誅

叔獻康子南蠻校尉伏誅

允康子字子思吏部尚書贈太常

遹仲堪從弟楊佺期司馬

七世

孝祖羨曾孫宋冠軍將軍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

簡之仲堪子

曠之仲堪子剡縣令

景仁道裕子梁中書令卒贈侍中謚文成公

穆允子宋特進右光祿大夫始興王師謚曰元

道護仲堪弟子

八世

汪敞五代孫齊豫章王從事參軍

琰孝祖族子

元素仲堪孫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

道矜景仁子宋太中大夫

淳穆子字粹遠宋中書黃門侍郎

沖穆子字希遠宋御史中丞

淡穆子字夷遠宋吏部郎

九世

高明汪子梁尚書兵部郎

寧元素子

恒道矜子宋侍中度支尚書

孚淳子宋吏部郎撫軍長史

臻淳子字後同宋太子洗馬

十世

不害高明子字長卿陳給事中年八十卒

不疑高明子

不占高明子

不齊高明子

不佞高明子字季卿陳尚書左丞

叡寧子齊司徒從事中郎

十一世

釗叡子字季和梁駙馬都尉國子祭酒卒

梵童不佞子陳尚書金部郎

彤洪喬　彤豫章（並寅）　彤太常（融）　彤揚州

阿源（並沖）　彤荊州（仲堪）

會稽山陰孔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十三世

融　潛　笁（潛）　恬（笁）　偸（恬）　誾（偸）　靜（誾）　靈符（靜）　遐之（靈符）　琇（琇之）　幼孫（琇）

沖　侃（沖）　注　淝（坦）　靈運　深之　岱（涵）　處孫

奕　倫（奕）　安國　道民（倫）　景偉（歆孫膺）　瑾之（靈運）　佩（遷之）　紀之（岱）

羣　祗　靜民　楚之　淳（景偉）　覬（瑾之）　休孫（佩）

坦（注）　福民　瑗之　遜之（休孫）　道存

嚴（倫）　廞（涵）　鋭（琳之）

沈

一世

融魏相斌十二世孫字文舉漢北海相

四世

潛魏相斌十四世孫漢太子少傅避地會稽遂爲郡人

五世

笁潛子吳豫章太守

六世

恬笁子湘東太守

沖笁子丹揚太守

奕笁子全椒令

七世

愉恬子字敬康晉僕射餘亭侯鎮軍將軍散騎常
侍咸康八年卒年八十五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貞

佩沖子大司農

倫奕子黃門郎

羣奕子字敬林晉御史中丞

八世

闓愉子襲爵晉建安太守

汪愉子字德澤晉廣州刺史侍中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愉子字安國晉領軍將軍東海王師尚書右僕
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祗愉子字承祖郡功曹史

坦佩子字君平晉侍中散騎常侍廷尉卒年五十一
贈光祿勳謚曰簡

嚴倫子字彭祖吳興太守

沈羣子字德度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就

九世

靜闓子字季恭宋特進侍中贈開府儀同三司

混坦子嗣爵

道民嚴子宣城內史爲孫恩所害

靜民嚴子散騎侍郎爲孫恩所害

福民嚴子太子洗馬爲孫恩所害

歆沈子晉吳興太守廷尉侍中光祿大夫

十世

靈符靜子宋丹揚尹會稽太守贈金紫光祿大夫

靈運靜子著作郎

景偉安國孫齊散騎常侍

琳之歆子字彥琳宋祠部尚書

璩之歆子揚州從事

十一世

湛之靈符子

深之靈符子宋比部郎

琇之靈運子齊江夏內史

滔景偉子梁海鹽令

遙之沖五代孫宋水部郎

邈琳之子揚州中從事

十二世

臻琇之子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

岱滔子

佩遙之子齊通直郎

覬邈子字思遠宋司徒左長史侍中太子詹事

道存邈子黄門吏部郎南海太守

十三世

幼孫臻子梁無錫令

虔孫臻子

範岱子字法言陳史恩幸有傳

休源佩子字慶緒梁都官尚書謚貞子

孔北海（融）　孔車騎（愉）　孔僕射（安國）

孔廷尉（逗）　孔中丞（君平）

陳留圉江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蕤　祚（蕤）　統（祚）　彪（統）　敳（彪）　泊（敳）　湛　恁（湛）　斆　倩（斆）　紑（倩）　總（紑）

允　奉（[illegible]）　惇　[illegible]（[illegible]）　奐　[illegible]　濛　[illegible]　子[illegible]（成法）　暈

春　贊　逌（[illegible]）　[illegible]　僧安　微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緩

灌（[illegible]）　績（灌）　秉之（[illegible]）　[illegible]　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蒿（[illegible]深）

淹成（統六世孫）

謐（微）

一世

蕤譙郡太守亢父男

二世

祚蕤子字伯倫南安太守

允蕤子蕪湖令

奉蕤子宜春令

三世

統祚子字應元晉黄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

永嘉四年卒

濟允子安東參軍

曹允子尚書郎

四世

虨統子字思玄護軍將軍國子祭酒

惇統子字思悛晉徵拜博士著作郎不就永和九年卒年四十九

逌濟子字道載晉太常本州大中正卒年五十八

灌曹子字道羣晉御史中丞尚書中護軍

五世

敳虨子字仲凱琅邪內史驃騎咨議參軍

蔚逌子吴興太守

纂逌子給事中

績灌子字仲元御史中丞

六世

恒敳子宋西中郎長史

夷敳子字茂遠宋尚書僕射湘州刺史散騎常侍

僧安敳子宋太子中庶子

秉之纂子字玄叔宋臨海太守

七世

湛夷子字徽深宋侍中爲元凶所害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

智深僧安子宋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

徽秉之子尚書都官郎爲元凶所害

八世

恁湛子字孝著[illegible]大著作郎爲元凶所害

恕湛子爲元凶所害

憼湛子爲元凶所害

愻湛子爲元凶所害

法壽湛子爲元凶所害

錡智深子太子洗馬

法成統六世孫奉朝請

謐徽子字令和齊侍中

九世

斆恁子字叔文宋侍中贈大常卿謚曰敬

子一法成子字元亮梁南津校尉贈給事黃門侍郎謚義

子四法成子梁尚書左丞贈中書侍郎謚曰敬

子五法成子梁東宮真殿主師贈散騎侍郎謚曰烈

十世

蒨斆子字彥標梁光祿大夫卒謚曰肅

曇斆子字彥德侍中太子詹事

祿斆子字彥遐唐[illegible]相

葺耳學子

十一世

經蒨子字含潔南康王主簿

十二世

摠經子字摠持陳尚書令隋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

江僕射（彔）

江盧奴（敍）

吳郡陸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

駿　遜　駿　延　遜　晏　抗　尉　機　道隆　納　任光　尚　譽　飢　子　其　祭　晚　慧　歐　閒

瑁　抗　景　夏　叡　始　槩　孫　泰　仕　絳

滂　瑁　玄　諶　曄　萬　畝　尋　嘉　敬　倕　宁

喜　機　叡　士　遁　基　遠　閑　慧　敞　一容

英　雲　諡　緒　任

偉　耽　厲　瓚　匯

顏　衡　英　倒　細

羣　納

曄　乂

玩　始

粹

璀

一世

駿字季才九江都尉文學博士

二世

遜駿子字伯言吳丞相

瑁駿子吳選曹尚書

三世

延遜子

抗遜子吳大司馬

滂瑁子

喜瑁子字恭仲吳吏部尚書

英瑁子長沙太守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

偉瑁子

顏瑁子

四世

晏抗子吳裨將軍夷道監爲王濬所誅

景抗子字士仁騎都尉毗陵侯偏將軍爲王濬所誅

玄抗子

機抗子字士衡吳牙門將晉平原內史行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爲成都王穎所害年四十三

雲抗子字士龍晉吳王郎中令清河內史大將軍右司馬爲成都王穎所害年四十二

耽抗子平東祭酒爲成都王穎所害

術英子

舉英子

曄英子字士光晉錄尚書事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年七十四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

玩英子字士瑤晉尚書令侍中司空卒年六十四贈太尉興平伯謚曰康

粹英子

瓘英子

五世

蔚機子同父遇害

夏機子同父遇害

諶曄子散騎常侍

塅曄子封新康子

謚玩子

儒玩子

側玩子

納玩子字祖言晉尚書令散騎常侍開府儀同三司

乂玩子

始玩子字祖興嗣爵五兵尚書侍中

六世

延隆納子元熙中爲廷尉

叙始子

萬載始子秘書監侍中

七世

仲元萬載子宋侍中

叔元萬載子

羣萬載子

子眞萬載子宋海陵太守中散大夫

八世

惠曉子眞子字叔明齊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贈太常

惠恭子眞子

惠徹子眞子齊司徒府左曹掾

惠遠子眞子

九世

僚惠曉子齊蜀郡太守西昌侯長史

任惠曉子齊御史中丞

倕惠曉子梁太常卿

閑惠徹子字遐業揚州別駕

十世

厥閑子字韓卿舉秀才以父誅感慟而卒年二十八

絳閑子字魏卿以捍父死

完閑子

襄閑子字師卿梁度支尚書贈侍中

繕任子字士繻陳尚書左僕射贈特進謚曰安

瓚倕子童子郎蚤卒

緬倕子

陸平原（機） 清河（雲） 陸太尉（玘）

弘農華陰楊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

寶 震 （寶）牧 （震）統 （牧）奇 （牧孫）亮 （奇）囂 （脩）準 （囂）喬 （準）亮 （林）賁 （亮）

里 馥 彪 （賜）脩 （彪） 髦 僉期

秉 賜 （秉）衆 （敷） 朗

讓 敷 （奉） 林

奉 俊

仲

一世

寶字稚淵赤泉侯喜七世孫

二世

震寶子字伯起漢太尉

三世

牧震子字孟信富波侯相荆州刺史

里震子

秉震子字叔節漢太尉延熹八年薨年七十四

讓震子

奉震子字季叔

四世

統攸子

馥攸子

賜秉子字伯獻漢司空太尉臨晉侯特進驃騎將軍

諡文烈

敷奉子蚤卒

五世

奇牧孫侍中汝南太守

彪賜子字文先漢司徒太尉錄尚書事年八十四黄

初六年卒

六世

衆敷子漢御史中丞侍中封務亭侯

亮奇子進封陽成亭侯

脩彪子字德祖魏孝廉除郎中丞相倉曹屬主

簿爲曹操所害年四十五

七世

囂脩子典軍將軍（一作典軍校尉）

八世

準囂子字始立晉冀州刺史太常卒年二十七

九世

喬準子字國彥

髦準子字士彥

朗準子字世彦
林進子值亂没胡中
俊準子字惠彦大傅掾
伸進子

十世

亮林子晉梁州刺史

十一世

廣亮子
詮朝亮子晉龍驤將軍爲桓玄所害楊氏遂絶

別族

又駿字文長晉太傅臨晉侯太尉爲賈后所害珧字文琚
晉尚書令右將軍濟字文通晉太子太傅右衛將軍
從兄文宗魏通直郎蓩亭侯皆震後莫知其世次臨
晉公駿後蓩亭公泰穆也
楊德祖（脩）　楊準（[illegible]）　楊右衛（濟）

陳留考城蔡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
攜　稜（攜）邕（稜）德（睦）克（德）謨（克）[illegible]（謨）林（系）軌（林）滋（軌）[illegible]（滋）謨
質　睦（質）安　豹（宏）系　廓　興宗（[illegible]）
蔚（豹兄子）

一世

攜字叔業順帝時以司空掾向弟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

二世

稜攜子字伯直年五十三卒諡貞定先生
質攜子漢衛尉左中郎將

三世

邕稜子字伯喈漢左中郎將高陽侯爲王允所害年六十一
睦質子魏尚書

四世

德睦子樂平太守
宏睦子陰平太守

五世

克德子字子尼從事中郎爲汲桑所害
豹宏子字士宣晉建威將軍徐州刺史

六世

謨克子字道明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康帝十二年卒年七十六贈侍中司空謚文穆

七世

邵謨子永嘉太守

系謨子字子正撫軍長史

裔豹兄子字元子散騎常侍兖州刺史高陽鄉侯

八世

綝系子司徒左西屬

九世

軌綝子給事中

廓綝子字子度宋吏部尚書

十世

淡軌子

興宗廓子字興宗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泰豫元年卒年五十

十一世

順興宗子字景玄太尉從事中郎

約興宗子字景撝齊司徒左長史太子詹事

撙興宗子字景節梁中書令吴郡太守謚曰康（又案洪非）

一族字叔

開舉秀才

蔡伯喈（邕）

蔡公

蔡司徒（謨並）

蔡子正（系）

蔡秀才（洪）

譙國龍亢桓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榮 雎（榮） 普（郁） 衡（焉） 典（順） 楷（父顥） 顥（榮八世孫） 彝 溫（彝） 熙（溫） 亮（濟）

郁 延 順 彝（鸞） 柔之 道恭 雲 濟 濬（虔）

焉 麟（鄮） 彬（麟） 翳 歆 邀

俊 鸞（良） 祕 蔚 彔（玄）

鄮 沖 偉 登（序）

良 玄 洪（石虔）

序（雲） 漢

石虔（歆） 振

石秀 稚玉（石秀）

石民 胄（嗣）

石生 三（脩）

石綏

石康

蔚（祕）

嗣（沖）

謙

脩

崇

弘

羨

怡

一世

榮字春卿漢太子少傅五更關內侯

二世

雎榮子

郁榮子字仲恩漢太常永元五年卒

三世

普郁子嗣侯

延郁子

焉郁子字叔元陽平侯光祿大夫太尉

俊郁子

鄮郁子

良郁子龍舒侯相中元元年卒年七十七

四世

衡焉子蚤卒

順焉子

麟鄮子字元鳳漢議郎許令年四十一不勝喪
而卒

鸞良子字始春舉孝廉膠東令議郎中平元年卒

五世

典順子字公雅漢舉孝廉御史中丞關內侯光祿勳

曄鸞子字文林一名嚴三公辟不應

彬麟子字彥林尚書郎年四十六卒

七世

楷字正則濟北相

八世

顥楷子[illegible]世孫字景耀公府掾

赤之榮八世孫太學博士

九世

彝顥子[illegible]倫散騎常侍宣城內史爲蘇峻所害贈

廷尉[illegible]贈太常諡曰簡

道恭赤之子淮南太守

十世

溫彝子字元子太尉錄尚書事南郡公卒年六十二諡宣武

雲彝子字雲子襲爵萬寧男贈平南將軍諡曰貞

豁彝子字朗子征西將軍年五十八贈司空諡曰敬

祕彝子字穆子散騎常侍

沖彝子字幼子小字買德護南蠻校尉車騎將軍荆州刺史年五十七卒贈太尉諡曰宣穆

十一世

熙溫子字伯道小字石頭爲沖徙長沙

濟溫子字仲道給事中與熙同徙長沙

歆溫子字叔道小字式臨賀公

禕溫子最愚不辨菽麥

偉溫子字幼道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西昌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玄溫子[illegible]道小字靈寶襲封南郡公年三十六伏誅

序雲子嗣爵宣城內史

石虔豁子小字鎮惡冠軍將軍作塘侯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

石秀豁子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年四十三卒贈太常

石民豁子左將軍

石生豁子司徒左長史

石綏豁子司徒左長史同玄叛

石康豁子荆州刺史

蔚秘子散騎常侍

嗣沖子字恭祖小字豹奴領江夏相追贈南中郎將諡曰靖

謙沖子字敬祖中軍將軍安陽侯亂蜀伏誅

脩沖子字承祖小字崖龍驤將軍爲劉裕所誅

崇沖子

泓沖子

羨沖子

怡沖子

十二世

亮濟子字景眞

濬偉子

邈偉子

昇玄子

放之序子

洪石虔子襄城太守

誕石虔子後爲南蠻君長見北史

振石虔子字道全與玄叛伏誅

稺王石秀子

胤嗣子字茂遠祕書監伏誅

尹脩子

別族

又桓伊字叔夏小字野王譙國

桓茂倫　桓廷尉　桓常侍（竝彝）

桓宣武　桓大司馬　桓荆州

桓元子（竝溫）　桓征西（豁）　桓車騎（沖）

石頭（熙）　桓式（歆）　南郡

靈寶（竝玄）　鎮惡（石虔）　桓豹奴（嗣）

桓中軍　中軍[illegible]　桓崖（脩）

桓景眞（亮）　桓子野　桓護軍

桓野（竝伊）

南鄉舞陰范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晷	穉（晷）	汪（穉）	康（汪）	泰（甯）	晏（泰）	抗（璩之）	雲（抗）
	堅	啓（堅）	甯（汪）	弘之	曄		
					璩之		

一世

晷 雝州刺史

二世

穉 晷之子蚤卒

堅 晷之子字子常晉護軍長史

三世

汪 穉子字玄平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卒年六十五贈散騎常侍謚曰穆

啓 堅子字榮期黃門侍郎

四世

康 汪子嗣爵蚤卒

甯 汪子字武子晉中書侍郎豫章太守卒年六十三

五世

泰 甯子宋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贈車騎將軍謚曰宣

弘之 汪孫字長文餘杭令襲封武興侯年四十七卒

六世

晏 泰子宋侍中

曄 泰子字蔚宗宋左衛將軍太子詹事謀反伏誅

璩之 汪曾孫宋中書侍郎

七世

抗 璩之子郢府參軍

八世

雲 抗之子字彥龍梁侍中謚曰宣

別族

又宣之子宣孟之孫（[illegible]）濟陽考城人非此一族

范玄平（范汪）

范豫章（范甯）

范榮期（范啓）

范宣子（王宣）

廬江何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敳	充（敳）	放（準）	元度（恢）	尚之（叔度）	偃（尚之）	戢（偃）
	準	恢（準）	叔度	佟之	鑠	求（鑠）
		澄（準）			摶	點
					昌寓（佟之）	胤
						炯
						敬容（昌寓）

一世

敳安豐太守

二世

充敳子字次道晉護軍將軍錄尚書事永和二年卒贈司空謚文穆

準敳子字幼道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三世

放準子

恢準子南康太守蚤卒

四世

澄準子字季玄尚書左僕射琅邪王師

元度泝子西陽太守

叔度、恢子太常卿尚書金紫光祿大夫

五世

尚之叔度子字彥德左光祿大夫中書令贈司空謚簡穆

佟之叔度子

六世

偃尚之子字仲宋吏部尚書謚曰靖

鑠尚之子宋宜都太守

摶尚之子太中大夫

昌寓佟之子字儼望宋侍中驍騎將軍贈太常謚曰簡

七世

戢偃之子字惠景宋吏部尚書驍騎將軍卒年三十六

求鑠子字有齊太中大夫

點鑠子字子晳梁徵侍中不就

胤鑠子字子季梁以特進徵不起

炯摶子字士光舉秀才以毀卒

敬容昌寓子字國禮太子詹事侍中

何次道

何驃騎（充並）

何僕射（澄）

潁川許昌陳氏譜

一世 寔

二世 紀（寔） 夔 洽 諶 休 光

三世 羣（紀） 忠（諶）

四世 泰（羣） 佐（忠） 和 坦

五世 洵（泰） 溫 準（佐） 戴 徽 堪（準從弟）

六世

七世 逵（準孫）

一世

寔字仲弓漢公大將軍掾屬[illegible]年八十四中平四年卒

二世

紀寔子字元方漢大鴻臚年七十一卒

夔寔子

洽寔子

諶寔子字季方諡獻文先生蚤終

休寔子

光寔子

三世

羣紀子字長文魏司空潁陰侯青龍四年薨諡靖侯

忠諶子字孝先[illegible]州刺史

四世

泰羣子字玄伯魏尚書僕射景元元年薨贈司空諡穆侯

佐忠子青州刺史

和忠子

坦忠子廷尉

五世

洵泰子

溫泰子封慎子

準佐子字道基晉太尉廣陵郡公諡曰元孫高祖十

二代鍾

戴佐子

徽佐子

堪準從弟

七世

逵準孫字林道晉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別族

又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非一族

陳仲舉（蕃） 陳太丘（寔） 元方（紀）

季方（諶） 長文（羣） 孝先（忠）

玄伯（泰）

太原中都孫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資	宏（資）	楚（宏）	衆（楚）	統（簒）	騰（統）	秉（放）	康（放孫）
			洵	綽	登		
			簒	盛（洵）	潛（盛）		
					放		
					嗣（綽）		

一世

資魏驃騎将軍侍中中都矦

二世

宏資子南陽太守

三世

楚宏子字子荆晉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

四世

衆楚子未仕蚤終

洵楚子未仕蚤終一云潁川太守

簒楚子

五世

統簒子字承公晉餘杭令

綽簒子字興公襲封長樂矦轉廷尉卿領箸作年五

十八卒

盛洵子字安國晉祕書監給事中年七十二卒

六世

騰統子字北海小字僧奴仕至廷尉

登統子尚書郎蚤終

潛盛子字齊由晉豫章太守

放盛子字齊莊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

嗣綽子中軍參軍蚤亡

七世

秉放子

八世

康放孫起部郎

別族

又孫秀晉中書令非一族

孫子荆（楚）　承公（統）　興公

孫長樂（並綽）　孫安國　孫監

監君（並盛）　孫僧奴（騰）

河東安邑衛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暠			覬	瓘（覬）	恒（瓘）	璪（恒）
			烈	韶（烈）	嶽	玠
					裔	
					展（韶）	

一世

暠漢明帝時以儒學徵

四世

覬暠曾孫字伯儒魏尚書閿鄉侯諡曰敬

烈彭城護軍

五世

瓘覬子字伯玉晉鎮西將軍司空錄尚書事爲楚王瑋所害年七十二追封蘭陵公諡曰成

韶烈子廣平令

六世

恒瓘子字巨山黃門郎爲楚王瑋所害贈長水校尉諡蘭陵貞世子

嶽瓘子爲楚王瑋所害

裔瓘子爲楚王瑋所害

展部子字道衍晉江州刺史廷尉卒贈光祿大夫

七世

琛恒子字仲寶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沒於劉聰

玠恒子字叔寶小字虎太子洗馬年二十七永嘉六年卒

別族

又永字君長成陽人左軍長史

衛洗馬 衛虎（並玠） 衛江州（展）

衛君長（永）

會稽山陰賀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齊	景（齊）	邵（景）	循（邵）	隰（邵）	道養（循孫）	損（道力）	瑒（損）	革（瑒）	翊（琛）
					道力			季	
								琛（瑒弟子）	

一世

齊字公苗吳安東將軍山陰侯

二世

景齊子吳滅賊校尉

三世

邵景子字興伯吳散騎中常侍吳郡太守諫孫皓死

四世

循邵子字彥先晉中書令年六十太興二年卒贈司

空諡曰穆

五世

隰循子臨海太守

六世

道養循孫

道力循孫宋尚書三公郎建康令

七世

損道力子

八世

瑒損子梁步兵校尉五經博士

九世

革瑒子字文明梁國子博士平西長史南郡太守

季瑒子梁中書黃門郎

琛瑒弟子字國寶梁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

十世

翊琛子巴山太守

賀太傅　賀司空　會稽賀生

高平金鄉郗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鑒	愔（鑒子）	超（愔子）	僧施（儉子出後超）
	曇	融	循（恢子）
	邁（鑒兄子）	沖	
		恢（曇子）	
		儉（超從弟）	

一世

鑒字道徽慮玄孫晉尚書令南昌縣公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空侍中太尉年七十一薨謚文成

二世

愔鑒子字方回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司空太元九年卒年七十三贈侍中司空謚文穆

曇鑒子字重熙或云仲希中書侍郎散騎常侍賜爵東安伯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謚曰簡

邁鑒兄子晉陵內史兗州刺史護軍

三世

超愔子字景興一字嘉賓晉中書侍郎司徒左長史年四十二先愔卒

融愔子字景山小字倉

沖愔子

恢曇子字道脩小字阿乞襲爵征虜將軍秦州刺史

贈鎮軍將軍

儉超從弟

四世

儈施儉子出後超字惠脫襲爵南陽公南蠻校尉

侑恢子

郗公　郗太尉（並缺）　郗尚書

司空（[illegible]）　中郎（[illegible]）　嘉賓（[illegible]）

郗倉（融）　阿乞　[illegible]齡（並[illegible]）

北地傅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

叡　巽（叡）　嘏　祗　宣　沖

允（巽）松　[illegible]　詠

嵩

清河傅氏（本北地咸徙清河）

燮　幹（燮）　玄（[illegible]）　咸　敷（咸）　瑗（咸孫）　迪（瑗）　淡（和之）　昭（淡）

晞　亮　映

纂　隆（暢曾孫）

知之（咸五世孫）

十一世

叡代郡太守

燮字南容漢陽太守謚壯節侯

十二世

巽叡子黄初中爲侍中冀州刺史

允叡子黄門侍郎

幹燮子字彥林小字別成魏扶風太守

十三世

嘏允子字蘭石魏太常謚元侯

松允子

玄幹子字休奕晉司隸校尉卒年六十二謚曰剛

四世

祗嘏子字子莊晉司隸校尉靈川縣公太子太傅

咸玄子字長虞晉御史中丞元康四年卒年五十六
贈司隸校尉謚曰貞

五世

宣祗子字世弘晉御史中丞

暢祗子字世道晉秘書丞封武鄉亭侯後爲石勒大司馬

儁祗子東明亭侯

敷咸子字穎根晉鎮東從事中郎年四十六卒

晞咸子司徒西曹屬

纂咸子

六世

沖暢子爲宣後

詠暢子過江爲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七世

瑗咸孫字叔玉小字約位至安成太守

八世

迪瑗子字長猷宋五兵尚書贈太常

亮瑗子字季友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伏誅

隆晞曾孫字伯祚宋左户尚書太常光祿大夫

和之咸五世孫

九世

淡和之子

十世

昭淡子字茂遠梁給事黃門侍郎五兵尚書卒謚曰貞

映淡子字徽遠梁烏程令太中大夫卒

傅約（瑗）　傅蘭石（嘏）

吴國吴郡顧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一族

雍 劭（雍） 譚（劭） 顯（榮兄子）

徽 裕 承 毗（榮）

濟 榮（裕）

二族

悌（雍族父） 彥（悌） 崇（謙） 黃老（崇） 覬之（黃老） 憲之（覬之孫）

禮 壽（祕） 昌（衆）

謙 衆（謂和為族子） 會

祕 颺（衆從弟）

三族

容 相（容） 敍 和（敍子和謂衆爲族父） 洽（和） 敷（隗） 琛（惔） 寶先（琛）

隗 放（淳）

淳 鮎（履之）

履之 沖

臺民 惔

忻

阮之（臺民）

一世

向歷四縣令

二世

雍字元歎吴丞相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謚肅侯

徽字子歎巴東太守

悌向子字子通偏將軍

容字季則吴持節鎮南將軍荊州刺史

三世

劭雍二子字孝則豫章太守

裕雍子一名穆字季則宜都太守醴陵侯

濟雍三子騎都尉

彥悌子

禮悌子

謙悌子字公讓晉平原內史

祕悌子交州刺史

相容子字令先臨海太守

四世

譚劭子字子默吴太常平尚書事

承劭子字子直騎都尉侍中奮威將軍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榮裕子字彥先吴黃門侍郎晉元帝鎮江東爲軍司

卒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諡曰元

崇謙子大司徒

壽祕子

衆祕子字長始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年七十三贈

特進光祿大夫諡曰靖

颺衆從弟

毅颺子字子固處士

五世

顯榮兄子魏志作禺字孟著散騎侍郎蚤卒

毗榮子散騎侍郎

黃老崇子司徒左西曹掾

昌衆子建康令中軍咨議參軍

曾衆子

和毅子字君孝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尚書令司空年六十四卒贈侍中諡曰穆

六世

覬之黃老子字偉仁宋尚書吏部郎吏部尚書吳

郡太守湘州刺史卒諡曰簡子

治和子

隗和子字仲舒輔國參軍

淳和子字叔平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衛將

軍卒年四十二

履之和子字叔仲左西掾

臺民和子太僕卿

七世

敷覬之子字祖根著作郎年二十三卒

欽淳子字彥祖散騎常侍

結履之子

沖履之子字祖順散騎常侍

惔履之子字祖長左西掾

析履之子

阮之臺民子始興相

八世

雲之覬之孫齊給事黃門郎兼尚書吏部郎中梁天監八年卒年七十一

琛惔子字弘瑋宋吳郡太守中散大夫卒

九世

寶先琛子宋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

別族

又愷之字長康父悅之尋王字希馮祖子喬父煌夷

字君齊祖廞父霸已上三人並吳郡人莫知世次

[illegible]驃騎[illegible]

顧司空（和）

顧長康（愷之）

陳留尉氏阮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敦	瑀（放）	熙（瑀）	咸（熙）	瞻（咸）	廣（孚從孫爲嗣）
諶（武父）	武（諶子籍從父）	籍	渾（籍）	孚	彌之（歆之）
略（放裕祖）	覬（略子放裕父）	放（覬子籍族弟）	晞之（放）	深（渾）	
		裕	傭（裕）	歆之（傭）	
			寧	腆（寧）	
			普	萬齡	
				長之（普）	
				脩（咸族子）	

一世

敦

諶

略齊國內史（一作齊郡太守）

二世

瑀敦子字元瑜漢司空軍謀祭酒記室建安十七年卒

武諶子籍族父字文業魏末河清太守

覬略子汝南太守（一作淮南內史）

三世

熙瑀子武都太守

籍瑀子字嗣宗晉步兵校尉景元四年冬卒年五十四

放覬子籍族弟字思度晉交州刺史贈廷尉

裕覬子籍族弟字思曠晉金紫光祿大夫東陽太守
年六十一卒

四世

咸熙子字仲容晉散騎郎始平太守

渾籍子字長成晉太子庶子

晞之放子南頓太守

傭裕子字彥倫仕州主簿蚤卒

寧裕子鄱陽太守

普裕子驃騎咨議參軍

五世

瞻咸子字千里晉太子舍人卒年三十

孚咸子字遙集晉丹楊尹鎮南將軍廣州刺史卒年四
十九

深渾子

歆之傭子中領軍

腆寧子祕書監

萬齡寧子

長之普子字景茂一字善業宋武昌太守中書郎

脩咸族子字宣子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爲賊所害

六世

廣孚從孫爲嗣

彌之歆之子

別族

又种字德猷平原相漢侍中胥卿八世孫共字伯彥
子偘字德如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並陳留尉
氏人

阮步兵（籍）　阮仲容（咸）　阮千里（瞻）

阮遙集（孚）　阮文業（武）　阮宣子（脩）

阮思曠　阮光祿　主簿

阮公（並裕）　阮衛尉（汁）

無譜者二十六族
周浚子顗字伯仁尚書左僕射嵩字仲智謨字叔治
小字阿奴
周僕射　周伯仁　周顗（並顗）　阿奴（謨）
劉楨字公幹劉琨字越石晉司空劉惔字眞長丹楊
尹劉驎之字遺民劉奭字文時長沙相劉瑾字仲璋
太常劉昶字公榮劉簡字仲約東曹參軍瑾瑕孫倘
喬孫
劉公幹（楨）　劉司空　劉越石（並琨）　劉尹
劉眞長　劉丹楊（並惔）　劉遺民（驎之）　劉長沙（奭）
劉太常（瑾）　劉公榮（昶）　劉東曹（簡）
張翰字季鷹時號江東步兵張玄之字祖希冠軍將
軍吳興太守張鎮字義遠蒼梧太守孫憑字長宗張
湛字處度小字驎
張季鷹　江東步兵（並翰）　張冠軍　張吳興（並玄之）
張蒼梧（鎮）　張驎（湛）
李膺字元禮李重字茂曾平陽太守從子充字弘度
李元禮（膺）　李平陽（重）　李弘度（充）
陶侃字士衡太尉子範字道則小字胡奴
陶公（侃）　陶胡奴（範）

嵇康字叔夜中散大夫
嵇叔夜　嵇中散（並康）
山濤字巨源太子少傅終司徒子簡字季倫
山公　山巨源　司徒　山少傅（並濤）
山季倫（簡）
祖納字士言光祿大夫弟逖字士穉贈車騎將軍弟
約字士少
祖光祿（納）　祖車騎[illegible]　士少[illegible]
諸葛靚字仲思子恢字道明中書令
諸葛令（恢）
鍾皓曾孫繇字[illegible]生[illegible]字稺叔會字士季
鍾元常[illegible]　鍾士季（會）
溫嶠字太眞始安郡公謚忠武
溫公　溫太眞　溫忠武（並嶠）
卞壺字彥之尚書令
卞令（壺）
樂廣字彥輔尚書令
樂令（廣）
杜乂字弘治
杜弘治（乂）

戴逵字安道

戴公（逵）

韓伯字康伯豫章太守贈太常

韓康伯　韓豫章　韓太常（並康伯）

習鑿齒字彥威桓温西曹主簿左遷户曹參軍

習主簿　習參軍（並鑿齒）

許詢字玄度小字阿訥許璪字思文侍中

許玄度　許掾　阿訥（並詢）　許侍中（璪）

和嶠字長輿

和長輿（嶠）

吳　處默

吳道助（坦之）　附子（隱之）

伏滔字玄度

伏玄度（滔）

高崧字茂琰侍中

高侍中（崧）

應詹字思遠鎮南大將軍

應鎮南（詹）

馮懷字思祖太常

馮太常（懷）